光环
进化

《光环》系列官方小说



微软耗巨资打造的史诗级巨作
全球千万玩家与科幻迷的首选

作者/B·K·艾弗森、托拜厄斯·S·巴克威尔等　翻译/小乖的小布头、图坦卡蒙

埃里克·尼伦德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现供职于微软互动娱乐部，参与游戏剧本创作，角色开发，完善世界观等工作，其执笔“《光环》系列”小说曾数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为广大《光环》系列玩家所熟知并敬仰。

代表作品

《光环 致远星的沦陷》
《光环 初次反击》
《光环 奥星的幽灵》
《光环战争 起源》
《光环 进化》之《科尔将军的最后一役》

托拜厄斯·S·巴克威尔

1979年出生于格拉纳达，现居住于美国俄亥俄州，著名科幻小说作家，曾多次荣获科幻小说类国际大奖，被誉为“未来之星”。因其在硬科幻小说题材上卓越的创作功底，巴克威尔被微软及TOR出版社选中，参与到“《光环》系列”小说的创作中来。

代表作品

《光环 科尔协议》
《光环 进化》之《尘土飞扬》
《光环百科》

凯伦·查维斯

英国著名女性科幻作家，早年曾加入英军服役，随后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尤以因擅长创作游戏类科幻小说而闻名于世，曾参与创作了闻名于世的《星球大战》及《战争机器》两部作品的庞大世界观，目前已同微软互动娱乐部以及其旗下343工作室达成协议，负责创作全新的“光环”系列小说。

代表作品

《星球大战》系列小说
《战争机器 艾斯方战役》
《战争机器 贾辛图的幸存者》
《战争机器 铁砧关》
“《战争机器3》剧本”
《光环 进化》之《人性之殇》

凯文·格雷斯

微软互动娱乐部旗下343工作室总编，负责以漫画，小说，游戏，动画等形式完善“《光环》系列”作品的世界架构。曾经参与修改《光环3：天降神兵》游戏剧本，同时协助负责微软互动娱乐部游戏发行工作。

代表作品

《光环 进化》之《故地重游》

光环

进化

《光环》系列官方小说

作者/B·K·艾弗森、托拜厄斯·S·巴克威尔等
翻译/小乖的小布头、图坦卡蒙

目录

Contents

《弃儿》 004
《鹬蚌相争》 037
《尘土飞扬》 057
《蒙娜丽莎》 102
《人性之殇》 193
《科尔将军的最后一役》 229
《故地重游》 291
《威廉·亚瑟·伊克巴勒博士的绝密来信》 314

序

2010年，光环系列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伴随着五部正传游戏（《光环》123，《光环战争》，《光环致远星》）以及一部外传作品（《光环3天降神兵》）的陆续上市，六部小说（《致远星的沦陷》《洪魔》《初次反击》《奥星的幽灵》《丰饶星战役》《科尔协议》）的相继出版，以及数部漫画和动画作品大红大紫的热销，这款XBOX游戏群中最具实力的旗舰级作品，终于完成了从“游戏神作”到“游戏史诗”，再到一种风靡全球的“游戏文化”的华丽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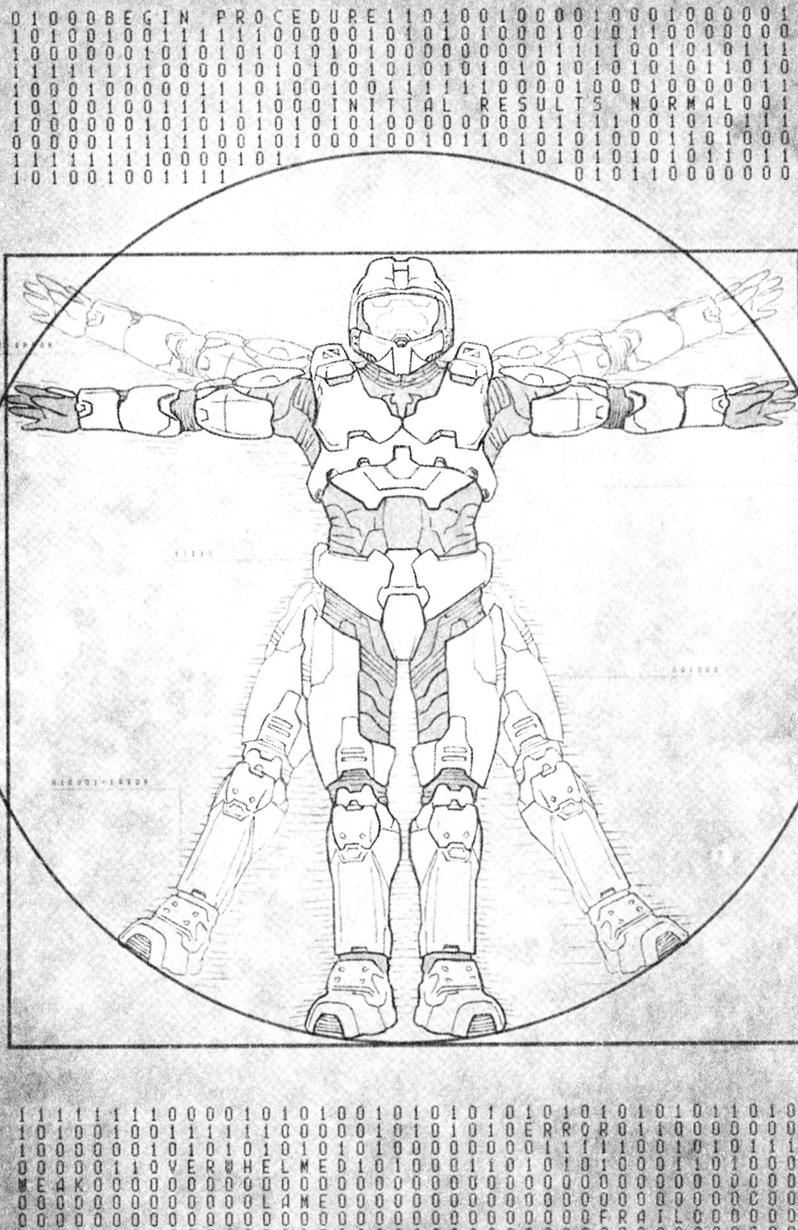
2001年，“她”在XBOX上的惊艳亮相开创了FPS登陆主机的新时代，2010年，她在全球已经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疯狂粉丝。2001年，士官长是我们心中独一无二的英雄传奇，而在2010年，这个世界观已经无比完善深邃的史诗游戏将会再次重拳出击——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小说，《光环 进化》的出版，无疑是献给全球所有玩家的又一道豪华盛宴。

《光环 进化》作为光环系列小说第七部，由微软旗下的343工作室和TOR联合发行，其中包含多部短篇小说，作者皆为欧美知名科幻小说创作者，包括埃里克·尼伦德（代表作品———光环小说《致远星的沦陷》，《初次反击》以及《奥星的幽灵》），凯伦·查维斯（代表作品———星球大战系列官方小说，战争机器系列官方小说》以及托拜厄斯·S·巴克威尔（代表作品———光环小说《科尔协议》）等一大批著名科幻小说作家，以及包括弗兰克·欧·康纳（343负责人）以及凯文·格雷斯（343副负责人）在内的光环系列剧情构造者。

本书从许多方面为玩家和光环系列的剧情爱好者揭示了极具深度的世界观和剧情走向，你可以随同作者一起探访科尔将军指挥作战的旗舰舰桥；可以静静聆听科塔娜和尸脑兽的唇枪舌剑，并从中悟出令人震惊的惊天秘密；亦可以随同地狱伞兵一起乘坐轨道降落舱冲入地狱奋勇杀敌；可以伴随在军情局顶级特工的身边体验那惊心动魄的亡命逃生……作为一部短篇合集，《光环 进化》囊括了几乎所有层次，所有方面的剧情主题，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与玩家的需要和求知欲。更加令读者和玩家感到兴奋的是，作为即将在2010年10月发售，由欧美顶级硬科幻小说作家格雷格·贝尔创作的先行者小说三部曲的前奏与引子，《光环 进化》在不同方面挖掘了整体剧情的深入走向，包括《光环3》之后人类与星盟的走向，尸脑兽的起源，科塔娜的真正动机，先行者和人类不为人知的秘密关系……这些都会令读者和玩家大呼过瘾。

弃儿

作者：
B·K·艾弗森


BEGIN PROCEDURE
INITIAL RESULTS NORMAL
ERROR
OVERWHELMED
WEAK
LAME
FRAIL
ERROR
FEEBLE
FOOL
BASTARD
ERROR
ERROR
ERROR
FAILURE
OUTCAST
PARIAH

“你会告诉我你的名字么？”哈尔茜博士问。她没有上前蹲在这个男孩面前，没有笑，也没有做出其他任何可以拉近自己和这个孩子距离的动作。哈尔茜只是保持着自己站立的姿势，她的姿态既不友好也无威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尽可能简单地保持了既不显得关切却也不失兴趣的中间立场。博士的目光带着坚定的穿透力落在孩子身上。

这男孩从屋子的另外一边瞅着哈尔茜。他只有六岁，尽管从他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谨慎与小心，但这个孩子的眼神却和哈尔茜一样坚定，并且带着谨慎。完全可以理解，哈尔茜博士想着。*如果他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那就不会只是一丝不明显的谨慎了。*这个孩子和哈尔茜博士一样定住身体，虽然她从孩子紧绷的脖子看得出来他随时都可能毫无预兆地变换姿势。

“你先说。”男孩说道，然后蠕动他的嘴唇，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他的声音非常镇静，好像早已习惯于控制局势。*这个孩子的反应并不令人吃惊*，哈尔茜博士想。如果她之前读到的报告准确无误，那么这孩子在他父母亲双双离世之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曾经设法在远地殖民星区的杜瓦尔卡星上，在一个方圆一百公里皆是不毛之地的森林中央非法农场里完全依靠自己，独自一人存活下来。即使环境条件一切正常，存活在边远殖民地中的严酷世界里已经足够困难。而对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来说，完成这些简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哈尔茜博士承认。“你叫索伦。”

“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

“我想看看你是否愿意告诉我，”她说道，然后顿了一下，“我是哈尔茜博士。”她终于笑着说。

索伦没有回以笑脸。这个孩子脸上的怀疑已经从先前的不易察觉，转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笼罩弥漫在他脸上，稻草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之间的怀疑。

“算是哪一种医生（英语中医生和博士均为doctor）？”他问。

“我是一个科学家。”哈尔茜博士说。

“不是一个神……神经……”

“不，”她说着，会心似的给了孩子一丝笑容。“我不是个精神病医生。你见到过许多精神病医生，对吧？”

他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是因为你父母的死吗？”

他犹豫了一下，又点了点头。

哈尔茜博士瞥了一眼投影在她眼镜镜片中的文件资料。男孩的妈妈死于一种特殊的行星疾病，虽然这种疾病并不属于难以治愈的顽疾，但是对于一个以种田

为生的农家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对耽误治疗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男孩的父母错将发病症状当做感冒，他们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立即将病情和症状向当地政府的官员进行报告，而是继续自己每天的日常劳作。没过几天，男孩的母亲就病重身亡，继父也已染上疾病。而索伦，也许是因为他年轻的免疫系统已经更好地适应了杜瓦尔卡星的环境，他从未感染此病。遵照父亲的遗嘱，他将父母的遗体埋葬，然后继续在他们的农舍中独自生活，直到食物和饮用水消耗殆尽，最终他选择步行出发，在独自穿越了122公里的灰蓝森林后，索伦终于踏上了法定农场的土地。

让他进入自己的斯巴达队伍是正确的么？当然，他很聪明，也很机智，而且显然也不会轻言放弃。但与此同时，经历过那种程度的可怕梦魇又会对人造成多大的影响？没人知道他受到了多大的精神创伤，更没人能够明确指出，这样的经历对他产生过，也许还在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便索伦自己对此也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他问。

她看着他，考虑该如何回答，毕竟自己没有理由要告诉他任何事。她可以简单地像和凯斯一起对待其他人那样为他做出决定，迅速果断地克隆并绑架他，就像她一开始告诉自己的那样，牺牲小我。但是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经历使得哈尔茜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假设他们不会理解这些。眼前的这个男孩，双亲皆亡，尽管只有六岁，却要独自承担和他年龄并不相符的巨大压力，这个孩子比起其他新兵要更加早熟。她能告诉他更多些么？

“事实上，”她回答，“我是来看你。”

“为什么？”他反问。

她回看着他坚定的凝视目光，突然做下了决定：“我试图判断你是否是我工作需要的正确对象。那是一个实验，恐怕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但是如果这个实验进行得像我们希望般顺利，你将会变得超出想像的强壮，灵活与聪颖。”

这是头一次，男孩看上去有了些许的困惑：“你为什么想要为了我做这些事？你甚至都不认识我。”

哈尔茜伸出手来抚弄索伦的头发，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惊惧或者胆怯地退到一边。“确切来说，这不是为了你，”她回答。“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细节。事情并不简单，这将会是你所做过最困难的事，甚至比发生在你和你家人身上的事还要困难许多。”

“那么你做出决定了么？”他问道。

“我决定让你来做出决定。”她说。

“如果我说‘不呢’？”

她耸了耸肩：“你会留在杜瓦尔卡，殖民当局会为你安排一个抚养家庭。”这称不上是什么选择，她想。他进退两难，她再次怀疑自己把选择权推给这孩子

是否有失公平。

“好吧。”他说着，站了起来。

“什么好吧？”她问。

“我跟你走。什么时候动身？”

一会儿后，重回甲板，博士把自己与索伦的谈话录像给凯斯看。

“你确定要这么做？”凯斯问道。

“我想是的。”她回答。

他只是咕哝了一声。

“就像我带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样，”她说。“至少他对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有了概念。”

“那可真是一个强加到孩子头上的可怕赌博，”凯斯说。“即使是对一个早熟的孩子来说。”

她点了点头。凯斯是对的，她知道这一点。对索伦来说作为实验对象的日子会跟其他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的。她得记住这点，她要留意索伦的一举一动。

第一章

然而，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中尉现在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也没有机会知道，索伦这个年仅六岁，却又异常早熟的孩子不愿告诉他们的秘密。这个秘密包含了索伦单独生活的三个月中发生在他身上的悲惨故事，这也是索伦，或者是马上就可能被称作“索伦–66”的孩子最不想被唤起的回忆。当索伦意识到妈妈的死，是因为继父太过担心政府发现他的非法农场而将自己关进监狱，才不敢把索伦生病的母亲送去就医，这才使她不治身亡。这样的真相对索伦来说是多么的可怕，又是多么的难以接受。直到继父最终被他说服，意识到为了挽救生命而别无选择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索伦的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而索伦的继父却拒绝承认这一切。他把索伦母亲的尸身移进储藏室中锁了起来，并对索伦撒谎，说是因为妈妈病得太厉害，需要单独静养来恢复身体，所以索伦不能见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索伦的继父又酗酒了，而且变本加厉的醉到人事不省。索伦趁机偷取了房间钥匙，悄悄地打开关着妈妈的房门，却只看到妈妈被平放在一大堆箱子上，她那原本美丽的脸庞已经变得僵硬蜡黄，身体还散发出不堪入鼻的味道。索伦曾经在森林中看到过也闻到过太多腐烂的动物，他知道，躺在那里的妈妈早已经死了。

索伦哭了一小会儿，就偷偷地溜出房间，重新锁上房门，然后把钥匙放回到

继父的床头柜上，小心翼翼地走出父亲的房间。在厨房里，索伦坐下冥思苦想，问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直觉告诉他，继父应该为妈妈的死负责，而他越是这么想，就越感觉到继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单是这种想法就让索伦全身战栗。

不停闪现的想像让索伦再也坐不住了，他从椅子上猛然起身，拿起了长柜上最锋利的那把餐刀。他之所以知道这把餐刀是最锋利的，是因为妈妈从来不让索伦单独使用这把刀，除非妈妈也在场帮助他。索伦必须站直身体使劲踮着脚尖才能拿到那把又大又重的餐刀。借着昏弱的灯光，索伦若有所思地紧紧盯着寒光闪闪的刀刃看了一会儿，就蹑手蹑脚地朝着继父的卧室走去。

继父仍然躺在床上沉沉地睡着，还打着呼噜，满嘴的酒气简直臭不可闻。索伦轻轻地把椅子向床边拉近，然后站了上去，举着刀充满杀气地逼近继父。突然他停了下来，保持住这个姿势，害怕餐刀掉落似的紧紧地抓住它，努力地思考着，怎样做才能一击必杀的解决掉面前的这个男人。索伦知道自己还是个孩子，还很弱小，力量不足，想杀掉继父，他也许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咽喉，他想到。他必须用力把刀子戳进继父的咽喉，要快，要狠，要深，也许这样才能足够让他断气。索伦应当扑到继父身上，同时利用身体的重量把刀子插进他的咽喉，然后在继父反应过来做些什么之前就立刻逃跑。他要向着森林深处的方向狂奔，以防继父未死反过来却要杀死自己。这时，一个念头如同闪电一般掠过索伦的大脑：也许这么做根本就是错的，妈妈永远不会赞同自己的做法。但是，在远离文明世界的蛮荒之地生活多年，在依靠种植非法谷物过活同时又视法律如草芥的这个死猪一样的男人身边生活多年，索伦早就难以分辨对与错那原本就模糊不清的界限。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现在只知道，最亲爱的妈妈死了，死于眼前这个男人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错。

数年后，当索伦的思绪再次回到那天晚上，他意识到在那个时候，说继父真的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说自己真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似乎有点……过于牵强。确实，继父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甚至没有能力与勇气面对妻子的离去，正是这种懦弱驱使他只能简单地把她的尸体锁在储藏室，而之后的行为更多的只是纯粹害怕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但是就在那白驹过隙的瞬间，索伦惟一体会到的就是，妈妈死了，不管怎样，他需要一个人来为妈妈的死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索伦小心翼翼地待在椅子上，一直等了好几个钟头，就这么死死盯住正在昏睡的继父，直到黎明的曙光开始洒进屋内。接着他又多等了一小会儿，直到他的继父伸展了一下躯体，做出一个想要翻身再睡的动作从而完美地暴露出了自己的咽喉要害。

索伦猛然向前一跳，带着全身的重量和力量，尽其所能地把刀刃压下。刀尖扎上的时候受到了肌肉的阻力，好像卡住似的在索伦手里滑动了一下，但刀锋已经无声地进入了肉体。接着，继父发出了一声压抑而沉闷的吼声，双手胡乱在身

边挥舞着寻找目标，然而此时的索伦已经跳下了床，飞快地跑出卧室的门口。当继父红着眼睛步履蹒跚的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索伦刚刚推开院子的外门，他看见那把餐刀从继父脖子和肩膀之间的血肉中突兀的显出，就在锁骨上面一点的位置。继父的衬衫早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他再次嘶声地怒吼起来，声音听上去像巨大怪物的吼叫，就像是受伤的弥诺陶洛斯（希腊神话中的巨大牛头怪）。索伦来不及关上院子的门，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冲入那清新舒爽的清晨空气中，消失在茂密的树林里。

在继父踉跄着追出来时，索伦已经在森林中的一簇灌木丛中躲藏起来。那把餐刀已经被继父从脖颈和肩膀间的血肉中拔出握在了手里，恐怖的伤口不断喷出疗伤用的自愈泡沫。这男人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呲牙裂嘴，面部肌肉已经完全变形。

“索伦！”他大声喊叫。“你这是犯的哪门子神经病！”

索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努力地向更深处的灌木丛爬去。继父紧跟着冲了进来，并宣称无论是出了什么问题，只要索伦能够站出来解释给他听，一切都能够商量解决。继父和索伦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以至于索伦都能够听到他那长短不齐的粗喘声。接着，继父差一点就踩到了索伦的手掌，却转向沿着另一条通往森林深处的小路开始摸索，还不时地喊上两声索伦的名字。

这已经是索伦能够想出的最长远而又完美的计划——躲在森林里。他觉得家是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至少现在不能。那么，他又该往哪里去呢？毕竟这是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相距任何一个尚有人烟的地方都有百里之遥。

第一个夜晚对于索伦来说异常难熬。黑暗中的寒风冻得他睡不着觉，他不时地醒来，战栗着，牙齿咯咯地打着架。怪异的声响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但却不能确定这声响来自继父还是森林中的野兽。如果是后者的话，不管是小的啮齿类动物还是什么更大点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危险的肉食动物。妈妈生前经常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到森林里面去玩。“森林里可不像咱们老家那边的公园啊，”妈妈说。“森林里危险得很。”

索伦在拂晓时分醒来，又饿又累，感觉骨头都要断了。他蹑手蹑脚地溜到一片林中空地的边缘，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一边从灌木丛里观察着那栋老旧的房子，一边考虑是否有机会偷偷溜进厨房搞到点吃的。就当索伦做好准备实施计划的时候，却突然看见继父的身影在窗内一闪而过。原来继父就在屋里站着，等待着索伦回去自投罗网。

索伦只能悄无声息地退回树林，肚子还在咕咕地叫个不停。他想哭，却又无法挤出一滴眼泪。刺杀继父的行为究竟是对是错？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无论如何，计划没有成功，这也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当时应该想出一个更完善的方案的，他想，或者至少应该策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狠下心来：现在可不是哭哭啼啼的时候，必须得弄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一件事，必须找到吃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不能接近自家的房子和里面的食物。他本该在扎伤继父之前从家里带点食物出来藏在树林里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他只能另想办法弄点食物。

刚开始他尝试抓些小动物来填饱肚皮，就是那种如同幽灵一般无声无息穿梭在树木枝桠间，长着一副松鼠模样却又没有牙齿的小东西。但几分钟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小玩意的速度对自己来说简直是快如闪电。接下来他又尝试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守株待兔，看看有没有猎物胆敢主动向他靠近，虽然森林里的小家伙们都很好奇，也的确开始慢慢接近自己，但却没有一只接近到可以伸手抓到的距离。可以依靠投掷石块来杀死一只？他试了，绝大部分的猎物都能轻松躲开，而惟一得手的那次，也仅仅只让小家伙生气地啾啾一声之后快速逃开。就算真地能够抓到猎物，索伦突然意识到，又该怎样才能弄熟它？甚至连个能点火的家伙都没有。

那么到底能吃点什么呢？森林里有些植物可以食用，但是哪些无害，哪些有毒，他一点也拿不准。他们家从来不去森林里寻找食物，一年四季都是靠事先储存的粮食来果腹度日。

最后他踩到了一根干燥腐朽的树枝，听到它被自己踩断的碎裂声，紧接着一大坨的虫子一窝蜂地从断口处涌出，随即又消失在矮树丛中。他抓起断枝把它甩开，曾经的断枝显现出了各种虫子：灰白色的幼虫和蠕虫，大头的蜈蚣和长着橘黄色、蓝色斑点的甲壳虫。索伦避开了那些甲壳虫——它们拥有那么明亮的色彩，这些五颜六色的虫子一定有些问题，但幼虫和蠕虫都尝试了一下。幼虫有着较硬的果仁般口感，吃起来还不错，前提是如果他不想太多。蠕虫们就更粘滑一些，但是他还可以勉强咽到肚里。几个小时过去后，他也不再感到恶心，于是就翻转更多的木头来寻找蛆虫，然后再把它们咽进肚里。

夜色降临之前，他开始试图更加深入森林，而且尝试用不同树木上的叶子来制作床。他发现有一种类型的叶子，一旦触碰到手腕就会出现一排又红又痒类似发炎的肿块。索伦把这种叶子的形状外观默记于心，从那时起就离它远远的。他把剩下的每种叶子都挨个试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柔软又暖和一点的。虽然晚上他还是感到冷风刺骨，不过不会再被冻得不住打颤，至少眼下还可以咬牙坚持着入睡。

在接下来的那些天里，他开始学着了解自己在森林中的这片小天地。他知道在哪里找蛆虫，也了解了取一段木头在合适的地方放上几天养好虫子，过几天再去取回来。通过观察那些幽灵般的小松鼠，他也学会了辨别一些果实和植物，并试着尝了一下。有些植物比较苦，还让他的胃痛了起来，那些他都记了下来再去尝试，对于一些吃过之后没有产生不良反应的，索伦就可以继续用它们来填饱肚子了。

索伦在灌木丛里观察着继父，早上看着他从房间里出来去收拾谷物，或者去

面粉加工机那儿把谷物都磨成白色面粉。每次继父出门都会很认真地把门上锁，尽管索伦尝试了好多次想要找条路径闯进屋子去，却总是被那些坚固的窗户挡在外面。

也许我可以做个陷阱，索伦开始这么想着。做个能让继父走进去或者掉进去的坑，或是做个能砸在继父身上并把他压个粉碎的东西。问题是，他能够做出来么？

他继续观望，继父每天都走相同的路径去田里干活，沿着一条正对着田里的笔直小路，这条路是他日复一日用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这是很容易掌握的规律。但这条小路很通畅，以至于没有什么机会能在路上藏下点什么东西或者挖个不会惹人注意的陷阱。甚至连距离足够近的树都没有一棵，这么一来想要砸什么东西下来都是不可能的。

也许已经足够，应该到此为止了，索伦尝试说服自己。也许他能就这么忘了继父然后转身离开这鬼地方。但是即使他这么告诉自己，却还是忍不住每天都要回去对着自己家的方向看上两眼。好在这些天来，一切辛苦都没有白费，他长得越来越壮结实，躯体瘦却不弱，硬朗有力。听力也变得越来越敏锐，眼神已经犀利到可以看见在他之前经过小路的东西留下来的种种迹象。当他确认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偷听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讲故事，咕哝着口耳相传的神话，想像妈妈曾经给自己讲到过的美轮美奂的景象。

多年之后，再次回想往事，他意识到自己当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进入老屋，却又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甩在身后不去理会。他仿佛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所束缚，就像一条被锁在邮筒上的狗。这一点，他在长大后才认识到，并且会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

索伦每过一天都成长得更为野性，直到有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某一天早晨，继父刚从屋子里出来，索伦就发现继父不对劲。他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他病了，索伦瞬间恐惧地战栗了一下，因为他意识到继父的病症和母亲过世前一模一样。继父去田里劳作，但是他看上去精疲力竭，到了中午时分终于放弃继续手边的工作回头往家里走。路程还没过半，继父就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脸直接在土里摔了个狗啃屎，一条腿软软地伸在一边，倒在原地好长时间动都没动。就在索伦以为继父肯定死掉了的时候，却看到他战栗着喘了口气又开始手脚并用，但这次他不再朝着家里的方向，而是向卡车爬去，努力想把自己拽进驾驶室。

当继父尝试失败，又摔回尘土里的时候，索伦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面无表情的站在那里。

“索伦。”继父叫着他的名字，声音比盈盈耳语大不了多少。

索伦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冷冷地等着。

“我原来以为你已经死了，”继父说。“我真的是那么认为的。我当时应该

继续用其他方法寻找你。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索伦在小小的胸膛前叉起胳膊。

“我需要你的帮助，”继父说道。“扶我进卡车里吧。我病得很厉害，需要找个大夫。”

索伦还是什么都没说，继续站原地，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继父的凄厉地哀求声声入耳，惊慌的表情引入眼帘，随后便是危言恐吓和巧言诱骗，之后继父人事不省，失去意识。索伦见状干脆就坐在那里，守在这个病危男人的身边，直到两天后他停止呼吸，彻底断气。而索伦只是把手伸进父亲的口袋，摸到钥匙并拿了出来，然后就这么回了家。

把母亲拖出屋子并且埋葬她可不是个轻松的活，他设法慢慢地用自己的双手给母亲挖掘墓穴，他的手指都起了水泡，流血不止，相比之下，埋葬继父的活就更像是尽点义务。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告诉自己，之所以埋掉继父是要证明他虽然不喜欢继父，却比继父更有人情味，但是索伦从来不敢确定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因。继父的坟墓就在他死掉的地方，卡车旁边，墓穴的深度仅仅够盖过身体，上面有个小土包。

他在老屋停留了一些日子，吃掉食物，积蓄力量。当食物和水的储量越来越少的时候，他终于决定设法抛弃对这所老屋的依赖，走到森林中去，开拓出一条路，朝着可能有城镇的地方前进。他在茂密的丛林里穿梭了好些天，也许是好几个星期，靠吃果实和虫子为生。有一次他甚至设法用一块经过磨制的石块，以投掷方式干掉了一只松鼠，再用另外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头剥掉它的皮毛，吃掉了里面又苦又涩的海绵状的肉，受到刺激的他从那以后就坚持只吃浆果和虫子了。

接着，几乎是偶然的，他走上了一条看上去不像是由动物们开出的路，然后就索性沿着它走了下去。几个小时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镇的边缘。从灌木丛中钻出来的时候，索伦着实被人们盯着他看的样子吓坏了。毕竟自己衣衫褴褛，浑身上下被尘土和污垢所覆盖。但让索伦惊讶的是人们向他匆忙跑过来的方式，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关切。

第二章

经历过这些之后，致远星上斯巴达训练营的生活对索伦来说并不像对于其他新兵而言那么具有挑战性。经历森林里独自生活那段日子后，索伦早已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路线通过障碍课程练习，也可以在碰上模拟巡逻队的时候迅速消失在灌木丛和矮树丛里。伪装对索伦来说简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团队里，他总是隐蔽在不起眼的靠后位置，既不想获得像团队领袖一样的

注意，也不会被视作局外人，坚持着不冒尖不落后的中间立场。

但尽管他这样做，却有好几次注意到哈尔茜博士站在某处刻意观察着他，脸上带着一种无法理解的表情。在索伦快到11岁的时候，哈尔茜博士甚至在他和其他孩子一起进行训练任务的时候走近了他。那时他正在迟疑，做着犹豫不决的小动作，考虑着到底该加入哪支小队。索伦无法断定他是不是有了麻烦，因为哈尔茜博士审视般地看着他。或者只是因为他总是等到最后时刻才做出选择，而正是哈尔茜博士的出现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切都好吗，索伦？”哈尔茜问他，她很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音调。索伦现在的正式称谓是索伦-66——海军军事情报局决定给新兵们加上的数字编号，看似随机，但军情局有他们自己不愿泄露的理由，但是博士从不以数字代号来称呼索伦。

“是的，长官，”他回答，接着就意识到她并不是个长官，但夫人的称谓又会让她脸红不自在。“是的，博士？”索伦试着换了个称谓。

她笑了。“别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称谓搞得心烦意乱，”她对索伦说，接着对他做了个很随意的手势，示意那两个小队已经开始跑向小型战斗训练场。“而且最重要的是，别让自己掉了队。”

别让自己掉了队。这句话在接下来的训练测试中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并且在很长时间之后，在索伦确定哈尔茜博士已经忘记他之后，仍然会在自己的脑海中浮现。他慢慢地感受到，自己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种其他新兵并不拥有或者不愿显露的东西。因为这个原因，他也从不显露出这一点，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察觉出这种会令自己鹤立鸡群的东西。

当他还非常小，大概六七岁的时候，也曾经大意过。他厌恶和别人分享他的房间，觉得听着室友发出的噪音和呼吸声睡觉真是异常困难的一件事。从他们的呼吸声中，他总能联想到继父。有些时候他都是等到室友们都睡沉了再慢慢从床上溜下来藏在床底下，在靠近墙壁那潮湿发霉的地上睡觉，在那里他感到很安全。直到有一天早晨，他睡过了头，没能在其他人醒来之前回到床上，别人的眼神让他感到自己不再安全了。不，他其实并不愿意和别人合作，并不想要去学会其他人自然而然做出的手势。相比于融入其中，他更希望只是低调地活下去。

但过不了多久，生活就不再显得那么无聊。索伦开始喜欢新兵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不断享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挑战。从出生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同其他人一起经历成长的故事，尤其是和同伴们一起飞奔穿过森林或者一起屏住呼吸无声地爬过填满烂泥的沟渠，这种感觉让他很舒坦。确实，他感觉到，除了过世的母亲，就是这些新兵伙伴与他最为亲近了。哈尔茜博士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亲密感仅次于母亲的存在，即使博士经常相距甚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索伦确实从她身上感受到了类似血缘关系般的亲切感。

不过他依然需要时间独处，仍然发现自己总爱独立解决问题，或者总要创造出某种无形的墙来把他自己和其他人隔开，好让自己用这种方式更舒服地思考，呼吸，或者做更纯粹事情。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领袖。健谈不是他的长项，但是他天性善良坚韧，愿意也有能力服从命令，其他人也知道他们能够依靠索伦。他觉得生命终于开始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有了目标，感觉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好更强烈。他每天都在力争上游，不让自己掉队。

但是直到现在，过去的往事仍旧阴魂不散地困扰着他。有些时候，尤其是在后半夜，他无法不去回想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他知道，无论使自己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起初，往事只是他努力想遗忘、想扼杀的东西，但是随着年龄和思想的增长，他对往事的想法就变得愈加复杂而矛盾。在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更多的把继父看成是一个惊恐到糊涂，犯下悲惨错误的人，而不是一个禽兽。他试图驱赶这些想法：继父发病太快，但毕竟自己亲眼看着他死亡；母亲病得很严重，但去就医是否有机会把她救回来。

总而言之，索伦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他是个可靠的新兵和学徒，是个即使被往事所萦绕，也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不堪回首的过去甩在身后的人。现在已是他所能要求的全部了，索伦这么想。

第三章

他现在十四岁了，立正站在哈尔茜博士办公桌的另外一边。索伦注意到博士的脸疲惫而紧绷，反应比平时稍显迟缓，好像睡眠不足或者工作劳累过度。尽管博士把这些不适隐藏得很好，但毕竟索伦自己也是一个会隐藏事情的专家，所以观察了许多换作是自己也会表露出的痕迹。

“稍息，”哈尔茜博士说道。“请坐下吧，索伦。”

“谢谢您，夫人，”他回答，接着坐下，简单而流畅，没有多余的动作。

她在无声地对自己耳语着，认真查看一系列电子档案。这些档案都是全息的，内容对哈尔茜来说是完全可视的，索伦却只能看见一小面砖墙，和一个在墙的那一边手指紧紧放在嘴唇上的门德兹军士长的影像。*某些人有着古怪的幽默感啊*，他想。

“你不介意咱们打个商量吧？”她问道。

“当然不，夫人。”他回答。

“就叫我哈尔茜博士，”她说。“没有必要让我的称呼听上去那么老。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么？”

“是的，”索伦说。难以忘怀的一天，那次会面带给了他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有点疑惑，索伦，你还记得那天我的话么，我说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索伦短暂地皱了一下额头，但接着就松开了：“您指的是那个跟着您走还是留在杜瓦尔卡的选择么？还是有其他别的什么？”

“不，就只有它，”她说。“你当时太小了，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得住。你对你当时的选择怎么看？”

“我很高兴，”他说。“那是个正确的选择，夫人。”

“我认为刚才已经讨论过称呼问题了，”她微笑着说。“我不知道当时我把选择权给你是不是正确的，凯斯中尉也是。不知道年轻的你是否应当承担这个放在你身上的重担。”

“重担？”他问。

“不要紧，”她把这个含蓄的问题置于一边。“我叫你来这里的原因是要给你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索伦等待着哈尔茜继续，但是有一小段时间，她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凝视着索伦，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那表情和索伦之前在训练过程中无意间看到的哈尔茜观察自己的表情一样。

“你现在仍然还很小。”她说道。

索伦什么也没说。

哈尔茜博士叹了口气：“你被训练得很优秀，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严格的训练只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到了该进行第二步的时候了。你愿意接受么？”

“那第二步究竟是什么？”

“我只能这么告诉你，”哈尔茜博士回答。“你的身体是我们惟一有能力改造的东西，索伦。所以我们想要强化它。我们想要加强你的肉体和心智，使你的这些能力提高到正常人类无法达到的高度。钢化你的骨骼，增加你的身高，扩大你的肌肉力量，锐化你的视觉器官，提高你的反应能力，你将会变成一个完美的战士。”刚刚要显露在她脸上的笑容马上消逝了，“然而，这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有些副作用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却无法预料，风险相当大。”

“哪种类型的风险？”

“有一定几率，你会死在这种生物强化手术的过程中。即使你没有死，也会有很大的风险患上帕金森氏症，弗莱切综合症和埃勒斯–当洛斯综合症，同时也有潜在性问题可能会导致肢体残疾，肌肉萎缩或者骨骼退化的情况。”

索伦并没有完全听懂哈尔茜说的每一个字，但是他听明白了其中的要点：“那么如果手术成功了呢？”

“如果手术成功，你会变得更为强壮迅捷，远远超出你的想像。”她十指交叉，从双手上方凝视着索伦。“我现在给你的选择自由是其他人不会有的，你的队友们只会简单地被告知要接受一次手术。”

“为什么是我？”索伦问道。

“什么？”

“为什么我是那个得到选择机会的人？为什么不是其他人中的一个？”

哈尔茜把目光移到她身前的桌子上，她的声音好像来自什么遥远的地方，更像是自己在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眼前的这个男孩。“斯巴达们在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计划，”她说。“每个处于有效控制之下的科学计划都需要一个情况特殊的样本，以便人们能够判断整个团队的进展流程。你就是这个样本，索伦。”

“我们是一个实验，”他说着，声音沉闷而苦涩。

“我不愿对你撒谎。你们恰好就是一个实验，而你则是这个实验中的实验，规章外的例外，”她说。

“为什么是我？”他又问了一遍。“你本可以选择其他人。”

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索伦。事情就是如此。”

他沉默了好长时间，眼睛直直地看着身前的地方，把这一切在脑子里想了个通透，最终他抬起了头。

“我要参加，”他说。

“你愿意？”哈尔茜博士说。“即使知道这有很大风险？”

“是的，”他回答。“我不想掉队。”

奇怪啊，在索伦离开后哈尔茜博士想着。他说不想掉队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之前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

她摆摆手把这种想法清理掉。

“德雅，”博士说。“你刚才在监听，我说的没错吧？”

“当然了，哈尔茜博士，”人工智能那圆滑悦耳的声音响起。德雅的全息影像在哈尔茜旁边的桌子上闪现。这是特意为斯巴达计划量身定制的人工智能，她自我选择的形象是一位赤裸着双脚，手托一块黏土书板的希腊女神。

“有什么看法？”

“这是个口头问题么？”德雅问。哈尔茜博士没有回应，德雅就继续开口：“你并没有告诉他一切，”人工智能说。

“对，”博士说。“我没有。”

“我如果不指出这些就是玩忽职守了，从斯巴达们的智力发展方面来说，你作为负责人却告诉了他关于一般的控制在科学实验中如何起作用的错误讯息。控制团队是不会顾及……”

“我知道这些，德雅。”哈尔茜打断了人工智能的话。

德雅生硬地点了点头：“我如果不指出这些也是玩忽职守，索伦-66拥有早熟的智力，而且差不多可以确定已经意识到你准许他来做决定的原因是错误的。”

“那么我让他来做决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哈尔茜博士问。

“我不知道，”德雅说。“不管怎么说，我有种预感，我对这些的困惑正和

你一样。”

哈尔茜博士点点头。

“但是如果一定要我猜，”德雅继续说，“以我对你的了解，我会说那样是你缓解自己内心负罪感的一种方式。你只是想告诉他，想把实情告诉他们中的一个。你想知道如果他们中有个人知道真相，是否还会愿意为自己做选择。”

哈尔茜博士叹了口气。“是的，”她说。“也许你是对的。谢谢你对我的诚实，德雅。”

“不需要对我道谢。我帮不上什么忙，”德雅说。“这些都是我的程序。”

哈尔茜博士用手拂过全息影像，德雅就消失了。她重重地坐回椅子。我给了他一个以后的生活都要背负着的重担，她想。我让他自己做出了决定，但是德雅是对的。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就是把责任和重担转移给了他，一个孩子，背负着本应由我承担的罪过。

让我们期望一切顺利。

第四章

他在做梦，但是即使在梦中，仿佛也无法醒来，就好像已睡去了几天几夜。在梦中，索伦重新回到那个森林，除了寒冷和饥饿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在跟踪着他，一个奇怪的怪物，像是个人类但又不完全是：它某些地方是畸形的，古怪的嘴巴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魔，躯体凹凸不平，疙疙瘩瘩又不对称，还有条腿拖在身后。它总是只比他落后一点点，并不会真的赶上他，索伦也没有办法甩掉这怪物。他能听到它就在那里，压碎树木开出路来紧随自己身后，偶尔怪物会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声音尖利刺耳仿佛要穿透耳膜，这嚎叫声驱赶着索伦保持前行。在森林中跑了多久了？他吃掉能在身边地上抓到的任何东西然后继续向前跑，跑得腿都要折了，意识也一直很模糊。突然他错误地回了一下头，之后就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被堵死。而那个怪物，就尾随在他的身后，索伦根本没有机会逃开就看到怪物向他扑来。怪物一把将他像一个洋娃娃般抓起来，一甩手就扔了出去，身后树木的枝杈被索伦噼里啪啦地压断，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周围的树林逐渐褪成白色，他在垂死挣扎。

只不过索伦并没有真的死掉，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一片充满着慢速嗡嗡声，令人不安的空白世界。然后这片空白慢慢分解成了一片刺眼的光亮，在他身体的两边，昏暗的阴影开始慢慢消逝，分化成一个个头颅，这些头颅被白色布帽所覆盖，脸隐藏在呼吸面罩后面。他看到头颅的下面，覆盖躯体的衣服都被鲜血染红。他花了一小会儿时间才搞明白那血是他自己的。

其中的一个头颅开口说话了，一种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从它口中传出，索

伦一个字都听不懂。这个头颅闭上了嘴，但另外一个头颅却开口发出了类似的声音。它们这是怎么了，他很迷惑。*而且，我这又是怎么了？*

接下来几根手指开始在他眼前晃悠，他尽力想让视线跟上，但却只能做轻微的移动，总是会晚那么一点。一个头颅慢慢倾斜着飘到他的眼前，脸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发生这种情况算正常吗？”那个脑袋开口问道，声音被面罩压抑着。然后其他的头颅都凑到一起，阴森可怖地向他逼近，直至面貌都清晰可见。突然有一阵骚动，几声大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慢了下来，移动变得古怪而又迟缓，就好像他们在水中移动一样。

这些都是真的，他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突然间嗡嗡声越来越大，然后思绪都偷偷淡出他的大脑然后飞去九霄云外。一个新的梦境紧接着就来了，这是又一个梦魇的开始。

在这个梦中索伦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都不能动，即使并没有什么东西束缚着他，也没有东西锁着他的手臂或者双腿，但他就是简单的动弹不得。不对，等一等，还是有地方能动一点点的，他可以非常缓慢地来回移动他的眼球。刚开始的时候屋子很黑很模糊，就好像他和椅子一起被放在了一个满是黑暗的水塘中间。但是慢慢的，周围的景象开始天旋地转。根本就没有椅子，他突然意识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床。他是躺在一张床上，刚才怎么会觉得自己是直直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呢？房间里有张毯子他认得出来，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但是又无法准确地记起时间地点。这张床的形状触感也很熟悉，甚至连房间的大小，家居摆设他都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索伦想破了头却也无法回忆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直到远在房间尽头的门被打开了，有着难以置信巨大身躯的继父直闯了进来。

我是在妈妈的房间里，他终于想到。*我是躺在妈妈的床上。*

在突然想到这点的同时，他开始意识到，床上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他还有个伴儿。但他使出吃奶的劲也无法把头转过来看看床上的另一个人是谁。他的继父就站在门口，身影之大远超普通人，还不停从嘴里发出奇怪而尖锐的声音——这声音仿佛与正常的言语没什么却别，但是他却无法从中听出一丝一毫的意义。继父看上去像是在恳求，在抗辩，但是也许这仅仅是索伦一厢情愿的想法。

突然床上的另一个人动了一下，竟然也用鸟声一样尖利的嗓音开始说着同一种语言，但索伦还是如同在听天书一般。从声调和嗓音来听，这就是妈妈的声音。妈妈又动了一下，可是索伦只能看到她手掌的边缘，灰白色的皮肤已经开始腐烂，薄薄皮肤和骇人肌肉都脱裂开来，露出腐肉下的森森白骨。索伦想要张口喊叫，但却连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妈妈翻身靠近他，用双手爱怜地拂过他的脸颊，此时索伦惟一能做就是让眼球在眼眶中疯狂翻滚，恨不得把眼球瞪得掉下来——现在的他甚至无法合上眼睑。妈妈从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开始起身

离床。

就在索伦将要看到母亲脸庞的时候，突然一股强烈而又无法名状的痛楚如触电般流遍全身，就好像有人把无数细碎的玻璃渣插入他浑身的血管。梦境开始天旋地转，逐渐变小，最后成为黑色空地上的一个小白点。接着，伴随着一阵毒蛇的嘶嘶声，白点也灰飞烟灭，只在身后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

这个梦持续了多久？索伦无法回答。他已经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无法清晰认知一切事物，只能感受到无边无际的虚空和彷徨其中模糊的自己。但即使只剩下这一点残缺不全的影像，他却仍然连自己躯体和空间的界限都找不清楚。全身上下的五官六感，好像纷纷改弦易帜成了单独的个体，胆战心惊地想要赶快从他的身上溜之大吉。

接着，仿佛放慢几万倍来看落下的水滴，那片黑暗慢慢地，慢慢地被一个白色的光点所打破，那点光亮一点点扩大，最后大如天盖一般，笼罩了索伦周围的一切。

而索伦也被它一口吞噬。

从梦中醒来时索伦发现自己正在尖叫。他努力克制自己，尽量冷静下来，感到自己被绑在了不知道是床还是桌子的上面，正在被烈火焚身，皮肤像被严重灼烧过般痛痒难耐。手臂上的血管如青筋般暴露而且还一突一突地乱跳，好像有人撕开了他的皮肉，用力要把它抽离他的身体。他甩了甩手腕，又拉了一下，发现自己双手都被皮带捆在了桌上。由于手腕被绑了太久，痛苦的感觉就像一整套玻璃窗在皮肤下摔得粉碎。所有的肌肉都在抽搐扭曲，好像树上的藤蔓一样互相搅缠在一起。

穿着白大褂的男男女女们都在围观他，但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人就在他的脑袋后面尝试接近他，几乎就在视野之外，还拿着一个又粗又长的针管。他们的动作太慢了，慢得好像他们的身体都有毛病，慢得好像他们都在水中一样。索伦用力猛扯手腕，捆在上面皮带像纸片一样破碎脱落，接着他立刻又扯脱了另一个手腕，终于恢复了两手的自由。

尖叫还在不受控制、不可遏制地从自己口中传出，似乎永远无法停下。索伦伸手一把抓住了那只握着注射器的手然后用力一捏，他惊讶于自己手指迅如闪电般的反应，而让他更为意外的是他立刻听到了那个男人手腕骨头劈啪断裂的声音，清脆得如同被小孩子随意捏碎的风干树枝。这声音出奇的大，简直大到不堪入耳。他的反应速度之快甚至可以让他在针管落地之前一把抓住，毫不思考地反手就插入另一边一个男人的脖子。那人像鬼魂一样无声地倒下。索伦的另一只手此时已经在撕扯着绑住自己双腿的皮带。剩下的人开始扭头就跑，使尽全力想要赶紧跑开绑着索伦的桌子，但是他们的移动速度就像影片慢放——他们到底患上了什么毛病？疼痛让索伦无法思考。他用力挥拳，拳背打中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

家伙，之后便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男人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向后飞去，重重撞到走廊尽头的墙上，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地不起，在他和墙亲密接触的地方喷上了一大滩血渍。

索伦从桌上翻身站起，朝着门的方向撒腿就跑，但是也马上感觉到了别扭——他竟然无法保持自己的平衡。整个世界看上去要从一个怪异的角度坍塌在他身上，而且他的双腿根本不听使唤。他简直不是在跑步，而是在大步向前蹦。他的身体完全倾斜着，一个肩膀离地面很近，不得不伸出一只手臂撑住身体，才没有让自己一头栽倒在地板上。他好像已经停止了尖叫，但是怪异的声音仍然不停的从口中喷涌而出，音量巨大但口齿不清，好像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语言。他疾驰着经过剩下的一个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旁边，有些人被索伦不小心轻轻撞到就立刻向两旁飞散，重重地摔在墙上或者地板上，或嘶声尖叫，或呻吟哀号。终于，索伦跑过大门进入大厅。

哪条路能让他逃出生天？他搜肠刮肚般地想把脑子里记忆的碎片拼成一幅图画，但没有几秒他就不得不放弃。他在哪里？他现在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这里看上去很眼熟，应该是他来过的一个地方，但是痛楚仍然让思考变得异常困难。他们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

他并没有料到自己的速度会如此之快，没两秒就穿过大厅到达尽头，结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左转就嘭的一声撞在墙上，巨大的势能让墙体轰然倒地。这墙难道是豆腐做的？他爬起来看了外面一眼。没错，他想起来自己的确认识这个地方——斯巴达训练场。接着一股巨大的痛楚深入脊髓穿过大脑，他踉跄了一下就摔倒在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

但是他几乎立刻就又站了起来，终于回忆起，沿着这条路，前方右转，到达大厅的尽头，就是梦寐以求的出口。如果一切顺利，他很快就能逃出这里获得自由，然后找一个他，不对，是他们，他纠正自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地方。

一声尖锐的警报响彻大厅，闸门上的红灯突突地亮起，门就要森然关闭，但是闭合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他又一次没有来得及及时停下，一头撞进走廊尽头的墙里。他赶紧从倒塌的碎墙中爬起，继续右转猛冲向大门。

五、六个陆战队员已经在他和门之间摆好阵势。他们都单膝跪地，把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对准了索伦。而就在他们后面，双手放在背后的人，就是门德兹军士长。

“站住，士兵！”军士长的声音低沉有力。在那个瞬间，索伦–66听到那个教导训练他，给他下达命令已经超过六年的长官的严厉呵斥，索伦平时对其是言听计从。终于，疾奔的脚步迟缓了下来。

但是痛苦和困惑马上又控制了他的身心。那种被捕杀，被围困的真切感觉又让他绝望不已，而后他就又加速了。

“站住！”门德兹军士长再次大声命令道。索伦马上就要撞上他们了。他看

到那些陆战队员前臂的肌肉突然收紧，知道他们马上就要扣动扳机。而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像狗一样四肢着地急速飞奔，在门德兹下令开火的紧要时刻，他纵身一跃。

开火的声音听上去怪异得好像上了消音器。他从陆战队员枪口模糊的红色闪光判断，他们射出的并不是真的子弹，应该是麻醉弹。在他滞空的时候，基本上所有麻醉弹都毫无威胁地从他脚下飞过，只有一枚刺入了他的脚踝。他落下时撞倒了好几个陆战队员，还从他们的防线中穿了过去。落地后他一把扯掉了麻醉针，然后一步就跨到大门前。

他使劲撞了一下门，发现门锁得很死，就开始用肩膀猛撞，门吱吱扭扭的响了起来。在他第三次用力撞门的时候，麻醉弹已经密密麻麻地刺进了他的背部和腿上。

一声痛苦的吼叫从索伦的口中传出，他沮丧的转过头来，又跟那一排陆战队员对上了。门德兹军士长现在站在了这排陆战队员的前面，给人一种他已经完全控制局面的印象。

“我命令你站住，士兵，”门德兹简单明了地说。“你会服从命令么？”

麻醉弹开始起作用了。索伦感到舌头越来越沉。曾经痛彻心扉，五内俱焚般的痛苦，现在也好像在慢慢消散。他试着走了一步，感觉到腿似乎要从身体脱离开来。他步履蹒跚地再次转向门的方向，感到天旋地转，连走廊都倾斜了。之后，他回过头，看到在陆战队员的身后，出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哈尔茜博士。

“别伤害他！”哈尔茜博士大喊。“求你们了！”

“哈尔茜博士！”他大叫起来。“你对我做了什么？”他双臂向前伸去，但只迈出了一步就一头栽倒。

第五章

醒来时，索伦发现自己在床上，两手手腕都被钛金腕扣锁着，每个腕扣又都被钛金链子牢牢地锁在墙上的圆环里。他尝试了一下，发现腕扣和锁链都太结实，根本不可能轻易扯断。

一站立起来他马上发现自己的双腿和以前大不一样。它们非常强壮，腿上的肌肉变得又粗又壮，但肌肉的暴涨好像对骨骼产生了影响，它们像藤蔓一样缠绕住骨头，把它弄得弯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其中一条腿还能算正常，就是比平常稍稍弯了点，肌肉看上去也更扭曲些。而另一条腿就更惨了，不仅弯得奇形怪状，疙疙瘩瘩，长度至少比之前短了有六英寸，而且感觉上好像把腿弯折起来更舒服。这条腿的脚踝像橡胶一样有弹性，自己就像无法控制般的晃来晃去。他虽能尽力站起但只能靠一只脚踝支撑，靠在墙上慢慢移动，或者伸出一只手来保持

平衡自己会舒服点。

他的双臂也是青筋暴露，肌肉突出，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强壮。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没有畸形残废。只是有一只手的手指得像拉满的弓一样弯。他现在只能用一根根的指头单独发挥功能而无法像之前那样整体配合，好比单个的钳子或者爪子。我已经变成一个怪物了，他想。

哈尔茜博士进来的时候，索伦还在努力尝试领会适应自己的新身体，博士身后挺立着两个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

“你好，索伦。”她说。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哈尔茜，哈尔茜也坚定地回看着他，两人好像都在耐心地等待对方先说点什么。

最终，哈尔茜转向其中一个陆战队员开口说道：“我想我可能不需要你们了。”

“但是根据门德兹军士长的命令……”

没等陆战队员话说完，哈尔茜博士就打断了他：“这里是科研设施，在这里，我的职权要高于门德兹军士长，我要求你离开。”她转向身边的另外一个陆战队员：“你们两个全都离开。”

“这是命令么，夫人？”第二个陆战队员平静地问。

“是的，这就是命令。”她说。

这个陆战队员很快对哈尔茜敬礼就转身出去。另外一个，犹豫了一下，也就照做了。

“坐在那里，”哈尔茜博士说。“那样会让你好受一点，很抱歉要绑住你。这并不是我的主意，但即使是我反对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无法帮你解开。”她走近一些然后坐在房间地板上，故意与索伦保持了相当近的距离。如果他想，他可以伸出双手轻易地扭断她的脖子。“让我们尽量当做它们不在束缚你，两个人都轻松一点吧。”她说。

索伦瞪着她看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坐回去，笨拙地把身体收回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她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他的舌头在嘴里尴尬又古怪，仿佛他是第一次用它。“不怎么样。我很难集中精神来思考。”

“那大概是由于药物的缘故，”他说。“它们带给你一些痛苦。”

他闭上眼睛，回忆想像着当时他身体的所感所受，简直就像有人从里到外把他撕了个粉碎。“这种情况正常么？”她问。

博士耸了耸肩。“我们仍在解决什么情况是正常的而什么情况不是，很多接受手术的人都会在术后感到痛苦不堪。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痛苦来如闪电去似流星。但是剩下的人，痛苦却可能一生都伴随着他们.”

他点点头。

“我们原以为你要撒手人寰了。”哈尔茜说，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触摸着索伦的胳膊。他一动不动地让哈尔茜摸了一小会儿，就慢慢把手臂抽回到她够不到的地方。“你已经昏迷了差不多3个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觉得你死定了。最后你的身体状况已经达到我们决定停止生命供给系统的指标。你在鬼门关前转了四分钟，而之后你的心脏又神奇地跳了起来，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我宁愿当时就一死了之。”索伦冷冷地说。

哈尔茜摇了摇头：“你的脑子也许会那么想，但是你的身体却永远不会。身体只要愿意放弃，随时可以至你于死地，但他从未这么做。”

索伦思前想后，摇了摇头。他打手势示意哈尔茜看看他的双腿，看看他疙疙瘩瘩的手。

“我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的身体对肌肉强化手术和甲状腺植入手术反应很不好，”她说。“大体上说就是你的肌肉在以一种我们没能预计到的方式和方向在畸形生长，在扭曲或者挤压着被它们包裹着的骨骼。我们可以将碳化陶瓷骨化来替代你的一部分骨骼使其稳固并得到强化，以此来阻止情况继续恶化。但是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我们在四肢方面的运气比其他的要好一些。”

哈尔茜看着索伦，等待着他来说点什么。但是索伦一个字都没有说，所以她继续开口。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在你的肌肉和骨骼之间会有一股持续不断的张力，就好像你的身体要把自己撕成一块一块。这可能会显现成极端的痛苦，也许就发生在骨骼本身，也可能是肌肉疼痛，甚至可能两者都有。这种痛苦是撕心裂肺般，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我知道这些。”索伦平静地说。

“在药物治疗的帮助下，痛苦会减轻到可以忍受的地步。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随着你的身体逐渐适应和调节到更好的状态，这种痛苦也许会减弱甚至永久消失。”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么？”索伦问。

“想听实话？”哈尔茜博士问。

“是的。”索伦回答。

博士重重地叹了口气。“不，”她说。“我认为痛苦将会减轻，但是我并不认为痛苦有可能会永久消失。”

索伦点了点头，双唇痛苦地抿成了一条线。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哈尔茜接着说，“你的强壮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那些把你的双手捆在手术台上的皮带子非常结实，皮革里面都有钛金微波线。它们的结构被设计调整为足以牢牢地把斯巴达们拴在手术台上，但是却

没能拴住你。”

沉默在两人间持续了一小会儿。“我们中有多少人已经……离去？”最终索伦开口问到。

哈尔茜耸了一下肩膀。

“超过一半，”她回答。“几乎有一半多的人都死去了。另外还有大概是好几个人也和你一样正在被术后的副作用折磨。”她再次伸出手去抚摸着索伦的手臂。

“我很抱歉，索伦。”她说。

索伦扭头看着一边，眼神拒绝和哈尔茜相触。“我自己做出的选择，”他说。“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过了一会儿，哈尔茜博士站起身，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留下索伦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地板上，眼神直直地盯向前方。

第六章

一周后索伦被从禁闭室中放出，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他看到其他的斯巴达伤势跟他差不多，有些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菲杰德患有完全失控的肌肉痉挛而离不开轮椅。雷内、柯克和索伦的毛病很像，但是他们的骨骼却更加扭曲和畸形，以至于他们只能浮在凝胶罐里，连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其他的一些人情况更糟糕，他们被隔离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总之无论如何，知道他们的命运比自己的更为凄惨并没有使索伦感到舒服些。

一个星期过去了，痛苦好像真的减轻了一点，虽然医生已经把索伦灌成了药罐子，这感觉简直难以形容。药物的确减轻了他的痛苦，但是他痛恨药物带给自己的混乱与困惑，那些所谓顽强与病魔作抗争之类的观念，或者是使他无法完成思考。这些像之前的痛苦一样让他感到沮丧。

他慢慢地开始缩减药物用量，每次都把他们给自己的药偷偷藏在手中一些并不服用，而且藏得越来越多。痛苦严重而且剧烈，但是确确实实比他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要减轻了不少。他发现自己可以忍受现在的痛苦。*我可以受着这痛苦活下去*，他尽力说服诉自己。*我无法忍受不能思考的活着*。有些时候他会由于做了一个轻率的扭动或者只是不该动的时候动了一下就发现自己已经几乎昏厥，前额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

继续坚持是现在索伦惟一的念头。好像原先世界中他所熟知的一切现在都冷酷起来。但是，没错，还挺得住。他的头脑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清晰了，虽然有痛苦和药物作用在使他难以思考。又过了一个月，他所有药片都藏在手中，表面上做出好像吃掉了的姿态，实际上把药片带回房间塞进了抽屉。等到又过去了两个月的时候，他的抽屉基本上被药片完全塞满了。

事实上索伦的确变得无法比拟的强壮，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前些天，当一股挫败感突然袭来的时候，他狠狠捶了房间的墙壁一拳，结果发现拳头直接砸穿了金属墙壁，好像这是一堵薄薄的石灰墙。不得已，索伦挪动了自己床铺的位置，好让床腿能多多少少遮挡一下自己捶出的洞，而且从那以后不得不开始小心起来。

还有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这么想着。他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壮、迅捷，尽管他走路的姿态怪异而尴尬。而且他的四肢都不太正常也受尽过折磨，但他仍然拥有成为一个卓越战士的一切条件和资本，比任何一个未经强化的人类都更强。*我仍然是一个斯巴达战士*，他告诉自己。

但是现实马上告诉他，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当他尝试打报告申请重回现役的时候，门德兹军士长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然后用一种索伦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的温和语气对他说："跟我走走，孩子。"

他们一起走过大厅。真是古怪的一对：门德兹身板笔直身材高大，步伐轻快有力而自信十足。索伦身材巨大而硕长，走起路来不但身体倾斜，而且一摇一摆。

"来根威廉甜心？"门德兹一边问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

索伦看上去有些许惊讶。他摇了摇头。

"啊，"门德兹一口咬住雪茄说，"当你们这些家伙还都是小屁孩的时候，对我来说可是个困难的任务啊。抽雪茄这坏毛病，你们可别年纪轻轻就沾染上。"

"是，长官。"索伦说。

门德兹点上雪茄然后深吸了一口。雪茄头一下就烧得通红，化作烟灰。一股青烟慢慢从他的鼻孔中缭绕而出。

"我不能这么做，孩子。"他说。

"不能做什么？"索伦问道。

"我不能重新让你归队现役。"

"但是我很强壮啊，"索伦说。"我甚至比其他斯巴达战士都要强壮，而且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迅捷。我能跟上队伍，我依旧思维敏锐，而且……"看到严肃的表情浮上门德兹的脸，索伦很识趣地闭了嘴。

"没有人怀疑你的勇气和胆识，孩子。而且我个人也完全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如果我把你和其他的斯巴达战士放在同一队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会发生什么呢，长官？"

"因为你在那里，他们会一直在想着那些没能撑过来的战友，那些当他们变得更为强壮迅捷的时候却已经死于手术的斯巴达战士。他们会觉得照顾你、保护你是他们特殊的职责，而这样会影响到执行任务履行职责的能力。这会破坏集中力，让他们在真正需要放手一搏拼死争胜的时候缩手缩脚。现在，你不在队伍中，他们行动整齐划一，思路心有灵犀，好像一群加满了油，开足了马力的机

器。但是有一点要指出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袍泽之情也许会在关键时刻影响整个团队的协调一致，尤其是你在的时候。你很棒，这一点毫无疑问。见鬼，我亲眼看见你醒来那天发疯似的大闹天宫有多么强大。但是你和其他斯巴达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恕我直言，长官……”

“还不要说护体盔甲，”门德兹接着说。“以你的身材根本就不可能穿得上。更不要说以你现在的手控制武器开火会有多么困难。不行，”他说着，然后把甜心威廉的烟头在地板上碾灭。他伸出胳膊把双手放在索伦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索伦的眼睛。从这种眼神中，索伦突然间看出了门德兹说出必须要拒绝他的话时有多么的困难，门德兹是多么地希望事情会有所不同。“我很抱歉，孩子。你就有点耐心，等着什么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吧。但是重新归队这件事，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行。”

“门德兹军士长做得对，”哈尔茜博士说，正像索伦所预料的那样。“他并不是想伤害你的自尊，但是他必须做出对剩下的战士和整个斯巴达计划最有利的选择。”

“但这并不是对我最有利的选择，”索伦说。

“谁说这不是？”哈尔茜博士问。“这只不过不是你所想要得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是对你最有利的，良药苦口。”

“我想要为军队服务，”他说。“我不想掉队。”

“对不起，索伦，”哈尔茜说。“你不能就这么去服役。你会获得为军队服务的机会，但却不会在战斗岗位上。”

“我只想要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他说。“过去的时候你总是愿意给我选择的机会。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呢？”

哈尔茜摇摇头：“我很抱歉，索伦。但就是这次不行。”

第七章

过后当索伦再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会把它视为命运的转折点。这件事击碎了太多的机会，不仅伤害了他，也削弱了他的能力和自信。这很愚蠢，索伦试图对自己说。他们应该起用他，他们应该为他和他独一无二的畸形却强大的身体想办法造出点什么特殊而合适的东西。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比其他斯巴达战士差。在某些地方他甚至比他们更优秀，因为他更强壮。没错，他的皮肤和大脑的确有些时候感觉像在被烈火炙烤，但是他正在学着把这些都置于掌控之中，学着避免这些问题影响到他，学着集中注意力思考。

他们那时候本来能给他创造点适合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而不是把他绑在机关大楼的办公桌上处理案头工作，或者给他一些随便什么人都能应付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们承诺这只是临时安排，但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越来越觉得所谓“临时”只是个幌子，真相是他永远无发摆脱这些。他只不过才十六岁，却已经从现役部队退役，彻底变成了一个闲人。仿佛上头那些人根本就没想着要试试为他找个合适的工作。想要消除对这些事情的不满是非常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了将近六个月之后，有个技术员，一个叫帕奇的家伙，开始跟他说起什么有关革命的话题，索伦一改报告这个话多家伙的通常做法，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帕奇开始慢吞吞地开口，联合国太空司令部（UNSC）是必不可少而且十分重要的政府存在，没有它罩着我们都得歇菜。但是难道他们没有过急功近利，欺人太甚的时候么？难道他们没有做出过看起来天花乱坠，但根本经不起推敲，用脚趾头想一下就发现根本就是错误的命令么？

“比如，就拿你来说，”帕奇说，因为之前索伦坦白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没有给你找一份适当的工作？你有豹的速度，熊的力量，脑子还很好，这就是天杀的浪费。而他们还在乐此不疲地派遣那些烂番薯臭鸟蛋一样的陆战队员在前线冲锋陷阵当着炮灰。”

那会儿索伦并没有回应什么，但是过会儿他就不得不兀自琢磨起来，是啊，这就是极大的浪费，帕奇说的一点没错。很快，事情就演变成索伦不只是不再打帕奇的报告，而且开始主动找上门来。他就是倾听，虽然基本上不显露他对帕奇言论的看法，但就是在听。终于有一天索伦忍不住开口问道，“那么依你说我们该真么办？”

“我也不知道，”帕奇摇摇头。“想要弄明白如何找到系统的漏洞并且修复它是很困难的。人们通常都害怕改变，他们宁愿难受地凑合着有毛病的系统也不愿努力工作力图改变现状。如果你不够小心，在自己意识到之前你就已经被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了。”

“但一定是有什么事我能做到的，”索伦说。

“像你这样的家伙，”帕奇对他侧目而视，“当然，你能做到很多事。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去做？”

“我想我愿意，”索伦说。

“甚至愿意担当别人也许会把你视作恐怖分子的风险？你更关心人们对你的看法呢，还是只想做正确的事情？”

“我从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索伦在撒谎。

帕奇上下打量着他。

“不，”他说。“我敢说你一定在乎。”

就这么持续了很长时间，帕奇不断侃天不断暗示，而索伦变得越来越渴望参与其中。这很令人激动，就好像他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像是有什么好事在发生。就好像他听到其他斯巴达的事迹那样，他需要这些，他需要感觉像同他们一样。他的忠诚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自己都没有觉察。终于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反叛军这一边。没错，他开始想，UNSC太过强大，而它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它已经变成了横行霸道欺压弱者的强盗。没错，殖民世界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自己想要的制度，有权利从联合地球政府中独立出来，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这么想的人简直就是疯了。没错，他很渴望能帮上什么忙，既然这样的话，那他还留在这鬼地方干什么？

“耐心点，”帕奇说。“我们……他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但我们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让我们一起搞点好东西走，一点小小的纪念品。”

第八章

帕奇有张卡片可以打开那道锁。至于这张钥匙卡是他偷来的，还是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给他的，索伦就不知道了。里面有一个类似地质研究实验室的地方。在一张金属桌上有个用木头做成的简单盒子，盒子的底部有个金属屏，旁边有个密封的塑料罐。房间里到处摆着精密的仪器，有些随意摆在桌上，有些则挂在墙上。这里的东西对索伦来说仿佛来自异次元，没有一个他认识的。

他们偷偷溜进来，帕奇小心地将他们身后的门虚掩着，没有关上。

“怎么不完全把门关紧？”索伦问。

“因为我不确定这卡能不能从里面打开门。”帕奇说。

那这钥匙卡的来路就是非偷即抢了，索伦想到。*没关系*，他接着想，帕奇的一句话闯进他的脑海：在政府腐化变质后，我们有义务用任何方法做任何事来让政府回到正轨上来，即使这些事情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是永远不会去做的。

“就在第六个陈列柜里，”帕奇说。“我今天早上用控制板把警报器关掉了。我要把柜子弄个窟窿好让人工智能进去寻找。这不简单，如果就按照我的计划的话，而且时间恐怕也不够用。你认为你能直接打开它么？”

“里面是什么东西？”索伦问。

“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说。“我们需要的东西。”

索伦点点头，盯着陈列柜看了看。柜子是用表面非常光滑的金属制成的，也许是钢，柜门看上去蛮厚的。他胳膊往高处伸，双手碰到了顶部的边缘，感到这就是柜门的顶部边缘后，他尝试着拉了一下，柜门一动没动。

“我想没根棍子当撬杆我是无法打开它的。”索伦说。

帕奇点点头，从他的背包中拿出一根扁平的钛合金小棍递了过来。

"你这是有备而来啊！"索伦说。

帕奇只是微笑了一下。索伦接过棍子，把它的一端插进两扇门中间的缝隙，开始撬门，费了很大力气也只把金属门中缝向两边敲开了一个凹槽。他继续努力，终于撬开了一个足够大的缝隙。接着，他用全身的重量把撬棍压进门里，全力开始向外拉门，手臂上的青筋暴露，突突乱跳。

有那么一刻索伦想着，即使有这个金属撬棍恐怕也不足以打开柜门。他感到手臂在扭曲燃烧，两眼金星乱冒，他平时压下去的剧痛又被新的重压激活了。接着柜门吱吱作响，门锁周围的地方开始向外弯曲。

索伦把撬棍往上面挪了挪，又用力插得更深，再一次开始全力开撬。吱吱声变得更响，而且门也弯曲的更严重。现在就好办了。索伦把撬棍交还给帕奇，帕奇把它放在一边。接着索伦用手把陈列柜门完全打开。

陈列柜里有个钛金小箱，大约有三十厘米长，十四厘米宽，十厘米高。

"这是什么？"索伦问。"这里装着什么？"

帕奇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他正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突然从他们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不认为你们能对现在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声音说。

索伦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立刻恢复了平静。对方也是名斯巴达战士，不是索伦很熟络的，是在他被淘汰出斯巴达之前也没同队训练过几次的人，名字是兰德尔。他并没有穿制服或者战场装备，而是穿了一身便服，上身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下面套着条宽松的灰布裤。兰德尔的脸和索伦的一样，表情平静，不动声色。

"你好啊，兰德尔，"索伦说，很快灵机一动。"这个柜子出了点问题，机械锁好像坏掉了。有些时候锁不上，有些时候打不开。"

"我认得你，"兰德尔说。"索伦，对吧？之前也是斯巴达战士。但是你可不是个技工。"

"他的确不是，"帕奇赶紧接过话茬，"但我是。这锁坏掉了，这玩意儿打不开，我这才请他来帮忙弄开。"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更半夜？"兰德尔问。

"这个实验室白天忙得不可开交，"帕奇脑子反应很快。"他们可不想让我们占用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来修锁啊。"

兰德尔的目光交替打量这眼前的两人。

"好吧，"他最终开口。"如果我坚持证实一下你们也是不会介意的，是么？"

"当然不，"索伦说。

"如果我们不是被派到这来执行公务，警报老早就响起来了，"帕奇加上一句。"不过我们当然不介意，无论如何你都应当证实一下。"

兰德尔点了一下头，嘴唇抿的用力。"那么，咱们走吧。"

索伦立刻开始向门口走去。兰德尔向后一步退进大厅，闪身让他们经过，然

后保持着安全距离跟上。他很聪明，索伦想，训练有素。索伦走过大厅，帕奇跟在他后面，兰德尔最后。

“我们这是去哪？”帕奇问。

“最近的通讯站。”兰德尔说。

索伦停下，转过身来，做了个表示困惑的手势。“但是离这最近的通讯站在刚才的房间……”他话没说完，突然纵身一跃。

兰德尔看到索伦攻击迎面而来却只移开了一点点，肩膀上挨了重重的一下，他们在地上扭打在一起，翻来滚去。兰德尔使劲猛踹索伦想要挣脱开，但索伦就是死不放手。索伦知道，兰德尔在速度上比他更胜一筹，不过自己比他更为强壮。只要索伦能够不让兰德尔脱开自己的控制，他就能扬长避短。

兰德尔一脚重重地踹在索伦脸上，但是索伦此时已经趴到兰德尔的身上占据了上风。兰德尔一直双腿踢个不停，手臂也没闲着，努力想伸到能够掐住索伦脖子的位置。但是没等他得逞，索伦就抱住兰德尔的身体，双腿跨开，坐在地上，双手都伸到兰德尔背后，大叫一声开始尽全力想要抱住兰德尔，让他骨断筋折后下辈子生活不能自理。

一阵痛苦传过索伦自己的双臂和胸膛。兰德尔痛苦的呻吟了一声，开始更使劲的挣扎，想把索伦从身上掀倒在地。坚持住，索伦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他双臂挤得更加用力，脸都抵住了兰德尔的胸口，而兰德尔双拳雨点般打在索伦的胳膊和头上，意识到这么做效果不大后开始拼命把双手伸到自己背后想要扭断索伦的手指。

不像你之前经历过的搏斗？索伦想。

兰德尔开始痛苦地嚎叫，突然身体就软了下去。

这也太快了，索伦想，他在装死，然后继续用力不放松。

但是兰德尔还是一动没动。然后索伦意识到，帕奇在跟他说着什么，还在用手拍打着索伦的背，他的脸跟索伦自己的脸只有几英寸距离。

“什么？”索伦大口喘着气。

“放开他吧，伙计。我给他打了麻醉针，不需要杀死他。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索伦转过头来这才发现麻醉针注射器深深扎入兰德尔的肩膀，原来不是在假死。索伦小心地松开双臂起身站了起来。兰德尔正在跟麻醉药做斗争，并没有完全被麻翻，但是看上去浑身上下除了眼球之外其他地方哪儿也动不了。索伦摸了摸兰德尔的胸口。也许断了一两根肋骨，但最多也就是这点伤，没有大碍。兰德尔不会医院躺太久。

“我们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帕奇赶紧又说了一遍，开始大步走过走廊。

索伦最后看了兰德尔一眼就转身跟上了帕奇。帕奇移动的步伐很快，但是还没有快到跑步的速度。索伦尽力跟上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这是在往飞机场赶。

“那有架老旧的长剑截击机。”在索伦赶上他后帕奇说。“这架飞机是预先安排好在那里等我们的，我预先安插了一个‘笨蛋’人工智能在飞机上以掩盖它的用途。我们要赶到那里，把飞机弄上天，迅速离开基地，然后以最快速度赶到降落点。”

第九章

他们连机场的大门都还没进去，警报声就响彻云霄。就在他们刚刚冲进长剑里开始起飞的时候，已经有半打的飞机集结完毕，准备好紧追不放。更别说，索伦想到，这个星球被行星轨道防御平台团团围住。这真是个疯狂的主意。

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飞出大气层的时候，第一波的警告射击就从他们身边闪过，让截击机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很快就又有两三架飞机跟了上来，打了一波离他们更近的精确射击，让长剑从头到脚都颤动着。帕奇看上去十分害怕。

“规避动作，迪奇舰长！（黑胡子爱德华·迪奇，英国著名海盗头子。）”他命令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闪烁着以全息影像的方式出现在帕奇面前的操作台上。他的形象是一个海盗船长，浑身挂满了左轮手枪，长着乌黑的胡须，梳着辫子，咧开大嘴在向他们笑着，露出嘴里镶着的金牙。

“一直不停地规避着呢，伙计们。”迪奇说。“只是这些混蛋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他把手放在耳朵旁，假装在认真倾听。“有消息传来，要听么？”

帕奇双手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把胳膊固定好，由于握得太用力指节都发白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长剑截击机，”一个索伦不认识的声音说道。“你们并没有被授权可以起飞，立刻返回基地。”

“看上去他们应该在朝我们的机翼射击前就来发送这条信息才对，”索伦说。

“喔，他们的确发了，”人工智能承认。“但我认为你们是不会想跟这帮酒囊饭袋谈判的。”

帕奇发出了一声呻吟。一发导弹打中了他们，导致机翼起火，爆炸伴随着闪光，长剑截击机抖动着。大气层现在已经很稀薄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从致远星的引力中逃出生天。

“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预定地点？”索伦问。

迪奇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太空导航系统在刚才的打击后已经变得很不稳定，”他说，“我得说我们现在恐怕哪都去不了了，即使我们能够摆脱致远星的引力。”

“天哪天哪，”帕奇哀叫道。“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们必须得回去，”索伦说。“迪奇，给他们发信息说我们投降了。”

一发导弹打中了飞机的后部，几乎把飞行器打的掉了个个儿。索伦发现团团黑烟已经把他们包了个严严实实。

“决不投降，”迪奇说，他的全息影像在闪烁。“再说，已经来不及了。系统在濒临崩溃前就会自动关闭。很高兴认识你们，伙计。”

人工智能消失了。灯光闪烁了一下就又都熄灭。飞行器成螺旋状态旋转，慢慢退火。行星重力开始伸出爪子抓住飞机往下拉。黑鹰坠落。

“系好安全带。”索伦对帕奇说。备用能源启动，挣扎了一下就又全灭。索伦敲打控制界面改成手动飞行。飞机引擎都坏掉了，但是不像其他的UNSC空间飞行器，长剑截击机有足够的翼展使它可以在引擎全灭的情况下安全着陆。索伦应该可以手动控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虽然从未驾驶过长剑，但在他还是斯巴达战士的时候，他飞过很多和长剑很相似的之前的老机型或者变种机型，.而紧急迫降也是一门必修课：他应该能行。如果有点运气，他们也许能够幸存。

索伦启动手动驾驶，用双手抓住控制杆，然后向后拉，尽力尝试保持飞行器的平衡而且让它平稳降落。身后的追击者们也不再开火，毫无疑问他们也能看到长剑截击机已经遇上了大麻烦。

飞机越落越快，发出阵阵哀鸣。索伦很难把握好控制杆的位置。他看到帕奇已经由于恐惧而昏了过去，或者是超重的巨大压力令他昏厥，又或者是两者兼有。

他们现在仅比云层高一点，接着就继续下坠穿过了云层。长剑截击机被混乱的气流吹得忽前忽后。飞出云层底部后，索伦努力让飞机平稳了一些，接着他倾斜飞行，想看清周围的状况。飞机跟农场，有人烟的城镇和其他的一些重要区域有几千米的距离。但是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几乎在视野之外，有一片闪闪发光的绿色，索伦期望着这是致远星上一个面积巨大的落叶林。

“迪奇，”他说，“你还有气儿么？”

没有回应。索伦不得不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努力弄明白怎么降落才能既离森林不太远而又能够在空旷地上降落。

他环视了一圈发现后面追赶的飞机还在跟着，刚刚穿过那些云层，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在犹豫观望。他调整了飞机飞行的方向，义无反顾地朝着那片绿色飞去，开始准备迫降。

突然一个想法钻进他的脑子，他意识到飞机目前的高度对降落来说有点太高，但是高总比太低好。飞机继续闷头向下，降落的高度不断调整。那块地方再合适不过。和森林之间的距离已经非常近，索伦开始尝试让长剑沿着森林边缘的理想位置着陆。然后，如果他能从撞击中幸免，他就可以轻易地消失在茫

茫森林中。

越来越低了。几乎可以辨认出一颗一颗的树木。这是整个计划中最为棘手的一部分，要找准高度，校正方向，开始降落然后笔直保持向前。帕奇从昏迷中醒来并且开始凄厉的尖叫。*如果可以就无视它吧*，他对自己说。*不，还不行，现在离树太近了*。重新向后退保持距离，但是已经太晚了，机翼撞到了树冠而且开始脱离机身。现在飞机已经完全失控，剧烈地摇摆和振动着，整个机舱就在索伦的身边支离破碎。一个发动机从机身脱落砸倒了一大片树木，好像这些不是树，而是牙签。*坚持住，索伦*，他想，*一定要坚持住*。他心灵的一部分在尖叫不已，另外的一部分却十分平静。有什么好怕的，索伦？平静的那部分在他身边的机舱开始着火时提醒他。飞机金属断裂的清脆声音不断传入索伦的耳朵，飞机彻底解体，在地面上拖出了一条大约半公里长的沟。你曾在更惨烈的状况下存活了下来，它对索伦说。你能挺过这一关。索伦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帕奇已经死掉，他的脖子断了，眼睛呆滞无神。索伦的一条胳膊看上去像是着了火。在飞机残骸翻滚向前的时候，他从机身的裂缝中不断看到天地交替。金属在他身边燃烧，碎裂。索伦在等待着神灵结束这场闹剧：他的性命被塞进一个烧焦变形了的硬币高高抛起，他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他的生或死，都将在硬币着地的刹那间尘埃落定。

尾声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或者不如说是有人在大力砸门：门已经慢慢滑开，门德兹军士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仍然穿着军服，嘴角叼着一根威廉甜心。

哈尔茜博士从办公桌后抬头看着他。“那么，结果如何？”她问。

“我去过事故现场了，”门德兹军士长边说边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哈尔茜仍然能从他的衣服上闻到重重的烟味。“我查看了飞机残骸。所剩无几。绝大部分的机身都灰飞烟灭，剩下的也都是扭曲变形了的碎块。火烧很厉害。现场有具尸体，已经烧焦，无法辨认模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具尸体不是索伦-66。”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门德兹瞥了她一眼。

“尸体腿脚没有畸形，”他说。“而且也没有曾经做过生物强化手术的痕迹。更不用说他才不过16岁，虽然尸体被烧得血肉模糊，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尸体属于失踪的技术员，帕奇——现在正在检测DNA。我们还没弄清楚这件事弄到这个地步的最初原因是什么。有人查看了帕奇的背景资料，他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反叛军的记号，看起来我们安全系统中的某些高管出了问题。”

"我会继续追查这件事的。"哈尔茜博士说。

"你会这么做的，夫人，"门德兹说。"如果我是你，我就重新审查所有人。"

他掏出打火机，把它送到雪茄烟头的地方。在点烟之前，门德兹扬了扬起眉毛。她摇了摇头。一个不易觉察的厌恶表情从他嘴边掠过，他收起打火机，并没有点着烟。

"还有什么事情么，门德兹？"她问。

"我们也顺着残骸的痕迹继续查看，最后延伸到了树林里。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索伦死在那里。如果出现飞机还在天上时他就被甩出机舱的情况，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他的尸体。或者也许真的他大难不死。"

"你认为他还活着？"哈尔茜博士问。

门德兹耸了耸肩。"没办法确定，"他说。"我只是说我们没能找到关于他一点一滴的痕迹，这点非常奇怪。我认为他有可能还活着，但是机会渺茫，即使对一个斯巴达战士来说。想想看，如果索伦-66在这件事上有如此好的运气，之前生物强化手术的结果就很难理解了。"他停顿一下，开始沉思。"当然，话又说回来，"他接着说，"也许这次是他时来运转。"

哈尔茜博士简单的点了一下头。"兰德尔现在怎么样？"她问。

门德兹的鼻子哼了一声，嘴唇上扬几乎做了一个强硬的笑容："他很好。还在为自己没能尽好职责感到有些内疚，但照我看他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表现不算让人失望。兰德尔也许可以搞定索伦-66，但是他无法搞定他们两个，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个人装备了麻醉针。尽人事听天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他有好处，最终，他会因为有过这次经历而成长为更加优秀的战士。"

哈尔茜点点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她无法不这么想。而前些年的时候索伦是怎么说的？他不想掉队？这种突发的小插曲会让兰德尔今后不再狂妄自大，使他不再那么确定自己已经站在了金字塔尖。*

"我已经派出地面部队开始对整个森林展开地毯式搜查，找寻索伦的尸体。"门德兹说。

"他们不会找到他的。"哈尔茜博士说。

"也许不会，"军士长说。"但是可以圆满完成任务，顺利盖棺定论，仍然是件好事。"

"你还没明白。让你的人都回来，然后给索伦的档案里标上失踪。"哈尔茜博士说。

"不是阵亡？"

她摇了摇头："没发现尸体，不能确认阵亡。他之前生活经历坎坷，运气也一直很差。自己的决定曾导致一些同伴死亡，这让索伦一直痛苦不堪。我们当时应该为他做点什么，给他找一个更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安身之地。我敢打赌他就在

外面某处，依旧活着。”

“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能找到他。”

“不，你找不到。”博士说。“他自小就在森林中生活，在森林中长大。只要他不想暴露自己，你们就永远找不到他。你还是撤回搜索部队吧。”

“但是……”

哈尔茜把手伸到桌子的另一边触到了他的手臂。“让他去吧，富兰克林，”她说，语气也软了下来。“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威胁。”

“他接受过生物强化手术，他受过斯巴达战士的严格训练，他是反叛军的支持者。这怎么能不是威胁呢？”他问。

“他并不是个叛国者。他只是个丧失信仰的迷途羔羊，想要找到回家的方向。我了解他，相信我。”

“那如果……”他还没问完，就仔细想了想然后闭上了嘴。他站起身向她敬礼，然后转身走出房间，把哈尔茜留在了自己的思绪之中。

*都走了，*她想。*错在我？我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给他选择的机会？我是不是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带入斯巴达计划？*

她伸出一根手指，缓慢地穿过德雅的全息影像，看着人工智能用手中的黏土书板护住胸口然后困惑而好奇地看着她。

*我是否做错了什么？*她叹了口气。*无论如何现在考虑这个问题都已经于事无补。*

“你的想法一文不值。”德雅说。

哈尔茜博士摇了摇头。德雅笑了起来，然后她耸耸肩膀，消失了。

哈尔茜意识到，无论她之前是对是错，她现在都忠诚坚定。她有七十五个鲜活的生命要悉心照料，七十五条生命都指望着她，七十五条生命重重压在她的良心上。即使现在数量已经下降到不足一半，她仍然是几十个斯巴达战士的命之所系。还不算上已经逝去的斯巴达战士的份。在未来，几百万人的生命可能会靠这些斯巴达战士去拯救，几百万条生命检测着她现在工作质量的好坏。不是可能会，她更正自己，是一定会。

她耸直了肩膀，好像暂时卸去了重担，然后继续回到工作中去。

鹬蚌相争

作者：
埃里克·拉布



题记：

“头脑秀逗，诸事不愁，踩啊，踏啊，蹦蹦跳，紧跟在鹬蚌身后的我呵呵笑。”

（译者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古语，比喻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占了便宜。）

鬼面兽怒吼时喷出的恶臭和口水横流的样子瞬间就将康纳·布莱恩从梦中惊醒。黏稠的唾液斜挂在这群野兽满是血污、参差不齐的獠牙上。鬼面兽臭到不行，布莱恩伸手想要驱散那从鬼面兽口中喷薄而出的腥臊湿气，但是这股恶臭反而借势席卷他的上半身。他的胡须，他的脸颊，他的手臂，无一幸免遭到了鬼面兽万恶臭味的侵袭。布莱恩抽搐挣扎了一下，还是将腹中最后一点残留的军用自热即时餐吐了个干干净净。

布莱恩的眼睛盯住地面，竭尽全力避免同鬼面兽的目光相会，之前所做的所有研究，都教会他必须如此去做。他曾经在录像中看到，胆敢用目光向鬼面兽挑衅的人类俘虏短短数秒之内就会被这群野蛮的怪物揍成肉泥。在这群异星蛮族的意识中，即使只是转瞬即逝的目光相遇也是对他们无上权威的莫大挑衅。

布莱恩只是记得，自己被抓之前刚刚在树顶建立起监察岗哨。他那时恰好趴在树冠，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不远外三只互相打着手势的鬼面巨人，他们刚刚将一名人类囚犯放了出来，现在正打算好好享受一下捕猎活物的乐趣。布莱恩认为自己身在高高的树冠顶上应该毫无安全之忧，但他很快却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大错，鬼面兽们不仅嗅觉极佳，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爬树高手。惊慌之余，布莱恩还没来及摸到那把放置树冠用以防身的镇静标枪，一头爬树速度奇快无比的鬼面兽就狠狠抓住他的脚踝，将他一把拖了下来。

布莱恩为自己将防身携带的M6手枪留在营地包裹中而感到懊悔不已，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即使带上手枪，自己就能够侥幸逃出这帮猿怪的魔掌吗？眼前这个劈头盖脸赏赐自己一顿恶臭酸雾的鬼面兽身后，还跟着足足一打荷枪实弹的鬼面战士。这些家伙的体毛色彩各不相同，从棕到黑，由褐到黄，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这群野兽杂种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无比凶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少说也足有九英尺高，虽然布莱恩不敢明目张胆望向这群蛮人的脸庞，但他依然能够感觉到这些家伙饥饿无比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自己身高一米六五的娇小身躯上。即使自己有如神助能够一连干掉一打鬼面兽，第十三只蛮人战士仍然能够将自己轻而易举地撕成碎片。

布莱恩谨慎小心地环顾四周。这是一处以一艘巨型星盟战舰为中心建立的临时营地。这处人类边远定居点的商店和小屋已经被鬼面兽洗劫一空。营地之中除去异星人所需的设备和补给，四处散落着数千具人类的白骨遗骸，这些尸骸血迹斑斑，一些遗骨上还残留有没被刮净的暗红肌肉。布莱恩甚至在营地中看到一些

凌乱摆放的甲烷气罐和咕噜人焦黑的烤熟尸块。天哪，这些鬼面兽竟然连自己的喽啰也不放过。

布莱恩扭过头来，打量起自己身后的同胞囚犯来。又一阵令人眩晕的恶臭席卷而来，面对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亡命运，布莱恩紧张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虽然周围没有围墙或是栅栏制成的牢笼，但是这群人类囚犯仍然满是恐惧地蜷在一起。夺命狂奔的念头立刻从布莱恩的心底冒出，但是当他仔细打量自己身后的人类囚犯和营地四处散落遍地的白骨遗骸后，他就已经明白逃跑并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沾满泥土，破烂不堪的污秽衣物悬挂在这些人类囚犯面黄肌瘦的躯体上。他们个个蓬头垢面，手臂和牙齿上满是血污，躯体之上的新伤旧伤和粪便污物数不胜数……看起来除去自己之外的这些人类囚犯都已经失去了自如移动的能力。而从鬼面兽乐于看到自己神智清醒这点来看，布莱恩隐隐感到自己也是时日不多。

而他始终无法理解鬼面兽并不急于处死他们行为背后的真正用意。

几天以来，布莱恩都在距离此地一英里远的一处森林小丘观察鬼面兽在营地之中的一举一动。自从他抵达这里开始，布莱恩就意识到这处鬼面兽聚集的大本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报告中说只有区区五百平民居住在加百列座β星，但从营地和森林中凌乱散落的遍地尸骨来看，受害者的数目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加百列座β星在星图中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点，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荒凉"的世界。一群实业家发现了这颗星球，并将它打造成为一颗属于自己的秘密集会乐园，一个适宜休闲度假的完美"世外桃源"。前来加百列座β星度假的大腕们非富即贵，他们在这里登山、野营、打猎，开展私人社交。这里的商业并不发达，建筑物也同样是寥寥无几，只有一些商品供应商店，一处简易的飞船起降平台，一处配备了星球相关信息和地图资料的联谊分会办事处和数量不多的原生态小木屋散落在星球表面各处。

布莱恩在树上观察鬼面兽的那段时间，亲眼目睹了这群蛮夷令人发指的疯狂行径。鬼面兽折磨人类的种种酷刑让布莱恩印象深刻，他们将人类俘虏作为玩具肆意摆弄，一些囚犯被折磨致死，另一些则在鬼面兽的威逼和叫好声中不得已与人类同胞展开生死对决。布莱恩无法解释鬼面兽这已近歇斯底里的疯狂行动，至少从远处观察，他无法总结出鬼面兽残暴玩虐人类囚犯的原因、规律和动机。

康纳·布莱恩是海军军事情报局旗下一名顶级的秘密探员，在星盟于丰饶星同人类进行了初次接触后，他便应招进入军情局接受培训。康纳·布莱恩在研究古人类语言学的领域中拥有极高造诣。在他众多的成就当中，以发现并破译一个在北美大陆苔原区生活数百年之久的失落部落的语言和社会结构最为引人注目。这支神秘部落的起源足以追溯到六百年前，布莱恩认为这个部落的社会结构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活跃的一个邪教组织有着几分相同与类似。

作为一名军情局直属的顶级探员，康纳·布莱恩曾经在对一只被人类俘获的星盟工程师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后，成功破译了工程师种族的肢体语言，为人类深入了解星盟社会的运作形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担任过军情局负责活捉星盟其他种族的指挥官。康纳·布莱恩天生热爱冒险，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再加上聪明绝顶，他具备一个军情局优秀探员应该具备的所有品质。由于性格和处事作风都同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和冒险家拉迪亚德·吉卜林如出一辙，同事们都称呼布莱恩为“吉卜”。而布莱恩那浓密的睫毛和一脸花白的胡须，倒还真同拉迪亚德·吉卜林有着几分神似。

而同鬼面兽刻骨铭心的初次遭遇彻底改变了康纳·布莱恩的命运。在他和手下一班陆战队员驾驶飞船尝试首次穿越星盟控制星域时，遭到了鬼面兽部队突如其来的登舰进攻，在布莱恩的指挥下，陆战队员成功压制并挫败鬼面部队疯狂的进攻，并使用镇静剂制服了六名参与登舰进攻的鬼面战士。他们本应毫不犹豫地干掉这些杂种才对。仔细观察完这群强壮到爆的疯狂野兽后，布莱恩的心中只有震惊。镇静剂似乎并没有在这群巨兽身上发挥自己应有的效用，人类战士的禁锢对于鬼面兽来说简直形同虚设。鬼面兽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挣脱了捆绑身体的合金枷锁，即使是赤手空拳，他们对于陆战队员的疯狂进攻依然势不可挡。陆战队员们集中火力，成功击毙了歇斯底里的灰发鬼面兽首领。隐藏于阴暗角落的布莱恩惊讶地发现，首领的战死更加激发了鬼面兽战士的斗志与怒气，他们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无所畏惧。但布莱恩最感兴趣的则是一名身着厚重皮毛大衣的鬼面兽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只是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手下对人类战士大开杀戒。起初布莱恩以为这只鬼面兽还没有从镇静剂的麻醉效果中彻底恢复过来，但是当其余鬼面兽全歼陆战队员后，他们转而一拥而上杀死了那个无动于衷的鬼面兄弟。这群星盟蛮夷的狂暴和凶残令布莱恩感到无比震惊。最终，军情局特工成功逃到了救生舱室，得以全身而退。

几个月来，鬼面兽的暴虐一直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布莱恩脑中一遍一遍地上演。他开始收集所有同鬼面兽相关的脚本资料与报告。鬼面兽个体之间不仅外貌体态相差极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分工也大不相同。一些鬼面兽必须承担繁重的劳动与工作，而另外一些鬼面兽则是天生的领导者，生来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直觉告诉布莱恩，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古老种族，千百年来的痛苦挣扎最终造就了这个种族的崛起，种族内部的血腥内战和尔虞我诈也极有可能如影随形一般陪伴这个种族一起成长与发展。康纳·布莱恩曾经多次递交申请，希望能够返回星盟控制星域以寻找鬼面兽文明的起源母星，但是他的请求都被军情局高层予以驳回。直到以鬼面兽为主力的星盟部队越来越多地进攻人类领地，以及在发现鬼面兽同星盟其他种族一直保持一种岌岌可危的合作关系后，军情局高层终于开始重新考虑布莱恩递交计划的可行性。而当鬼面兽攻陷加百列座β星的消息传来后，布莱恩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批准。这一次，这群野

兽可是自己送上门来。

布莱恩的任务非常简单，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星盟军队的内部分工结构，确认加百列座β星的幸存者人数，尝试发掘一些可能对加大鬼面兽同星盟其他种族嫌隙提供帮助的有利条件。总体来说，任务并不困难。布莱恩只需要潜入A地，然后从B地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几天之后再从A地撤离星球即可。秘密，谨慎，迅速，布莱恩压根就没想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

克利图斯憎恨同人类这种肮脏卑鄙的生物待在一起。用他的话来说，趁早把这群行尸走肉吞到肚中绝对是一个更妙的选择。不过话说回来，人肉的味道还真是鲜美异常，恰对克利图斯的胃口。但帕拉布姆那事关“荣誉”的狗屁命令却让克利图斯饱餐人肉的美梦彻底落空。鬼面兽酋长决定立即终止简单杀戮人类并将其烹食的短视行为，眼看手中的活人存量日益减少，相比暴饮暴食，鬼面兽酋长认为细水长流显然来得更加合算一些。绝大多数的鬼面战士都对酋长的决定表示赞同，而就克利图斯本人而言，他也很是享受折磨活人所带来无以言表的巨大乐趣。即便如此，克利图斯依然憎恨同这些卑劣的生物待在一起，特别是当这群渺小的杂种将自己击败，将耻辱的帽子扣上自己的脑袋后，这种憎恨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克利图斯还记得自己初次踏上这颗丛林行星时的情形，那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光荣日。怯懦的人类盘踞在星球表面一块狭小的区域，仿佛这样做就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不死。令人失望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类携带简单至极的武装防身。面对这群弱小的生物，相比使用刺钉步枪扫射屠杀，克利图斯和自己的哥哥——马拉达斯，显然更沉迷于亲手屠宰人类那特有的快感。如此一般的猎杀持续数天，克利图斯和哥哥腹中都填满了味道绝佳的鲜美人肉。克利图斯心中清楚，众神一定对自己干净利落地迅速征服感到满意，在同人类交锋并落败蒙羞之后，如此的复仇可谓是悲喜交加，苦乐参半。数日的疯狂猎杀过后，鬼面兽酋长仍然丝毫没有离开此地的打算。

克利图斯很快就为自己在主攻发动之时跟随这个懦弱的酋长临阵脱逃而懊悔不已。而现在，看着这个刚刚被从树上捉下的落魄人类，相比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苟且偷生，克利图斯更希望能够血洒战场，只有敢于奉献自己生命的信众，才有资格称得上朝圣之旅的坚定追随者。

克利图斯回望着身后全副武装的袍泽兄弟，他们当中几乎没人能够理解到底如何才能追随先行者踏上那脱凡超神的朝圣之旅。克利图斯望着队列中那名神情惨然的人类俘虏，又将目光最终定格在带领族人来到此地的战舰无畏救赎号上。鬼面兽酋长帕拉巴姆派遣了四名效忠自己的亲卫保护舰桥，直到现在，帕拉巴姆仍然拒绝重新启动战舰的通讯系统，他并不希望星盟之中的任何人能够借此找到自己和战舰的下落。毋庸置疑，鬼面兽酋长非常惧怕临阵脱逃所面临的严峻刑

罚，而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死亡是对胆怯懦弱的帕拉巴姆最为仁慈的处罚。

克利图斯的哥哥马拉达斯，一直以来都对最高议会决定将兄弟二人所在的氏族并入帕拉巴姆的部落心怀芥蒂。马拉达斯和克利图斯的氏族，同帕拉巴姆所在的氏族自从远古时期就是势不两立的冤家世敌。两个氏族之间早在鬼面兽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大打出手，即使足以进行空间旅行水平的鬼面文明倒退几百年。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后，幸存下来的鬼面兽不得不发掘祖先存留的遗迹来重新延续自己濒临毁灭的种族文明。当星盟将先行者朝圣之旅的神圣许诺带给万千鬼面兽后，两个氏族之间的战乱才暂时平息下来，而根深蒂固的仇恨和信任缺乏，却在悄悄催生新的危机……不仅如此，两个氏族对于星盟的效忠程度也同样相差甚远。

帕拉巴姆的部落从不相信先行者所拥有的伟大神力，他们对先行者所留下的圣洁遗迹同样是嗤之以鼻。实际上，他们害怕过分依赖于这些远古遗迹会影响自身实力的巩固与发展。而相比之下，克利图斯的氏族显然更加聪明一些，他们的信仰同星盟中万能的先知大人基本一致，他们坚信终有一日能够追随先行者踏上那伟大的朝圣之旅。克利图斯的氏族对于那场令鬼面兽种族发展倒退数个世纪的大战感到很是羞愧，在先知大人们的传教舰队抵达鬼面兽母星前，他们一直是整个种族中最先开始重建科技体系的氏族。重新找回遨游宇宙的能力，令克利图斯的氏族欣喜若狂。

帕拉巴姆的氏族却对克利图斯等人对于科技的渴望感到鄙夷。正是克利图斯等人为了获取科技而低三下四地一再妥协，才导致鬼面兽种族在星盟当中地位极低。帕拉巴姆的氏族成员从未在使用先行者科技时心怀感激，他们只是信奉简单的拿来主义，并不从内心崇敬并尊重那已踏上神圣旅途的伟大种族。帕拉巴姆的氏族只信奉拳头与力量，他们坚持依靠自身的实力，而不是过分依赖科技的发展而完成种族的复兴。这种古老而原始的信仰将帕拉巴姆氏族的每一个成员都造就成为狂暴凶猛的勇士。但是克利图斯和马拉达斯都很清楚，鬼面兽酋长帕拉巴姆只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痴汉而已。他从未对自己的下属进行过有效地管理，帕拉巴姆的放任纵容使得他的手下自由散漫，纪律全无。帕拉巴姆不配登上酋长的宝座，克利图斯明白，只有威信、控制和通过宣扬坚信朝圣之旅的信仰，才能确立起一个酋长应有的权威与荣耀。克利图斯从未将帕拉巴姆这个徒有虚名的水货放入眼中。

帕拉巴姆的酋长地位终将受到来自他人的挑战，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无畏救赎号降落到人类行星表面一天之后，马拉达斯心中积聚已久的怒火终于彻底爆发。这是一个危险地挑衅举动，虽然克利图斯和自己的兄弟并未建立起对抗帕拉布姆的有效联盟，但马拉达斯却已然按耐不住，独自一人向酋长的权威发出挑战。按照鬼面兽一族千百年来流传世袭的族规，一旦决斗开始，不分胜负绝不结束。虽然马拉达斯是一名动作敏捷的武士，但帕拉巴姆足足比他强壮两倍。从一

开始，帕拉巴姆就将主动权和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势大力沉的重拳如雨般倾泻到马拉达斯的身体上。马拉达斯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有效地还击，有限的几次反扑根本没有对帕拉巴姆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与伤害。决斗仅仅持续了几分钟时间就分出胜负，帕拉巴姆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不自量力的马拉达斯。而站在一旁观战的克利图斯，则紧张悲愤地注视着帕拉巴姆一脚踩断了自己哥哥的脖子。即便如此，帕拉巴姆仍不满意，他发疯一般地撕咬着马拉达斯的断颈，直到将对方的喉咙彻底扯断。

这是对死者尊严的亵渎。自此以后，克利图斯拒绝正视残暴的帕拉巴姆，更别提继续遵从执行鬼面兽酋长的命令与指示。他很清楚帕拉巴姆知道自己的所想所念。克利图斯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能够亲手杀死帕拉巴姆来为兄长报仇。但即便是死于非命的马拉达斯也要比自己强壮不少，对阵帕拉巴姆，克利图斯获胜的机会可谓是微乎其微。

他扭过脑袋，舔了舔自己锋利的牙齿，开始逐个审视起身边的人类囚犯来。克利图斯一个一个审视着这群仅存的人类囚犯，试图用恐惧和绝望压垮这些可怜虫最后的心理防线。除此之外，克利图斯确实无事可做。

“我们的酋长现在狩猎归来了吗？”克利图斯走到那名刚刚被捉，身体蜷成一团的浓眉人类面前，高声吼道。

“没有。”法苏斯回答道，在哥哥马拉达斯命丧黄泉之后，缺乏个人主见的法苏斯立刻成为了克利图斯的左膀右臂。

“也许我们还有足够时间，挑选一个细皮嫩肉的家伙烤熟，再向神明虔诚祷告后，美美地享受一顿开胃的饭前甜点哈。”

“但是酋长大人，他肯定能够闻到烤肉留下的香味。”哈马达斯忍不住插嘴道。这名留着一身浓重褐色毛发的年轻鬼面兽，是法苏斯的亲弟弟，这个小家伙虽然幼稚，但是毫无疑问，他是整个鬼面兽部落中最为健硕强壮的武士。克利图斯能够从哈马达斯身上散发出的体味中闻出他对违抗酋长命令的恐惧。刚才正是哈马达斯将那个躲在树上的人类一举擒获，而听到克利图斯决定将囚犯押回营地面见酋长，少不经事的哈马达斯为无法立即享用到鲜美人肉而气得哀嚎连连。

愚蠢的帕拉巴姆，竟然下令只有在进行完那迂腐陈旧的传统群体狩猎之后，才能宰杀人类享受鲜肉。这让克利图斯感到无法理解，他对参与这类无聊的打猎毫无兴趣。退一步讲，即使收获颇丰，将猎物运回营地的时间中新鲜的嫩肉也会慢慢腐烂变质。稍有常识的鬼面兽都懂得新鲜肉味美的道理，只有像帕拉巴姆这样的野蛮人，才会全盘照搬那迂腐过时的古老传统，宁可肉烂味糟也在所不惜。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年轻的兄弟？”

“只要我们保证这群人类无一死亡，即使是神通广大的酋长大人，我想也绝无可能知道我们在他归来之前干过什么吧？”法苏斯露出一丝狡诈的微笑。“至

少，我们可以从这群人类身上找点乐子。”

“说得没错，法苏斯。”年轻的鬼面兽回身面对俘虏，表示同意。

布莱恩无法将目光从散落遍地的人类尸骨上移开，这些残缺不全的人类遗骸七零八落地横躺在通往森林的小路上，悬挂在树林上，要么就被那群饱餐一顿的鬼面兽随意遗弃在营地四周。如此尸横遍野的惨状令布莱恩很是反胃。只有一件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人类在这群野蛮的异星怪物眼中一钱不值。人类残尸散发出的味道看起来并未扰乱鬼面兽们捕猎的绝佳兴致，在自己被鬼面兽从树上捉下时候，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怪味一如既往地夹杂着激动和兴奋。布莱恩暗暗思索着，也许人类的尸臭，用鬼面兽的眼光来看香甜无比。

虽然布莱恩刚刚来到囚犯关押点区区几个小时，但他已经从鬼面兽你来我往的交谈吼叫声中听出了一丝门道，至少，布莱恩已经能够对他们的情绪变化掌握一二。没过多久，军情局探员就从周围鬼面兽的交谈行为中嗅出一丝并不安分的焦躁。

“你知道这些家伙想要干些什么吗？”看到鬼面兽开始走入到人类囚犯的队列中，布莱恩对自己身边的一个男人轻声呢喃道。

“你绝对不会想要知道答案……”

布莱恩仔细观察着徘徊于四周的鬼面战士，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将目光转向别处。一些人类囚犯正在睡觉，而另一些则因为惊吓过度而有些神志不清，布莱恩无法和他们做出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但是布莱恩却一眼认出了自己身边的这个男人。达斯科·加瓦蒂姆可是三和教的掌门领袖。三和教的教众相信，每一个人类都拥有三次永恒的生命，而只有将前后三次生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灵魂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升华。达斯科·加瓦蒂姆与三和教的信众遍布整个星系，他蒂姆曾经在公共电视频道上主持一档研讨节目，但是大约在十年之前，这名万人敬仰的宗教领袖却突然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多人相信达斯科的灵魂已经得到升华，他已经脱凡入神，而正因为此，三和教的信众人数开始以爆炸性的速度疯狂增长。达斯科·加瓦蒂姆演讲的影像光盘则在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他们正在讨论该吃我们中间的哪一个倒霉蛋，对吧？”布莱恩问道，他已经猜到了答案。

“不完全是。大小子下达了禁止随意宰杀烹食人类的命令。现在他们会选择先让我们中的一个夺命狂奔，然后再尾随在后将其猎杀，最后再开始享用新鲜的人肉大餐。”达斯科小声回答道，蓬乱的白色胡须上沾满了血迹和尘土。也许鬼面兽用那些没有吃完的人肉来喂养这些俘虏，无论如何，达斯科都不想知道答案。

“谁是大小子？那一个吗？”布莱恩悄悄指了指那个将自己从树上捉下的鬼

面兽。

“不，大小子现在不在这里，也许他眼下正在打猎。”达斯科身旁的一个男人回答道。布莱恩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身材粗壮但脸色欠佳男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狩猎专家，名字是叫黑格还是什么来着。

这就对了。早上这里的还是热闹非凡，而眼下这群野蛮的异星人却全部安静下来，仿佛他们就要下定决心，做出什么违背规矩的大事一般。

而这种不安的骚动在那个长着一身略微泛灰的黑色毛发的鬼面兽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这个家伙脸上的毛发剃得相当整齐，正在俘虏堆中来回徘徊审视。正是他那腥臊扑鼻的恶臭唾液，差点将布莱恩熏个半死。看起来周遭的鬼面喽啰都处在这个家伙的掌控之下，布莱恩决定暂时称呼他为老六。

就在这时，老六听到了布莱恩等人的窃窃私语，他转过头来，大步朝这几人冲了过来。布莱恩，达斯科和黑格立即作鸟兽散，各自装出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希望能够蒙混过关。看到老六气势汹汹地冲来，达斯科迅速被一种布莱恩从未见过的恐惧征服了躯体。布莱恩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真汉子，他早已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但即便如此，看到一个嗜血成性的巨大怪兽横冲直撞地朝着自己冲来，布莱恩的身体无法自制地战栗起来。

老六恰好停在了达斯科的面前，他俯下身体，鼻孔哼哼作响地闻着达斯科身上气味，又伸出手来捅了捅达斯科皮包骨头的身体。紧接着老六哼了一声，像是在召唤某人或是下达命令。两名鬼面兽立即跟上前来，布莱恩决定将那名体毛呈现黄褐颜色的鬼面兽暂时称为“粗人”，然后又将那名人高马大，毛发旺盛的巨兽，也就是自己误认作是“大小子”的鬼面兽，暂时取名为“鲁多”。布莱恩并不知道是否有女性鬼面兽混杂在这群嗜血的怪物中，在他所有的研究中，布莱恩没能在鬼面兽群落中发现女性成员存在的蛛丝马迹。

老六伸出右臂，一把夹住了达斯科的身体。受到惊吓的黑格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他的目光却恰好同老六凶狠的眼神不期而遇。鬼面兽立即扔下怀中的达斯科，一把抓住惊恐万分的黑格，将他抛了旁边两个随从的手中。失去意识的达斯科身体发软地跌倒在布莱恩的身边，从一股扑鼻而来的恶臭判断，刚才的惊吓让达斯科大便失禁。

布莱恩和其他囚犯满是恐惧地注视着老六怒吼一声，然后开始召唤更多的鬼面兽聚集到自己身边。黑格极力控制住自己不住颤抖的双腿，尽力挺直腰板，面对一群九英尺高，满身是毛，饥肠辘辘随时准备将自己生吞活剥的恐怖怪物，黑格已经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敢和无畏。

布莱恩发现足足有十五只鬼面兽围聚在黑格的身旁，接着一只鬼面兽伸出手来抓住他的一条腿，将其倒吊在半空中。其他的鬼面兽见此情形，爆发出一阵哄笑。古时谚语说得好，笑声的意义在哪都不会改变，即使对星盟来说也是一样。黑格挣扎着，绝望地试图从鬼面兽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但是很快，另外一只鬼面

兽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腿，在围观鬼面兽众人的鼓动下，又有一只鬼面兽伸出手来抓住了黑格的手臂。至此，布莱恩已经不忍再看，但就在这时，老六似乎突然失去了玩乐的兴致，他从人群当中溜了出来，一直退到了森林边缘。布莱恩很是困惑，他不理解老六为何会退出自己苦心经营，已经进入高潮的残酷游戏，也许他嗅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和威胁。

黑格的哀嚎深深刺入布莱恩的心灵最深处，他紧紧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紧接着哀嚎停止，只剩下鬼面兽的吼叫和一阵诡异的嘎吱作响。布莱恩已经知晓了一切。听到鬼面兽的怒吼渐渐消逝，布莱恩慢慢睁开了自己的双眼。聚成一团的鬼面兽已经散开，而站在黑格残肢断壁中间的魁梧猛兽，毫无疑问就是达斯科先前所说的“大小子”。这名身披几缕铠甲，灰发披散在鼻子四周的部落领袖无疑是布莱恩亲眼所见体格最为魁梧健硕的鬼面兽。他一言不发地站在原地，而布莱恩同时发现，老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克利图斯在黑暗中注视着肩扛巨锤的帕拉巴姆静静地站在原地，他的亲卫队长朱比图斯和副手布鲁努斯，各自拖拽着一具人类身体静立在帕拉巴姆身后。这两个家伙可是克利图斯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为愚蠢顽固的鬼面笨蛋。帕拉巴姆缓缓走入到人群当中，看得出来他很失望。

“看起来除我以外，”帕拉巴姆用自己的重力锤指了指地上的人类残尸。“大家都玩得很是尽兴。”

帕拉巴姆捡起地上的尸块，这家伙的脑袋和身体中间还有一丝肌肉相连。克利图斯的肚子咕咕作响起来。

“看得出来，这家伙身上的肉也不少。好了，是谁发起了这场游戏？”帕拉巴姆环视四周，但每一只鬼面兽都恭敬地低下脑袋，没有人敢搭腔。

克利图斯明白没人敢主动坦白。帕拉巴姆脑子发热的时候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他总是喜欢挑起毫无意义的战斗，即使属下无心犯错也会被他认为试图挑战自己的权威。帕拉巴姆这号垃圾酋长是克利图斯这辈子见到过最差劲的部落首领，这种白痴根本不值得他来效忠听命。他饥肠辘辘地注视着那颗孤零零地人脑脑袋正在多汁肥嫩的身体上荡来荡去，这个家伙的肉肯定味道鲜美，不过现在来看，它的嫩肉肯定已经开始慢慢腐败变坏。格鲁布斯兄弟最擅长来烹饪这种胖子的肥肉，在他手中烤熟的人肉，吃起来和荆棘怪（鬼面兽喜爱食用的一种异星生物）简直一样的美味。克利图斯超爱荆棘怪那入口即化的鲜美肉块，这种思念如同他牵挂那些提什星（鬼面兽母星附近的一颗卫星）妓院小妞一般难以割舍。正是那些肮脏的人类，破坏了自己衣锦还乡的美梦，正是帕拉巴姆这个蠢货，毁掉了自己重返故里的美好憧憬。克利图斯的心中埋藏着很多憎恨，当然，他最为痛恨的还是人类，正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自己才落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但是他很高兴眼下自己只需要将憎恨全部发泄到帕拉巴姆身上，他们两人的氏族自

古以来就是世敌，而帕拉巴姆也必须要为亵渎哥哥的灵魂付出应有的代价。留给克利图斯复仇的时间已经不多，相比蜷缩在这片胆小鬼的乐园星球上慢慢腐烂，克利图斯更希望轰轰烈烈地迎接死亡。

“是我，我的酋长大人，是我发起了这场游戏，”克利图斯勇敢地从黑暗中站了出来。“饥饿已经让我们的弟兄有些坐卧不安，我很担心您在狩猎途中遇到什么麻烦，无法按时赶回营地。”一股凉气顺着克利图斯的脊梁直往上冒，他很快转换语气，谦恭地回答道。

“克利图斯，你难道不认为自己的酋长是一名最为伟大的鬼面兽捕猎手，一名感官敏锐而又动作迅猛的追猎者？你难道怀疑我没有能力捉住这群肮脏弱小的人类吗？”很明显，帕拉巴姆想要借此机会考验克利图斯对自己的忠诚，鬼面兽酋长面无惧色地走到了克利图斯的面前。

“我对您那超凡的能力从未有过丝毫的质疑，尊敬的酋长大人。”看到帕拉巴姆朝着自己走来，克利图斯在距离帕拉巴姆身体一臂距离的地方恭敬地鞠了一躬。“这是我们在捕猎中抓到的一个杂种，我们觉得在他肉味尚佳时做好烹饪的所有准备较为妥当。”克利图斯深深弯下身体，眼睛死死盯住身前的地面。如此低三下四地谄媚奉承令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

帕拉巴姆一把抓住克利图斯的喉咙，他那锋利的指甲，透过克利图斯的毛发，深深刺入到他的肌肤当中：“没有得到酋长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触碰这群污秽的生物一个指头，记住，一个指头也不行。”

克利图斯挣扎着移开自己的目光，他为自己缺乏挑战帕拉巴姆的实力而深受其辱。突然，鬼面兽酋长放松了自己紧握克利图斯脖颈的拳头，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人类俘虏聚集的囚禁区中。

“这是什么？”趁着帕拉巴姆分神的空当，克利图斯深深吸了口气。“又冒出来一个新的人类？”

克利图斯看到哈马达斯正饶有兴趣地观察着鬼面兽酋长的一举一动。

哈马达斯自豪地回答道：“我们在一棵大树上抓到了这个人类，我的酋长大人。看到我爬上大树，甚至还没等我伸手将他拽下，这个懦夫就已经魂飞魄散地跌落树下。这是众神赐予我们的礼物，酋长大人。也许我们还能够在树林中找到更多人类，把他带回这里……我很肯定，他会是一个绝佳的捕猎对象，拥有如此绝佳攀爬本领的人类可是凤毛麟角。”

帕拉巴姆看起来有些恼怒。克利图斯注视着鬼面兽酋长慢慢踱到身材魁梧的哈马达斯身前，而年轻的鬼面兽战士立即谦逊而又略带惊恐地低下自己的脑袋。

“确实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帕拉巴姆补充道，他上下打量着受到惊吓的哈马达斯，鬼面兽战士虽然年轻，但是比帕拉巴姆足足高上一尺，身材也要比鬼面兽酋长还要魁梧一圈。克利图斯心里清楚，如同帕拉巴姆对自己的恐吓一样，只要鬼面兽酋长嗅到一丝恐惧的痕迹，就会不遗余力地将其彻底挖

掘出来。

克利图斯注视着帕拉巴姆对哈马达斯的威胁与恐吓。他很明白，年轻的鬼面兽武士日复一日愈发强壮，帕拉巴姆想要抢占先机，尽早保证哈马达斯屈服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但是眼下来看，聪明的鬼面兽酋长距离大功告成还有一段距离，想要插手令帕拉巴姆的美梦落空，自己必须要在计策上更胜一筹。

帕拉巴姆感觉到自己对哈马达斯的威吓已经足够，他扭过头来，换用一种庆祝的欢喜语气，对围聚四周的下属宣布道："今晚，我们将尽情享用三个美味的人类！这是来自众神的恩赐，尽情享用美食吧，我的兄弟，终于，我们又能够如同国王一般欢聚一堂，大快朵颐！"

帕拉巴姆满意地环视着自己欢呼的下属。而克利图斯，则紧紧握住自己疼痛的喉咙，对那虚荣自负的鬼面酋长投去了不易察觉的恶毒一瞥。他对帕拉巴姆的烂到极点的简陋祝福恨到极点，这些空虚的说辞简直毫无意义。帕拉巴姆的忠诚和信仰简直虚伪至极，克利图斯无法忍受他那下贱的做作。众神不会赐予他们祝福，他们只会得到神明无尽的耻笑。克利图斯能够咽下这口恶气，但他希望哈马达斯不会。

布莱恩注视着鬼面兽聚集在一起，准备享受自己的美食，但他实在不忍心看着那群野兽狼吞虎咽自己的人类同胞。没有人能在这里活下去，即使自己拥有同鬼面兽交流的能力也是无济于事。他必须从这里逃走。大致计算后，布莱恩发现留给自己的逃生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四十八小时之内，接应飞船就会抵达预定地点。布莱恩感到一条手臂搭到了自己隆起的后背上。

"你不会习惯这些的，"达斯科平静地说道。"你只能希望在死神挑选自己之前，能有另外一个倒霉蛋挺身而出。还以为你会是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骑士咧，看起来我猜错了。"

"我是布莱恩博士，我来这里是为了获取有关鬼面兽的资料与情报。"一想到鬼面兽正在一般大快朵颐人肉。"但是……这……这是……"布莱恩感到脑袋一阵一阵的眩晕发昏。

达斯科和布莱恩握了握手："我叫……弗朗西斯。"

"这就是那所谓的脱凡入神？"布莱恩扬起眉毛，一下戳穿了达斯科蹩脚的谎言。达斯科身上的味道，或者说是整个囚犯聚集区的味道都臭到要爆。布莱恩往后扬了扬脑袋，尽量和达斯科保持着一定距离。

"嗯……没想到有人竟能识破我的伪装。嗯，这么多年都没人……好吧，你是独自一人过来这里的吗？"

"我原本只是要来这里待上一小段时间，判断一下大致的局势而已。同接应舰船人工智能的通讯设备在星盟的围攻已被摧毁。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否还有幸存者。"他扭过头来，鬼面兽们正在进行着饭前祈祷，大小子面色庄重地坐在众人

面前。

一个女性囚犯偷偷靠了过来，笔挺的灰色长发如同瀑布一般从她的肩膀上倾泻而下。她身体极度虚弱，衣衫褴褛，假如不是遭此劫难，她肯定称得上一个美丽的女人。而现在，她看起来已经是奄奄一息。

“你是来这拯救我们性命的吗？”她那绝望眼神中重新燃起的一丝希冀令布莱恩几近心碎，这个女人不愿意放弃任何生还得救的机会。

布莱恩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有人试着从这里逃跑吗？”

“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人为了生存拼死一搏，”另一个囚犯回答道，这个褐色皮肤的男人尚且保持着运动员般的健硕体魄。“但是看看那群恶魔，他们奔跑一步的距离足足抵得上我们三步。”

布莱恩猛打了一个激灵，眼下他是这群囚犯中惟一身上有肉的另类。他很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除了……呃，除去我们之外，这些家伙还吃别的什么东西吗？”

“那些跟随战舰一起来到这里的野猪模样的小家伙，鬼面兽也是照吃不误。他们有时也从树林中找些吃的回来。不过……”达斯科伸出指头指着不远处狼吞虎咽的鬼面众人。“看起来我们才是这群家伙的最爱。”

布莱恩无言地注视着鬼面兽们在不远处津津有味的啃食着人类的残骸。他曾经对一些食人族有过研究。布莱恩心里清楚，每一个食人部落都有独一无二的教义，用作自己食用人肉的原因与理由。虽然这并不能丝毫掩盖食人族的暴虐与残忍，但至少布莱恩能够稍稍理解他们残暴外表背后的深层原因。但是眼前的这群野兽，他们纯粹是为了杀戮而杀戮。即使是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的星盟友军，他们也是绝不留情，毫不手软。

布莱恩的目光在每一个鬼面兽身上来回游走，最终又落回到大小子身上。这头手舞足蹈的怪兽正在自己的临时王座上疯狂地嘶吼着什么。同布莱恩在战斗影像以及他在博爱之城中遭遇到的鬼面兽有所不同的是，大小子并不像绝大多数鬼面兽酋长一样喜好穿着华丽的战甲，他身上穿戴的盔甲寥寥无机：只有一些零落的护甲分散在大小子身体的关键部位上。大小子正在倾听自己手下一名鬼面兽酋长嘶吼而出的有趣故事，并不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狂笑。但布莱恩同时注意到，鬼面兽酋长笑罢之后，却满腹狐疑地望向不远外另外一群鬼面兽聚集的篝火。布莱恩顺着大小子疑惑不安的目光望了过去。

老六正在另外一处篝火旁，招呼着另外八个鬼面兽享用人肉。这些家伙正在出神聆听着老六讲述的故事，老六剔刮清爽的脸庞同大小子野人一般的毛脸形成了鲜明对比，看起来老六已经养成了每日剃须的好习惯。这就是两人在审美层面上的巨大差别，而从先前老六和大小子发生的争端和现在两人交恶的目光来看，这两个家伙必定是积怨已久。布莱恩猜想，老六可能来自一个企图夺权或是孤立无援的弱小氏族。但是眼下，老六已经得到了足够多鬼面同胞的注意，尤其是屠

夫和鲁多，这两人对老六的支持最为明显。布莱恩曾经认为老六和大小子两人互相敌视，而现在他意识到一场激烈的冲突已经是在所难免。

“紧跟在鹬蚌身后我呵呵笑……”布莱恩自言自语道，但是已经足够其他囚犯听个清楚。

他们全部扭过头来，困惑不解地注视着布莱恩。

“这是我妈妈曾经唱给我听的一首古老儿歌，”布莱恩解释道。“头脑秀逗，诸事不愁，踩啊，踏啊，蹦蹦跳，紧跟在鹬蚌身后我呵呵笑。”

“什么意思？”达斯科问道。

“意思就是我们也许还存有逃出生天的一丝生机。”

次日清晨，当克利图斯从睡梦中醒来，他脑子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挑战并击败帕拉巴姆。眼下进退两难的窘境令相当一部分鬼面兽心生不满。虽然帕拉巴姆和他的喽啰们为在人类行星上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而倍感欣喜；但是另外一些鬼面兽则愈发想念自己的家园，帕拉巴姆迟迟不愿起航返程令他们开始逐渐丧失掉仅存不多的耐心。克利图斯明白，只要回归星盟，特别法庭一定会给予所有船员以严厉的惩罚，他们很可能都会因此而被判死刑。一旦选择启动无畏救赎号上的通讯设备和引擎，星盟就会发现他们的行踪，而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连同战舰一起猎杀，摧毁。正因为此，克利图斯需要同盟和证人，来揭发帕拉巴姆和他手下喽啰们对神圣星盟的不忠行为和对万古众神的蔑视亵渎。

年轻幼稚的哈马达斯是这里惟一能够在对决挑战中战胜帕拉巴姆的鬼面兽。但即使是帕拉巴姆刚刚羞辱过这名年轻魁梧的鬼面兽战士，想要说服哈马达斯挑起决斗仍然是困难重重。哈马达斯太过笃信那迂腐的阶级制度，他那不时翻滚而出的恐惧出卖了自己。但克利图斯却想到了一个能够刺激哈马达斯雄起的绝佳妙计：那就是哈马达斯最好的朋友以及亲生哥哥，法苏斯。相比自己少不经事的弟弟，法苏斯显然更加老成一些，他也能够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显然，没有什么能够将这两个兄弟分离开来，虽然克利图斯并不喜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牺牲法苏斯这么一个虔诚的星盟信徒，但这却是他发动绝地反击的惟一希望。

克利图斯慢慢踱到饥渴凝视剩余人类囚犯的两兄弟身边。

“人类俘虏已经所剩无几，我的兄弟们，除了我们最近抓来的那个囚犯，其他所有人都已是皮包骨头。”克利图斯开口道。

“酋长昨天晚上做得太过火了，哈马达斯只是太兴奋了，他只不过是想用一场伟大的狩猎来取悦酋长而已。”法苏斯抱怨道。

“他会不择手段来挖掘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返回自己的家园。怯懦的酋长，正在众神面前辱没我们的尊严与荣耀。”克利图斯极力在用尊严刺激兄弟二人的神经。

“但他是酋长，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哈马达斯怯怯地问道，他的恐惧溢于言表。

“他并不是真正的酋长，他只是一个宁可落草为寇也不愿接受先知大人惩罚的野蛮人而已。接受先知大人的处罚是他罪有应得，但假如我们不能阻止帕拉巴姆的荒谬行径，我们也无法得到先知大人刀下留情的法外开恩。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蛮夷怪胎，他的血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那您有什么建议，队长大人？”法苏斯似乎已经有些动心。

“我的氏族同帕拉巴姆的族系自古以来就是世敌，早在毁灭我们文明的世界大战之前，我们两族就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因为此，我很惊讶昨晚自己竟然活了下来。所以一旦抓住了任何我的把柄，帕拉巴姆都会毫不犹豫地置我于死地。但是我认为你，法苏斯，能够代表部落成员向他请愿。你和帕拉巴姆的部落有着很多共通相似之处，假如言之有理，帕拉巴姆一定会考虑你所提出的建议。昨晚我一宿未眠，也许如此来说能够打动帕拉巴姆……向他直言，我们应该重新返回并启动无畏救赎号战舰，然后我们假装帕拉巴姆已经战死，并把他隐匿在战舰的安全区域中。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理酋长一职，然后我们就能够光明正大地祈求先知大人的怜悯与宽恕，我们可以将临阵脱逃归咎于导航坐标的失效，归咎于战斗部队的哗变……我们可以任意编造任何听起来可信靠谱的理由。假如先知大人们决定饶恕我们不死，我们就可以立刻前往最为遥远的瓦瑞尔星（鬼面兽母星附近的一颗卫星），我们可以定居在那里，全身全心服侍伟大的众神并祈求得到他们的理解与原谅。相比被众神抛弃在这颗荒凉的行星上慢慢等死，这是我们惟一的希望。”

克利图斯观察着法苏斯和哈马达斯偷偷地交换着眼神。克利图斯非常清楚，虽然这两个家伙的脑袋并不灵光，但他们确实称得上整个部落中最为虔诚的星盟信徒……无法踏上朝圣之旅触动了他们内心中最深的恐惧，克利图斯能够从他们身体散发的气味中嗅到他们的不安和畏怕。“无论如何，众神至少会知道你们曾经努力争取过。”克利图斯补充道。

克利图斯掷地有声的劝告说到了兄弟二人的心坎里。

“你认为这会奏效吗？我的意思是酋长会采纳我的意见吗？”法苏斯疑惑地问道。

哈马达斯拍了拍兄长的肩膀：“如果他选择要一意孤行，那么我会保证你的安全，哥哥。”

克利图斯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笑容浮上了他的脸庞。

布莱恩的计划风险极大，但却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回想着自己前一次从那些鬼面野人的魔掌下虎口逃生的记忆，再加上自己多年以来研究鬼面兽特点习性所得的经验，布莱恩认为鬼面兽的社会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组成，而部落中

的男性酋长则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只要杀死鬼面兽部落中的最高领袖，剩余成员就会乱作一团。一旦鬼面兽成员之间出现内讧，布莱恩他们就有机会逃出异星人的掌控。撤离点位于据此五公里远的丛林深处，假如布莱恩对于时间的计算没有大的差错，现在距离卡里普索号（特立尼达岛上土人即兴演唱的歌曲）抵达撤离点还有八个小时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必须相信奇迹终将出现。

等到绝大多数鬼面兽酒足饭饱入睡之后，布莱恩开始向其他囚犯悄悄讲述自己的计划。看着同胞们遍体鳞伤的虚弱躯体，布莱恩心里明白，只有上帝本人才能护佑他们成功逃出生天。

布莱恩的所有计划都设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大小子和老六之间爆发尖锐暴力的对抗与冲突。从他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大小子和老六分别是鬼面兽部落的一、二号人物。大小子以力量论成败，而老六则用大脑来思考行事。假如布莱恩能够在他们两人爆发冲突之初用麻醉剂让二人彻底安静下来，那么整个鬼面兽部落都会陷入到极度的混乱当中，而这就足够人类囚犯趁机逃跑。布莱恩的临时营地就在两英里外，一旦到达那里，布莱恩就能够重新得到自己的M6手枪以对付任何胆敢追击的鬼面战士。如此计算，他就能够在救援到达前几小时抵达撤离地点，这已经是布莱恩所能期望最好的结局。

老六和大小子两人的对立令整个鬼面兽部落都处在一股莫名的紧张气氛中，清晨的第一缕曙光迟迟没有降临，布莱恩出神地注视着老六，鲁多和屠夫突然聚到一起，正在密谋商量着什么。假如布莱恩对于昨晚形势的判断无误，这三人一定正在聚首密谈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而这也给布莱恩等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逃生机会。

“达斯科，我想我们的机会来了……你看。”布莱恩用眼神示意了一下不远外聚在一起的三个鬼面兽。

三个阴谋造反的共犯静静地朝向大小子和他的同盟聚集处慢慢走去。营地中几乎所有的鬼面兽都在注视他们几人的一举一动。

达斯科示意所有囚犯都聚集到布莱恩的身边。

“好吧，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看到我的示意后，你们两个……”布莱恩对那个名叫尼夏丽姿的女子和另外一个名叫法恩的瘦弱男人下令道。“你们两个立即跑到囚禁区的前方空地，大喊大叫来吸引鬼面兽们的注意。一旦鬼面兽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其余人让开路来。我会以最快速度用镇定剂来放倒大小子和老六。一旦成功，我们就立刻逃之夭夭，沿着森林界线一路冲上山坡。不要回头，像迪肯斯们那样拼命奔跑吧！（译者注：“像迪肯斯们那样”一句最早出自莎士比亚的小说《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代指魔鬼，现在则多代指许多，很多，程度惊人等。）

“像什么一样？”一个胡须和头发几乎将脸庞完全遮盖的囚犯问道。

布莱恩凝视着他的双眼："就像撒旦亲自挥舞镰刀在你背后追赶一样。"

克利图斯惊讶地发现，法苏斯的谏言竟让帕拉巴姆有些动心。看起来，鬼面兽酋长正在认真考虑法苏斯的提议。也许，这家伙的脑袋并不像他的模样一般愚笨挫钝。但是，帕拉巴姆突然口气一变。

"我的兄弟，我们在这里犹如国王一般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美妙生活，看看那些盘踞在致远星上，规模庞大的人类无敌舰队，那个所谓的星盟毫无疑问已经被人类彻底击垮！而在这里，我们不必去看那些人类的脸色行事。当然，最终我会来决定到底何时启程返乡。我没有想到你会提出如此可笑的计划，我的兄弟，你这是在往自己脸上抹黑！"

"所以按照你的意思来说，伟大的众神也希望我们留在这里？"哈马达斯从哥哥身后突然蹦了出来，克利图斯从他身上嗅到一丝隐隐约约的恐惧。

"伟大的众神，小子？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众神。即便神明确实存在，他们也从来没有聆听回答过我们的祈祷，他们对我们干些什么根本毫无兴趣！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彻底抛弃了我们。"

"你这是赤裸裸的背叛与亵渎！"克利图斯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怒火。"你这个所谓的酋长，只不过是一个为了一己之力而不惜亵渎神明的奸诈小人！"克利图斯咬牙切齿道，将自己对帕拉巴姆的不屑与轻蔑表现得淋漓尽致。

帕拉巴姆手下的鬼面兽队长们已经神色紧张地靠拢过来，克利图斯能够感觉到哈马达斯和法苏斯都已经有些怵场。帕拉巴姆拿起手中的重力巨锤，刚要起身灭掉这三个心怀不轨的逆贼，这时一声尖叫把所有鬼面兽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

一切都发生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看到老六在大小子面前猛然提高自己讲话的音量，尼夏丽姿和法恩立刻疯狂的嘶吼起来，其余囚犯让出空间，布莱恩则就势射出了两发镇静药剂。一发药剂击中了大小子的右胸，鬼面兽酋长刚刚将自己的重力锤狠狠地砸在了老六的脑门上，而另一发原本射向老六的镇静药剂则命中了屠夫的肩膀。就这样，三头怪物在短短几秒钟内先后不省人事地跌倒在地。同布莱恩预期的一样，整个营地顿时陷入了疯狂的混乱中。鲁多看到大小子手下的一名队长想要上前抢夺掉落在地的重力锤，立刻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倾尽自己全身的力量和他扭打起来。布莱恩可没有闲情逸致来观看这场你死我活的拳击表演，他发疯一般地冲上山坡，利用镇静药剂来弄晕任何敢于靠近自己于五十码内的鬼面战士。等到布莱恩回过头来，发现只有达斯科仍然还跟在自己的身后。

"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布莱恩气喘吁吁地发问道，注视着身后陷入疯狂的鬼面营地。他看到尼夏丽姿，手持一把鬼面兽射钉枪，嘶吼着将炽热的铁

钉射入了大小子的脸庞。然而她的复仇并没有能持续多久，另一名鬼面兽猛冲过来，一掌就将尼夏丽姿的脑袋从肩膀上齐根打断。其他的一些囚犯则因为速度太慢，先后被回过神来的鬼面兽们抓住并活活打死，另一些人则被鬼面兽们就地生吞活剥。

“快点儿，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达斯科。”两名幸存者径直奔向布莱恩的小小根据地，他们一路上不时回头，以确认没有其他幸存者被落下，或者没有鬼面兽跟随在他们身后。等到快到营地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是精疲力竭，看到布莱恩先前搭建帐篷的一霎那，两人都无力地跌倒在了地面之上。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见鬼，我想要休息一下，”布莱恩喘着粗气，喉咙又干又渴。他抬起脑袋看了看头顶的太阳。“救援舰船几小时后才能到达。我们距离撤离集合点还有两英里半的路程，准时赶到那里应该是绰绰有余。”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然成功了。”达斯科几乎连话都已经说不出来。他的嘴唇因为干渴已经出现了道道裂缝。

“帐篷旁边堆放着一些水囊。想喝的话请自便，对了，帮我带一个……”布莱恩抬头望向天空，露出了笑容，这一次，他又幸运地同死神擦肩而过。虽然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对军情局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情报，但是看起来说服鬼面兽加入人类阵营似乎并不现实。鬼面兽们的野蛮几乎无法控制，但是星盟却为何又选择接纳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社会体系中来？布莱恩对这一点疑问很感兴趣。就在这时，他听到达斯科从背后走了过来。

“这是你的那份，博士，”达斯科把水囊递到了布莱恩的手中。“这辈子再没喝过这么清甜的凉水了。”布莱恩听到达斯科咕咕喝水的声音，忍不住大笑起来。达斯科·加瓦蒂姆，看来他等不及要向自己的万千信众口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

“那么，我们现在距离撤离地点还有多远？”

“大约两英里半左右，我们应该尽快……”

一发从布莱恩M6手枪中射出的子弹，打爆了布莱恩的脑袋。

达斯科清楚，自己是绝对不会登上那即将到来的救援舰船。他将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了三和教，重新回归到公众视野中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而三和教千万信众虔诚的心也将会随之一同碎裂。自己一人那微不足道的生命，同万千信众心中坚不可摧的信仰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接着，达斯科听到了卡里普索号抵达星球表面的隆隆作响，他幻象着搜救小队已经彻底清理完毕鬼面营地并将幸存下来的异星人全部赶尽杀绝。直到数天过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去看看。

达斯科小心翼翼地穿行在人类和鬼面兽尸体的残骸中，不时对地上横躺的鬼

面兽尸体狠狠踢上两脚以示泄愤。每踢一脚，达斯科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隐隐作痛，他慢慢停了下来，将头颅深深埋入双膝中间，哭泣着进入了梦乡。几个小时过后，达斯科醒了过来，周遭扑鼻而来的死亡恶臭令他几近作呕。他转过身来，凝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达斯科从未感觉到自己如此孤独，即使自己的信众仍然在银河的另外一端虔诚坚持着他的信仰。

“脱凡入神。”

达斯科不清楚这个词语究竟是否由自己的口中说出。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尘土飞扬

作者：

托拜厄斯·S·巴克威尔

第一部分

一个穿着黑装的身影敏捷地越过散落遍地的燃烧残骸，他紧紧握住手中的BR55突击步枪，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鹈鹕运输机的坠落地点摸索而去。

黑影停在了鹈鹕运输机已然是陷落于地面之下的机头部位，透过驾驶窗那支离破碎的防护玻璃向内望去。

空无一物。

就在这时，一阵微弱的呢喃传入他的耳中。

“大兵，我在这里。”

黑影四处张望着，终于发现了微弱的求救之声源自不远之外一块巨大花岗岩旁的桔黄色草丛之中。

这名刚刚加入行星轨道突击队的新兵菜鸟端平手中的BR55突击步枪，循着声音的来源向前疾驰而去。

安装在鹈鹕运输机前端的七十毫米机关炮在刚才的坠机碰撞中受到了严重损毁，鹈鹕坠落的撞击力道之大出乎常人的想像，就连那块看似坚不可摧的花岗巨岩也被齐齐切下一块，然后随着鹈鹕残破不缺的船体一起在地面之上翻滚了上百英尺，最终停在了坠落冲击所深掘的巨大深坑之中。

就在满是零落碎石的草丛中，横卧着一名身着战斗服装的男性人类。他穿着标准的战斗着装，仅仅只是在胸口和背后稍微加涂了一些伪装迷彩。

毫无疑问，他被从驾驶舱室中甩了出去，而后重重地跌落在这片尘土飞扬的沙地当中。这名战士眼下的情况非常糟糕，他的双腿，至少一条手臂都已经在猛烈的碰撞中彻底折断，他的手臂，腿上，腹部的伤势令人惨不忍睹，鲜血从他全身上下向外渗透出来。

男人的脸庞也被碎石割得稀烂，几乎无法辨认出他的面容来。

身负重伤的男人用手中的M6手枪对准地狱伞兵，直到菜鸟来到男人的身旁，他才筋疲力尽地放下枪来。

那人将自己身上的装甲丢了一地，直到走近细看菜鸟才恍然大悟——重伤的男人同他一样，也是一名隶属于UNSC的行星轨道突击队员（俗称地狱伞兵），假若当时他没有立即丢弃装甲，融化高热的装甲将会连男人也一同烧个精光。

“能够见到你真是不错。”如同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自知命不久矣的人类战士一样，男人的语调出人意料的冷静平稳，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与恐惧。

“我还真是没有把握能够成功发出那最后的求救信息。”

菜鸟屈膝蹲伏在男人的身旁，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医疗包裹，手忙脚乱地摸出医疗泡沫涂抹在仍然不断出血的伤口之上，然后又为其注射了一剂止痛针来减轻他的痛苦。菜鸟双手颤抖地慌乱忙碌着——这一次并不是训练，这是战场，而倒

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即将逝去的鲜活生命！虽然菜鸟已经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毕竟他并非军队中的职业医官。菜鸟有些慌张，他不安地四处张望着："我的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就在附近，上级命令我前来此地就是为了看看是否能为鹈鹕运输船上的我方生还人员提供帮助。但是，长官，您的伤势非常严重，您需要立即得到全面先进的医疗救治。我们必须立即离开此地，情报显示星盟部队正在蜂拥冲向这里，留给我们逃生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士兵，我们还有时间。"身负重伤的陆战队员猛地抓住地狱伞兵菜鸟的肩膀，将他拉到了自己面前。

"战斗，我已经战斗得太久，太久，新兵，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一路自己究竟是如何支撑过来，"重伤倒地的陆战队员倒吸了口冷气，继续道。"但是，我想要你记住，自从我参军直到现在，我弥留于此的漫长岁月之中所发生的所有故事。我为过去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感到深深的忏悔，也许你并不会明白我此刻内心的内疚与悔恨，不过没有关系，假若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人类生命，你就一定能够从我接下来所要讲的故事之中悟出一些重要的为人之道。"

地狱伞兵菜鸟将陆战队员的身体小心翼翼地轻放在地："长官，您要说些什么？"

陆战队员剧烈地咳嗽起来，喉咙之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沾满了他的下巴和嘴唇："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那该死的殖民地民兵训练来说起。"

菜鸟扭过头来，回望着自己刚刚走过的崎岖山路，在作战通讯频道之中向舰队司令部汇报着自己在坠落鹈鹕旁边的发现，并请求上级立即增援。

"当然，"奄奄一息的男人继续道。"我能够认出你的肩章，你是一名菜鸟，刚刚从新兵训练营中连滚带爬的训练毕业，也许这是你初次踏上危险至极的战场……甚至，像你这样小字辈的新兵根本不就不曾知道CMA的存在……所以我想要告诉你，在UNSC树立起抵抗异星侵略者的大旗之前，曾经还有一个鼎盛一时的机构存在于这个世上，她的名字叫做CMA（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

"长官，您还是……"

"闭嘴，菜鸟，好好听着！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非常重要！"男人的神色突然放松下来，仿佛陷入往昔的回思与追忆之中。"我要告诉你一个有关友情，背叛与成败得失的故事。假若你能够一字一句记下我将要告诉你的所有事情，也许，你有机会活着将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亲口告诉朋友与亲人……"

第二部分

当我年满十八周岁时，我选择报名参加了殖民地民兵组织。那一天是2524年1月3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要日子。在同我的父亲——也就是那个总是喜欢站在无边无际的金黄麦田之中观看君特机器人收割庄稼的普通农民告别之后，我搭上一辆满载谷物的平板货车，前往离家不远的小镇。毫无疑问，君特机器人的发明应用大大减轻了普通农户的体力劳动量，这些大小不一，用途各异的机器帮手无论是犁耕、栽种，或是检测庄稼的生长情况并完成最后的收割，都能代替自己的人类主人几近完美地完成工作。虽然机器已经能够完成几乎所有的农活作业，但是我们偶尔还是会亲临田间地头，来感受一下真实的务农生活。

“这里只有沙粒和脏土，这里到处尘土飞扬，”我告诉朋友自己即将离开丰饶星的决定。“我已经彻底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毫无新颖的枯燥生活。简直难以相信，我的父母跋山涉水，穿越整个星系来到这里，竟然仅仅只是为了从那尘土飞扬的田间地头之中刨出粮食而已。”

我不甘心一辈子做一名默默无闻，毫无建树的普通农民。当俯身骑卧在君特机器人巨大背部之上的我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中那万千闪烁的点点群星时，我就知道这片尘土飞扬的田地，束缚不了我渴望自由与冒险的少年雄心。

是的，我想要去其他的殖民世界旅行冒险，携带着属于自己的佩枪游历万千世界，当我荣归故里，再次回到丰饶故乡的时候，儿时的姑娘玩伴将会为一个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帅气小伙的出现而痴迷癫狂，那时的我，将不再是曾经那个指甲中满藏污垢的愚蠢男孩——是的，我想要成为一名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陆战队员。

那是最后一次，我信步徘徊在奥特加德的小镇街头，肆意徜徉在米密尔河那风景秀丽的堤岸，借着殖民地议会大厦那风光秀美的庭院围墙上泛明光灯的火焰，我点燃了手中的甜心威廉牌香烟，肆意吞吐着烟圈。我来到了米密尔河岸边鳞次栉比坐落着无数酒吧的小街中，在那里，我几乎花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钱财，那次的畅饮真是酣畅淋漓，直到不胜酒力，已然是头脑模糊的我才蹒跚着步子，摇摇晃晃地离开酒吧。

等到第二天白昼降临，一夜没有合眼的我顾不上困顿与疲惫，来到了奥特加德的民兵招募中心，一名值班军士看到我的到来从抽屉中翻出几份文件交由我来填写。等到我小心翼翼，仔细谨慎地填写完毕所有参军需要的入伍文件之后，这名军士站起身来，亲切地同我握手：“孩子，欢迎你加入殖民地民兵武装来。”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变成想像之中勇猛善战的陆战队员，当天晚上被转送到军营后，又累又饿，剃光头发的我不得不忍受教官疯狂的咆哮，竭尽全力在训练场

上重复着单调枯燥的高强度训练。从那时起，我的身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上等兵凯奇·叶甫盖尼，这就是我将要去拥抱光明未来的全新身分。

我不得不说，我希望在军营之中学到真正的杀人本领，学习那些赤手空拳就能致人死亡的格斗技巧，学习如何才能在足足一千码之外使用狙击步枪打烂穿行于云层雾气之中的飞鸟身体。我讨厌，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憎恨那些一天到晚都必须要在实弹横飞的靶场上爬来爬去，进行来周而复始，永无休止的枯燥训练。

不过，最终我还是顺利通过了全部的新兵考核。

同UNSC规定的新兵训练有所不同的是，CMA新兵训练仅仅持续几个星期而已。不过这段时间足以教会一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学会使用武器、列队敬礼、长途行军并能够熟练地驾驶疣猪运兵车。

之后长达一个星期的实弹打靶训练也同样非常无趣，但是同绝大多数的新兵蛋子不同，我在瞄准和射击方面还有些经验，基于这点，我被教官升职为一等兵，负责向其他新兵教导讲解射击打靶的要领所在。

这种感觉简直棒极了。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那时真是太他妈天真了。

我在奥特加德航空港遇到了一同参军入伍的菲莉茜雅·桑德森和埃里克·圣地亚哥。菲莉茜雅的家就在丰饶星的首府奥特加德，而埃里克则来自距离丰饶星并不十分遥远的牧歌星。我们将自己携带的露营用具放置在地面上，耐心地同平民乘客一起排列在等候上机的队伍中。我们三个在先前的新兵训练营中已经成为朋友，所以两人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发泄起对于殖民地民兵训练的牢骚来。

“我简直难以相信，我们要和平民乘坐一艘飞船前往波江星系。”菲莉茜雅发着牢骚。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空当趁机溜走。”埃里克提议道。

我摇了摇头：“去哪？这次航班可是从丰饶星直航飞往波江星系，我们哪也去不了。”

“我只是说说而已，真他妈倒霉。”埃里克掂起自己的行李，随着队伍慢慢向前挪动步子。

“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殖民地议会竟然允许UNSC拐走我们所有的宇航飞船？”菲莉茜雅不满地抱怨道，单为这事她已经嘟囔了整整一个星期。丰饶星是一颗年轻而又富有活力的处女殖民星球，绝大多数定居丰饶星的居民都来自周边的远地殖民星球。菲莉茜雅和她的一家对UNSC和地球政府控制之下的殖民地权力总署并无好感。菲莉茜雅的家族族系已经连续数代从未踏上地球的土地。

我不得不承认菲莉茜雅所言非虚，收缴了殖民地议会下属的所有飞船，我们这群可怜的殖民地民兵就只能混迹于平民之中，蜗居在商业航班的经济舱中任由那些殖民地权力总署的官老爷们差来遣去。

我，菲莉茜雅和埃里克被部署到波江星系执行任务，我们的牢骚抱怨也是为了掩盖自己即将踏入战场的紧张与不安。唯有谈天说地，胡侃乱聊方能让我们暂时忘却执行处女任务的恐惧与心虚。

“投石机”行动就是UNSC对于日益猖獗的叛乱军队的最终回应，而我们则被指派前往波江星系“安抚”那些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的远地殖民星球居民。

我为能够第一次踏上丰饶星之外的殖民土地而感到暗自欣喜，无论要到哪里，要干什么，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

等到我们乘坐的宇宙航班发射升空的时候，我能够清楚看到不远处那日夜忙碌，运送货物的丰饶星轨道电梯系统，那些满载食物矿石的货运舱柜将和我们搭乘的航天飞机一样升入太空，然后驶入跃迁断层空间之中——如同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花种一般飞往散布于宇宙中的殖民星球。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亲眼看到丰饶星的模样。

我经常为自己自作主张离开父亲报名参军而感到懊悔不已。那次的分别之后我们就再无机会相见团聚，当我长大成熟之后再去回首那已然模糊的童年记忆，我终于明白父亲只是一名失去自己心爱妻子，整日忙碌劳作为自己膝下叛逆儿子提供良好生活环境的普通男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又是一个不平凡的父亲，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庆幸与自豪。

我经常幻想自己离开那天父亲脸上的表情模样，那是悲伤，宽慰还是不堪重负的疲倦与困乏？

假如能预料到丰饶星将会面临的毁灭命运，那时的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你想要去执行任务……”菲莉茜雅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我们搭乘一艘老旧的鹈鹕运输机，摇摇晃晃地飞向此次任务的目标地点——波江座第二行星表面的特里巴斯岛屿。气流涡流加剧了机体的抖动与摇晃，我的身体几乎快要散架。

坐在我们对面的CMA老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和菲莉茜雅，他们看起来很是疲倦，坐在一旁的埃里克好像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不会有什么狗屁任务的，菲莉茜雅，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叛军同情者们，也许那家伙，就是我们小队之中的一人，也许那家伙已经将我们即将发动突袭的消息通知了那些叛军杂种。”埃里克故意放开自己的嗓门，好让机舱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听到我们的谈话。不过埃里克所言不虚，这里无人能够反驳他的观点。

丰饶星并不处在远地殖民地叛乱频发的漩涡之中，而波江星系，则恰恰处在UNSC同叛军殊死搏斗的风口浪尖上。

每一天叛军都会在波江座第二行星的主要城市发动炸弹袭击，UNSC的军队营地，战舰货船以及殖民地权力总署的办公大楼，这些都是他们发动攻击的绝佳场所。

而UNSC则以愈发犀利猛烈的大规模军队围攻作为对叛军爆炸袭击的惟一回应，自从UNSC下属的秘密调查机构海军军事情报局在殖民地民兵组织中发现叛军同情者后，UNSC就开始逐渐剥夺民兵部队参与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机会，从此之后殖民地民兵在UNSC之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不过那些自命不凡的UNSC海军陆战队员可是从来不敢在殖民地民兵面前提及罗伯特·沃特斯这个名字，这名如今耀武扬威的叛军领导者，又有几人能够料到不久之前他还是一名风光无限的UNSC正牌上校呢？

如果想要同那些狐假虎威的海军陆战队在酒吧里面干上一架，罗伯特·沃特斯这个名字绝对是调戏他们发飙的最佳手段。

起初我很难理解为何UNSC将我们民兵列为泄露秘密的怀疑对象，不过随着时间慢慢推移，我不得不加以承认，他们的猜疑不无道理。

"所以，你想说我们这次又会扑了个空？"我问道。

埃里克点了点头："毋庸置疑。"

"这次我们仍然无法消除UNSC那些官老爷对我们的猜疑，对吧？"

"让UNSC的那些杂种见鬼去吧，"埃里克愤愤不平地回答道。"他们认为我们是没种的杂碎，他们口是心非地将我们逐出战场，他们给我们的待遇猪狗不如。看看我们手中的这些破烂玩意，这些古董早就该进到博物馆去了。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抱怨我们缺乏经验，能力不足？先他妈给老子弄来一件能够拿出手来的全新军服再开始唧唧歪歪。"

坐在埃里克身旁的几名民兵赞同地点了点头，大家无不对埃里克所提到UNSC给我们的不公待遇感到不满。

"那我们参军入伍，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何而战？"我又问道。

坐在我对面的菲莉茜雅咧嘴笑道："你难道想回到自家金灿灿的麦田之中继续务农吗，凯奇？"

"当然不愿。"我也笑了。

战士所秉承的信仰就是如此简单——他们将会为了自己身边的战友而无所畏惧地奋战到底，菲莉茜雅和埃里克就是我最为至亲的战友，他们就是我的亲人，而新兵训练营和兵营就是我能够依靠的坚实港湾，那里就是我的新家，特别是当自己远离家园故土来到这里参军入伍时，我们就更加眷恋和依赖自己的"新家"和"新的亲人"。

每一个同我身处一艘鹈鹕中的战士都是我的亲人，尽管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我们有时意见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是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至亲战友，当我们踏出鹈鹕，进入战场时，我们将会团结一致，奋勇杀敌。

菲莉茜雅一如既往率先冲出了机舱，我和埃里克紧随其后举枪掩护，其余的战士也迅速在鹈鹕周围建立起警戒圈来。

整个岛屿表面一片荒芜，但是非常明显，曾经有人在不久之前在此安营扎

寨。不远处一片空地上的篝火仍然没有完全熄灭，鹈鹕运输机所喷射的巨大气流将四周的隐蔽涂装帐篷劲吹得东倒西歪，这座叛军刚刚弃守的营地周围甚至还插满了用于射击训练的假人标靶。

“我非常遗憾地向大家宣布，”菲莉茜雅开口讲道。“叛军再次在我们眼皮底下溜之大吉。”菲莉茜雅看起来非常沮丧，也许她和我也一样，正在为民兵内部出现了叛军奸细而感到困惑不已。尽管我们只是并不被UNSC看好的远地殖民地居民，但是眼下我们的身分都是为国效力的战士，而战士们，则无不希望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交付自己的所有任务。

一个小时过后，一名海军军事情报局的官员乘坐一架外表锃亮的全新鹈鹕降落在小岛上。这名军情局特工面露难色地在叛军营地的废墟之上勉强逛了一圈，随后转身回到鹈鹕匆匆离开。

那晚我们在岸边吃起了烧烤，夕阳华美绚丽的余晖还没有彻底散去，闪烁群星就迫不及待爬满在我们头顶的星空上。

“他们绝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眼下猖獗的分裂与叛乱。”菲莉茜雅自言自语道，将吃剩的鸡腿骨头扔到了流水中。

“你在指谁？”我忍不住问道。

“UNSC，也就是地球和近地殖民地群，”菲莉茜雅指了指群星闪烁的夜空。“假如人类不断在无边宇宙之中播撒自己文明的种子，那么我们又能如何保证所有的人类都能够团结一致，在UNSC的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不是有这么一句谚语吗？距离会淡化人们的友谊与感情，当然，时间也是一样，无论之前情况如何，我们仍然无法避免分道扬镳的最终命运。无论UNSC的那些家伙如何算尽心机，他们都无法改变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甚至有些处于UNSC体制内的家伙也会不顾一切逃亡来到远地殖民地群来。现在的UNSC就如同当年的罗马帝国，他们不停地降伏那些野蛮人并教授他们作战的本领，但最终学有所成的野蛮部落还是选择与自己的宗主罗马帝国兵戎相见。而我们，则是二十六世纪UNSC眼中的野蛮部落！”

一小块煤炭在篝火中爆裂开来，在夜空中播散出一片白炽的斑斑火星。

埃里克用手中的鸡骨头砸向菲莉茜雅：“你知道的太多了，你这个该死的分离主义者。”

菲莉茜雅笑了：“分离主义？不不，长官，我可不是那些该死的叛军。我只会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已。假如当初我没有选择报名参军，那么现在的我就会孤苦伶仃地栖身于奥特加德城郊的阴森监狱之中，哦，老天，那晚我竟然和酒吧里的那个姑娘上了……”

“我们知道你接下来想要说些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跟我上床的那个姑娘竟然会是总督的女儿？”我和埃里克几乎异口同声地接过菲莉茜雅的话茬，这个有些无厘头的小笑话菲莉茜雅已经反复嘟囔过不知多少遍了。

菲莉茜雅的脸庞被篝火撩得通红，她笑的前仰后合，叫我们将篝火旁边的几箱啤酒拿来，趁着这些刚从冰箱中拿出的冷饮还没有被篝火烤熟，让我们快点将它们一饮而尽。

第二天我们被派往极乐城执行防暴训练的例行任务。疯狂的民众聚集在城市中心，不断地向殖民地权力总署的办公大楼上投掷石块和废物，还有些人高举要求自由独立的标语不断冲击总署大楼的正门。而我们则手持防爆盾牌，竭尽全力将这些暴民阻挡在大楼外。

“这些家伙都他妈已经彻底癫狂了。”菲莉茜雅紧紧挽住我的手臂，气喘吁吁地发着牢骚。一个身着短裙的红发女子在我们面前疯狂叫嚣，并试图跳过我们身体组成的警戒防线。还好埃里克眼疾手快发现了她的疯狂行径，埃里克猛地一推，毫无防备的红发女子重重地向后跌去，不过幸好被自己的两个朋友接应下来。

这些本应该是普通警察就能胜任的一般维稳工作，很显然，在尚可预见的未来中，UNSC并无打算将我们这些出身远地殖民地的民兵部队派往前线执行清剿或者反游击一类的作战任务，他们并不信任我们。

不过我们已经并不在意了。

这段时间里惟一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叛乱一天天严重起来。

在忍受了两个月之久漫长的防爆巡逻和基地守卫，以及马虎应付完成了其他一些UNSC交付我们前去完成的弱智任务之后，我们终于被寂寞和空虚彻底压垮，虽然上级对我们的态度依旧不冷不热，但是我们已经打定注意，准备自行找点乐子来度日。我们的营地距离极乐城非常远，这意味着求乐心切的我们只剩下了两种选择：要么碰碰运气试着半路截车，要么通过某种途径搞来一辆停放在军营中的疣猪运兵车来潇洒徜徉。

所以我，菲莉茜雅和埃里克迅速和阿莉森·斯塔克成为了朋友，她是殖民地民兵部队中已然凤毛麟角的女性飞行员之一。她不仅能为我们找来代步的交通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她还熟识一名基地中负责考勤的执勤士官。准确来说那名白痴男性士官对阿莉森怀有不切实际的疯狂好感，不过这样我们就再也不必低三下四地向上级请假告退。

通常情况下我们和那些飞行员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情，但是阿莉森却和别人有所不同，她能够将你光明正大地带出基地，来到极乐城中的大小酒吧肆无忌惮地畅饮一番，然后再带领我们一行醉鬼晃晃悠悠，有恃无恐地返回到基地。

但是今晚，当看到营地正中的停车场上空空无也时，我们四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那些士官竟然把车子都他妈开走了。”菲莉茜雅嘟囔道。

埃里克也兀自发着牢骚：“也许他们是要赶去护送我们的军用物资。”

“去哪里？”

“这并不重要。你想想那些分离主义者们是如何搞到UNSC制式的炸药和作战装备的？还有那些武器配件和部队给养，这些玩意会从天而降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难道他们是从黑市上买来这些物件的？”

“那黑市是从哪里弄来这些物资的？这些东西的流出总能查出一个源头来。”埃里克若有所思地回应道。

“这些可就不是我们该管的了，”我应答道。“眼下我只关心我们如何才能搞到一辆合适的交通工具来。”

阿莉森紧抱双臂：“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过倒要看看你们几个够不够胆来……”

“当然够了，你有什么主意？”我迫不及待地问道，我的急切逗乐了一旁的菲莉茜雅。

答案就是黄蜂。这种单座的轻型侦察机在机翼两侧安装了两个大功率的反动引擎，机首还安装了一挺小型机关炮，远远望去，黄蜂侦察机活像一个巨大的钢铁飞虫。

“你想要我们搭乘在黄蜂的两翼之上？”埃里克有些惊讶，他试探性地伸出脚来踩了两下黄蜂的机翼。

在我看来，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嗨，你们不懂了吧，UNSC陆战队员可是整天扒在机翼上在天空中兜来逛去，”阿莉森爬入狭小的驾驶舱中。“无论是执行突袭战斗，还是日常训练，还是要去执行任务需要跑腿的任务，黄蜂都是陆战队员们最为中意的代步工具。”

阿莉森所言不虚。

不过除去驾驶飞机的阿莉森外，我们还有三人，无论如何，总将会有两人站在同侧的机翼上。

我，菲莉茜雅和埃里克决定听天由命，一轮剪刀，石头，布的比拼之后，埃里克成为了惟一的赢家。

埃里克走向黄蜂的对面机翼：“让我们目的地再相见哈！”

我让菲莉茜雅站在了靠近机体内侧的侧翼上，然后自己也踏到机翼上。

“棒极了，这架也采用了UNSC标准的制式战机操控模式。”阿莉森满意地自言自语道，我站在机翼上，透过驾驶窗的玻璃注视着她启动黄蜂的一举一动，突然从她的话语之中琢磨出了什么。

“等等，”我终于反应过来。“什么叫‘也’采用了标准的操控模式，难道这是你第一次驾驶黄蜂战机吗？”

“放心好了，我对这种飞机的操控了解透彻，所有的这些操控器具，操纵摇杆啦，油门啦，都和我们用于训练的垂直起降训练机毫无差别。”黄蜂摇摇晃晃地开始慢慢上升，我蹲下身体，考虑要不要立即跳下机来。

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黄蜂上，黄蜂逐渐加快了上升的速度，而后呼啸着向极乐城方向飞驰而去。

我甚至能够听到埃里克在机身另外一侧兴奋的狂叫，确实，这次旅程简直刺激到了极点。

我们此次作乐的地点是位于极乐城郊的一家夜总会。阿莉森驾驶着黄蜂低空飞行越过了一大片居民小区，而后将飞机降落在一片空旷的停车场上。

菲莉茜雅和我跳下飞机，再次接触到坚实平坦的地面，我竟然感觉到小腿有些无力发软。

埃里克也从机身另外一侧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疯狂大笑道：“真是感谢UNSC的那些头儿们，希望他们今后还会一直指派我们去完成那些陆战队员不屑一顾的弱智任务！”

“快跟我们来吧。”我和菲莉茜雅一起将阿莉森拉出了黄蜂机舱。

我们冲进人声鼎沸的酒吧之中。“嗨，你准备怎么向自己的头儿解释黄蜂的事情？”趁着等酒上台的空档，菲莉茜雅问道。

“训练需要。”阿莉森竭力想要自己的嗓门盖过酒吧里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我相信我的那名士官‘男’朋友不会和我计较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我大笑道：“难道那个对你感情已然超越普通朋友的蠢猪仍然坚信自己的恒心可以感天动地？”

阿莉森举起酒杯：“我的小乖乖，只要你不将我对男人不感兴趣的秘密透露给他，我敢保证这家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仍然会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阿莉森举起酒杯指了指舞池之中疯狂扭动的人群：“当然，我们的派对狂欢也能一如既往的继续下去。”

阿莉森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狂欢的人群。

“这位女士的酒钱全都记到我的账上。”我扭头对吧台小生叮嘱道。

“你难道不和阿莉森去一起跳舞？”我问道身旁的菲莉茜雅。

“她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菲莉茜雅咧嘴笑道。“我可是只对那些泥里爬，雨中打的陆战姑娘情有独钟，如果你能给我弄来一个，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我可没有时间去做你的媒婆。”我也笑了。

菲莉茜雅摇了摇头：“你真是邋遢极了，凯奇，我们见过的所有姑娘都认为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丰饶星乡巴佬。”

“那又如何？难道你不是吗？”菲莉茜雅的话触到了我的痛处。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奥特加德姑娘，那些和我一样出生成长在城市中的女孩可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再说，你也太没有型了。”

“哦，去你的，你就会毫无根据来贬低我的形象。”

“好了好了，我为自己刚才的言行而深感内疚，”菲莉茜雅将酒杯塞到我的手中。“好了，悠着点啊，我要去女士化妆间搜寻一下猎物哈。”

我随同菲莉茜雅一起来到酒吧的门厅走廊之中，然后等待在女士化妆间的门外。

等到菲莉茜雅从化妆间中走出，我们两人开始准备原路返回。

就在这时，叛军引爆了早已安置在酒吧中的烈性炸药，夹杂着滚滚热浪的炽热冲击波瞬间就将我掀翻到地板上。

我的身体平躺在门厅的地毯上，眼前一片模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枚藏于酒吧之中的炸弹也被引爆，只一瞬间，我们全被压在了轰然倒塌的残垣断壁下。

是地狱伞兵将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

绝大多数当时身处舞厅的平民都葬身于爆炸中。阿莉森则被一截横飞的钢筋刺穿了脑门。埃里克在爆炸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随后他被紧急送往致远星以接受更加全面先进的医疗救治。

菲莉茜雅和我则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在对我们的伤口注入自愈泡沫简单处理后，我们被送往爆炸现场附近临时搭建的紧急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医生为我和菲莉茜雅注入了大剂量的止疼剂，爆炸造成了我的数根肋骨断裂，轻微脑震荡，身体表面中度烧伤以及头骨受损等等等等。

菲莉茜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多亏你们在爆炸响起时待在门厅走廊中，”一名地狱伞兵医官对我说道。“你们真他妈走运。”

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值得庆幸的事情。

特别是当那些如同鬼魅一般来无影去无踪的军情局特工出现之后，一切就更是雪上加霜。

这些惹人厌恶的家伙反复询问我们如何来到此地，是否与叛军进行接触等等之类的问题，他们还不厌其烦地追问我们是否还愿意效忠UNSC，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确认。

最终，军情局特工们还是放过了我和菲莉茜雅，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叛军之所以选择那座酒吧作为炸弹袭击的对象，正是因为那里整天聚集着大量溜号或者正在休假的UNSC陆战队员。

数月之久的病榻修养，让我能有时间好好思考自己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那些陆战队员们都在讨论，UNSC将会剥夺殖民地民兵部队参与‘投石机’的权力，”自从能够下床走路，我就喜欢坐在菲莉茜雅的床边和她侃天说地。“甚至还有流言传来，UNSC将会选择撤销殖民地民兵部队的番号，至少他们想要彻底架空殖民地民兵部队的权力，让它名存实亡。”

“意料之中的事情嘛。”

“那么，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我问道。“即使殖民地民兵组织的名号能够侥幸得以保留，那也只是一个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空壳而已。我们继续留在民兵部队又会有何作为？我想，我想离开民兵组织，加入UNSC正规部队。”

“什么？你他妈怎么想要当一名职业军人？”菲莉茜雅有些难以置信。“如果你选择加入UNSC，那么这辈子可就别再指望回到丰饶星了，天知道那些官老爷们会将你派到哪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去执行任务。还好，我们现在仍能选择退出，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可是我并不在意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丰饶星上。”我回答道。

“那里可是你的家，那里可是你父亲辛勤耕耘的地方。”

“那里没有任何值得我去留恋的地方，丰饶星只是一颗尘土飞扬的荒凉星球而已，菲莉茜雅，回去那里又有什么意义呢？你难道准备回到奥特加德吗？”

“没错，”菲莉茜雅的回答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我原本以为她会和我一样对于加入UNSC满怀憧憬。“别忘了，我可不是自愿来参军入伍。”

“我一直以为你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总督女儿的故事……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难道参军就能帮助你免除牢狱之灾吗？”

“不，不，那的确是我胡乱编造的故事。事实是，我的父亲强迫我加入了民兵部队，”菲莉茜雅继续道。“那次我偷来了一辆MLX机车，正在大街上尽情驰骋的时候被我父亲抓个正着，我的幼稚和鲁莽让父亲感到痛心疾首，而正是这件事让他下定决心把我送到了军队中。”

“所以，你现在决定要回到奥特加德去？”

“只要他们决定解散民兵部队，我就会立刻选择返回家乡，”菲莉茜雅有些无奈。“而你，又为什么想要去加入UNSC呢？”

我揉了揉还有些疼痛的下颚：“我想要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陆战队员，阻止类似酒吧爆炸的悲剧再次上演。那天，军情局特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安放在酒吧中的爆炸物全部都由殖民地民兵部队的制式装备改造而成，也许这些炸药就是从我们基地流入到叛军手中。那些杂种已经不算是普通意义上的分离主义者了，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也许问题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复杂，”菲莉茜雅回答道。“UNSC只要离开远地殖民地，停止对于远地殖民地居民的压迫和束缚，哪里还会出现什么一呼百应的该死叛乱？”

“也许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分离主义者们的爆炸袭击令无数平民白白送命，难道这些就是分离主义者们口口声声的所谓‘为了殖民者的福祉与权力而战’？那些叛军们到底在为谁而战？难道是那些惨死于他们亲手制造的爆炸袭击之中的无辜百姓？”

“也许UNSC对殖民地所采取的高压政策才是导致一切悲剧发生的最终根

源，”菲莉茜雅呢喃道。“自从‘投石机’开始以来，足足一百万无辜平民死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战与袭击之中，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伤亡多么惨重，还是有大量平民支持分离主义者和叛军的反乱行径。”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身为军人，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民众，无论敌人来自外界还是内部，我们都要将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敌人彻底消灭，正因为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与意味，我才下定决心，立志成为一名光荣无畏的行星轨道突击队员。”

“加入地狱伞兵……你他妈难道发疯了吗？你难道不想再多活几年吗？”

“只要伤势痊愈，我就会立即报名加入。”

菲莉茜雅无奈地叹了口气：“那也算上我一个吧，我们一起报名参加。”

“你他妈跟着我去凑什么热闹啊？”

“现在埃里克仍然不省人事地躺在医院里，阿莉森已经死了，你难道想要我自己孤苦伶仃，独自一人返回到丰饶星？这不可能，好吧，我们不会分开的，凯奇，否则那群饥渴无比的地狱伞兵就会将你这只小菜鸟整到爆惨。”

“菲莉茜雅，说实话，我还是觉得你……”我扭头注视菲莉茜雅的脸庞。

“好了，我意已决，闭上你的臭嘴吧，凯奇。你是我现在惟一可以依靠的人了，也许我的选择在你看来有些不大靠谱，但我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

“我想要消灭所有威胁人民安全的叛军杂种。”

“我知道，你这个愤世嫉俗，满脑子都是教条德行的蠢猪当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你的敌人。”

“等到我们功成名就，就能够风光无限地重返我们阔别已久的丰饶家园了。”我回答道。

结果和我们先前的预想完全一致，UNSC提前结束了我们的民兵兵役，并为我们每人都准备好了回乡的机票。

我尝试着最后一次说服菲莉茜雅放弃报名加入地狱伞兵，但是她已然下定了决心。

地狱伞兵的征兵办公室里人声嘈杂，几名士官在电视前挤作一团，不时发出兴奋的叫嚷之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菲莉茜雅有些不解。

“我们终于抓住沃特斯那个混蛋了。”他们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罗伯特·沃特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爆炸性新闻，沃特斯率领着远地殖民地群的主力叛军隐匿于小行星带之中，想要确定沃特斯藏身的具体地点简直要比登天还难。“是谁抓住了沃特斯？地狱伞兵吗？”

“尚不清楚，不过军情局的宣传机器已经全面启动，开始在各个频道大肆宣

传沃特斯被捕的消息，”一名中士接过我们递交的报名入伍申请书。“这一天真值得所有陆战队员都放下工作，好好庆祝一下！而对于那些该死的分离主义者们来说，沃特斯的被捕毋庸置疑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敲响了叛军覆灭的丧钟！”

既然罗伯特·沃特斯已然成为UNSC的阶下囚，持续数年之久的大反乱终于开始走向自己覆灭的尽头。

“新兵？”头发斑白的中士笑道。“如果你们觉得殖民地民兵部队的训练已然十分艰苦，那么我保证地狱伞兵的新兵集训会给你们带来更多超越想像的意外惊喜。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撑过训练，圆满毕业。”

我大笑起来，但是对面地狱伞兵征兵士官们毫无表情的脸，却明白我和菲莉茜雅将会要面临艰苦可怕的训练。想到自己终于又有新兵能够折磨，这些家伙露出了如同猎食野狼一般阴险的笑容。

在地狱伞兵新兵训练营中，我才真正学会并熟练掌握了致人死地的杀敌本领。当然训练之中还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

首先，他们剥夺了我们先前在殖民地民兵部队中获得的军衔。

“你们以为在那狗屁民兵部队里面混个军阶，就能来老子的部队里面耀武扬威？”一名士官如此回答我所提出的质疑。“你们他妈的要在这里给我脚踏实地重新开始。”

于是残酷的训练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起初，我和菲莉茜雅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还能够在食堂一起吃饭，利用训练休息的短暂空档一同讨论问题。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训练的强度越来越大，训练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几乎将我们彻底压垮。

长跑，俯卧撑，障碍穿越，这样的高强度体能训练足足持续了三周之久，这还不算，教官们总是能够想出新的花样来折磨我们的身心——穿越如同烂泥一般的人工雪场；想方设法在枪弹横飞的模拟战场之中幸存下来；匍匐穿越密布着铁丝网，碎石瓦砾以及倒塌建筑的模拟战场。而那些教官，则会手提机枪，用真枪实弹向你头顶上方几个英寸的地方倾泻弹药。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开胃菜而已。

在第一天开始进行小队战术配合训练的时候，教官给我们整个大队五十名新兵每人发放了一件地狱伞兵的制式训练服装，然后把我们集体丢弃在了一座山峰的山脚。

“顺利到达峰顶的人才有资格返回军营去痛痛快快地吃香喝辣，然后还能美美地睡个好觉，剩余的人，哼哼，我想你们能够猜到那些失败者们的悲惨下场。”我们的教官，欧·雷利中士一脸坏笑。

我们枪中装填的是TTR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战术训练弹，这些子弹并不具有真正的杀伤能力，但是其中填充的有色化学溶液却能够和我们身上所穿的

纳米高分子战斗服发生相互反应。只要被一发TTR弹击中身体，训练装甲就会自动锁死任何被战术训练弹中溶液接触的身体部位。

小队战术配合训练进行到第二天，欧·雷利掏出已经装填了TTR弹的手枪循着队伍向我们每个人的大腿上开了一枪，然后又疯狂高喊道："你们这些蠢驴，给我以最快速度冲上山头，冲，冲，冲！"我们只得一头雾水，一瘸一拐地蜂拥冲向山头，反应稍慢者的另一条腿上也会挨上一枪："新兵，给我爬到终点！"

有时，这样的训练会将我折磨得无法动弹，这时就会有教官过来蹲在我的身边，不屑地嘲笑询问所有的殖民地民兵是否全都是像我一样的孬种白痴？

终于有一天，我拿到了一支填满TTR弹，属于我自己的MA5B突击步枪。

鹈鹕运输机队将我们整个大队五十号人送到目的地点之后扬长而去，只留下我们这群新兵在茂密的森林中手足无措的面面相觑。

"你认为……我的意思是你觉得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一名新兵注视着山脉两侧遮天蔽日的森林，低声问道。

"我想，那些狗娘养的教官一定躲在某处等着我们踏入他们精心……"还没等我说完，发问的新兵就被TTR弹一击正中胸口，随着鲜红的化学试剂在战斗服装上四溅开来，新兵的衣服被彻底锁定。

"狙击手！"

剩余的四十九人惊慌失措地四散开来，各自寻找有利地形依托掩护。就在我屈身躲藏在一块巨石之后的这会空当，又有八名新兵被TTR弹击中身体，倒地"毙命"。

一名紧张的地狱伞兵猛地冲到了我所藏身的巨石后，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想要查看狙击手藏身的位置，但是这个倒霉的家伙刚一露头，一发TTR弹就正中他的头盔，新兵的身体重重跌落，口中仍在不住诅咒："真他妈见鬼。"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就有一半的新兵被来自山顶的火力"击毙"，我甚至能够隐约听到那些躲藏在山顶的教官所发出的淫荡笑声。

我把那名已经"阵亡"的新兵推到一边，假如我们仍然留在此地，那么用不了两分钟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山顶上只有区区几个教官！"我高声喊道。"我们惟一的选择只有冲上山去和他们展开肉搏，他们枪法虽好，但是我们人数占优，这是我们败中求胜的惟一希望！"

我听到菲莉茜雅在森林的另外一边高声应答道，"他说的没错，大伙倒计时三秒！"

"三、二，一！"我和其余二十四名幸存者几乎同时跨出各自藏身的掩体，朝着山顶冲锋而去。

跃出掩体仅仅五英尺远，一发TTR弹就不偏不倚击中了我的腹部，我踉踉跄

踉地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身来。

就在前方不远的山顶上，就在那繁盛茂密的丛林之中，激烈的战斗仍然在继续进行，我甚至能够听到菲莉茜雅在山顶上的高声嘶喊。她在竭力指挥仅存的新兵进行最后的冲刺，紧接着我听到了菲莉茜雅中弹倒地那愤怒的诅咒怒吼。

半个小时后，一名教官从森林的阴影中快步跃出，他来到我的面前，高声吼道："废物，训练三周，刚才的那一嗓子是你惟一可圈可点的有为瞬间。"话毕，教官转身大步离开。

等到身上的地狱伞兵制式装甲在数个小时之后自动解除锁定，我和其余的新兵伙伴们在山脚下百无聊赖地四处闲逛，饥寒交迫的我们围聚在堆起的篝火之间瑟瑟发抖，直到第二天清晨，鹈鹕机队才把我们接回基地。

后来我们被分成了数个火力小组来进行战术训练。菲莉茜雅被教官任命为我们小组的组长，我们小组还包括了来自致远星的金发瘦高男孩梅森，和来自波江座第二行星的奇克。我们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作战集体。

等到第二次进行夺取山头控制权的训练时，奇克和梅森会按照之前的作战部署在掩体之后为交替前进的我和菲莉茜雅提供火力掩护，等到我们两人各自找到合适掩体后，就会转而再为奇克和梅森的迂回推进提供火力支援。

交替前进和迂回穿插帮助我们在教官猛烈的火力下突进到半山腰上，就在此时，一名狡猾的教官迂回到了我们后方，然后干掉了殿后掩护的奇克。

后院着火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我们三人不得不紧紧依偎在各自隐蔽的掩体中，不敢轻举妄动。

如此僵持并没有持续多久，几秒钟后，一枚TTR手雷落点精确地掉落在我们三人正中，一切就此结束。

又要在山顶熬上一个饥寒交迫的可恶夜晚。

后来，他们开始慢慢教导我们学习使用小组战术发动进攻，提醒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同其他小队进行互动合作，要和其他小队一起并肩作战。

从乱作一团的各自为战转变为互相掩护的迂回前进，如此巨大的战术进步让我们几乎距离教官把守的山顶近在咫尺，但是靠近山峦巅峰的陡峭岩壁几乎寸草不生，失去了繁密树林的掩护，教官们精准无比的交叉狙击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绝大多数的作战小组都已经被教官狙击手们蚕食消灭，菲莉茜雅，奇克，梅森和我紧紧趴卧在雪土混杂的山脊上向山顶开火还击。我们是距离山顶最近的惟一一个作战小组。

"有什么好主意能帮我们拿下山顶吗？"菲莉茜雅问道。在眼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我们手中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只有短短数秒的时间做出最后决断。

"我们没有资本和教官们来硬碰硬，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搞到狙击步枪。"我

回答道。

“只有教官才有那些玩意。”

“没错，而现在他们正急于将我们一网打尽。”我指了指山脚下的茂密树林。

我们退回到森林边缘共商大计。“装死，”奇克低语道。“我们和其他被干掉的新兵一起装死躺卧在树林边缘，也许能骗过那些混蛋教官。”

这种办法只能骗过教官一次，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

就在从后方追击而来的教官小心翼翼地来到开阔地前之时，倒地假死的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我瞄准近在咫尺的欧·雷利疯狂扫射，将其击倒在地。

我们毫不客气地收缴了“阵亡”教官的狙击步枪。

半山腰上的枪响惊动了山顶的教官，梅森被狙击步枪子弹击中了大腿，他挣扎着举枪想要还击，但是奇克和菲莉茜雅已经先他一步干掉了发动袭击的两名教官。

我向教官可能藏身的地方掷出一枚TTR手雷，而菲莉茜雅和奇克则趁势干掉了从掩体之后仓皇逃出的两名教官。

据守山顶的最后一名教官举起狙击步枪一枪命中了我的手臂，但是我没有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MA5B的一阵连射将其干净利索地彻底放倒。

我们终于拿下了教官把守的该死山头。

“干得漂亮。”菲莉茜雅拍了拍我的肩膀。虽然我们身上都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TTR弹之中的锁定药剂，但是我们仍然一瘸一拐地攀到山顶巅峰。我们那饱含胜利喜悦的兴奋高喊响彻云霄。

一架鹈鹕运输机从远处呼啸飞来，降落在山区中事先开辟的停机坪上，一名面色严峻的一等士官和一群下士从机舱里迅速走出。

他没有理会获胜庆祝的我们几个新兵：“把所有人都给我集合起来，现在就去！”士官手下的下士们迅速行动起来。

四散开来的下士们用自己手中的盔甲解锁棒来解除“阵亡”新兵战甲的锁定。

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头，这些家伙为何这次如此急切地想要将我们集合起来？这个来历不明的一等士官又来我们这个训练营地做些什么？

我们在士官面前迅速列队集合，他点了点头，“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训练教官们快速清点了队列之中的新兵人数，一个不差。

“很好，稍息。各位在如此艰险的野外环境之中刻苦训练，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不过，今天我此行的目的是想要向大家传递一个来自军部的明确信息，你们的训练进程必须加快速度。”

教官们听罢不解地皱起了眉头，新兵队列中也出现了不小的骚动。

“以下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信息绝大多数都属于绝密情报，虽然军情局和海军总部向下传达的情报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能够告诉各位的只有如下信息。我们

刚刚和一个智能异星文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第一类接触。”

队伍之中发出了一片惊叹，甚至还有些人下意识地仰望头顶的蓝色天空——人类竟然和其他文明发生了第一类接触！

一等士官面色冷峻，继续说道：“我们目前只知道我方人员完全按照事先制定的规程和异星人进行了初次接触，但是事情的变化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他们宣称毁灭人类是秉承众神的旨意，而自己仅仅只是神明执行天罚的工具而已，紧接着这些异星杂种就对我们派去进行接触的战舰发动了攻击。也许这就是他们对我们所发出的宣战通告——整个UNSC都已经行动起来，殖民地民兵组织已经解散，所有服役单位都已经转属UNSC直接管辖，重新训练。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将会是一场我们不得不倾尽全力才有可能最终得胜的漫长战争。

“这些异星人的强大与残暴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们已经完全占领……或者说是彻底摧毁了一个远地殖民星球。普雷斯顿·科尔上将即将率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舰队夺回失陷的殖民星球。”

震惊，除此之外，还是震惊。

来自牧歌星球的新兵罗德里魁兹率先反应过来，他发问道：“究竟是哪一个殖民地陷于敌手了，长官？”

“丰饶星。”一等士官的回答让我感到天崩地裂。

不知是谁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精神恍惚地扭过头来，看到泪水盈眶的菲莉茜雅已经颓然倒地，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双眼，“尘土飞扬？”她声音颤抖地问道。“你现在还认为自己的家园只是一块尘土飞扬的荒地吗？”

菲莉茜雅的质疑让我无言以对，我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她的面前，缄默无声。

丰饶星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试图回忆起自己离开时和父亲最后的告别话语，试图回想起我们之间的欢声笑语的快乐回忆，但是我的大脑中只剩一片空白。

我一直天真地以为父亲会日复一日的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我一直臆想等到自己游历万千世界，功成名就重返家乡之时，再同父亲一起共叙家常也为时不晚。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也许了，父亲和丰饶星一起，化为了宇宙之中的点点尘埃。

菲莉茜雅的双手深深嵌入泥土中，她猛地跳到我的面前：“尘土，我终于明白你所谓尘土飞扬的真正含义了，你这个狗娘养的混蛋杂种！”

菲莉茜雅一拳击在了我的脸庞之上，指间飞溅的泥土洒满了我的脸庞。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那一瞬间，我只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已经离我远去，我只是呆呆地伫立原地，一动不动。

尘土飞扬。

一切都只是转瞬即逝的尘土飞扬。

第三部分

在之后的训练岁月当中，上级将菲莉茜雅调到了另外一个火力小组。而我们小组的新组长，拉哈德，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UNSC精锐老兵，在普通陆战部队服役多年之后，他转而加入了行星轨道突击队，而拉哈德对于自己被调离原单位来到菜鸟小组担任组长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他将自己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头上。

虽然我已经在殖民地民兵训练中被授予官阶，但是显然，拉哈德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对我的不良印象。因为这两个来自偏远殖民星球的新兵之间发生过节而令拉哈德被调离自己原来训练的小队，这个狡猾的老兵油子始终记恨在心。

只要小队之中搞砸任何任务，哪怕只是犯下微不足道的小小失误，拉哈德都会将全部错误归咎于我，并以此为借口，命令我来完成更多份外的任务来将功抵过。

但是这些在我看来都不算什么，我和奇克和梅森的战友感情牢不可破，我们三人共同组成了坚强的对外同盟。

日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飞逝而去，几个月的训练就这样即将结束，而关于异星人的传言却越来越多，他们正在干掉我们的战舰，屠杀我们的人民，他们的强大，他们的无情，他们的不可战胜，还有他们的无人能敌。

这些流言将异星人吹得神乎其神，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对他们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将会是多么可怕难缠的异星敌人。奇克和梅森经常开玩笑说想要迫不及待地赶赴前线踢烂这群异星杂种的屁股，而我也有时手拿啤酒，加入他们大话牛皮的谈天说地之中。

在经过经苦卓绝的地狱伞兵新兵特训之后，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那群狂热信仰异星邪教的乌合之众面对敢于上刀山并下火海的地狱伞兵战士，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还手之力，他们在人类军队最后精锐的地狱伞兵战士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而当第一张远地殖民地遭到袭击之后所拍摄的图像画面在军队中泄露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是我们错了，这些遭到袭击的殖民领地……有些竟然被星盟的能量武器融化成为空无一物的玻璃星球。

面对星盟如此强大而又无可匹敌的火力优势，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战胜这群一心灭绝人类种族的异星杂种?

你体会过身处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之中，两耳充斥震耳欲聋的金属撕裂巨响的感觉？如同嚎叫的狂怒阴风，晦涩的野兽暴吼，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表面

耐热金属的嘎吱作响不绝于耳。尽管随着经验的积累与丰富，尽管自己执行的突入作战任务越来越多，但是每一次乘坐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对我来说，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痛苦旅行。

双脚首先踏入地狱，这就是地狱伞兵们所信奉的战斗格言。双脚踩踏在那表面温度高达两千度的降落舱上，如同一个猛烈燃烧的炽热火球，义无反顾地冲过茫茫气层，冲向脚下凶险无比的地狱世界。

这是一次激情四射的旅行。

这是一次崎岖颠簸的旅行。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着踏上地狱世界的表面。

我第一次执行行星轨道突击降落作战任务时和其余一百多名地狱伞兵一起被空降部署到合艾行星表面面积最大的大陆上，那次恰好距离我完成地狱伞兵训练整整三年，UNSC同星盟在合艾行星外部空间进行了激烈的空间战斗，而我们只得静静地在搭乘战舰的甲板上等待降落时机的到来。那年早些时候，科尔将军率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宏伟舰队重新夺回了远地殖民地丰饶星，这场胜利令UNSC中服役的每一名男女老少都为之狂喜兴奋。

然而官方却并没有公布丰饶星反击战的具体细节，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资料最终从最高机密变为了人尽皆知——科尔将军此役损失战舰是他消灭敌军战舰数目的三倍，还是在己方舰队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这是一场使科尔将军麾下舰队受到重创的久违惨胜。

而现在，科尔将军则率领着自己的舰队竭尽全力保卫远地殖民地的安全，无论星盟现今身在何处，科尔将军和他手下勇敢无畏的战士就会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抵抗星盟的进攻与屠戮。

再没有人愿意去提及那曾经“轰动一时”的丰饶星大捷，位于人类控制星域外缘的远地殖民地要么被异星人占领，要么被他们的战舰从轨道上彻底融化——人类的领地逐渐萎缩，一个又一个星球屈服在星盟之下，而我们，不得不一天天向近地殖民地中龟缩撤退。

位于低轨道上的星盟战舰干掉了和我一同降落的十名地狱伞兵，还有两艘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偏离了预定轨道，一头坠毁在目标区域外繁盛茂密的热带雨林中。

拉哈德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将我们集合完毕，为了躲避异星战舰密集的火炮袭击，电脑自动控制的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不得不一刻不停地计算执行着规避运动，而这也让我们各自降落的地点着实分散，极大影响了作战小队的重组速度。

“就这么几号人？剩下的弟兄们都他妈到哪去了？”看着稀稀落落，三三两两的身影，梅森忍不住开口问道。

拉哈德无奈地耸了耸肩：“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他们来一同集合了，眼下

我们也只能来做最坏的打算。”

热带雨林中的情况简直糟透了，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茂盛繁密的枝叶与藤条，泥泞不堪的沼泽与泥塘。我们这群全副武装的地狱伞兵在其中更是举步维艰。

“这里的热带雨林是如此繁盛，鹈鹕运输机根本不可能降落到地面，”奇克抱怨道。“我想知道的是，一切结束之后，我们要怎么才能逃出这个该死的鬼地方？”

拉哈德没有理会奇克。“星盟部队在前方建立了一个前哨基地，连同我们，所有其他的地狱伞兵小队都在朝着那里一刻不停地努力前进，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侦查基地中敌人动向，并为上级提供尽可能详尽的战术情报。”

执行完投放地狱伞兵任务的UNSC克里瑞达斯号驱逐舰此刻正在低层大气层中迅速上升，来回规避着星盟战舰的交叉火力打击，快速驶往相对安全的高层大气之中。

热带雨林里真是闷得要命，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抵达了丛林的边缘，汗水早已浸透了我那黑色装甲下的背心。擦拭着头上的汗水，疑问浮上了我的脑海，轨道上的我方战舰究竟能否成功抵挡星盟舰队来势汹汹的袭击？我的心里相当没底。

“停下。”拉哈德低声呢喃道，我们迅速围拢在队长的周围。

其余的地狱伞兵也已经抵达了丛林的边缘区域，大家交换着手势，进行着总攻之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足足十支地狱伞兵小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准备发动最后的袭击。

拉哈德带领我们小心翼翼地爬到雨林旁边地势较低的石子小路上面，就势选择在悬崖边缘隐蔽起来。

“真他妈是活见鬼了……”有人忍不住发出惊叹。

短短几天的功夫，星盟就已经在山下的平地中挖出了一片硕大无比的巨洞，那些可恶的异星杂种竟然在地底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市，气泡形状的诡异建筑整齐地排列在巨洞的边墙上，蓝灰色的金属高塔从地底拔地而起，直插云霄。

“他们干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居民，”梅森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着。“竟然在地底建造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

“这些都是咕噜人，”旁边一名列兵插嘴道。“而这些形状丑陋的异星建筑则是储存甲烷的巨型气罐。”

“甲烷？储存那些臭到不行的东西用来做什么？”一旁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们难道都没有仔细阅读任务简报吗？”

“接敌！”奇克高声警告道，拉哈德立即举起手中的机枪，猛地转过身来。

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异星丑八怪的真实模样。在小路的另外一

端，十个咕噜人和一对豺狼人正朝着地狱伞兵位于丛林的藏身之地猛冲而去。

那两个个子高高的豺狼人长着秃鹫一般的脸庞，关节向后弯曲，肌肉发达的壮腿，以及莫霍克土著节日盛装一般的斑斓羽毛。

而那些如同侏儒一般的咕噜人，他们如同恶狗一般凶神恶煞的丑脸隐藏在呼吸面具的后面，这群小家伙有着健壮而又短粗的下肢，身后背着巨大的甲烷气罐。这些杂种已经发现我们，正准备要开火射击。

巨大的等离子能量团滋滋作响地滑过我们的头顶，正中我们身后的树林。

作为距离敌人最近的小队，我们立即在拉哈德的指挥下分散开来。奇克和梅森负责提供支援火力，而拉哈德则带领我沿着悬崖边缘顺时针迂回到敌人侧翼，伺机发动致命的最后一击。

隐蔽在丛林中的地狱伞兵狙击手率先开火反击，伴随着清脆的枪声响起，一个又一个咕噜人应声倒地。队伍之中的豺狼人则启动固定在手臂上的能量护盾来阻挡人类战士的弹幕袭击，同时拔出腰间的手枪循着子弹的来源予以还击。

我们沿着小路边缘向敌人后方包抄而去。

“打烂他们的腿脚！”拉哈德怒吼道。

豺狼人的护盾并不足以顾及他们裸露的双脚，我伏下身来，端起手中的步枪稳稳地瞄准距离自己最近的豺狼战士，然后扣动了扳机。

豺狼人发出一声惨叫，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手中的护盾泛起明亮的波纹，拉哈德抓住机会一枪打爆了豺狼人的脑袋，这个可怜的家伙毫无生气地跌倒在地。

另外一名豺狼战士举起手中的能量护盾正对我们，然而这恰恰给予了雨林中的地狱伞兵狙击手以可乘之机，又是一声清脆的狙击枪响，最后一名豺狼人紧捂着自己的胸口，呻吟着跌倒在路面上。

在确认了一切安全之后，我跑到被拉哈德杀死的豺狼尸体抬起靴子狠狠地踢上一脚。这就是那些该死的异星杂种，它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们并非不可战胜。

我们终于在靠近异星人挖掘深洞的悬崖边缘成功建立了一处临时指挥所，此次侦查任务的总指挥萨德维恩少校带领大队人马赶了过来。

“难道，我们要下去到这个鬼地方里面？”梅森死死地盯住巨洞中的星盟建筑，忍不住开口问道。虽然没有情报明确指出，但是我仍然能够确定，在这巨大空洞的底部，至少隐藏着数以百计的咕噜人和一打的豺狼战士，他们此刻必定聚集在升降电梯的周围，随时准备为胆敢深入其中的地狱伞兵送上一份出其不意的大礼。我刚刚探出头来向下望去，一发等离子能量弹就呼啸着划过耳边，我赶忙将脑袋重新缩回了掩体。

“不必，”拉哈德猛地站起身来，他刚刚得到少校下达的最新命令。“星盟的主力舰队已经抵达星系，我们的战舰根本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我们现在

要做的就是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星盟狗洞里丢下一枚西瓦级核弹，然后迅速撤退回到我方战舰。”

胜败已分，我的处女作战就这样匆匆结束，我们已经败下阵来。

我能够感觉到周围地狱伞兵听到命令后的沮丧与受挫，但是命令终究必须执行。

洞底星盟守军的对空火力非常强大，以至于鹈鹕运输机群几乎无法顺利在悬崖边缘顺利着陆，不过最终，地狱伞兵们还是全部成功撤离。

等到鹈鹕机群顺利驶入低层轨后中，我们引爆了那些安置在悬崖边缘的西瓦级核弹。

我们全部安全着陆之后，克里瑞达斯号立即进入断层跃迁空间，飞速驶离了这个已然被星盟占领的殖民星系。

又是一次成功的撤离。

又是一场失败的战役。

第四部分

接下来的数年里，战局依然没有丝毫改观。星盟一个星系一个星系地吞噬着人类的领地，他们侵略的步伐不可阻挡，而我们付出惨重代价和巨大牺牲所换来的“伟大胜利”却依然是寥寥无几。

绝大多数我所熟悉的远地殖民星球都已经被星盟军队彻底摧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关心那该死的叛军，没有人再去留意殖民地和UNSC之间的纷乱争端，在丰饶星陷落于敌手十年后，几乎没有人还能记起当年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殖民地民兵训练计划。

现在只剩下人类和星盟之间的殊死搏斗与艰苦对决。

我见到过不计其数的异星人战死于我们的枪炮下，见到过不计其数的战友同志惨死于异星杂种的屠刀下。

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结交任何朋友。

梅森死在了我的怀中，那次同星盟的漫长血战发生在阿斯玛拉（埃塞俄比亚北部城市）星球，一个长着蟒蛇脑袋的精英战士挥舞着手中的光剑砍倒了连同梅森在内的十几名地狱伞兵，当他挥舞着光剑咆哮着向我冲来时，我举起手中的导弹发射器，一发盲射将迅速逼近的精英战士轰成碎片。

梅森一动不动地躺在鲜血、尸块与凌乱的残骸之中，我能闻到他身上血肉焦烂所散发的刺鼻臭味。

梅森抬起头来，呆滞的目光死死盯住我的脸庞，他用最后的气力呢喃想要见上自己年迈的母亲最后一面，然后鲜血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再接着，梅森永远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奇克则在另外一个星球，一个我已经忘记名字的地方被那如同野蛮猿人一般的鬼面兽所射出的长钉枪弹击碎了脸庞。那些体型魁梧，肌肉发达，浑身是毛的怪物只需一击，就能够徒手折断人类战士的脖颈。而拉哈德，则在等离子炮弹的猛烈轰击之下被炸成了一滩横飞的碎肉。

我被提升为小组组长，或来又被升职成为小队队长，我再不愿意与人交往，我再不愿意与任何人成为朋友，再不愿意去同任何人谈天说地，再不愿意去同任何人建立专属人类的友谊与感情。

也许这能够解释为何我的官阶始终停留在小队队长上。

我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一个机器人，一个周而复始执行任务，消灭敌人的冷酷杀手，等待着终有一天从天而降的等离子炮弹了结我这毫无意义的可悲一生。

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等待着自己被掩埋于那尘土飞扬的沙地中。

人类无可挽回的溃退败局终于促成了科尔协议的横空出世。任何被星盟舰队发现的我方舰船都被严禁直接跳跃返回人类控制的殖民星系，尤其是地球和致远星等战略要地。为了躲避星盟战舰的追击，人类飞船只能按照协议规定执行随机的跳跃跃迁。

“制定这狗屁规定的人，想到过那些被融化成为玻璃的远地殖民地没有！”得知科尔协议正式生效那天，我伫立在战舰上人头攒动的食堂中，怒不可遏地悲愤高喊。

从那冰冷刺骨的冷冻舱中突然醒来，我蹒跚着爬出冷冻舱，不住地呕吐着嘴中的液态凝胶，直到头脑稍稍清醒一些，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大对头。

这次并不是一如既往的常规解冻，没有按照章程进行缓速处理。甲板上，警报指示灯灰暗阴红的灯光不住地闪烁，我所遇到的每一个船员都面色紧张，来去匆匆，甚至，我还听到了战舰磁力加速炮开火所独有的轰鸣巨响。

“我们遭到了一艘星盟巡洋舰的突然袭击，为了保证战舰的安全，”甲板上的军官高声喊道。“你们必须被急速解冻。”

在漫长的跃迁跳跃旅途当中，所有的地狱伞兵都必须进入冷冻舱中休眠直至抵达目的地为止，这样做既能够节省战舰上的食物饮水和氧气储备，又能够防止我们这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战争狂人在闲暇之余有空闲对UNSC所制定的种种章程胡思乱想。

急速解冻非常危险，这种冒险之举通常只在情非得已的紧急情况时才加以执行。也许是舰长担心异星人会强行登陆到战舰上才命令下属执行急速解冻，也许

这仅仅只是那些头儿们恐惧慌乱之余，不经大脑思考所下达的扯淡命令，无论如何，足足三分之一的地狱伞兵因为急速解冻所引发的生理严重紊乱综合征，而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战舰的甲板上。

克里瑞达斯号最终成功逃脱，可是我手下的那帮弟兄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群英勇善战的地狱伞兵竟然葬身于战场之外的地方，葬身于己方战舰的甲板上。

真他妈是徒劳浪费的无谓牺牲。

第五部分

年复一年的艰苦战斗，已经将我的意志与精神彻底摧垮。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逃到何处，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去留恋的东西了。

于是我只能选择继续战斗下去，不知疲倦地战斗下去。

那次在斯科普里星球（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临时挖掘的战壕内，死神与我擦肩而过，和那些散布在人类控制星域边缘外围的远地殖民地不同，斯科普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近地殖民星球：高楼耸立的巨型都市，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与快速地铁，雄伟壮丽的宇宙港湾，这里岛屿密布，堪称人人向往，富庶繁华的群岛之国。

从我藏身的战壕向后望去，是在夕阳余晖映衬下愈发雄伟壮观的城市博物馆，而在战壕的前方——只有烈火，尸块，焦土与残骸。

我们奉命保卫斯科普里造船总厂的公司总部，直到公司下属船坞物资的转移行动结束为止。所有能够抢救的造船机械，工具以及技术人员都将会被转移到致远星上，继续为抵抗星盟贡献自己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

指挥总部设立在船厂附近的城市博物馆中。我们乘坐着鹈鹕运输机降落在博物馆前的花园，并迅速架设炮塔，建立起严密的防空火力网。

“这就是我们的撤离结合点了，我们没有其他退路！”上级给我们下达了死守的命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必须要守住这片决定撤离行动成败的关键区域！”

由于忌惮我们强大的防空火力，星盟的空中部队并没有选择直接攻击阵地。他们先是派出了咕噜人部队前来试探我方防御的虚实，数以千计的咕噜炮灰蜂拥而来，这群小家伙在逐街逐屋的城市巷战中异常勇猛，他们的人数众多，地狱伞

兵和陆战队员共同建立的防线在咕噜大军猛烈的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我们撤退到博物馆巨大的露天花园中，重整旗鼓，静静等待着咕噜追兵的到来。终于，这群没有脑子的白痴前仆后继地踩踏着花园泥泞不堪的绿地冲了过来，朝着我们最后仅存的一片散兵阵地线。

这些炮灰给我们造成了很大麻烦，不过他们不假思索的胡乱冲锋并不是不可阻挡。我们静静地埋伏在散兵坑中，直到这群白痴冲得够近再瞄准他们背后的甲烷气罐来上一枪，然后就能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群弱智在一团爆焰之中化为灰烬。地形开阔，火力据点设置巧妙再加上敌人愚蠢战略的千篇一律，我们回身将咕噜大军杀了个屁滚尿流。

但是他们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赶赴到前线，在数波咕噜自杀冲锋都以失败告终之后，星盟不得已派出了更为高级的部队前来冲击我们固守的防线——豺狼狙击手，鬼面兽突袭小队，最后就连手持光剑的精英战士也前仆后继地涌向我们最后的阵地。

我们坚守的防线最终陷落，星盟军队将残存的地狱伞兵分割包围，各个小队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而我和另外一名地狱伞兵，我们两人孤立无援地死守在一段狭长的战壕中，做着最后的抵抗。

一切终于结束了，我们将会在这片土地上顽强抵抗，直到死亡。

不过一切并没有如我所想就此结束。

伴随着战壕外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声，一个身穿灰绿色动力装甲，体重足足两吨的巨人从天而降，落到了我们藏身的战壕中。

“跟紧我！”这个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的“怪物”金黄色的面罩下，一个雄厚的男中音响了起来。

他从战壕之中一跃而出，等离子能量弹接二连三地命中他那高大魁梧的躯体，可是这家伙身上的铠甲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别无选择，我们唯有紧随其后。

这个家伙如同攻无不克的巨型坦克一般扫除所有阻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星盟部队，他轻而易举就将拦路的咕噜人踢到了九霄云外，又准又狠的老拳一击就将鬼面兽的脑壳锤得粉碎，即使是星盟中最为精锐高贵的精英战士，也无法阻挡这家伙势如破竹的前进步伐。

我们跟着这个家伙一路突围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堡垒的外部护墙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防空炮塔和AIE−486H式重型机关炮台，这个鬼地方的防御体系简直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加以形容。

身穿重型铠甲的巨人将我们安全带到要塞中，随即转身调头，大步离开。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望着巨人远去的身影，我拉住堡垒中的一名陆战队员，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们是军情局用以挽救人类种族命运的秘密武器，军情局的那些家伙称

呼他们为斯巴达战士。这群所谓的斯巴达战士接受了最棒的训练，配备了最棒的装备，他们战无不胜！你难道没有听到过军情局的公众宣告吗？这些狗娘养的超级战士将会扭转战局，他们会把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星盟杂种杀个片甲不留！”

原来如此，地狱伞兵已经不再是人类军队之中最为善战的精锐之师了。

这群所谓的斯巴达战士将会扭转UNSC同星盟作战的颓势，而我，依然只会是个碌碌无为，毫不起眼的地狱伞兵而已。

我没有再继续多想，因为一个熟悉到不能更为熟悉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之中：“凯奇？凯奇·叶甫盖尼？真的是你吗？”

我扭过头来，看见菲莉茜雅一手拿着水壶，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挂在肩膀上的BR55突击步枪。

“菲莉茜雅？”简直难以置信，菲莉茜雅刚毅，黝黑的脸庞之上竟然出现了条条皱纹，她那不再年轻的脸庞忠实记录了岁月流逝的磨砺与沧桑。毕竟，我们那时还仅仅只是孩童而已，而不经意间，二十多年的时光已然在指间匆匆流逝。

菲莉茜雅跑过来和我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猛地将我向后推去，“臭小子你竟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太他妈让我难以置信了！”

与此同时，我也感到相当震惊：“你在这里做些什么？”

“和你一样，隐蔽起来。这个要塞归我指挥，这片堡垒由造船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使用坚硬无比的毛石料建造而成，星盟制式的小型能量武器根本无法彻底穿透要塞坚固的墙壁，恰恰相反，等离子武器所造成的轻微融化反而使这些石块更加坚不可摧。既然星盟部队已经突破你们设立在博物馆附近的最后防线，我们也只有固守待援，等待鹈鹕运输机队将我们从这个该死的鬼地方抢救出去。”

菲莉茜雅的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而在她的脖颈后也有一片巨大的烧灼疤痕，我抬起头来，不经意间瞄到了菲莉茜雅的肩章。二十多年的分别，没想到菲莉茜雅已经从新兵一路窜升到了上校军衔。

“如果你愿意的话，凯奇，我可以把你转调到我属下的支队来，”菲莉茜雅说道。“我可以保证，这次再不会靠倒在你的身上昏昏欲睡哈。”

“见鬼，菲莉茜雅，那可真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自从我们分别之后，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

“我知道，我想你也明白，是你挽救了我的性命。”

“此话怎讲？”

“我本来是下定决心返回故里的。我本来是要穿着那一身破破烂烂的狗屎农装，无助绝望地等待那群该死的异星人在我的头顶播撒死亡。”

我没有吱声，我再也不愿想起发生在丰饶星上的那些可怕回忆。

“有一些丰饶星居民在第一次袭击中幸存下来，”菲莉茜雅继续道。“你去看过那些……”

“我的父亲并没有出现在幸存者名单上，没有。”

菲莉茜雅点了点头。“我的父母也是一样，”她的身体向我这里靠了一靠。“你看，我可以将你转调到查瑞斯号上，也就是我所在的那艘巡洋舰上。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一个自己绝对无法想到是谁的人。”

菲莉茜雅的欲言又止充分调动了我的好奇之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一般机械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上级部署的任务，直到今天和菲莉茜雅在战场重逢，她的自信，她的贴心，重新使我燃起了对生的希望。

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心中当时慌乱极了，这次重逢既让我感到惊喜，又让我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

菲莉茜雅会不会像梅森和奇克那样，不久之后就会毫无生气地躺倒在我的怀中，无助地慢慢死去？

又有多少人能够未卜先知？又有多少人能够完全掌控命运的未来？

我不知道。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重新返回轨道上的战舰，”菲莉茜雅低语道。“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惊喜之事。”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在耳边响起，碎石和沙尘如雨一般从天而降，看起来，原本固若金汤的巨石要塞也快开始要撑不住了。

“我们一定能够活着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的！”菲莉茜雅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了，凯奇，带上足够的弹药，随时准备撤离，根据情报，鹈鹕机队应该马上就到。”

极目远眺，一艘鲨鱼形状的星盟巡洋舰穿过厚厚的云层，正以极快的速度下降高度。星盟战舰腹部的等离子能量炮疯狂地向地面倾泻着蓝色光束，光束所及之处，一切荡然无存，只剩荒凉焦土。

所以正如菲莉茜雅所言，我们必须要尽快逃离这个已然陷落的人类都市。

曾经，我彻底放弃了对生的渴望，但是就在我和菲莉茜雅在战场意外重逢之后，我又重新燃起了对生的向往，我终于从不知疲倦的杀人机器重新变回了有血有肉的人类生灵，是的，我是一个生命，一个肩负过去，憧憬未来的人类生命。

我还活着。

在接收了所有撤退的军队和平民之后，查瑞斯号巡洋舰立即撤入了跃迁断层空间。在查瑞斯的甲板上随处可见浑身鲜血，遍体鳞伤的陆战队员和地狱伞兵，战舰中的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着伤员。我无法想像在今天的战役又有多少鲜活的生灵惨死于星盟的屠刀之下，不过从在轨道中所见星球上一片生灵涂炭的惨状来估算，至少会有数以百万的生命和斯科普里星一起化为灰烬。

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大家的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失望悲观的气氛充斥在战舰的甲板。然而菲莉茜雅却有些与众不同。“跟我过来，”她兴

奋地拉住我的手臂，穿过数层战舰的甲板，来到了一个塞满鹈鹕运输飞机的小型机库之中。

我们来到机库的角落里，天哪，那个坐在冰箱旁边椅子上的男人，竟然是埃里克！

真他妈难以置信埃里克竟然还活着！

埃里克也站起身来，紧紧抓住我的双手："凯奇……"

"什么时候？"久别之后的重逢喜悦已经让我无法组织自己的语言。"怎么好的？"

菲莉茜雅在一旁插嘴道："这混蛋足足昏迷了五年之久，苏醒之后，这小子选择加入了海军，成为了一名相当优秀的飞机驾驶员，"菲莉茜雅从冰箱里摸出了一听啤酒。"军衔的高低即意味着你能享受到特权的大小，埃里克这家伙竟然还搞来了一个小冰箱哈。"

所有这一切的失而复得，都来得太快，太快。

我想知道在我们分离的这漫长岁月之中发生的一切，二十二年啊，二十二年。

我们的友谊如同二十二年前一样，仍然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我们三人躲藏在鹈鹕运输机中谈天说地的场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时光匆匆飞逝，菲莉茜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名上校，而埃里克则是一名出生入死，不惧艰险的飞行勇士，而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仍然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兵，一个机械服从所有命令的行尸走肉，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朋友的冷漠怪物。

也许，我失去了自己赖以休憩的丰饶家园，但在这里，我重新找回了逝去已久的人性与友情。

就是在埃里克鹈鹕机舱狭小的空间之内，埃里克和菲莉茜雅向我合盘托出了他们的计划。还记得那次我们刚刚执行完一项困难棘手的地面作战任务，返回到埃里克的鹈鹕运输机中尽兴地喝着小酒，正如埃里克所总结的一样，又他妈是人类生灵涂炭，星盟损失惨重，而幸存的我们不得不再次撤退。

"但至少，这样的惨剧最近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总结道。"科尔协议在全军范围内的顺利执行成功延缓了那些异星杂种对于近地殖民地群侵略步伐。"

也许这会为人类赢得更多的时间来建造更多的战舰，训练更多的战士来抵抗星盟的侵略。那些行踪诡秘的军情局大佬们，或许能够利用这点弥足珍贵的时间来创造更多能顾挽救人类颓势败局的斯巴达超级战士。

"斯巴达战士，"埃里克不屑地嘟囔道。"唔，他们甚至连人类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一群怪胎而已，这些家伙不属于这个世界。"

地狱伞兵中坚持和埃里克同样观点的战士并不在少数：人们都在怀疑这群头戴金色面罩，身穿厚重装甲的家伙是否果真如同军情局大肆宣传一般战无不胜。

埃里克的观点无可反驳。

“还有，”菲莉茜雅接过话茬。“经过了如此之久，那些头儿们才制定出科尔协议来保护地球和重要殖民地的坐标不至于被异星人来获得，在我看来，那些高层像是故意要将远地殖民地从人类控制的星域中抹杀消灭。”

“这简直太……”荒谬两字已到口边，但我还是咽了下去，我突然想起了那次自己在食堂之中愤怒咆哮的场景。“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无论如何，现实都是我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那些殖民星球。”

“我们为了UNSC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在战场上奋勇作战，而等到我们老了，受伤残疾了，才会猛然发现自己已然是孤家寡人，无家可归。”菲莉茜雅抱怨道。

“再加上我们几个都是从CMA（殖民地民兵部队）转属来到UNSC，我们的退休养老金本应由CMA负责发放，但眼下的情况是CMA早已被UNSC取而代之，而原先调拨给CMA的运转经费早已被UNSC拿去建造更多的战舰和武器。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军方高层或是政界大佬能够体恤我们退伍之后生活上的种种难处。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活到自己退伍。”

菲莉茜雅的言语中透露出自己的疲劳与厌倦，同时也道出了埋藏于我埋藏于心底的多年心声。我的生命之中，足足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战场上拼死厮杀。

而每一次的结果却都惊人的相似。

撤退。

失败。

每天只有观看军情局那千篇一律的宣传电影，偶尔得到假期出去闲逛，然后花天酒地一番。即使如此，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内心无比空虚。

我突然注意到菲莉茜雅和埃里克正在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们在仔细打量着我，想要摸透我的心思。

“我们即将执行一次强夺突袭任务，”菲莉茜雅开口讲道。“我刚刚从上级那里得到消息，我们发现了一些星盟刚刚得手的重要物品。”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从地底挖掘出来的一些人造遗迹，不过现在又他妈有谁还有心思关心它们到底是什么玩意？那些玩意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菲莉茜雅继续道。“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所有任务，我们在各个战场中艰苦作战，奋勇杀敌。在UNSC那些养尊处优的高层老板看来，我们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棋子而已。而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确保地

球坐标的秘密不被星盟获得，那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UNSC的那些杂种只关心地球和致远星的安全。”埃里克愤愤地嘟囔道，他的口气是如此的恶毒。我能够感觉到，多年前的那次爆炸已经将埃里克彻底改变，虽然他现在仍然为UNSC来服务，但这也许仅仅是他无路可走的无奈之举，骨子里面埃里克仍然对UNSC有着极强的戒备心。

菲莉茜雅继续道：“那些异星人从地底挖出的人造遗迹所处的位置靠近一座小型的殖民城镇。（根据前后文分析可知，此小镇同样位于斯科普里星球之上，星盟舰队抵达斯科普里星球之后并没有融化整个行星，而是在地底之下发现了埋藏的先行者遗迹，而查瑞斯号战舰则重新返回斯科普里行星部署地狱伞兵执行强夺任务。）关于那座小镇，我已经事先做过了一些调查。”

“小镇中心有一座大型银行，而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储存着大量的黄金和白金金条。星盟的入侵发生得非常突然，以至于银行的工作人员并未及时将这些金银细软转移离开，这也就意味着，这些金条仍然静悄悄地摆放在昏暗的金库中，默默等待着它们新主人的出现到来。”

我警惕地向四周张望一番：“什么？你难道想要偷出那些金条？”

“偷出？”埃里克猛然打断了我的话语。“这些金条并不存在，凯奇，那里马上就要被星盟战舰融化至渣了，UNSC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关头夺取星盟的遗迹，或是将其彻底摧毁。没有人会在意那些金条的下落与命运。”

“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退役，”菲莉茜雅喃喃道。“我们就能够返回地球，安安生生地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过上UNSC永远都不会提供给我们这群可怜老兵的美好生活。”

我深深吸了口气，低下头来默默注视着鹈鹕运输机那满是磨损刮痕的破旧地板。

埃里克在一旁补充道：“我们仍然会遵照上级命令进攻星盟并夺回遗迹。我们会完美地完成上级赋予的所有任务。惟一不同的是，我们将会多带一艘鹈鹕运输机一起上路，我们炸开金库，将金条装入空闲鹈鹕的弹药箱中，然后重新返回到战舰。”

“然后呢？”我问道。

“然后就是……我们能够去干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菲莉茜雅的身子靠得更近了，她脸上那道深深嵌入皮肉之中的疤痕更加清晰，她眼中的渴望和憧憬也愈发强烈起来。“我可以动用关系搞到几张直达地球的飞船船票，我想，我希望能够在自己咽气之前见地球母亲一面。你们可以决定自己想要飞往何方，不过我真心希望我们三人在余生里能够互相依靠，永不分离。这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凯奇，我们已经将自己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充斥着恐惧与死亡的战场。

有谁敢确定明天不会有一个默默无闻的豺狼小杂种躲在树丛后一枪崩掉我们的脑袋？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提枪作战了，凯奇，我们三个都是在战场中成长起来的可悲一代。你还记得自己最近一次同平民交谈是多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么？”

是的，太久太久，我不得不承认：“还有多少人将会参与我们即将付诸执行的计划？”

“算上你，我们就可以凑齐人手，”埃里克回答道。“菲莉茜雅可以在强夺遗迹的任务之中将其余参与我们计划的弟兄安排在一个小组，上级非常信任菲莉茜雅，不会生出疑心，其余知道底细的兄弟都是和我们一届进入CMA的老兵，我们已经在一起计划了很长时间。”

“我们几乎就要打算在博物馆发生的那次战斗中动手执行计划，”菲莉茜雅说道。“但是银行所在的小镇距离我们奋战的都市实在是过于遥远，不得已我们只好打消了冒险行事的念头。”

“但是我们现在找到了你，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埃里克盯着我的眼睛，动情地说道。“真他妈是出乎意料的完美至极。”

昔日的小队时隔多年终又重聚，在酒精模糊意识的作用下，我感觉自己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家。

执行菲莉茜雅和埃里克的计划就意味着，我们要和其余所有人来周旋作对。

我也有过犹豫，有过慌张，但是我不想让自己最最亲近的朋友失望。我将会随同他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妈的，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我们像一个家庭一样无法分开。无论这个计划有多么疯狂，无论我的心中是多么惊慌，我都绝对不会让自己的朋友有所失望。

我们已然是一无所有。

战争从我们身上夺取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过战争教会了我们坚强，教会了我们要勇敢，教会了我们无惧艰险。战争爆发伊始我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情，而多年之后的久别重逢更加使我们的友情历久弥坚。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愿失去自己的朋友了。

我们这次并没有乘坐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直接空降到目标区域，鹈鹕运输机队搭载着我们从星盟警戒范围之外悄悄地进入星球的气层。在持续飞行了数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任务目标附近的边缘区域。

这座毫不起眼的小小城市坐落在一片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区域中央。城市中心恰好坐落在四条山间小溪的汇合之处，四条溪水合流而成的大河就从那里流入了不远外的山谷。

整个机队紧贴着狭长山谷的谷底快速飞行，虽然这里地势凶险，易守难攻，但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遭遇任何敌军，我们就顺利抵达了目标区域，看来

那群白痴星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片山谷所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

直到目前为止，星盟并没有给我们准备什么意料之外的“惊喜”。

已经着陆的一百多名地狱伞兵迅速以小队为单位，在小城中分散开来，他们各自检查武器，交代任务，随时准备开拔出发。

就在河流下游的大坝那里，星盟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着挖掘行动。星盟如同生物器官的流线型飞船在天空中忙碌往返，地面上数以千计的咕噜战士正在手忙脚乱地摆弄那些正在穿刺底层的巨大机器。

小镇居民早已经被疏散撤离，整个城市之中安静极了，我们甚至能够听到小镇另外一侧地狱伞兵们集合出发的叫喊口令。

“你知道这座小城的名字吗？”我问道。

“晓风港。”菲莉茜雅回答道。

两名地狱伞兵埃米和查尔斯顿已经爬到城市最高建筑的楼顶，并在制高点上架设了两门重型机关枪。他们都是菲莉茜雅特殊挑选，参与我们秘密计划的CMA老兵，埃米和查尔斯顿负责在高地压制星盟部队可能的骚扰与侦查，他们还配备了火箭发射器，足以干掉任何够胆侵犯的星盟侦查小队。

还有两名地狱伞兵——奥林和戴尔，他们同样肩背威力强大的火箭发射器，守卫在小镇中心大街的尽头角落。

塞塔则手持BR55突击步枪，形影不离地跟随在菲莉茜雅的身边。而一头灰发的少校特勒，则手持两把微型冲锋枪，懒洋洋地斜靠在一间房子的门道上。

我们八个地狱伞兵，再加上等候在鹈鹕中摆弄着加特林机枪的埃里克，就组成了镇守后方的指挥小队。

其余的鹈鹕运输机都被部署到了小镇的边缘区域，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局势失控时不至于星盟追兵将我们赖以逃生的鹈鹕飞船一网打尽。而菲莉茜雅下达这个命令的真正用意则是尽可能让所有飞船都远离我们即将“大干一场”的中心银行。

地狱伞兵小队开始向星盟营地所在的河流下游运动而去，十分钟后，整个小镇彻底安静下来。

整个晓风港中只剩下了留守基地的指挥小队。

不远处就有一家空空如也的花花公子吉姆酒店，市政厅则伫立在酒店的对面。

而我们此行的目标，两层楼高的城市银行，就静静等待我们的到来。

“好了大伙，都给我行动起来！”菲莉茜雅高喊道。

奥林和戴尔从背包之中掏出炸药，训练有素地安装在小城银行厚重的前厅大门上。

随着一声爆裂的闷响，整个大门被炸出一个大洞。这两个家伙对于锥孔装药的起爆用量把握简直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们一定是菲莉茜雅从CMA老

兵中精心挑选出的爆破专家。

“在鹈鹕运输机返回小镇中心接应完成任务的地狱伞兵之前，我们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来搞定所有的事情，”菲莉茜雅带领我们冲进了银行。“所以，大家的动作都给我快点，速度，速度，速度！”

塞塔，特勒，奥林和戴尔都紧跟在菲莉茜雅身后冲进了银行。又有一道厚重的防护大门阻挡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戴尔迅速冲上前去，将炸药安置妥当。

又是一声爆炸过后，我们继续向前冲去。

“我们眼下还能使用银行的电梯吗？”我有些担心。

“没有问题，银行的备用供电系统运转正常，”戴尔回答道。“地底下的热载体核能反应堆能够保证整座城市供电正常。”

我们一路又炸开了三扇紧锁的防护大门，之后的行动一切顺利。

伴随着金库外最后一扇防护大门的轰然倒下，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走廊两边，堆满了散发着金色，银色光芒的诱人长条物体。

“中头奖了。”特勒喃喃道，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就在我的身子右边，黄灿灿的金条足足堆到齐我胸口的高度。

金库之中的每一个单间里面都装满了这些贵重至极的金条，正如特勒所言，我们发达了。

我们带来的机械运货小车正好能够进入银行金库的电梯，我们将前两个单间中的金条迅速装载到小车上，然后再装入埃里克鹈鹕爱机运货舱的弹药箱中。

我们的金条转移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开始开起了玩笑，开始憧憬那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

鹈鹕运输机的机舱中装满了满载金条的弹药空箱，我们甚至不得不搬出鹈鹕上的“西瓦级”核弹来装载更多的金条。

“够了，再多金条鹈鹕就飞不起来了。”埃里克警告道。

“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间里面的一点金条，我们再搞几箱，然后就大功告成。”菲莉茜雅回答道。

银行地下的金库之中，我们炸开了通往最后一个单间的隔离大门，爆炸的冲击震得房间中的灯光忽明忽暗，房间里灯光所投下的阴影也在不停移动。

终于，灯光停止闪烁，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光亮，但是那些阴影仍然在继续移动。我定睛一看，这些影子的外型和人类毫无二异。

一只小手从金条后伸了出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你是来拯救我们性命的吗？”伴随一个稚嫩的童声，一个有着蓝汪汪大眼明眸的小男孩出现在我的面前。

“感谢上帝派遣你们前来拯救我们的性命。”一个男人接着说道，他自称是学校的教师，在绝大多数成年人类都武装起来沿河而下抵御星盟攻击的时候，他被大家推选出来照看这些年幼的孩童。

天哪，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上好几天了。

所有的孩子都躲藏在金库最里边的单间里，依靠着并不充裕的补给支撑到了现在。

“我们曾经看到过被星盟融化星球的模样，”朱利安，也就是那名年长的教师，继续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最大可能隐蔽在深入地底的地方，希望能够逃过异星人的轨道轰炸。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乘坐航天飞机逃离此地，所以在星盟发动进攻的时候被困在金库中的孩子并不是非常多。”

这个金库并不够深，假若星盟继续自己数十年来乐此不疲的轨道轰炸，他们绝无可能幸免下来。

但是我没有吱声。

菲莉茜雅显得相当吃惊，她呆呆地伫立在金库的走廊上。我慢慢走到她的身边。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小声对她说道。“我们不能扔下他们，让这群稚嫩的孩童白白等死。”

“别忘记了，我们多带了一艘鹈鹕……”我继续道。

菲莉茜雅猛地打断我的话语。“让我考虑一下，现在，先去把剩下的最后三箱金条送回到埃里克的鹈鹕上。”

“我们该如何对这群无辜的孩子解释所有的这一切？”我问道，声音提高了一些。

菲莉茜雅进入到孩子们和朱利安躲藏的单间之中，粗粗一算，足足有三十多名孩子躲藏在这里。

“朱利安，你是叫朱利安，对吧？我是上校菲莉茜雅·桑德森，隶属于UNSC行星轨道突击队。我们奉命前来此地回收所有金条，保证我们拥有充足资金来同星盟继续漫长的持久战争。我想让各位都明白，我们必须优先执行回收金条的任务。无论是食物，饮水，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你们所有的需要，然后再尽快考虑如何将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谢谢你，非常感谢。”朱利安连连道谢。

戴尔和奥林终于将最后一点金条装载在运货小车上。

我将菲莉茜雅拉到一旁：“我们必须呼叫更多的鹈鹕来拯救这些孩子的性命。”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要做些什么。先去把这最后一点金条装上鹈鹕，我们必须在地狱伞兵惊扰星盟守军之前搞定一切。至于这些孩子，我们至少会给他们留下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不过在我认真考虑分析利弊之前，绝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将

他们带出金库。”

“你还要考虑什么？”塞塔也走了过来。“你难道果真考虑要将他们救出金库？”

我感到震惊极了：“我们难道要将他们留在这里白白等死？这些还都是些孩子！”

“他们已经死了，”塞塔的口气冷酷至极。“在他们选择逃入这个金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了，区别无非就在何时去死，如何死亡而已。在以前参加的无数次星球保卫战中，又有哪一次我们帮助的无辜平民能成功逃出生天？”

戴尔和奥林也凑了过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旁观着我们三人的争论。

“假如我们无法拯救保护人民的姓名，又有何脸面来称自己是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与士兵？”我回答道，那些我曾经为之奋战，但是依然陷入敌手的殖民星球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浮上了我的脑海。

我想到了菲莉茜雅以前说过的话，我最后一次同平民交谈是在什么时候？自从埃里克在爆炸之中昏迷不醒，朱利安是和我对话的第一名平民。

也许我的孤僻，我的冷漠，就是因为太久没有和平民交流所致。

也许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能够分辨清楚孰是孰非：“我们不能将这些孩子留在这颗行将毁灭的星球之上。”我大声说道：“我拒绝干出如此违背良心的勾当。”

“假如你要拒绝，那我们可就有麻烦了。”塞塔怒吼道，她微微举起手中的BR55突击步枪，戴尔和奥林在一旁继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他们随时准备上前来为塞塔撑腰。

菲莉茜雅向前走了几步，试图重新控制住已经不妙的局面：“闭嘴，你们都给我闭上自己的臭嘴。我们可以少带一些金条，空出位子来带上一些孩子和我们离开这里。”

“少带多少金条？又有多少孩子能够和我们一起逃离此地？”我毫不退让。“你难道就忍心做这冷酷无情的加减计算？你难道就如此渴望那些沾满鲜血的金银财宝？”

塞塔又将突击步枪的枪口抬高一些。“假如我是你的话，绝不会如此地不顾大局，”她说道。“我们必须要带上所有金条。”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将这些孩子带出这个该死的星球，”我坚持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必须放弃金条。”

塞塔举起步枪对准了我的胸口：“没有人有权擅自决定放弃金条。”

“放下你们的武器。”菲莉茜雅命令道，奥林和戴尔也已经拔出手枪，他们和塞塔站到了一起。

“我不认为塞塔会做出丝毫的妥协与让步。”我对菲莉茜雅说道。

“闭嘴，凯奇。”

我也举起了自己手中的突击步枪：“我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是一名人类，一名战士，不是那些叛军，更不是那群冷酷无情的异星杀手。我绝不能留下这群孩子，留下他们自己孤零零地面对死亡。”

“这些近地殖民地杂种的生死关我们什么事？”塞塔发问道。“当UNSC派出军队轰炸远地殖民地的城市之时，他们考虑过要为那些无辜的孩童留下一条活路吗？”

“远地殖民地已经成为历史了，塞塔，”我针锋相对地反驳道。“它们都已经化为灰烬了。”

“都是因为UNSC的放任不管，远地殖民地才会一个接着一个沦于敌手！”奥林狠狠地回答道。

“当真？那些同星盟侵略者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UNSC舰队又是在为谁而战？那些在我面前阵亡牺牲的战友伙伴又是在为谁而战？”手中步枪的枪口在奥林，塞塔和戴尔身上来回游走，我并不想将菲莉茜雅也牵扯进来。

但是假如她也要置我于死地……我认命了。

无论如何，我决不能将这些孩子留在这里白白等死。

我必须保护他们。

“世上再多的金条也无法换来宝贵的生命，难道你们就想在今后的漫漫长夜之中无法入眠，因为自己的贪婪导致数十名孩童的无谓死亡而良心自责，惶惶不可终日？”我继续讲道。“这样做太不值得。”

“在我看来，这非常值得。”奥林咆哮道，他举起M6手枪，我从他的眼中已经读懂了一切。

枪声几乎同时响起，我的盔甲吸收了塞塔子弹绝大部分的杀伤威力，而塞塔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被我一枪爆头。

但从奥林和戴尔手枪之中发射的子弹却命中了我的手臂和大腿，还有一发擦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

“菲莉茜雅？”我忍住剧痛，高声呼喊道。奥林跌倒在装载金条的弹药箱上，鲜血从胸部的伤口喷涌而出。

戴尔则头部中弹，一动不动地平躺在地上。

“菲莉茜雅？”

我爬到了菲莉茜雅的身边。正是她，掏出枪来击毙了奥林和戴尔。假如她选择将我干掉，一切都会简单许多，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去做，在最后的生死关头，菲莉茜雅再次和我站到了一起。

菲莉茜雅跌倒在地面之上，双手紧紧压住自己喉咙之上的伤口，鲜血从她的口中喷涌而出，菲莉茜雅剧烈的咳嗽起来，拼尽全力想要呼吸空气。

“菲莉茜雅……”

她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臂，她的目光在我的身上四处游走，菲莉茜雅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最终，她还是永远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菲莉茜雅……”我哽咽道。

“长官？”教师朱利安从里面的单间走了出来，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让他大吃一惊。

“留在这里，不要离开，”我对他说。“我现在要去完成将你们救出此地所需要的最后准备。”

我一瘸一拐地冲向电梯，泪水浸满了我的眼眶。

菲莉茜雅的鲜血沾满了我身上的装甲，我踉踉跄跄地冲到鹈鹕运输机的机舱，掏出手枪对准埃里克的脸庞。

“你还记得那次发生在俱乐部中的炸弹爆炸吗？”我问道。

埃里克扭过头来，径直面对那黑洞洞的枪口：“每天清晨那如同噩梦一般的回忆都会浮上我的脑海。”

“我还记得自己被围困在一片黑暗的废墟中，几乎难以呼吸，我还记得是一名地狱伞兵将我从废墟之中挖掘出来，那一刻我一生都难以忘记。”

“那你为什么还要加入我们的行动？”

“是的，我曾经是想助你和菲莉茜雅一臂之力，”我点了点头。“但是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阻止你们的行动，那些孩子不能在这里白白死亡。”

“我们事先根本无法预料竟然有难民躲避于此。”埃里克回答道。

“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埃里克叹了口气：“凯奇，我们救不了所有那些孩子的性命。你看，也许我们可以少带一些金条，腾出空间来让一些孩子登上鹈鹕，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拯救他们的性命而抛弃我们自己的未来，抛弃菲莉茜雅为之奋斗向往的美好未来。”

驾驶舱里的扬声喇叭响了起来，突袭星盟挖掘营地的地狱伞兵成功夺取了不只一件的人造遗迹。他们现在正在朝着小镇方向全速撤退，而数以百计的咕噜人正在他们身后没命地追赶攻击。

“他们能够追踪这些遗迹的信号！”一个情绪激动的地狱伞兵在通讯频道里歇斯底里地高声喊道。“我们分成了几个小队各自撤退，希望以此来分散星盟部队的注意，但是那群杂种，却死死尾随在携带遗迹的我们身后！”

真他妈见鬼。

埃里克摇了摇头：“我很同情那些孩子，但对他们的悲惨处境爱莫能助。我们刚刚狠狠踢痛了星盟的屁股，看起来他们蜂拥而出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地狱伞兵们疯狂撤退，他们开始呼叫鹈鹕机队前来接应自己逃离这个即将被星盟大军淹没的该死星球。

我冲着埃里克挥了挥自己的手枪:“出来。”

“你说什么?”

“我叫你快点出来!我不愿意对着你的脑袋再开上一枪。不过我知道如何才能拯救孩子们的性命,所以,快点从驾驶舱里给我滚出来。”

“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你了解我,了解我过去的一切,但是你知道特勒,埃米和查尔斯顿的底细吗?他们虽然是CMA的老兵,更是沃特斯上校(著名叛军首领)曾经死心塌地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既然已经参与到我们的计划当中,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就善罢甘休的。我们无法和这群狗娘养的杂种抗衡,况且,我也绝对不会将自己心爱的鹈鹕交付他人。”看到埃里克不肯让步,我只得举起手枪枪柄对准他的脑袋连砸三下,然后将不省人事的埃里克扔出了鹈鹕之外。

查尔斯顿和埃米正在高楼之上的机枪防御点注意着远方星盟军队的一举一动,他们没有察觉到鹈鹕运输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那晚我在阿莉森·斯塔克身后观看她操纵黄蜂战机的回忆已然如同恍如隔世,但是我还记得阿莉森展示的基本操作流程,她在我面前炫耀表演了不下百次。

鹈鹕的操作按键和黄蜂相似极了。

但这并不意味我就能够顺利地将埃里克的鹈鹕开上蓝天。

我接通了连接查瑞斯号巡洋舰的加密通讯频道,这样其他执行任务的鹈鹕飞行员就无法揭穿我所编造的谎言。“查瑞斯号,我们已经得到了人工遗迹,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交通工具搭载地狱伞兵离开这里。眼下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需要鹈鹕后援,现在就要!敌方已经击落了三艘鹈鹕运输飞机,重复,我们立即需要更多的鹈鹕赶来支援!”

飞行手柄,脚踏油门,我努力回忆着这一切该如何操作,到底如何才能将鹈鹕带上天空。

埃米和查尔斯顿发现鹈鹕引擎启动时一定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载满金条的鹈鹕运输机蹒跚挣扎着离地升空。

我紧张极了,我担心埃米和查尔斯顿会用手边的重型机枪一通乱射将我空中击落,但是谢天谢地他们并没有那样去做。我打开电台,慌忙确认着携带人工遗迹的地狱伞兵小队的具体位置,凭着本能,我想要为那群孩子的逃生赢得更多时间。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成形。

我笨手笨脚地将鹈鹕运输机降落在地狱伞兵退回城市必经的河岸上。

第一个爬上机舱的地狱伞兵近乎绝望地高声呼喊:“这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

我扭过头去："那些遗迹在谁手上？快将那些遗迹弄上鹈鹕的机舱！我们必须将这些宝贝立即送到轨道上的巡洋舰中。"

地狱伞兵回身招呼自己的同伴，没过多久，一辆装载着几个箱子的猫鼬运兵车驶了过来。几个地狱伞兵合力将装载遗迹的箱子安放在鹈鹕的机舱之中。

"核弹！长官，我们随队携带的那颗"西瓦级"核弹要怎么处理？"地狱伞兵问道。

"一颗核弹？"

"我们并没有在挖掘现场引爆核弹，不过眼下星盟追兵源源不断，我们正在考虑是否使用核弹来延缓星盟的追击。"

我点了点头："把核弹也一同扔进鹈鹕的机舱里面吧。这样你们就不必一路带着这个笨重的大家伙四处跑路了。"

"明白，长官，我还要提醒您多加注意，星盟空军也已经加入到了战斗中，"地狱伞兵望了一眼机舱里满满当当的弹药盒箱。"长官，我们难道不能卸下一些弹药，让自己的弟兄乘坐鹈鹕先行撤退？"

他的脑袋又往驾驶舱里蹭了一点，然后看到了我身上的伤口与血迹："长官？你被人枪击了？"

他皱了皱眉头："我必须要检查一下您的……"我立即掏出M6手枪架在了他的脖子之上。

"在城市中心，银行地下的金库中躲藏着三十多个尚未成年的孩童，"我没有理会他的质疑。"搭载着这些星盟杂种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人工遗迹，我将会驾驶鹈鹕远离城小镇，我想星盟部队会调转枪头，全力向我逃窜的方向追击。这样我就可以为你们营救那些儿童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地狱伞兵点了点头，慢慢向后退去，我用手枪指了指那些满载金条的弹药箱："把它打开。"

他照做了，然后震惊地张大嘴巴："现在把这箱金条弄出机舱，你们小队之中每个兄弟都能够分到一条，以后如果有机会活着撑到休假，可别忘记去酒吧为凯奇·叶普盖尼喝上一杯。"

我重新操控着鹈鹕升入空中。

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星盟追兵，不过话说回来，鹈鹕操作平台显示屏幕上足足一半的数据涌动在我看来完全不知所云。驾驶着鹈鹕在河边盘旋了两圈之后，我只得调转机头，飞向远方的群山。

我想要尽可能吸引所有星盟追兵的注意，但是机舱中装载了如此多的沉重金条，鹈鹕运输机已经很难再灵活进行爬升与转向。一架女妖战斗机从鹈鹕前方飞速俯冲而来，等离子能量弹如雨一般倾泻在鹈鹕的前侧机翼上，我没有理会女妖无休无止的骚扰，继续保持着机身的平衡向前方飞驰而去，唯有心中默默祈祷星盟兴许因为忌惮将我击落会损坏机舱之中他们视为"珍宝"的遗迹，而无法下定

决心全力攻击。

一发从城市方向发射而来的导弹不偏不倚正中女妖战斗机的机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紧随其后的第二发飞弹就已经命中了鹈鹕的右侧机翼。毫无疑问，这一定是查尔斯顿和埃米这两个杂种干的好事，或许……甚至埃里克也参与到两人之中，他们的计划确实天衣无缝，即使在任务完成之后军部介入鹈鹕遭遇己方火力被击落的调查，他们也可以以需要击毁女妖战斗机为由搪塞质询。

鹈鹕的机身剧烈地旋转抖动起来，虽然我竭尽全力想要维持机身的平衡，但是满载金条的鹈鹕太笨重，再加上我自身技术的生疏，鹈鹕运输机无可避免地从高空加速向下坠落。

我尽可能想要让鹈鹕在空中支撑地长久一些，但是鹈鹕最终还是一头栽倒在地面上。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只记得鹈鹕一路颠簸着直冲山脊而去，虽然看似碰撞不可避免，但最终它还是奇迹一般成功越过山脊，机身在山脊上刮蹭摩擦，而后又在反作用力的帮助之下重新腾空而起。

接下来的可怕感觉简直和上次炸弹在俱乐部中爆炸如出一辙，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我昏死过去。等到我再次醒来的时候，熊熊烈火正在装甲上肆虐蔓延。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默默等待。

第六部分

菜鸟始终俯身趴卧在地狱伞兵老兵的身边，他一边警惕地注意观察着附近周围的风吹草动，一边仔细聆听着地狱伞兵所讲的自传故事。菜鸟曾经试图过带领老兵离开或是寻求援军的帮助，但是都被地狱伞兵断然拒绝并及时阻止。

不过现在他终于明白一切的一切了，至少，菜鸟心中终于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和自己的同伴乘坐单兵大气层突入作战舱降落于此，终于明白为什么军部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这个地方派遣更多的鹈鹕前来增援。

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这个男人，是的，是他，凯奇·叶甫盖尼。

也许，这个男人正在走向自己生命旅途的最后终点。

伴随着愈发强烈的噪音，一架鹈鹕运输机呼啸着朝着这里飞行而来。

“我将你一直留在我的身旁自有我的道理和苦衷，我想要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将我的故事完完整整地讲述给你，”凯奇说道。“但这并不是安慰我那行将脱

离肉体的渺小灵魂。他们快要来了，星盟军队，还有埃里克和他的狐朋狗友们，他们就快到了。我很惊讶，你竟然抢在他们之前出现在我的面前。埃里克他们肯定想要从鹈鹕的残骸之中尽可能多地抢救金条。所以，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全速奔向对面的那座山头，尽你所能以最快速度翻越那座高山的顶峰！扔掉所有拖慢速度的装备，只留下你的步枪和通讯设备，现在，快跑！”

“大约花上十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越过那座山峰的峰顶，记着，看到第一架朝你飞来的鹈鹕时，不要挥手拦截，恰恰相反，你要做好隐蔽，尽量不让鹈鹕发现你的存在。星盟部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朝着这里推进，但是那些身背笨重甲烷气罐的咕噜人是绝无可能追上你的。所以，现在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翻越对面的那座山头，记得，要发挥出自己在新兵训练营里练习长跑的全部潜力，菜鸟，全速去跑！如同最为凶神恶煞的可怕教官在你身后穷追猛打一般竭尽全力地全速飞奔！”

“长官，我不能就这样将你丢弃于此……”

“他们都会来的，菜鸟，当所有的杂种都到齐之后，我就会引爆鹈鹕中的‘西瓦级’战术核弹。”凯奇举起了手中的无线核弹引爆器，“多年之前，我曾经对我的父亲说丰饶星不过只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地’而已。但是它并不仅仅就只是荒芜的沙地，它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生活，工作，成长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世代相守的地盘，他妈的，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己所能保护那些生活在我们自己土地之上的男女老少，就像拯救困于金库中的孩童一样。那群丑陋恶心的异星杂种将会为掠取的每一寸土地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将你从这里……”

“不必了，我已是将死之人，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再连累更多的战士。”

“那么你那些正在不顾一切冲向这里的朋友呢？”

“他们也将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生活的这片热土，菜鸟。他们的死将会体现应有的价值，”凯奇笑了。“假如他们选择留在小镇中，而不是为了金条而冒死赶往此地，他们将会非常安全，不是吗？他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好了，菜鸟，你能够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请讲。”

“你将会同那些星盟杂种奋战到底，即使他们登上地球也绝不退缩。无论如何，哪怕最后弹尽粮绝，即使最后要去投掷石块，你也要同那些异星侵略者们血战到底。”

“我保证我能做到，长官。”

“好了，那么快点出发吧！”凯奇挥舞着手中的无线引爆器。“再这么磨蹭下去，核弹引爆的毁灭之光也会将你一同吞没！”

菜鸟站起身来，他环顾四周，最后望了一眼倒在血泊之中的地狱伞兵，然后没命地冲向对面的山头。他扔掉了身上所有的累赘，只留下自己手中的突击

步枪。

菜鸟疯狂地朝着山顶飞奔而去，他气喘吁吁地越过拦路的巨石，大步冲向不远前方的山顶。

冲刺。

再冲刺。

终于，菜鸟抵达了峰顶，他已经能够看到凯奇所说的小镇，菜鸟上气不接下气地扭过头来回望自己来时的道路，回望山脊上鹈鹕的残骸，他成功了。

刚刚走出新兵训练营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菜鸟很是庆幸自己的腿力不减当初。

菜鸟看到数以千计的咕噜人正在朝着散落在山麓的鹈鹕残骸疯狂冲去，和凯奇预料的如出一辙，这群身负沉重气罐的小家伙行动缓慢，正试图以人数优势包围坠毁鹈鹕。

头顶的引擎轰鸣吸引了菜鸟的注意，一架鹈鹕运输机迅速在山脊降落着陆，.三个身影从鹈鹕中冲了出来。

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帮助重伤的凯奇，而是疯狂冲进了满载金条的鹈鹕机舱。

菜鸟并没有继续遥望下去，他顺着山脊迅速向下跑去，紧接着卧倒在山峰的另一侧。

伴随一声惊天的巨响，整座山峰都猛烈地颤动起来，碎石同泥土从天而降，菜鸟也被卷入向下倾泻的滚滚泥流，一路连滚带爬地滑下山脊。

等到菜鸟缓过神来，他看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直到又有一艘鹈鹕越过山峦接应菜鸟，那团雄伟壮观的蘑菇云仍旧在继续上升，不断膨胀。

“这里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坐在前排的驾驶员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菜鸟摇了摇头：“说来话长。”

确实如此，一言难尽。

菜鸟的内心仍然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鹈鹕的引擎重新启动，“所有的平民都已经被我们安全救出，”坐在一旁的副驾驶员告诉菜鸟。“他们将随同我们一起返回地球。”

“回地球去？”菜鸟很是惊讶。

“星盟刚刚袭击了致远星，”驾驶员回答道。“我们必须要撤回并死守母星地球。”

菜鸟回望着脚下的土地，回望着这片即将被星盟战舰完全融化的土地，沉默良久。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沙尘飞扬的家园，菜鸟心中默默念道。

地球也是一样。

假如地球同样遭到袭击，那么人类不得不倾尽全力来守卫自己最后的家园，即使弹尽粮绝，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菜鸟必须完成自己对凯奇许下的生死诺言。

那些星盟杂种必须为自己所侵略的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

菜鸟心中暗暗起誓。



蒙娜丽莎

作者：
杰夫·范德梅尔　泰莎·库姆

2552年10月【确切日期已列机密】，索尔星系，大装置04废墟星域“光环”

洛佩兹 0610时

赵·恒·洛佩兹士官站在UNSC赤红马驹号的货仓当中，凝视着伫立在自己眼前的紧急逃生舱——一个型号巨大，满是凹痕的弹头。这玩意的长度和厚度大概都在两米左右，躯体上到处都是星际尘埃和光环残渣碰撞残留的斑驳痕迹。站在自己身边的还有，医护兵娜可·苿缇，技术官拉·辛格和他的助手——沉默是金、谜之音般的克拉伦斯，还有刚从一个侦察任务归来、名叫勃艮第的飞行员。所有人全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最近上钩的救生舱。这东西上参差不齐的凹损使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大家饶有兴趣地围观着这个铁疙瘩，似乎不瞪到它硬生生长出花儿来就誓不罢休。想要让人造的物品看起来浑然天成，洛佩兹感到有些疑惑，难道就是如此简单？对着这个铁桶猛砸一通就已经足够？也许吧。

詹姆斯·麦克克劳加入到围观的行列当中，这位新手的身材十分高大却又相当瘦弱，点点雀斑爬满脸庞。平日碌碌无为，在洛佩兹眼中，显然属于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新兵蛋蛋。

“我在这儿呢，中士。”他说。

“对对，你想说你人在这里，麦克克劳。”苿缇带答不理地哼哼道。相比苿缇——这个过于娇小身材同身上所穿巨大战斗装甲极不对称的女孩儿——麦克克劳的确能够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辛格招呼勃艮第过来帮忙撬开逃生舱。这玩意儿很明显不愿意轻易向他们敞开胸怀——虽然已经找到舱门闭合的隙缝，但是救生舱已经反锁，根本无法窥视到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这铁桶实在没有什么妖艳夺目的外表，对吧？”勃艮第说。洛佩兹早就知道陆战队员们暗地里称其为“多嘴八婆”，因为她的好奇心有时的确大到爆棚，不过看来她对这些流言蜚语毫不在意。

“这东西算是我们这边的么？”麦克克劳问道，完全不理会苿缇刚刚发出同自己一样的疑问。

“这东西铁定和星盟没有他妈的半毛钱关系。”洛佩兹说，“这是人类制造的产品。”

只不过并不见得一定是军用物资，舱体上虽然有一连串的数字，但它们并不是联合国太空司令部（UNSC）的特有标志。

没人知道这艘逃生舱在这满是光环遗骸的破碎空间中遇到过什么，一个巨大的异星人飞行器——而洛佩兹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该死，洛佩兹甚至连自己要来这个鬼地方做些什么都不甚明了。三天之前，他们像是一个涂满油脂滑滑溜

溜的鸡蛋一般从跃迁空间中弹到这里，上级下达的命令简单至极——“侦查，回收，当心星盟巡逻队”，洛佩兹可没情绪去解决什么神神叨叨的怪异谜团。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对这玩意儿放松警惕。”洛佩兹补充道，她可不希望队员们就此松懈。除了克拉伦斯，他总是那么放松，有时看上去简直不像一个活人。有些时候洛佩兹甚至怀疑这家伙是个没有活人气息的幽魂。命令手下持续保持警戒不要太过洋洋得意并不简单，尤其是当身处己方船舰货仓时，要让这群家伙保持警惕尤为困难。丰富的经验和阅历让洛佩兹早就明白，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保命真理。

他们在这趟旅程中遇见过很多逃生舱——多到数不胜数，那些逃生舱仿佛很有韧性的胶囊一般漂浮在太空中，这让洛佩兹不得不去认为它们是在有意识地找寻某样特别之物。但是他们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冷冻睡眠舱，都从光环爆炸后产生的碎裂大陆中漂浮而出。它们中绝大多数的上部结构保存得相当完整，还有一些则是在“秋之柱号”被星盟炮火击落时从其内部弹射出的冷冻舱，里面的所有乘客在抵达赤红马驹号前均告死亡。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这样过去——太空中漂浮的小匣子成为死难者们永久的家。就死法来说，这当然不能算是最糟的，但同样也不算最好。

也许麦克克劳一向很迟钝，但他还没迟钝到无可救药。在他帮忙苯缇解开担架的时候，终于开窍：“如果这玩意里满载高级机密，个头不会如此之大，我的意思是它太惹眼了，我看这应该是个民用逃生舱。”

洛佩兹没有回答，因为她也不知道答案。自己的任务尚且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而且流言蜚语也出人意料的少。她只知道虽然赤红马驹号依旧完全按照战时规则进行运作，但接收到附加安全协议时，她仍旧迸发出一阵强烈的预感——自己的灵魂将会在这次任务当中有去无回。不能透漏……否则将按军法处以……

最古怪的事情？那就是他们伶俐的人工智能“昌西”，被一个叫做“瑞贝卡”的人工智能替换。在被像一辆破旧的电动滑车一样丢将出去的时候，昌西才不过三岁。毫无疑问，他已经被大卸八块。此外，昌西本可以给洛佩兹留下一两个暗示。洛佩兹很看好昌西，而瑞贝卡却没有给她留下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印象。

“也许我们应该向中校报告这只是个民用逃生舱而已。”麦克克劳说。

可怜的麦克克劳，终归是乳臭未干，略显稚嫩了些。她看都没看他一眼，这家伙不值得自己来扭头费力。

苯缇实在有些受不了，呲牙裂嘴地送给洛佩兹一个“美妙”的笑容，开口道：“麦克克劳，这里可是有监控摄像头呢。”

麦克克劳皱了皱眉，脸马上红了起来。

勃艮第和辛格的助手在外部检查完毕后从逃生舱上跳了下来。

“长官！”辛格向洛佩兹敬礼，“生命维持系统仍在运作，里面的乘客依然活着。”

洛佩兹的脉搏瞬间猛跳一下，总算等来一个活人，最近几天频繁客串殡葬礼仪师的角色已经让她相当不爽："好了好了，我们打开它来一探究竟。"

洛佩兹向克拉伦斯打了个手势："过来这边点，隐身侠。辛格，叫你的小队准备好，这里可有一个陌生的睡美人。"

洛佩兹解开枪套，检查武器："苯缇，速度快点，拿出你的武器，顺便把你的脑袋从屁股里给我提出来。准备按照接敌标准处置目标，直到确认对方的身分。"

苯缇在交友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傲人天赋，每每因服役优秀而获准休假之时，她总是可以和任意酒吧里的男招待打得火热。但是眼下，这可算不上是什么优势。

洛佩兹身后传来陆战队员皮靴敲击地面的声音，赶来增援的陆战队员按照克拉伦斯的命令将逃生舱团团围住。一把把突击步枪端平瞄准，一声令下便可开火射击。洛佩兹没有必要对他们一一检查——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些陆战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洛佩兹亲手调教。

沉默是金·克拉伦斯在洛佩兹身旁诡异现身，手指已经放在扳机上。

真是个在面对未知恐惧时候能够帮你免除后顾之忧的好男人啊！

洛佩兹朝着辛格点点头，后者轻轻敲打着控制面板。原本密封的舱门发出了"哧"的一声，那是舱内气体外泄的声音，技术员赶紧后退待命。

三，二，一……

洛佩兹猛力拉动舱口把手。舱门开始上升的时候，更大的嘶嘶声从里面传来，逃生舱内的压力正在回复到和外界相同的状态。

克拉伦斯一动不动地站在洛佩兹的身边，冷静地观察，一语不发，即使当洛佩兹已经开口咒骂仍旧一声不吭。

"见鬼！"

血，好多血。里面还有个人，不过浑身是血。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血，这是第一个闯进洛佩兹脑子里的想法。鲜血如同瀑布一般顺着逃生者平躺的铺位褶皱流到地板上，在他双脚之间形成了一个血池。那人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浸透，半干的血液好像人皮面具一般贴在他的脸上，面具中间则是他那惨白突出的眼球。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出这个人是否真的还有气息，洛佩兹和克拉伦斯注视着眼前这具"尸体"，死死紧盯的目光都有些呆滞。

勃艮第的面部表情宣布他已经恶心到不行，她咕哝了一句"我得先闪"，然后拔腿飞奔逃出货仓。这让洛佩兹差点扑哧一声笑出来，此情此景，"多嘴八婆"竟然也变得无话可说。

这股臭气是从哪来的？从哪来的？这味道似曾相识，那是她在一个被上帝遗弃，没人类关心的破烂星球上，和星盟疯子们殊死抗争了三天后，从被抛弃在战场中的尸体上嗅到的臭味。但是隐藏在这股味道下的这个血人好像也被某种病毒

感染。洛佩兹之所以冒出这个念头，是因为她不但闻到了腐烂的臭气，也闻到了这人用来抵抗感染的类似抗菌剂的药物味道。这味道使她回想起几年前在一家小型私人医院同母亲道别时身边环绕的味道，同时她又回忆起母亲当时含糊不清的祈祷和那串被她翻来覆去不断数着的念珠。

逃生舱里的人站了起来，他站立的姿势就好像是从无边黑暗突然回归到明媚阳光中一样，鲜血不断从他胸口溢出，克拉伦斯用手中的枪直直瞄准那人双眼之间的眉心。

那双被枪瞄准的眼睛尝试着聚焦了一下，接着就大叫起来："别让它们抓到我！"

声音从已然破碎的嘴唇中发散。洛佩兹能看出来鲜血已经不只是从他的胸口溢出，而是喷涌而出，这使得她没来得及做别的，先赶紧向后退了一步。喷涌而出的鲜血和此人紧盯洛佩兹的眼神都让中士意识到，眼前的这个血人已经知晓自己在劫难逃，唯有死路一条。

就像他们从冷冻舱中回收来的尸体一样彻底死透。

苯缇 0623时

固定好"无名氏"着实让苯缇花了些时间。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世上任何种类的绷带都无法阻止此人流干血液撒手人寰。在其他几个人将伤者从逃生舱抬到担架上时，克拉伦斯仍然保持着用枪瞄准无名氏的状态，这个老家伙可真是好样儿的。虽然其他的陆战队员总是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诸如说他脑袋进水、思维秀逗，说他总爱开小差、打自己的小算盘——但苯缇仍然对克拉伦斯很有好感，只要关键时刻你能指望上他，还管别的干嘛？

有克拉伦斯在身边，苯缇可以一直保持冷静地工作，即使那位血人仍在一刻不休的嚎叫着"别让它们抓到我，求求你别让它们抓到我啊！"

这家伙暂时是哪也去不了了。他们原本可以带张合适的床下来，这样至少能让无名氏先生叫得更加舒服一些。

无名氏先生有双友善可爱的眼睛，虽然明显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但是仍旧不失友善与可爱。苯缇敢这么说，她是那种"你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睛中看出人性"理论的坚定信徒。这也正是她为何如此信任克拉伦斯，而坚信麦克克劳是一根宇宙废柴的重要原因。

深刻入骨的巨大划痕，恶毒而又残忍，几乎构成了无名氏先生浑身上下的所有伤口。最严重的伤口直接穿胸而过，而且双脚也血肉模糊。要是这脚上曾经有鞋，那该多好，苯缇啧啧轻叹道。无名氏先生的左脚已经被烧焦发黑，而且摇摇欲坠，估计随时需要截肢。不，应该说即便把这只脚从腿上截掉，也无法挽救他

的性命。他的左臂有一大部分已经人间蒸发，骨头碎裂的肩膀和消失不见的耳朵则在苯缇的问题解决目录中排位靠后。被苯缇用在无名氏先生身上的绷带都很悲剧——它们被周围蓝色的皮肤包裹，而且连成了一个脏兮兮难看的罗马数字Ⅳ。真是浪费，但是洛佩兹中士想要和无名氏先生有个高质量的会面，所以就尽自己所能让无名氏多活一会儿吧。

有那么一瞬间，苯缇出现了无名氏先生遭遇过一支强大部队的幻觉。也许他在那可怕而清晰的一刻承受了所有的伤害；也许他知道了，就像苯缇他们终将要知道的那样，宇宙比他们中任何一人之前所想的还要更加强大、更加冷酷。这就是在地球城郊的家中渡过轻松愉快的培养阶段后，苯缇在海军陆战队学了五年的东西。

苯缇推下注射器的针筒，无名氏先生猝然一抽，一阵突然的张力扭曲了他的身体，使他牙关紧咬。苯缇这才注意到，他最近都没在用牙线洁牙。

“好了，”苯缇说，然后又擦了擦沾满鲜血的双手。鲜血从来不是困扰她的原因，真正困扰她的是鲜血的来源。“他情况稳定下来了，就目前来看。”

“可以说话了？”中士问她。

苯缇咬着嘴唇，看上去不大愿意明确地回答“是”或“不是”：“我给了他一针鸡尾酒——止痛剂再混上兴奋剂，他能讲话。”

没错，他能讲话，然而这次谈话将会成为你余生中闪光而又难忘的一次美好经历。而且，中士从不擅长客客气气地跟人谈话，这也是苯缇超爱洛佩兹的一个重要原因。

苯缇的目光与洛佩兹相遇，知道中士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弦外之音。无名氏先生随时可能抛弃他们，驾鹤西游。

洛佩兹屈膝蹲下的同时，苯缇向后退了几步。

“看见那个了么？”洛佩兹指着伤者右臂上的纹身和压痕，就在三头肌的上面。那是监狱的条形码，还有一道体内被植入跟踪芯片时留下的伤疤。

“有趣。”苯缇并不是真的感到很有趣，只不过你必须时不时来幽默一下。

无名氏先生终于开口说话：“陆战队员，你们是UNSC的人。”

他的声音干燥而沙哑，可能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喝水，也没有说过话的缘故。

“你现在很安全。”洛佩兹说。

苯缇皱皱眉。无名氏先生现在是在银河系的天边一角，距离任何非机密的东西都有数光年之遥。唔，我猜你只是不想让一个将死之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过于纠结。

“感谢上帝。”他喘着粗气说，控制着他身心的强烈紧张感直到现在才烟消云散，“感谢上帝。”

他们这就算参加过他的葬礼了，苯缇意识到。她、洛佩兹、克拉伦斯、麦克克劳、辛格，还有其他人，他们像仪仗队似的围护着这个人，却不知道对方是否

值得自己如此去做。就这么一次，麦克克劳变得跟克拉伦斯一样沉默不语，谢天谢地。她正要给丫取外号叫“兔八哥”呢。

“你叫什么名字？”洛佩兹问他，“从哪里来？哪艘船舰？”

需要问无名氏先生的问题实在太多，他咳嗽起来，仿佛是在说话前清清嗓子，但是一咳起来却无法停止。血，黑的淤血和红的鲜血，顺着他的下巴滴滴答答地流个不停。苯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没有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苯缇瞥了一眼克拉伦斯，正好与他的眼神相遇。是的，这家伙撑不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无名氏先生嘶喘道，说话变得十分困难。即使是平常什么都不鸟的克拉伦斯，这次也凑了过来，努力想听清楚伤者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哪，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当时在哪艘船舰上？”洛佩兹又问了一次。

无名氏先生的回答在苯缇听来就像是“摸他必杀”，但这肯定不对。

“你说什么？”

“蒙娜丽莎。”无名氏接着说，“你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对吧？你们不可能知道。”

洛佩兹微笑了一下。这笑容，之前苯缇在休假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她，糟糕透顶且让人不寒而栗，绝对是所有男人一看见她立即撒腿就跑的罪魁祸首。但洛佩兹仍然不想就此放弃，反正无名氏先生现在没可能撒腿就跑。

“你没有告诉我，我当然不知道了。和我聊聊，然后我们就抬你去医务室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会告诉你一切。”无名氏先生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字来，“哪怕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还活着，我也要告诉他。这就是我必须要讲的话，就像告诉我女友，我很爱她那样。”一阵可怕而绝望的笑声从无名氏先生口中传出，又蔓延到他的眼睛里，下巴上。这笑容让他浑身抽搐，鲜血和烂肉再次从绷带中向外渗出。“我知道我死定了，我死定了，但是没关系。”无名氏的眼波突然变得清澈，这应该是药物的作用或是简单的回光返照，“我没有被污染，我还在这里。我永远不会回去了，这就好，这就足够了。”

当洛佩兹抓起无名氏沾满尘土和血污的手时，苯缇着实被吓了一跳。不知为何，苯缇总感觉洛佩兹会为这次碰触付出代价。苯缇会在人们脆弱受伤的时候碰触他们，她懂得道这代表的意义，洛佩兹却一点也不懂。这个人之前对洛佩兹来说应该只不过是个对话的听筒而已，现在洛佩兹会把他当作什么？

“你说你永远不会回去，这是什么意思？”洛佩兹问。

好像一道闪电，一道不期而至的亮光：舰载人工智能瑞贝卡闪烁的全息影像出现在他们的旁边，她也是单膝跪地的姿势。瑞贝卡的出现太过突然，以至于苯缇发出一声压抑着的惊叫，差一点就失去身体的平衡，而洛佩兹抽身给苯缇让开了一点位置。

瑞贝卡使用的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化身，看上去一半像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与战争女神，同时也是雅典城的守护神），一半像是阿瑞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希腊式头饰，身上穿着古代盔甲。瑞贝卡的模样看上去棒极了，苿缇差一点忍不住为她鼓掌。

瑞贝卡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开口问道：“你说再也不回去了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回去哪里？回去哪里？”

苿缇的目光穿过瑞贝卡，落在仍然半跪着的洛佩兹身上，睁大眼睛直直地盯着她们两个。过了一小会儿，带着一声难过的叹息，她意识到无名氏先生已然沉默下去，变成了死翘翘先生。现在好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位先生的真实姓名，而他们所知的一切就是“蒙娜丽莎”，这也许是艘船舰的名字，也许就是那幅世人皆知的名画，亦或什么都不是。

瑞贝卡愤怒地哼了一声，身体闪烁一下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新来的人工智能在礼貌用语上一窍不通，“你好”、“再见”和“请进”之类的话一概不说，一点儿也不像昌西。

苿缇的目光又落在了无名氏先生的身上。真的，彻底的浪费，那双可爱的眼睛，那个坚毅的下巴。

“快点，你们这些大块头肌肉男。”苿缇说，“帮我把他弄到法医那去。”

他就待在医务室里，但是苿缇并不想这么措辞，因为医务室这个词根本显示不出来他们和无名氏已经生死永隔。她同样也不想告诉同伴她将会辅助解剖尸体，无名氏先生肯定会要求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们将这个男人的尸体抬出起降舱时，脚步沉重而悲伤。无名氏先生感觉比之前好像变重一些，又好像变轻一些。克拉伦斯看起来承受了尸体大部分的重量，但他并不介意。

苿缇回头看的时候，洛佩兹正在意味深长地注视着瑞贝卡全息影像之前待过的地方，好像中士不只是想要努力看穿她的身体，更是要尽力猜透她的心意。

洛佩兹 0932时

洛佩兹见到托拜厄斯·福柯中校和瑞贝卡的时候立刻明白：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确认死者身分的东西——监狱条形码，指纹，视网膜辨识，DNA——赤红马驹号上舰载数据库中的一切都没能和这些对上号，这不算什么大的惊喜。现在没办法来核对地球那边的实时数据库。“机密唷。”就像麦克克劳说的那样。

他们几个在舰桥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小房间里会面，房间里有一股消毒剂的味道。洛佩兹曾经也想让苿缇来参加，但是她在尸体解剖台那边应该会更有价值些。

几张塑料椅子摆放在房间的角落，一块屏幕上出现实时转播的图像，麦克克劳和其他一些陆战队员正在清理已经空空如也的逃生舱中残存的血迹，而另一块屏幕播放的则是较早时候，斯巴达-117号引爆秋之柱号核反应堆从而炸掉人工制光环的录像。一个碧海蓝天的地方，好像一个精美的、倒置的地球截面。而现在的景象则是：一条棕黑色的大蛇带着浑身橘色的裂痕愤怒地穿梭在光环的碎片中，体型巨大的气态行星瑞梭特星则在它的身后若隐若现，无情地想要把所有碎片都拖入到星球的引力场中。

福柯中校坐在洛佩兹的对面，一如既往地整洁威严，散发出一股面部润肤露的味道。他看上去面容憔悴，体型瘦削，而且早生华发，一点也不像洛佩兹记忆中在他晋升之前身体壮健的男人。而他也曾经是他们中间的普通一员，这让洛佩兹感觉酸溜溜的。现在洛佩兹得管他叫“长官”，他们现在都很尊敬福柯，尊敬这个在极端环境下做出的战地升职决定，但仍然对由此产生的军阶差距感到愤愤不平。

桌子另外一边，瑞贝卡正以一种她更常使用的形象现身——一个胖乎乎的地中海中年女人，穿着一条洒满鲜花的裙子，看上去像极了一个俗不可耐的意大利妇女。每次看到瑞贝卡以这个形象出现时，苯缇都会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然后在床铺上大声质疑并肆意讨论瑞贝卡为何会选择这么差劲的形象。但是洛佩兹能够理解：如果轮到自己离开船舰返乡休假，她也会选择这种具有女人味的衣服来穿上一穿。

在瑞贝卡旁边总是能够感到舒畅，如此得体而栩栩如生的由点点光斑、二进制数字和字节组成的生命能够削弱人们的迷惑和恐惧。但是昌西却相反，他完全不顾及人们在他身边是否感到舒爽，他的各种行动全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那么，瑞贝卡到底是为什么想要消除人们对她潜在的敌意呢？

“有什么新情况需要报告，洛佩兹中士？”福柯问道。尽管脸上挂着消逝不去的疲倦，指挥官淡蓝色的眼睛仍然一如既往地炯炯有神，这是一道和善但是不失掌控力的凝视目光。

“没有，长官。”她回答，疑虑着什么时候大麻烦才会来登门造访。因为一个中士不够级别把赤红马驹号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拖在这里，这不合规矩。洛佩兹发现自己正在脑子里数着念珠串，而这并不是她的本意。老旧木长椅的味道和自己的母亲跪在教堂中祈祷的影像已经作为不可磨灭的记忆扎根在她的心灵当中。

“那么你呢，瑞贝卡？”福柯问，带着好像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的语气，洛佩兹觉得瑞贝卡也已经从这话中嗅到了讽刺挖苦的意味。

瑞贝卡脸上浮现的笑容好像是要打消洛佩兹的疑虑，但是这笑容没起作用，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到。

“逃生舱是大概六小时前从蒙娜丽莎号上发射而出，这是艘监禁运输船。我

逆向追踪并大概估算了蒙娜丽莎号的近似位置和逃生舱发射的时间，坐标已经上传到导航数据库中。”

“这艘船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传感器上，对吧。是因为光环残骸干扰的原因吗？”

瑞贝卡眉头紧锁，好像正在思考什么繁琐的问题。

“完全正确。”她在荧幕上导出了一幅多层货船的结构示意图，船的正面停靠在泊位。贮藏间挂在船的上身，看上去重量好像要把船身一起压垮。以洛佩兹的审美来看，这船的形象简直丑到让人无法接受，这种破船只配用来去装水。“这是和蒙娜丽莎号同种型号船舰的仿真示意图。这些都是改装成的运输船，作用是运送罪犯进出劳改殖民星球，顺带运输其中开采出的各种资源。舰桥位于船体的最上层，囚室分布在舰桥的下方，离货舱很近。在它们之间的是一些常用设施——厨房，杂物间，医务室，卧室等，其中大多数都留作货舱备用。绝大部分监禁船都只拥有最低程度的防御体系和极少数的武器——为了镇压暴乱而保留的一些预防措施——主要依靠护送船只作为防卫手段。而说到蒙娜丽莎号，我们并没有发现护送船只的影子。”

福柯紧盯瑞贝卡脸庞的时候泛出了淡淡的笑容：“那么，一艘监禁运输船在这里有何贵干？这个星域可蕴含着最近二十年来人类对外星文明所得最为重大的发现。”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用一种洛佩兹赞赏的方式摒除了所有无用的细节。

瑞贝卡耸耸肩膀回答道：“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福柯说：“这当然是因为你并不知道答案了。”中校既不像在陈述，也不像在反问。

“也许他们曾经遭遇了星盟舰队，为了逃命就做了一次随机空间迁跃而误打误撞到了这里。”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巧了。他们在这里出现，我们也在这里出现。”这嘲讽不是针对洛佩兹，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针对她，也许这是她今天惟一弄明白了的暗示。

没有等到人接腔，福柯就转向洛佩兹：“你怎么想？”

“我不是因为能想才拿的工钱，长官。”她在不想参与某事时，拒绝得总是干脆利落。

一阵自鸣得意的笑声，也许在福柯的这个表情里有些许残存的懊悔。好像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他也希望自己不是靠能想才能拿上军饷。

当他们刚刚从迁跃空间跳出的时候，看到此行的目的地，看到那些外星遗迹即使化为废墟却依然如此宏伟壮丽，洛佩兹早已忘记自己身在何方。

“我们要在这里寻找什么呢，长官？”她曾问道。福柯并没有抬眼从窗户望向太空，但是此刻洛佩兹也感受到了他在躲闪。在福柯那张不动声色的扑克面孔中，对“躲闪”这个心理活动的诠释就是稍稍放低一下眉毛。

“总归是要在这里找到些什么，中士。”最后他这样回答道。于是，小小的压力最终落到中士身上。

“你们两个中有谁的直觉比较灵敏，听出这男人死前说了什么有用的话外之音了么？”福柯问，“任何让我们有点头绪的东西？”

“他在死前只是一直说他终于安全了，长官。”洛佩兹回答。也许死亡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获得安全的方式，但这对她来说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这个人当时正遭受严重脱水和致命伤口的折磨，他的话语和反应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迷惑与痛苦。”瑞贝卡总结道。

福柯双手放在一起着急地搓了几下：“我倾向于完成尸体解剖，保存好尸体，然后继续进行我们的任务。”

什么狗屁任务？在洛佩兹看来，冒着脑袋搬家、屁股开花的危险执行“总归是要在这里找到些什么”的任务简直是愚蠢至极。通过与舰桥上一些军士的谈话，洛佩兹得知想要驾驶巡游舰穿过满是废墟和碎片的星域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在人工智能瑞贝卡和巡游舰密集的自动防御炮火之间，他们一定会尽可能来保持最为默契的合作。但是这样就要冒着被星盟发现位置的危险，即使有那些废墟和碎片帮助自己来躲猫猫。而且，如果洛佩兹私下听到流言非虚，那么大批星盟舰队离开这个星系的原因则是为了寻求“拥有更高价值的目标”——而这恐怕会让中校大吃一惊。倒不是说洛佩兹不能向福柯亲自求证这种事情，而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星盟舰队是在多长时间之前离开的。她只关心一件事：目前为止，没有星盟。

上头有人在这里下了很大的赌注，可洛佩兹这颗小棋子却连最后能赢点什么都不知道。

瑞贝卡转头向洛佩兹说：“中校的意思是，他想要你带领一个小队，驾驶一架鹈鹕运兵船前往蒙娜丽莎号最近一次已知的坐标方位，实地调查一下具体情况。”

福柯看上去糟透了：“这是我的意思么？如果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想这一定就是我的意思了。”话中讥讽的语气更加明显，然而，又一次，这表情被一种古怪的懊悔抹去了。

“长官？”洛佩兹感到很迷乱，她从未见过哪个人工智能竟用如此夸张的方式曲解一位指挥官的意图，“长官，您的命令是？”

福柯死死盯住瑞贝卡，就好像他这目光凝视的能量可以在她的全息影像上烧出两个洞来。接着他声音急促地回答道：“人工智能瑞贝卡说的……确实，没错。带领一支小队驾驶鹈鹕运兵船前去进行调查吧。瑞贝卡会向你们通报任务的所有细节，祝你们好运，中士。解散！”

洛佩兹疑惑不解地举手敬礼，然后转身走出房间，脑子里想的却是无名氏先生温暖的手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洛佩兹异常疑惑的是，为什么福柯和瑞贝卡

问都不问尸体解剖的结果，或者无名氏身上可怕的伤口，或者哪怕是其他任何不太扯淡的东西都行。

洛佩兹自己也有不少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都是这么多年为了让星盟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代价而积累下来的纪念。那条系在手腕上的白带子陪她走过了很多年，还在时刻提醒她为什么不要去惊吓一只熟睡的猫。

每次洛佩兹即将投身战斗之前，她都会更加强烈感受到身上这些伤疤在隐隐作痛。

这些伤疤现在又在抽痛了，这是在告诉她：血光之灾即将到来。

福柯 1003时

福柯在洛佩兹离开后坐回椅子上，眼神死死盯着瑞贝卡。福柯是个谨小慎微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活了下来，还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英雄，而且仕途顺利，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他只是在尽力保住自己的小命而已，而且自己的脑袋现在也还是别在裤腰带上。在梦魇中行进，在回忆中挣扎，汗流浃背地努力工作，这些只会让他每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更加迅速地老去，败给星盟更是让这一切愈演愈烈。

瑞贝卡一点忙也帮不上，福柯过去跟昌西的关系很不错。至于瑞贝卡嘛……理论上来讲瑞贝卡是在为他工作，但是从军情局高层直接下达的指令却是透过瑞贝卡直接强加给他——手下还有一群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福柯非常怀疑他们是否能有什么上佳的表现——他的小心谨慎并非毫无理由。

福柯曾经有一个上司，他有一只假眼，却总是期待没人能看得出来。这家伙曾经有一次把福柯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还没来及告诉福柯为什么召唤他来这里，就闭上那只惟一的好眼沉沉睡去，而另一只假眼却还死死地盯着福柯。毫无疑问，福柯输掉了这场耐力竞赛，他最终不得不打破沉寂，叫醒长官。

现在，瑞贝卡就是那个有着一只玻璃眼的男人，她可以拖垮他，玩死他。所以最终，福柯叹口气，抬起头开口说道：“你并没有告诉我所有的真相。”

瑞贝卡没有否认：“我们都有自己需要遵守的命令，中校。”

命令，奇怪、简单的命令。福柯第一次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就仔细思量过，命令给出的跃迁坐标比顶级机密还要更机密，寻回外星制造品的样本并带回以供研究，组织好基本的侦查，尽力避开所有遇到的星盟麻烦。福柯站在舰桥，目光集中在那些光环碎片上，有着如此丰富而宝贵的样本就在他的面前可供采集，福柯很是奇怪上头为什么会部署一艘隐秘巡游舰来执行这个意义重大的任务。

在那艘逃生舱不请自来的时候，瑞贝卡马上就告诉了他那所谓“附加”命令。即便增加了一些内容，这个所谓的命令听起来仍然是奇怪而又简单。评估蒙

娜丽莎号的状态，如果它的存在已经成为威胁，无法回收，立即摧毁掉整艘舰船。但任务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艘船舰为何会出现在这块星域，它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所谓“威胁”。

命令所用的代码正确，密钥无误，福柯无法质疑命令的真实有效性，而这也正是惟一一件他能够确定的事。

“你知道在那艘船上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吗？”福柯问道，他知道不会得到什么回答，而且也清楚自己不会去相信瑞贝卡给出的任何回答，“我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被蒙在鼓里，尤其是派遣我的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正把他们送到黄泉路上。”

“每一次你派遣陆战队来执行任务，你都有可能是把他们送上了黄泉路。”瑞贝卡说，语气好像是跟一个孩子说话。从这带着冒犯和伤害的语气中判断，福柯怀疑她正在处理其他的什么状况，她的注意力并不在这，“这只是个侦察任务而已。”

“我们原本的命令也同样‘只是侦查’。”福柯用一种带着温和责备回答道，摇了摇自己的手指。

瑞本卡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福柯的脸庞，脸色重新变得温和下来。他曾见过她在别人身上用过这种卑劣的小花招，通过转换自己全息影像身上的光线来迷惑他人。“我们是在打仗，中校。致远星已经沦陷，我们被星盟逼入绝境，采取极端手段来保证人类的生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福柯强迫自己不做出反应，也没有立即回话。刚才瑞贝卡的反应有些过激，使得自己更加强烈地怀疑对方隐瞒了更多的真相，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得到军情局高层下达的机密命令。

他看着正在播放隐秘巡游舰外实时影像的显示屏，一块小小的碎片从舰身外面翻滚而过。这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片人工制造的物品，脆硬材料制成的线路和已经坏掉的电缆证实了福柯的假想。虽然已经化为散落的碎片，但这东西曾经一定拥有不可思议的优美体型，简直如同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翩翩的舞姿一般令人如痴如醉。

怎样才能从瑞贝卡那里套出更多的情报？

“生存。”福柯重复了一遍。

这真的是他们现在努力奋斗的惟一目标么？

洛佩兹 1304时

在鹈鹕运兵船在向着目的地进发时，洛佩兹发现自己早已沉醉在周围壮丽的景色当中，被这一刻一闪而过的浪漫诗意所深深震撼。洛佩兹突然感到对宇宙有

了更加深刻的领悟，即使她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也许正因为不可理解，这种美妙的感觉才愈发强烈。

窗外是瑞梭特星体型巨大的“充气肚皮”，这可是洛佩兹和苯缇在食堂恶搞的专属词语。巨大的气体行星塞满了整个窗户，星球表面的蓝蓝天空占据了驾驶舱的前端视野，驱散了原本无尽空虚而黑暗的太空。星球表面巨大旋涡状云层中的风暴经常愤怒地爆发又无声地消亡。从远处观察，整个过程就好像一朵鲜花在慢吞吞、昏沉沉地兀自绽放。如果身临其境在星球表面亲身感受，一定不会如同现在一般安详与平和。洛佩兹对此毫无疑问，这些风暴的移动速度会达到每小时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以上。

再靠近一些，就是光环巨大的残骸。这个巨大的环状物体眼下已经分崩离析，碎片散布在七千公里广阔的范围内，冲天的火焰还在猛烈燃烧，火海几乎足以吞噬整块大陆。一块大小堪比一座城市的光环碎块生硬地在虚空中来回翻滚，炽烈的闪光伴随着嘶嘶的声音在瑞梭特星的大气层中呼啸而过。尽管整个环带已经是四分五裂，但足够的距离和广阔无垠的空间还是让她的曲线圆滑，这壮观的美景持续刺激着洛佩兹的感官。

这不是星盟的杰作，这东西有着完全陌生的设计理念和使用目的，而且亲眼看过之后洛佩兹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它的存在证明了在这个恶棍丛生的宇宙当中绝不仅仅只有天杀的星盟，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她并不知道光环的制造者们是敌是友，但不知为何，这个建造光环的种族却给了她一丝简单而莫名的安全感。时隔多年，洛佩兹再次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当中并不孤单。

瑞梭特星旁边那个针尖大小的芝麻粒，就是蒙娜丽莎号。她像是一具僵死的尸体，漂浮在一块光环巨大碎片的边缘，位置距离赤红马驹号现在的位置非常遥远。在他们乘坐鹈鹕运兵船不断靠近蒙娜丽莎号的途中，洛佩兹突然感到这艘船舰看上去很孤独、很凄凉，好像是被人抛弃一般，一排如同粉刺暗疮似的凹坑显示了逃生舱已经从那里被射入太空。

洛佩兹要求鹈鹕飞行员勃艮第更新数据，勃艮第这个倒霉鬼本不当班，却还是糊里糊涂被挑选加入到侦查小队当中。洛佩兹已经能从周围陆战队员的身上闻到汗味，麦克克劳真是独一无二的蠢到无敌，这家伙在鹈鹕这样的密闭空间里竟然还涂抹古龙水，搞得自己好像要去约会一样。

瑞贝卡自己亲自挑选了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所有小队成员。“这是我们所能抽调出的最强战力。”她这样解释。小队成员一共有十七人，包括苯缇还有辛格的工程小队，他们虽然受过基本的训练，但毕竟是非专业战斗人员。克拉伦斯坐在洛佩兹的旁边，好像一条郁郁寡欢的看门老狗，他看上去从未有过高兴这种情绪，但是现在洛佩兹却能从他冷漠的外表中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不高兴来。

“蒙娜丽莎号在任何频率上都不回话，士官。”勃艮第在耳机中向洛佩兹汇报道。他们正在使用公用频率通话。一会儿过后，就只有洛佩兹和她指定的人才

能获取通讯频道的访问权限。“我们无法和蒙娜丽莎号取得联系，没有发现遇难信号。船体已经冷下来了，看起来引擎也已经停转多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蒙娜丽莎号就应该还在原地，还在无名氏先生逃生舱被弹射出来的位置。冰冷的船体同那些光环世界燃烧的碎片纠缠在一起，仿佛是去寻找某个不为人知的神秘圣地。

“能放大点么？这看上去就像是个黑色的铁块。”苯缇对洛佩兹咕哝了一声，并没有意识到勃艮第也能听见她的话。

荧幕上出现了更近更清晰的画面。“好些了吧？”勃艮第问，“她没有那么漂亮可人儿，实话实说她丑得要命，我是永远不会跟她约会的。”

一片如尖刺般突起并且连绵不绝的山峦映衬在了蒙娜丽莎号的身后，这使得即使再放大数倍观察，众人仍然难以辨认她舰体的身影。她有着长长的鼻子，身体分为五层，这跟洛佩兹在赤红马驹号上看过的结构图完全相符，而且舰体后部左侧的推进器上有明显的伤痕，应该是一些凹坑，一些定制的设备就附着在舰身上。这看上去有点古怪，但并不陌生。洛佩兹在舰船背部看到一个裂洞，但这点小伤并不足以使其坠毁，货船一般都能够承受强烈的撞击，几乎可以肯定蒙娜丽莎号内部仍然有可供呼吸的空气。

“尸体解剖的结果如何，苯缇？”洛佩兹小声问道。

“为什么不去问问萨迪克斯？”

“什么？”

苯缇冲着旁边的一个人努努嘴：“那边的萨迪克斯做的尸体解剖，所以才被选中一起来参加这个任务。”她耸耸肩，脸上带着“领导鬼鬼祟祟地塞他进来”的调皮表情。

这让洛佩兹猛然间有些心跳加快。“不。”她说，“我想从你口中听到情况汇报。”她可不想从那个根本不该来参加这个任务的混子那里打听情况，萨迪克斯看上去不太自在，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立不安，他也不想来啊……

苯缇做个鬼脸：“惨不忍睹的伤口，不管将他开膛破肚、刺穿脊背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肯定那不是刀剑，而且需要有极大的力量。现在还没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那样的伤口，但我想当你想要从监牢里破墙而出的时候，你会使用能找到并抓住的一切东西。我还额外多带了些血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那里应该发生了一场监狱暴动，对吧？”

“没关系。”洛佩兹说，“你真的认为某些废柴囚犯能把我们中的任何人开膛破肚？你在质疑陆战队员的实力么，列兵？”她并不介意偶尔和自己人开开玩笑。

“开膛破肚是会死人的。”苯缇咕哝了一句，“长官。”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一伙在报废的船舰中的越狱犯！”麦克克劳开始大放厥词，“我们只需要锁定她的位置，摆平船内的威胁，

然后就可以回到家中继续清闲，对吧，中士？”他本以为洛佩兹会满意地做出答复——“你说的没错，麦克克劳。”然后下令鹈鹕运兵船掉头返航。

洛佩兹正要冲着麦克克劳鬼叫一番，尤其是古龙水味道让她极度不爽，此时瑞贝卡的声音却从通讯器中传来，封闭频道，只有她和勃艮第能听到。“信号强度很弱，中士。我们刚刚发现一艘星盟船舰就在附近的星域。虽然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还远，但我们必须要开始谨慎从事。中校已经下令，要求赤红马驹号尽量和你们保持通讯联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露自己的位置，通讯灵活性将会受到限制。你们可能要在一段时间内单打独斗，你们知道自己将要做些什么。”

“收到。”洛佩兹说，“一旦登舰我就会立刻命令勃艮第确认是否能与你重启通讯。如果不能，那么我就只能指望自己和飞行员了。”勃艮第从靠前的位置上冲着他竖起了大拇指，瑞贝卡的声音就此消失。

“还有我。”苯缇微笑着说。

洛佩兹点点头，“对，还有你。”她发现克拉伦斯正在用古怪的眼神盯着自己看。

嫉妒？是啊，你嫉妒了，克拉伦斯，你这个阴暗的混蛋。

“游戏规则总是在变个不停。”麦克克劳在通讯频道中说。

“对你来说有游戏可玩就该感谢上帝。”洛佩兹认真回答道。在宇宙尽头检查一艘神秘诡异而又骇人无比的运输船在她看来并不是一件称心的工作，但这总比无事可做稍微强些。

“这艘船到底是怎么到达这里的呢？”麦克克劳问。他就是不愿意消停一会，“他们只是一不小心随机蹦到了这个迁跃坐标？我是说，连我们这些被派到这来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不用尝试努力锻炼你的脑瓜，麦克克劳。”洛佩兹说，“给你工钱可不是为了让你来玩脑筋急转弯。”

“的确不是。”苯缇和其他两个人接过话茬，“你给我们发工资是为了让我们更可爱。”一个老掉牙的玩笑，但对鼓舞士气很是有效，这笑话估计麦克克劳从未听到过。

“太他妈精辟了。”洛佩兹说，“那句绯句是怎么说的来着？‘啥，啥，啥……啥啥，然后我们的冰激凌就来了。’”冰激凌是他们最为钟爱的零食，上次吃的是R&R。

“你少说了一个‘啥’。”

“你们这帮家伙好好给我执行任务，自然会得到洛佩兹老妈的冰激凌奖赏。”

一阵笑声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洛佩兹“老妈”来，紧接着就是一片宗教仪式般的沉默。

洛佩兹开始数数，虽然并非必须，但是她喜欢在任何可能演化成激烈战斗的

任务之前好好数数自己带领的士兵的名字：苯缇，克拉伦斯，麦克克劳，珀西，马莫德，拉克什，奥拉夫，西蒙斯——目前正在兼职做勃艮第的副驾驶——拉比特，辛格，格斯滕，格兰科，西德尼，阿亚德，马勒，还有萨迪克斯。他们都按统一标准装配了MA5B突击步枪，高爆手枪和碎片手雷。其他类似配给食物，水，医疗装备，船舰示意图之类的物品，更是出门必备。

一群恶搞狂，职业军人和疯子三位一体的伟大结合。苯缇，克拉伦斯，马莫德，还有奥拉夫是其中的佼佼者。麦克克劳是，呃，生瓜蛋蛋，没人清楚他的底细。洛佩兹也不熟悉辛格和工程小队的格斯滕和西德尼，还有两人是从其他小队租借来的"临时工"，阿拉德和马勒，这两个人她同样也是一无所知。还有许多精锐战力都被留在了赤红马驹号上，因为，你知道的，赤红马驹需要他们的保护。

总之，他们所有人对于洛佩兹来说，都化作为手中念珠串上的一颗颗念珠，她对这些狗屎一般的神秘主义又爱又恨。但是她每次都忍不住这样来做，因为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她才能够安心带领手下战士来勇闯虎穴。神仙拜一拜，幸运自然来；神仙若不拜，死去又活来——而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战场上的生死差别有时就是在那顶点的一线之间。

"一切还好吧，中士？"苯缇对她耳语道。

"你应该听从洛佩兹老妈的劝告，在我们出发前就早早退出。"

苯缇傻傻地笑了起来，直到伸出手掌拍了拍洛佩兹的肩膀才算罢休。

鹈鹕运兵船越靠越近，破损和满是划痕的蒙娜丽莎号舰体已经塞满观察窗。一阵轻微的船体颤抖和甲板倾斜过后，他们终于到站。洛佩兹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思维，不再去想谁被挑选参加这次任务，而谁没有。

因为，中士已经发现，每一个在赤红马驹号上跟无名氏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已经被分配到自己的作战小队当中。

苯缇 1315时

苯缇在软软的密封条压紧锁好的时候一直在仔细观察。舱口分离时一阵轻微的颤抖传遍鹈鹕运兵船的全身，舱体腹部已经准备开启，然后把他们送入蒙娜丽莎号的舰体中。苯缇从未看过真正的鹈鹕运兵船，只是在录像中看到过，但是当她想到他们是被这只大鸟从喉管中呕吐出去的时候感到很好笑。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特洛伊木鸟"？

这个时刻好像暴风雨前的宁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也预示着苯缇将要不得不使用她带来的绷带和血袋，这个时刻也总会让她为自己没能戒掉烟瘾后悔不已。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对接，士官，随时准备带领大家启程返航。”勃艮第说，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不知何故，苯缇却想起了瑞贝卡提问无名氏的那句“你说再也不回去了是什么意思？”

老好人克拉伦斯和那个蠢蛋麦克克劳一人一边，半跪在跳板的两端，突击步枪随时准备射击，剩下的队员在他们的后面列好阵势随时待命。克拉伦斯用力地嚼着口香糖，苯缇从未看到过他如此紧张兮兮的模样。将鹈鹕运兵船和蒙娜丽莎号对接并不是一件能够秘密完成的任务，蒙娜丽莎号上的任何人都会知道他们来了。

自己这群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一个大的庆祝晚会，还是还是一块插着蜡烛的纸杯蛋糕？

上帝啊，苯缇现在就忍不住想要来根香烟了。

洛佩兹对勃艮第下了命令。

“前进，搜索。”勃艮第叽咕道。不知为何，苯缇想告诉多嘴八婆如果她能留在鹈鹕运兵船上会很高兴。登舰踏板伴随着液压动力发出的嘶嘶声缓缓降落，接触地板时发出了并不响亮的当当声。不会真的有红地毯吧，苯缇想着。

一股冷气吹来，夹杂着泥土和潮湿的味道，它几乎有着真实的质感。这使得苯缇皱起了鼻子，而她是不会经常皱鼻子的。

在踏板的前方，主要照明灯光全部熄灭。应急灯光洒在补给箱、控制台和装载机上，稍稍减弱了昏暗。一个椭圆形的小型运输船也升了起来，俯瞰着如同迷宫一般的杂乱货仓，深邃、黑暗而微红的阴影投射在远端的墙上。

苯缇左右看了看。就这些？她还期待着从赤红马驹号上下来是来探险未知领域的，即使这艘船已经废弃，苯缇也想要仔细看穿她的真实面目。至少，这艘破船不同寻常。

寂静无声，没有任何移动的声响，甚至好像没有人在呼吸。

“灯光。”洛佩兹轻声下命令，苯缇打开了她带着的电筒。

突然，此起彼伏的闪烁光束从各个角落射出来，晃得苯缇睁不开眼。

洛佩兹看上去并没有惊慌失措：“排成一排迅速前行，陆战队！行动！”

苯缇朝着克拉伦斯眨眨眼，后者点点头表示收到，只有这些，但这却已经足够。对她来说，克拉伦斯就像是一只海豚，或是一只水獭，或是某些其他看上去充满肌肉力量、光滑而又结实的动物。而对克拉伦斯来说自己是什么，苯缇一点也不知道。略带滑稽的轻松搞笑？当她告诉克拉伦斯自己认为他是一只水獭的时候，这家伙看起来并不怎么开心。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两个很难见面，但他们总能像团队一样默契合作，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这就已经足够，通力合作，奋战至死。

他们迅速冲进货舱，展开了标准的搜索队形，电筒的光照亮了他们身边一个又一个的货箱。无论你做什么，齐刷刷的军靴声总会一同响起——不会出现丝毫

差错。

离开鹈鹕运兵船已经十米远——苯缇发出警告，示意那个无能的白痴萨迪克斯立即归队——而真正的惊喜派对才刚刚开始……

洛佩兹 1317时

麻烦像往常一样简单直接的来了：从肯定不是人类的喉咙中发出的刺耳声响，回荡在整个蒙娜丽莎号中。陆战队员们对这种意味着攻击危险地嚎叫十分熟悉，他们迅速隐蔽到身边的掩体之后。怪声消失，随之而来的则是令人不安的寂静。

“潜望镜升起。”洛佩兹对格兰科说。看到这个笨蛋没有反应，她只好解释说：“抬起你的脑袋，列兵，然后快速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格兰科看上去很紧张，他照着洛佩兹说的那样望了一眼，然后却躲在掩体后面蹲得更低。“看上去一切安全。”

*当然，安全的很，你还没被炸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虽说这并不公平，但她总习惯于挑选自己最看不上眼的家伙来执行这种任务。

苯缇睁大眼睛，几乎快要晕倒：“这听上去像是……”

*别一惊一乍的，傻姑娘！*洛佩兹举起一根手指，做出噤声的动作。

磨刀霍霍的声响从前方大概十五米远的地方传来，看起来陆战部队员们有伴儿了。

洛佩兹用手势下达命令。一些战士反应神速，珀西和奥拉夫顺便还拍了拍他们的队友，当然还有苯缇，他们几人已经开始在货物箱中迅速穿行。洛佩兹朝着辛格咧嘴笑了笑，而后者根本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

“这是洛佩兹中士带领的UNSC海军陆战小队！报上名来！”

没有回应，只有一阵疾风般移动的声响。她站起身，突击步枪托舒舒服服地抵在肩膀上，手指已经扣上扳机，而周围的陆战队员也都从掩体中站起。

“从哪？”

“两点钟方向！”

“它们要冲……”

一阵嚓嚓的冲刺脚步声响起，闪电般穿过走廊，从贮存箱之间的空隙处快速靠近。借着手中电筒微弱的亮光，洛佩兹一瞥之间就看到了不速之客们蓝色的躯体，反向弯曲的膝盖和强壮有力的宽大肩膀——星盟精英战士。

突击步枪口顿时火舌飞溅——壮丽的火花和震耳欲聋的枪响——洛佩兹对这些太熟悉了。犀利的身影从混乱而纠结的灯光中闪过，子弹射击喷射出的火焰击穿了货箱，目标在堆积的栈板和装载机中闪烁，然后身影消失，地板上也没有留

下能够说明问题的紫色血迹，他们太急切太冲动了。

没关系，那一瞥已然足够，而且已经点燃了洛佩兹的无名怒火———一股疯狂而毫无理性的怒火。持续了二十七年的战争，这时间比苯缇的生命、克拉伦斯的生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还更长，如此多的失去与逝去，如此厚重的痛苦与悲伤，如此疯狂的流血和愤怒——这些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而她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需细数。

“杀光他们！”洛佩兹一声咆哮，“把他们全部杀光！”

而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个命令。

苯缇 1318时

尽管只需要简单执行命令即可，苯缇还是迫不及待地冲入到黑暗当中，这种和敌人同处在黑暗当中的未知感令她兴奋得快要发狂。

“在左边！”奥拉夫大喊，电筒的光亮扫过贮藏箱，径直射入到远处的天花板中，最后定格在一大片凝结的血液上。他们追寻着地上拖过的痕迹，天花板上的血迹，还有那短粗宽大的脚印，这些痕迹都很新鲜。

一阵开枪射击的声音，但是却没有光亮，有人藏在货箱中间。珀西和阿拉德互相咆哮着说是星盟精英战士，洛佩兹气得破口大骂，某些威力强大的见鬼咒骂——就算是星盟鬼子听到这群咒骂，也会被吓个半身不遂。

苯缇几乎因为一个倒下的临时路障而跌倒，正当她晕头转向想要转到另外一个角落继续追踪那些脚印时，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到其他人已经不在自己身边。

她在溅满鲜血的甲板上摔了一跤，突然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正向自己飞速奔来。苯缇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子弹狠狠击入到精英战士的腹部中，紫色的鲜血瞬间溅到她的脸庞和脖子上。精英战士呼吸的恶臭呛得苯缇咳个不停，四瓣嘴巴的精英战士脸上写满了惊讶，这是一种苯缇永远无法理解的表情，惊讶，愤怒。没有了自己招牌似的巨大头盔，这些精英看起来就像一个模样怪异的沉思者。但这不大可能，苯缇也不准备再留时间让自己去思考这个无聊透顶的问题。

直到精英战士体力不支，跌倒在她的身上，苯缇才停止射击。

“见鬼！”被精英的庞大身躯结结实实地砸中，看来这是对苯缇完成任务的惟一奖赏。

但是克拉伦斯就在她的旁边，老好人一把抓住她的盔甲，将她从精英战士身体下拯救出来。精英的血液浸透了苯缇的身体和战斗服。这血液在黑暗中闪闪发亮，而且闻上去像是混合了腋窝和一只湿润猫咪的怪异味道，又腥又骚。

没时间去管这些了，货舱内的零星交火并没有盖住精英战士追风而来的脚步声，他们的步伐沉重而又迅驰无比。

第二个精英战士从一个坏掉了的装卸器后面猝然飞出，看见却完全忽略了他们，好像他早就决定不去理会人类。这家伙越过一个操作控制台后，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这是奔着鹈鹕运兵船去的！”

苯缇和克拉伦斯开始在后面紧追不舍。

“奥拉夫，你还在那？一个精英战士朝你那边去了！”

苯缇啐了一口，尽力忘掉自己口中仍然残存有精英肮脏的血液，尽力不去回想自己脑海中有关卫生消毒的护理常识。

她再次跟随脚印而上，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接着又穿过另一个。贮藏箱好像被摆成了某种迷宫。克拉伦斯跟在后面检查经过的每个角落，他可不希望看到某个逃跑的精英突然从身后某个角落偷袭而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好了，精英战士并不是朝着鹈鹕运兵船方向逃窜，相反的，他们正在……

好吧，见鬼，就在这里，面对一叠货箱组成的墙。

苯缇抱膝蹲下，但却无处可躲，脑袋就像靶子，却在侧耳倾听。她注意到面前这个精英战士肌肉萎缩，四肢布满还算新鲜的疤痕和伤口，苯缇突然意识到这家伙什么也没穿，身体上没有一片护甲。真是奇怪，真是出彩。

“我要杀了你。”苯缇小声咕哝。“我要杀……”

那个精英突然举起一根手指，然后冲着他们面前的一片黑暗指指点点起来。

异星人的反常举动着实让苯缇吃惊不小，她开始和外星人一起，认真地听。

苯缇听到一阵持续的开火枪声，货舱那边传来一个精英战士濒死的怒吼。而自己眼前的这个异星人在呼吸，他在呼吸，仅仅只是在呼吸而已。

异星人上下打量着苯缇的身体。

苯缇对星盟的表达方式一窍不通，但是她可以看得出来，这家伙的眼神好像还算平和。

既不充满敌意，好像也并不友善。

即使是赤手空拳，一个星盟精英战士也能轻松挑翻最为英勇善战的陆战队员。他们从不止步，从不放弃，除非跌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而眼前的这个异星人却安静地蹲在地上，看上去毫无威胁，而且好像还在侧耳倾听着什么声响。

他并不害怕她，这一点苯缇很清楚，但是他却在着实对什么东西感到深深地恐惧。

克拉伦斯突击步枪的枪管已经伸入到苯缇的视野范围中，老好人毫不犹豫地开火射击，震耳欲聋的枪响几乎让苯缇的一只耳朵暂时丧失了听力。那个星盟精英的身体向后飞去，撞碎了背后的储物箱，他的半边脸已经被打成稀烂。

克拉伦斯看出了她的迟疑。见鬼，苯缇回瞪着他，耳中的眩晕稍稍减弱，感到一股无名火起，而她也明白这是源自自己的难堪：谁来要你判断？让我来看，进入战斗之前你就可能被吓神志不清。但是她自己也知道，这是谎话，传说没有

人比克拉伦斯杀掉过更多的星盟鬼子。

洛佩兹从左边开始下命令："陆战队员！我们这里干掉了四个星盟精英。其他人报告情况！留意移动的物体，保持电筒亮光。"

惊喜派对结束。序曲仍然回荡在货舱，现在他们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了黑暗，所以货舱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大了。

"我们安全了，中士。"苯缇说，拍了拍克拉伦斯的肩膀试图缓解一下他们之间尴尬的气氛。"这里确认干掉两个精英。"她转过身体，背对着甲板上横死的裸体精英，然后跟上克拉伦斯的步伐，朝着电筒光汇聚的地方前进。

"这边没有发现死亡的精英。"格斯滕从右边某处靠上来说，"这艘小型运输船崩溃得非常彻底，中士。看来是有人在酒后驾驶，我猜。"

陆战队员只有一个受伤，查验后发现，原来是麦克克劳，他撞到了一个金属钩子，在肩膀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切口。

"我想拉克什吓得都快要尿裤子了。"即使在开玩笑，考克克劳的嗓音依然有些颤抖。

"除非是你在朝着我撒尿，麦克克劳。"

"没有船员或是乘客的踪迹。"奥拉夫说。

苯缇看到傻瓜格兰科正尝试用靴子在一具星盟鬼子尸体旁边摆好POSE，好像某个所向无敌的英雄。这反倒使苯缇的情绪像克拉伦斯的表情一样冷静下来。真是垃圾，那姿势让他看上去不但显得自高自大，而且更像一个无知的混蛋。

珀西蹲在格兰科的腿边，开始查看那具尸体。"这些精英的越狱工具真是有趣儿。"他说，"没有武器，没有装甲，好像他们都因为金融危机破产了。"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们买点！"

"住口，麦克克劳，拉比特哪去了？"

无人应答。

洛佩兹 1327时

抬出第二具星盟鬼子的尸体时，洛佩兹仍然感到十分满足与惬意，而当搬到第三具尸体的时候，这感觉就没有那么舒爽了。她没有参与第四个的搬运，只是站在原地静静观看，众人搬尸过后突然意识到拉比特没了踪影。

即使她已经下令为了寻找拉比特开始扫荡货舱，洛佩兹仍然感到很是疑惑。刚才的战斗太过简单，他们可是星盟精英战士，看起来他们可能是登上蒙娜丽莎号想要占据全舰，以他们的战斗力来看这应该不算困难。但是他们也许是被分散包围之后各个击破，如同一大群毫无还手之力的，呃，兔子一般任人宰杀。洛佩兹太了解这群星盟杂种了，他们绝不是省油的灯。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差错，想

到这里她的伤疤又开始搔痒难耐起来。是他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但他们为什么又没能在船上保持可观的战斗力量？难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眼下还是留在逃生舱中？如果是这样，也许赤红马驹号现在已经和这群杂种接上火了。

对货舱进行的彻底扫荡并没能找到失踪的陆战队员。

“她刚才跟我在一起。”当他们在主舱门重新集合后马莫德说，“我们干掉那边那只星盟狗后，她说好像听见什么声音，然后紧接着另一个星盟鬼子从暗处蹦了出来。”他在盔甲中耸耸肩，眼睛看着地板。“对不起，士官，我当时以为她一直和我在一起。”

洛佩兹为念珠串上丢失落单的那颗名叫拉比特的念珠担心不已，她打开通讯频道：“好，勃艮第，有什么好消息么，说话。”

“现在仍然无法同赤红马驹号取得联系。”勃艮第说，“而且这里很臭，臭气熏天。”

“继续尝试通讯，锁紧舱门，坐稳屁股。别指望着没有星盟鬼子会冲进去抢夺你的大鸟。”然后她转向其他队员，“格兰科，马勒，西蒙斯，西德尼，你们留守这里，作为大本营。清理掉你们脚下的尸体，我看你们是爱上踩着它们的感觉了，其他人跟我一起去玩冒险岛。出发！”

洛佩兹在苯缇身前停下来。一遍遍打量眼前这个娇小的医护兵，她几乎变成了一盏鲜血染成的霓虹灯。

“我想这身颜色很适合我。”

“是的，这颜色衬托了你美丽的大眼睛。”洛佩兹带着厌恶的感觉说，“带好屁股，我们要跑路了。”

面前的走廊漆黑一片，连应急灯光也全都熄灭，只有一盏还在远处闪烁。墙上有一个手掌型的血迹，尚未干涸的血液顺着墙流下来，在地上汇成一滩又大又厚的血渍，很明显这滩血渍已经有段时间了，颜色暗红而且可以肯定是人类的血。还有什么东西被从这滩血渍上拖过去，痕迹朝向船尾。透过这拖拽的痕迹，残存在甲板上的有规则的靴印告诉了苯缇一切。

“那边的货舱也有很多血迹。”萨迪克斯犹犹豫豫地说，“那血量足够好几个人来流，但是我没看见任何尸体。”

“也没有轻武器开火和等离子灼烧的痕迹。”奥拉夫说。

“也许星盟真的是在经济危机中，那些怪胎真的穷疯了。”

“麦克克劳，你再敢喷一个不合时宜的蹩脚笑话我就把你踢出气闸门。”洛佩兹咆哮着说，嘈杂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真正的名作蒙娜丽莎是因为她神秘的微笑而让世人倾倒，但洛佩兹身在蒙娜丽莎号上却没有丝毫装神弄鬼的情绪。

拉比特的痕迹逐渐消失，等到穿过更多血渍的时候，这痕迹才又清晰起来。靴印拖出十五米长还在继续向着走廊深处延伸。该死的笨小兔，这家伙跑得太远了。一声突然的喊叫穿过走廊，惊得洛佩兹的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她

赶紧把找到拉比特的念头暂时放到脑后。尖叫声突然停止，看来这里还有更多星盟的家伙。

洛佩兹做出了让大家快速通过走廊的手势。奥拉夫在一个半开的舱门前停下来，水从门的边缘流过，溢到走廊里。这里应该是淋浴区，一瞥之间看到绿色的塑料地板上到处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一股潮湿的恶臭味道，从淋浴喷头迸出的水流喷射到地上的声音清晰可辨。除了陆战队员们手中电筒的光亮，四周漆黑一片，手电亮光将一排储物柜的阴影投射在前方的空地上。在洛佩兹手势的命令下他们进入房间，队形散开，检查房间的内部情况。洛佩兹目前为止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水已经漫过他们的脚踝，水帘洞一般的景象让人看不清水来的真正方向。

洛佩兹仍在努力从水声中辨别出其他声音，她把头偏向离自己最近的陆战队员马莫德一边，后者正在她的身后防守位置靠着阿亚德。

“拉比特。”她直冲对讲机小声说，“应答。”

没有应答，接着传来一阵微弱湿润的汩汩声，而这好像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他们在地板上缓慢前进，每次靴子都轻轻踏入水中。苯缇和克拉劳伦斯守着门，珀西和拉克什在侧翼行进，和前方的箱子形成一个圈。

又一阵湿润的汩汩声，伴随着一种沉重的声响，好像肉体被击打在地板上的阵阵闷响。

他们绕过一面淋浴墙，将电筒灯光慢慢地照过去……

“拉比特！”

并不清楚是谁喊出了这一声，也许是他们同时喊的。

他们的小兔已经死了，一个精英战士站在她的身边，应该说站在她的身上。不，是狠狠踩在她的身上，巨大的脚掌一遍又一遍地踹在她的胸口，压碎了她的肋骨和胸廓，压进了碎骨如乱麻般纵横交错的胸膛。心脏和肺如烂泥般从中间流出，她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被狠狠地压在浴室地板上，制服被踹穿了一个洞，上面污迹斑斑，拉比特尸骸上的血迹和碎骨不断喷溅到精英战士的腿上。

精英战士已看见他们，但是腿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洛佩兹大叫一声，自己都没有听到叫的是什么，手指紧扣扳机，那个精英战士仍然抬起大脚猛力踹着拉比特的脸，摧残着她受惊无助而茫然的表情。突击步枪怒吼着，持续着喷吐火舌，直到洛佩兹大声下令让他们全部停火。

洛佩兹的眼中还在闪烁着枪口喷出的火焰。火药味，拉比特内脏的味道，还有精英战士死肉散发的恶臭充满整个房间。拉克什的呕吐猝然到来，马莫德躲闪不及被吐了一鞋。洛佩兹把一只手放上拉克什的肩膀。为了让他得到宽慰？为了让他安定下来？还是为了止住自己的颤抖？

门口那边传来一阵骚动，枪声还在那边持续。

苯缇大声吼叫：“格兰科！两个目标正在接近！我击中了至少他们中的一

个！格兰科，收到了么？”

“收到，准备接敌。”

接着苯缇又吼起来：“那是什么声音？你听到了么？”

“苯缇！星盟鬼子带着武器没？”洛佩兹大步跨过拉克什的呕吐物，站在门口的那面淋浴墙前四处张望。

“没有。”苯缇回答。“但是你听到……”

洛佩兹打断她：“提高警惕，观察好门边情况。”

苯缇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长官。”格兰科再次开口，“接敌准备完毕，继续待命。”

“守好位置，格兰科。”洛佩兹下命令道。“你可能会遇到几个高调的星盟鬼子冲向你，但是他们应该都没有携带武器，我们需要清理一下拉比特的遗体，很快就返回防区，通话完毕。”

洛佩兹屈膝蹲在拉比特的遗骸旁边。

这真的没法下眼，从任何角度都是，洛佩兹感到一阵眩晕。

她早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参入其中，她已经见过太多太多的朋友、同志、笨蛋、混球和战士，手下的战士死在自己的面前——脑浆迸裂，乱剑穿心，被畜生践踏。太多太多的死亡，而这也代表着她比较了解和熟悉星盟的行事风格。

“中士？”麦克克劳幽灵一般地靠到洛佩兹的身边，“你在做什么？”

“给我来点亮光。”

拉比特已经没有可以闭上的眼睛。

碎裂内脏的温度降得很快，但洛佩兹的指尖还是能感受到些许温热。她拨开脊柱的碎块，找寻着拉比特的狗牌，这种动作并不使她感到痛苦，她已经有年头没做过这样的事了。在战场上退缩是自私的，嫌恶忽视死者应受的对待是可憎的。

唔，一点闪光在电筒光柱的照射下出现，她找到了拉比特的狗牌，已经被压扁而且折了起来。她本要伸出手去拿起狗牌却突然停下来，发现指尖附近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光柱的照射下忽隐忽现，一文不值的麦克克劳真的是连电筒都握不稳。

宇宙是个容易见鬼的大地方，洛佩兹从未感觉到自己能够弄明白事情的一半，而且也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能弄明白那剩余的一半，但是她看见的这鬼东西肯定不是来自拉比特，看上去也完全不像是她所熟知的星盟成员，她盯着那东西看了一会儿。

这个物体又长又薄，而且还分成了模样古怪的一节一节。它看上去像个非常巨型的蜘蛛腿，但是却又没有蜘蛛腿那么坚硬。它的末端是一节树枝一样又像触脚又像手指的东西后，洛佩兹开始觉得这应该是某种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肩膀

缩了起来，看上去既苍白又病态，还粘糊糊一坨坨的，身上长满绿色和紫色的菌株。恶心，病态，而这冲天的臭气使得洛佩兹想起，这就是他们第一步踏进蒙娜丽莎号货舱就闻到的气味。

洛佩兹由着一股固执的冲动向那东西伸出手，但马上就停下了。手掌投在地上的阴影让她想起了别的什么，无名氏说过“我不会再回去了。”

“中士？”麦克克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她沉思一下，做出决定，这个小玩意儿很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必要做详细追究。

好像为了表示道歉，她用肘轻轻戳了下那东西肠子一样的环状身体，然后拿一块破碎的制服盖住拉比特残存的脸。洛佩兹老妈自己做着这一切，仔细收起拉比特的狗牌。拉克什看上去又想要呕吐了。洛佩兹站起身，抓住他的一只手，把沾血的狗牌放在他的掌中。

那条蜘蛛腿是从拉比特身上来的，还是从星盟鬼子身上来的？但目前的棘手的状况令她暂时将心中的疑惑抛到脑后：有星盟正朝着格兰科坚守的位置冲杀而去。

“格兰科。”她说，“收到请回答。”

格兰科略带茫然的语气在通讯频道中响起：“没有任何星盟出现，我们一直在这里待命，但还是没有碰到一个星盟。你们是去追击他们了么？因为——哦，等等。我想那可能是——见鬼见鬼见鬼……”

先是一阵慌乱的咒骂，紧接着压抑的突击步枪开火声从门口传来，然后一切又重归寂静。

洛佩兹怀疑这声音勃艮第听到了多少。

他们究竟是否能活着离开这个该死的恐怖鬼船？

勃艮第 1349时

勃艮第拔出手枪，打开保险，而现在鹈鹕运兵船的舱门还是锁得很紧。那边传来太多的交火声。陆战队员们也许爱叫她多嘴八婆，而且开玩笑说飞行员除了逃走其他一概不管，但是显然，勃艮第对此并不在意。

鹈鹕运兵船背部摄像机提供的影像并没能让她的情绪好一点。观看星盟杂种被集体屠杀，这感觉倒和舒服搭一点边。

听到突击步枪开火的最后一响戛然而止后，勃艮第呼的一声靠在右边的墙上。信号很弱，船体结构阻挡了信号的传输，奇怪的静电噪音。

“勃艮第，那边出了什么事？你看到格兰科和西蒙斯了么？”

“中士，我不确定我看到的是什么。”她的嗓子很干，咽了口唾沫。“这里

很黑，而且现在所有人的电筒都已经掉在地上。我不大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看到了一具星盟尸体还有……哦，我的天。”她手臂上的汗毛都竖起来，鸡皮疙瘩差点洒落一地。“中士，我看见有某样东西刚刚把一具星盟尸体从光亮中拖走。”

“某样东西？长的什么样？”

“我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很大的东西。我真的看不见它。星盟会互相吃掉对方么，军士？我刚才看到的景象好像正是那样。”

勃艮第很清楚陆战队员不吃自己人的尸体，但她并不确定星盟是否也是一样。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敢让灯光再次亮起。

“马勒，格兰科，西蒙斯，西德尼，他们几个现在在哪？”洛佩兹询问道。

“中士，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有看到他们，中士。”勃艮第把手指放在扳机上，来回拨弄了几次。

好吧，她刚才的确看到了什么，但她迟疑着要不要告诉洛佩兹。她认为在攻击刚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还能够看到这四个愣头青，然后这几个家伙突然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一群拳头大小的灰色小球击中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在地上挣扎、翻滚、抽搐，突击步枪丢在一边，仿佛在与什么东西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格斗。后来灯光灭掉，一切又重归寂静。

“全体阵亡？”洛佩兹的声音依然镇定。

“无法确认。也许吧。我不想在这种事上妄加猜测。”勃艮第说，她无法确认什么，她痛恨这种感觉。

洛佩兹安静了一小会儿，接着说，“保持和我的联系，飞行员。”

但是那边现在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丢在一边的电筒光亮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而慢慢减弱。黑暗已经近在眼前。

“什么都看不到，现在这里安静极了。”

“和赤红马驹号联系的怎样？”

她的眼睛不想离开监控屏幕，但还是浏览一下波段。“好呀！联络上她了。”

“接通。”

“是，长官。”和家里通上电话的感觉妙极了。

“洛佩兹中士？”如果说洛佩兹的声音很小，那瑞贝卡的声音就更是微弱，而且断断续续，但是很平静。“有什么发现？”

“没有船舰人员和囚犯的踪迹。我们的一个队员阵亡，还有四个失踪，可能已经阵亡。舰上有不明数量的星盟部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到这来的，而且他们的行为非常古怪。”

“怎么个古怪法？”瑞贝卡问，这和勃艮第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低语没有护甲，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反击。”

“这就是你们发现的一切？”瑞贝卡听上去很不满，好像觉得这份报告过于单薄。

洛佩兹停顿一下：“我确实提到了行为古怪的星盟出现在这艘民用船舰上。而这艘船又恰好身处一个高度机密的地点。对吧？”

勃艮第咯咯笑了起来。她也同样不喜欢瑞贝卡。

“收到，中士。”瑞贝卡用一个人工智能可以达到最为冷淡的语调回答道。

“请求派遣增援部队协助完成任务。”

“否决请求。”

“我要跟中校讲话。”

瑞贝卡的嗓音中带出一声虚情假意的笑：“中校和我的意见一致，中士。”

“请求派遣……”

“否决。”这次是福柯的声音，接入到瑞贝卡的频道中。勃艮第感到腹部一阵绞痛。“抱歉，中士，我们不能冒着被星盟主力舰拦截的风险派出更多增援部队，而且你也知道我们人手不足，缺乏弹药。我已经启动科尔协议，我们决不允许地球坐标落入到星盟手中。星盟战舰看起来已经探测到了蒙娜丽莎号的具体位置。驻守原地，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长官。”

“查明星盟是否已经侵入到导航系统中。如果没有，尽早抹掉系统中的导航坐标。一切顺利的话……”他听下来，然后有接着说，中间听上去像是和在瑞贝卡商量，“……我们会在确认你们可以安全返回后立即通知各位。”

“长官。”勃艮第能够听出洛佩兹在努力压抑声音中的沮丧难过，但她最终还是失败。“长官，我已经失去了五个弟兄。我们可以继续前进，摧毁导航系统还有干掉这艘臭气熏天船上的每一个星盟杂碎，但是我恳请你再次考虑一下，这是艘鬼大的船。我们需要一些地狱伞兵专用的运动侦查感应器。派艘鹈鹕运兵船过来，带上点人员和物资来增援我们，随便带点什么东西来增援我们！”

勃艮第在考虑，洛佩兹也在考虑，她敢打赌就算中校眼下也正在考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远在天边的指挥官下达的命令简直是一钱不值。

“拒绝，中士。你知道命令是什么，你也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而且我相信你会以一贯著称的……令人钦佩的……热情与勇气来带领小队完成任务。”福柯的口气中流露出一丝调侃的痕迹。

“遵命，长官。”冰冷地回答。“长官，请求自由通话。”

“拒绝。”

“你们斗志渐衰，孤军深入。”瑞贝卡说。“你们已经收到命令。”她的声音最后听上去很遥远，人工智能随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上。

静的只有心跳声。接着。“他们离线了，勃艮第？”

“是的，士官。”

洛佩兹骂了两句结结实实的脏话。

“骂得好。”勃艮第咕哝着。

“你还好吧？”

“嗯。”

“自己一个人？”

监控屏幕已经安静了好一阵子，地上只剩下一根电筒的光亮仍在闪烁。“我什么都没看见。”

“好的。坐稳，继续监视，如果赤红马驹号上有消息传来立刻告知我。我们一会儿就回去骚扰你的大鸟，你会恨死我们的。”

“接着冰激凌就上桌啦。”

“一语中的。通话结束。”

机舱外面，最后一根电筒的光亮也完全熄灭。

洛佩兹 1402时

只剩下十二个念珠了。洛佩兹现在感到怒火中烧，而这些伤亡跟星盟一点关系也没有。黑暗中的流血牺牲。她知道上级给自己的命令是什么，真他妈是差劲的命令。她只剩下十二个陆战队员，却还有一整艘大屁股船要清理，还没有任何支援。

我会秀出“令人钦佩”的热情与勇气来给你看。

剩下的队员围着洛佩兹，围着拉比特的残骸，围着星盟的尸体，一声不吭，静静等待。

“你们都听到了。”她开口说，目光按顺序一个个扫过他们的脸庞——一张张在电筒光亮闪烁下阴云密布的脸。但他们仍然是她的陆战队员。“计划有变，小伙子们。我们发现船上有星盟，所以好好先生中校已经启动科尔协议。我们需要备份导航系统，然后再破坏掉它，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弄清楚这里见了什么鬼现在是第二目标。奥拉夫，你带着那幅粗略的船体结构示意图了吧？找到引擎室了吗？”

“嗯。”她的回答听上去没有什么热情。

“好的，苯缇，你带上克拉伦斯，奥拉夫，格斯滕还有萨迪克斯。你们出发去引擎室弄到备份，搞定它，然后带着你们的大屁股回到这里。路上看见任何星盟鬼子，通通干掉。我不管他们看到你们是不是感到开心。没有星盟鬼子能够离开这艘船，明白了么？”对苯缇来说，有克拉伦斯在，她会比奥拉夫更为出色地

领导这个小队。奥拉夫的侦查功夫很是了得，但她的应急反应能力却略逊一筹。

“遵命，长官！”苯缇说，整个人已经跨出舱门，快速穿行在走廊当中，其他人则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我是认真的，列兵！”洛佩兹冲着他们的背后大喊，没有去看那个隐藏在拉比特尸体当中的诡异触角。“你们看见什么就灭掉什么，别让任何东西靠近自己，我指任何东西。明白了么？”

“中——士，你了解我。”苯缇说。“我不会让任何人靠近自己！”

“还是没有装备。”珀西说着用他的靴子踢了踢星盟精英战士的尸体，血红色的水中泛起点点涟漪。“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混蛋带上哪怕一丁点儿的武器和装备。”

“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

“星盟鬼子到底是怎么到这艘船上来的，中士？”麦克克劳说。“用什么方法？就这样什么都不带地猛打猛撞？”

“也许他们才是囚犯。”拉克什评论道。

洛佩兹气呼呼的说。“对。我们干掉了这么多星盟囚犯。”接着她停下来，一个念珠浮现在脑海中。“见鬼，阿拉德去哪了？”她问。

无人应答。

苯缇 1431时

事情从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对苯缇和她的小队来说。这任务乍一看确实简单，而且苯缇还嗡嗡地哼着一首老掉牙的流行歌。他们穿过这艘船，通过处理房间，在奥拉夫向苯缇保证过是捷径的路上检查每一个节点和每一个安全站——一系列的行进通道会带他们到B甲板，苯缇喜欢捷径。

但克拉伦斯现在绷紧了自己的神经，背靠着墙，脚踏着他们必须经过的一扇门。他哼了一声，靴子随着用力发出吱吱声，但是门纹丝没动。

对苯缇来说，这走廊着实又长又黑，如同正在狼吞虎咽的食道。即使连续看见血液样本——墙上，天花板——也开始让她心烦意乱。血渍仍然不是困扰她的原因，但是她之前没有见过他妈的如此之多的鲜血。

格斯滕本来紧跟着克拉伦斯，但过了一会儿就放弃了。

“不好，门不会动。”格斯滕是个身形巨大的男人，话跟克拉伦斯一样少，但却和他一样很有权威。

克拉伦斯摇摇头，同时又大力踹门一脚。

一阵声调高而尖锐的巨响穿过走廊，最后消散到一阵刺耳的咯咯声中。

“那是什么鬼声音？”萨迪克斯问。

“大概是船舰发出的什么声音吧。”苿缇撒谎道。

“是是。”他回答，根本不相信她，“没错。”

“等一下。”奥拉夫摊开示意图，速度比平常快很多，“我来找一条其他通路。”

紧张和不安弥漫在他们之中，奥拉夫在图中寻找通路和入口的时候微弱的灯光闪烁在她脸上。苿缇能听出其他人都在努力轻轻地呼吸，屏息凝神等待结果。

苿缇有很好的想像力。她记起那个精英战士，没有装备，全身赤裸，示意她不要出声好能够认真听什么声音，而苿缇也认真听了。她知道这船永远不会安静，船上的原住民们有着自己的语言。它们如同雄风一般嗡嗡叫个不停，这种声音和舰船引擎发生的声响相距甚远。

奥拉夫继续在图上寻找的时候，另一个声音穿过走廊从众人头顶飘过——好像一片巨大的羽毛划过锡箔然后分解成某种柔软令人反感而又啾啾叫的东西。某种你会告诉自己是幻觉的声音，因为你无法想像出到底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声音。还好尖叫并没有再次出现，苿缇永远不想再听见它。

苿缇稳稳地握住电筒，从容不迫地紧紧握在手中，看着黑暗中的虚空，眼睛快速地扫视墙面：“通风管？”

“你进不去那些该死的通风管。”萨迪克斯说，“反正我进不去。”

“无论如何，通风管的空间不足以藏下什么人。”格斯滕说，看得出和苿缇一样，他也被吓得不轻。

“好吧。”奥拉夫的声音把苿缇拉回现实中，“我们必须原路返回，应该可以在上个十字路口后面两个节点的地方进入下面一层甲板。这条路可以带着我们穿过循环植物工房。”奥拉夫的声音里有股胜利感，这点让苿缇稍微有些担心。节目没结束，不要先鼓掌。

“哦。”她说，语气里带着一股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热情。

她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扇紧锁的门。没有人说出口，但是那道阻挡他们的路障并没有锁死。那些残骸——肮脏的废料和丢弃掉的座椅，长沙发，毁坏的箱子，机器碎块，甚至还有一两盆盆栽植物——损坏后都被推在一边挡住了门。就像他们在路上越过的其他路障和封锁一样，仿佛这船已经被发狂的围攻淹没。监狱暴动，她想，努力尝试把事实套进这个想法。

一瞥之下，苿缇发现狭窄的条形通道仍然畅通，连接着前方的走廊。整个通道都被星盟的紫色血液涂花。在火炬般光亮的边上她认为会看到投射在门上的影子，某种和她身材并不相符的影子。

他们现在理应会发现什么人，至少应该发现一些死人的尸体。但他们什么都没有遇到。同样，也没有人愿意将这诡异用言语表达出来。

洛佩兹 1440时

洛佩兹“嘭”的一声拔开一瓶杀菌药的瓶塞，大大咧咧地倒出一些药水洒在麦克克劳手臂的伤口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受伤，而这次是被一个路障绊了个狗啃屎，他真的需要在这些细节工作上多花些时间好好学习。

“闭嘴，别再给我鬼哭狼嚎。”洛佩兹命令道，在鼻子和喉咙里尝试了一下这种有点腐蚀性的药物，“你是个男人还是只老鼠？”

“伤口很痛！”

“可怜的老鼠。”她说，语气中完全不带一点同情。他们还没有找到阿拉德，也许永远都不能不到。洛佩兹也有可能某天在一片黑暗当中迷失方向，身负重伤，无法归乡。

麦克克劳的嘴还在嘟嘟不停抱怨的时候，她把那瓶杀菌药剩下的药水一股脑倒在伤口上：“洛佩兹老妈知道这对你有好处，为此你应该感到高兴。”

他们从没想到能在向着舰桥前进的路途中停在医务室里，尽管主要是因为麦克克劳脑袋秀逗，但蒙娜丽莎号上也的确没有通往舰桥更直接的路径。舱门被卡死，到处设有路障，一些屏障依然牢不可破，而另一些却已经开始松动。还有太多未知的区域阻挡在前进的道路上，她不得不大幅修改到达舰桥的预计使用时间，最要命的就是，时间恰好是她手中最为缺乏的宝贵资源。现在只能祈祷他们能通过路上顺利地行进来赢得时间，争取快速到达舰桥。

医务室本身倒是保存得相当完好，难道星盟也能在这里享受到急救的待遇。应该不会，这群杂种不值得任何形式的怜悯。

他们毫不费力就推倒了那个挡在入口处的悲剧路障。人生中第一回，洛佩兹看到了涂鸦艺术，沾着血迹写出的潦草字迹，从折叠椅一直延续到墙壁的另外一边：“告诉妈妈这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上帝保佑。——乔治·克里斯宾”更细的抓痕穿过地板，后面的文字已经混乱模糊到无法辨认。

这块地方小得令人吃惊，比较起他们刚才经过的数个囚房区域和船舰本身的大小来说，也许船上的医疗组对治愈犯人没什么热情，他们应该是觉得这些囚犯都是一群恶棍和硬汉，足以照顾好自己强壮的身体。

洛佩兹包扎好麦克克劳的伤口后拍了一下裹在上面的棉垫和纱布，这让菜鸟痛地哼哼乱叫。伤口需要缝针，但是现在的处理也可以勉强支撑一段时间。

在把医疗箱放在一边的时候，洛佩兹注意到一个细节，中士猛地打了一个激灵。

“辛格。”她边说边朝远处的一面墙努了努嘴，“你看那个是做什么的？”

一个密封的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摄像机，围绕门一圈的密封痕迹非常细微而令人难以发现，也没有门把手，洛佩兹差一点错过。。

技术员把突击步枪架在肩上，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环绕门一周的封带：“我之

前见过这个，从内部反锁的小屋，安全房，这扇门只能从里面打开。”

“以防万一那些囚犯们跑出来……”

“正是如此。”

麦克克劳穿过房间——摆脱掉洛佩兹老妈温柔的服务——把一只耳朵贴在门上，好像眼前这个密室只是一个他想要撬开的保险柜而已。这还不够，麦克克劳更是用指关节轻轻地敲起门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麦克克劳……”又是那种洛佩兹已经用过几千遍的语气。

但是辛格说：“别急，再让他试试看。”

麦克克劳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一个隐蔽的对讲器“咔”的一声出现，一阵压抑的嘶嘶声撕破寂静，听上去比通话器中的静电噪音还要清晰直接。

洛佩兹朝他们两个咧嘴笑笑，好小伙儿。

“家里有人吗？这里是洛佩兹中士，隶属于UNSC赤红马驹号战舰。”她想起无名氏来，迄今为止，无名氏先生仍旧是她见过的蒙娜丽莎号上惟一的幸存者。

当然，里面藏的也有可能是星盟鬼子。

一阵停顿，接着一个声音响起：“UNSC？”一个男性的声音略有些紧张，听上去好像还有些口干舌燥的感觉。

“独一无二的那个UNSC。”我们五个人都等候着为您服务，不，是指望着您的加入。

她上前一步对着门口端平突击步枪，打手势让其他人也保持警惕做好防范。

“我怎么能确认你们真的是UNSC的人？”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的话，或者我会向你证明。这两个选项中的一项会很好玩，但对你来说并不会有多好玩。”

马莫得和珀西加入包围圈，拉克什仍在盯着走廊那边的动静。四把突击步枪指着门，等待它的打开。

一种像是自信的语气加入他的声音：“我可不想夺人之美，让你们没的好玩……”

洛佩兹皱皱眉，她没发现这家伙还很聪明。阿亚德失踪后她一直不停地数着念珠串上的十一个念珠，而现在她更是不会拿剩下的任何一个来冒险。即使门后躲藏的是一群猛男斯巴达她也毫不在意……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你有十秒钟时间。”她大声喊道，“然后我就会上膛并开火，然后就……”

门缝“哧”的一声慢慢滑开，里面是一间狭窄的生活室，一个装满医疗供给品的柜子倾斜着靠在墙上，直冲着天花板。天花板那边的墙上挂着一幅蒙娜丽莎号的结构示意图，一半明亮，一半黑暗。

在屋子的中间，柜子和托盘的后面，站着一个面黄肌瘦，汗流浃背的男人，

穿着一身已经无比肮脏的白色衣服。闪光的蓝眼睛，满嘴歪歪扭扭的龅牙，仿佛他喜欢用门牙啃什么东西——任何东西——直到把它们啃个粉碎。看上去还算完好，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由恐惧和酸臭混合的难闻气味。

他手中握着一把小型手枪，枪口正指着他们。尽管这个男人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拿枪的手并没有颤抖。他的站姿显示他受过军事训练：两手紧握，膝盖微微弯曲，并不害怕身前三英尺站立的一小队荷枪实弹的士兵。

“放下武器。”洛佩兹的手指紧紧搭上扳机。

这个男人明亮的眼波逐个地上下打量着洛佩兹等人。在下定决心之前，他像一只壁虎一样舔着嘴唇，接着他放低手枪，把它交到自己的左手，慢慢放在地上，同时右手高举过头顶，姿势很滑稽，像是在投降，然后就站在原地没有动。

“报上自己的身分。”洛佩兹果断要求道。

一阵轻松的微笑飘上他的嘴角，而洛佩兹觉察到这笑容里有一股潜在的并不该有的自信。洛佩兹已经被他的表演所吸引，对他很感兴趣了。

“约翰·史密斯医生，运输舰蒙娜丽莎号上的主医师官。”当他看到对方还是一动没动，他只是迟疑地加上一句，“呃，我想你们可以放低指着我的枪口了。”

洛佩兹笑了笑，心里希望这笑容像苯缇宣称的那样骇人，去他妈的“约翰·史密斯”。

“你没有提供冰激凌给我们，也没有说‘拜托’。你到底有什么诡计？”

“冰激凌？”他带着怀疑的语气问道。

洛佩兹身后传来一阵大笑，但是史密斯迷惑不解地看着他们，好像他眼下身处在一个满是疯子的房间当中。洛佩兹看出来他并不是喜欢玩傻瓜游戏的那种人，他已经对自己感到愤怒，即使现在手中没有了手枪。

“嗯，冰激凌。”已经死了五个队友，她想把怨气发泄在这个陌生人身上，“我们想要冰激凌。”

史密斯向后退了一步，脸上的笑容已经没了，急忙说道：“我不是敌人……拜托。”

洛佩兹放低突击步枪，其他人也跟着他的动作一起。史密斯这才长出一口气，这口气他刚才一直憋着。

好吧，娱乐时间结束，工作时间开始。

“这里发生了什么？”她问，“你是怎么躲进这个房间的？”

史密斯耸耸肩，刻意在洛佩兹面前摆出一个无助的笑容。他用右手从左手手掌上揭下一块死皮，看上去对这点皮毛之痒很是在意。“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这种船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发生一种事，囚犯得到了一个机会从而发动暴乱，搞定守卫，控制了整艘船，我能躲在这里纯属侥幸。”

“侥幸。”洛佩兹重复着，在齿间反复回味着这个词汇的意义。她的伤疤又

开始痒了，“‘监禁船’，就是这个故事，哈？”

他皱着眉头说：“这并不是个故事，囚犯们逃脱后，占领了这艘船。”

这并不是谎话，但也不是实情。这家伙有些油嘴滑舌，洛佩兹喜欢油嘴滑舌就像喜欢神秘感一样。

“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们在船上发现的第一个活人，你有可能是这艘船上惟一的幸存者。”洛佩兹用上所有能够加以使用的强调语气。

史密斯暴露出他的牙齿，既不算是笑也不算在做鬼脸：“惟一的……”

“是的。”洛佩兹说，朝着她的陆战队员点点头，“上吧，孩子们。”

麦克克劳和珀西从史密斯身边挤过去，开始调查房间。麦克克劳肩膀结结实实地撞了史密斯一下，他们也能感到这家伙是在满口胡言。很好，马莫得收起史密斯的手枪然后粗暴地开始搜身，却什么也没搜到。

“装载星盟囚犯的政策有变化了，史密斯？”洛佩兹问道，刺激着他，“我不认为我们收到过这样的备忘录。”

史密斯的眼神避开洛佩兹：“这并不是一个广泛告知的备忘录。”

“我他妈不是在开玩笑。”洛佩兹现在迫切想要从这个家伙口中套出实情，这种欲望比她想要一拳击翻瑞贝卡或者福柯都来得更为强烈。

有什么东西让他开始改变策略，洛佩兹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甚至连他的姿态都突然改变了。

“你看。”史密斯说道，“我只是一名医官，我并没有，也从未制定过什么政策，我只做缝针和打绷带之类的医务活儿，就这些。”

卑鄙，可怜。

“在这个……广阔的……你的医院里？”

史密斯的嘴唇用力抿成一条线，好像一条扁平的心电图：“我在这里没有帮助过任何星盟混蛋，我只帮助我们的同类——人类。”

他这段表演也事先演练过吗？安坐在自己密封好的小屋中，听着外面人们濒死的惨叫？

接受俘虏会破坏平衡，这让洛佩兹的嘴里泛出一阵苦涩，应该杀光每一个星盟败类。

难道他真的以为她会让伙伴们失望？二十七年了，她从未让伙伴们失望过。“告诉我关于星盟囚犯的情况，史密斯。”

史密斯显然已经被激怒：“为了高端智能，科学研究和发展进化，为了了解我们的敌人。这是战争，你明白的——你是个战士，对吧？我却不明白，我只是一名医官而已。”

洛佩兹的手握成拳头，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无名氏先生的手掌：“科学研究和发展进化，哈？”

史密斯向前摊出手掌，好像是要向她乞和一样，但是他能乞到的只有空气：

“我只是一名医官。”

这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托词。

“蒙娜丽莎号在这里做什么？”

一阵沮丧的表情出现在史密斯的脸上：“这里是哪里？外面突然乱作一团以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这是个黑盒子，没人能出也没人能进。我根本不知道蒙娜丽莎现在在哪儿，我们这是在哪儿？”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上一个你记得的地方是在哪里，然后我就告诉你我们是不是还在那里？”

这吸引了马莫得和麦克克劳的注意力，这一策略让史密斯哑口无言。

“在国际象棋中，这招叫做‘将军’。”马莫得咕哝着说。

齿轮和链条在史密斯的脑中快速运转，洛佩兹能看得见。

“难道你们不是来救援我们的么？”史密斯说，“我是被捕了还是怎么着？”他的脸色一片惨白。

你想要这么玩，好啊，有的是时间陪他玩。离到达舰桥还远，时间十分充足。

洛佩兹反驳道：“你有去舰桥的通行密码，对么？”

史密斯不大情愿地点了点头。

到最后，洛佩兹终于温和下来。她也许并不喜欢史密斯，但这并不足以把他变成敌人。

“我们从一个名叫瑞梭特星的气态行星上出发，我们发现了这艘星盟有能力占据而且能够执行断层迁跃的船。我们正在遵循科尔协议，需要到达舰桥破坏掉导航数据系统。我希望舰桥没有锁住，但是一旦它锁住……”

史密斯一听到她说出科尔协议马上就脸色苍白：“不，不，不，我们需要离开这艘船。你们怎么过来的，用鹈鹕运兵船？我们需要离开这艘船。”

洛佩兹仅凭直觉就知道勃艮第一定会对这家伙恨到要死：“对不起，但这不是给你的选择，你要跟我们一起走。”

“不，不！”

“拜托。”她说，带着另一种让人目眩的微笑。

勃艮第 1445时

至少陆战队员们可以出去找点事情来做，即使“这点事情”意味着自找麻烦。距离上次和赤红马驹号联系没多久，洛佩兹和她的小队就关掉通讯系统，他们的陈词滥调和虚张声势，还有蹩脚的笑话慢慢被静电噪音和阻碍信号所吞噬。勃艮第认为她曾经听到苯缇的声音夹杂着静电噪音在通讯频道中响起，但是没过

多久，信号也中断了。

勃艮第把精力放在口中的这片口香糖上。她的下颚因为嚼得太用力而感到疼痛。一本书在她的大腿上早被遗忘，她已经厌倦阅读，但是无法不去检查摄像机拍下的影像，在重复阅读同一段落的文字二十分钟之后，她终于选择了彻底放弃。

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看，只有那阴影中的模糊不清的障碍物体。又一次她认为自己瞥见一个长着两个头的怪物的轮廓，其中一个头布满血管而且颜色灰白，如此的景象真是荒谬到了极点。黑暗中没有任何东西出来证实那个似有似无的轮廓，所以勃艮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是自己神经过敏而已。

她的舱尾灯仍然亮着，所以在摄像机的帮助下她可以看到大概鹈鹕运兵船背部后方十米远的地方。她曾想过要把灯光熄灭，但最后还是拒绝了这种想法，如果外面有什么东西靠近，她必须要来得及关掉那段全息影像文字“勃艮第的家——请随意进入。”

所以她等待着。

然后等待着。

继续等待着。

她从口中拿出最后一片口香糖，用大拇指按压着，然后被突然出现在显示屏上的两个物体吓呆。她的拇指被口香糖黏住，赶紧用力扯开，一把掏出手枪。别想碰到我的大鸟，星盟杂碎们。我会在你们身上穿个透明窟窿，不，我会在你们身上穿上几百个透明窟窿。

然后她又靠近些看了看，原来是格兰科和米勒。他们俩跌跌撞撞地走在甲板上，好像受了伤。他们的头上都有伤口，衣着也同样是破破烂烂，而且他们在互相搀扶着对方，但他们的确在走着，还活着！

一阵轻松感流遍她的整个躯体，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几乎要叫出来。

“哦，感谢上帝！”

他们很明显需要帮助，她没有想太多——原本在跨过安全底线的时候是应该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但在此时此刻此地，这些都没有必要，他们俩是全宇宙最棒的人类，自己现在已经不再孤单。

勃艮第轻快地击打一下控制跳板的按钮，跳板连接了驾驶室和蒙娜丽莎号，她走上跳板，从刚刚经过的门锁旁抓起一把突击步枪。倾斜的坡道伸出的速度太他妈慢了，在它降到更低时她一步就跳到底部的边缘，用另外一个动作检查了旁边的路障和货箱。

“伙计们！”她吹着口哨，“到这边来！快点！”

在近处观察发现他们比在摄像机里看着伤得严重的多，格兰科几乎已经挺不起身子，马勒朝着她的声音转过来，斜坡在下降，下降。

“你们……”

糟透了，简直糟糕透顶。

他俩的皮肤上斑斑点点，有一块块的凹陷和瘀伤，血管里纠结缠绕的是一根根黑色的触手。眼睛全白，目光茫然，某些不断生长的触须紧紧缠着格兰科的脖子，一个巨大的脓包在那里颤抖抽搐。马勒，曾经是马勒的那个人，张开大嘴，一声嚎叫，发出一种没有任何人类能够制造出的声音。

勃艮第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手中的突击步枪也开了火。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苯缇 1450时

当众人原路返回发现那个通向下层甲板的舱门也是锁着的时候，苯缇嘴中冒出的脏话如同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大家都盯着她看，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似的，除了奥拉夫。

“我们有B计划么？”奥拉夫就问了这么一句。

这种领队的活儿可真不好干，苯缇多么希望自己还是在赤红马驹号上，正在舒舒服服的泡澡——这种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这就是B计划。”苯缇说，而且也是C计划，如果想继续认真追究的话。他们失去了和洛佩兹的通讯联系，而苯缇也不认为短时间内这种联系有可能恢复。向鹈鹕运兵船致敬现在已经变成某种个人笑话，会让苯缇咯咯傻笑不停。真不知道是她的确觉得这很好笑，还是已经开始变得神经兮兮。

你好鹈鹕，我能进去么，能进去么？不行？好吧，那你就待在那吧，你这只坏脾气的傻鸟。

克拉伦斯耸耸肩，转身开始沿着走廊向回走。

“等等，等一下，我会再找一条路。”奥拉夫的眉头皱得更紧，很显然老是仔细盯着那块小屏幕已经让她感到疲惫外加恶心。

苯缇把突击步枪扛在肩膀上蹲在舱门边。这块通道控制面板并没有加密措施，她轻轻地把面板弹开，草草地浏览一遍，然后从靴子旁抽出一把匕首，做一名优秀的医疗兵并不是她惟一擅长的事情。

“把你们的电筒往我这里照照，谢了。”这也不算太复杂，小把戏，没什么她不会的。仅仅是把电线抠出来，剥开这条然后在这里搭个桥，然后——

伴随着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劈啪声，舱门解锁了。她把舱门拉开，大功告成。

但胜利的喜悦只持续了一秒。

“哇靠！”他们赶紧避开从门中喷薄而出的恶臭，空气又粘又潮，简直糟糕透顶，“污水沟，每艘船上都有的。”

“如果福柯听到你这么说赤红马驹号的话，他会立即崩溃。”

"呃，好吧，他现在并不在这里。"格斯滕说，然后摇摆着爬下梯子，奥拉夫和克拉伦斯探身进入舱口提供掩护。

"看见什么了么？"

"呃，看着像是污水沟，闻着像是污水沟……我觉得这就是个污水沟！"

苯缇没有想到格斯滕会突然变成一个喜剧演员。她的眼珠转了转，然后紧跟格斯滕下去，"别满嘴喷粪。"

"哦，我们这里有大量畅销粪出售，对你还有特惠价。"

哇哦，看样子这话题停不下来了。

这里的空间又紧又狭窄，摆满了一罐罐干净的水，灰色的水，还有污水，现场还有更多的桶在处理线上等待循环回收再次混合。湿润的水滴滑过墙壁和天花板，噼噼啪啪地砸在他们身上，在墙壁表面留下一道道油腻的残渣和湿漉漉的痕迹。

"走这边。"奥拉夫向穿过那些水箱中的一条小路打个手势。

"这里有很多能藏人的地方。"苯缇说。

克拉伦斯瞟她一眼，好像在说"鬼才愿意藏这里"。

"很多能够藏人的地方。"奥拉夫同意，"所以我们更要小心谨慎。"

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缓缓推进，慢慢匍匐，然后再一个箭步窜入下一区域，他们的背贴着对方的身体，一起慢慢深入蒙娜丽莎号的腹部。

苯缇原来想着应该能慢慢适应这种味道，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即使用手紧紧捂住鼻子也没什么效果。那种气味有口感，有质地，无坚不摧且无孔不入。苯缇前所未有的想念赤红马驹号上舒服的泡澡——冰激凌般的香味和触感——见鬼，中士根本就不该把这个想法带进她的脑子。但超越一切成为她最想要的则是，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而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她已经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洛佩兹是不是早已到达舰桥，正在百无聊赖地等待自己的到来。

"我曾经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格斯滕说，"但是这次未免也太离谱了。"

"闭嘴吧。"苯缇说，她好像听到什么类似暗示的回响。

"就让格斯滕爽一次吧，就一次！"奥拉夫开门见山地说。即使是萨迪克斯，几乎一直像克拉伦斯一样沉默，也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

但是苯缇再次打断他们："我是认真的。克拉伦斯，听到了么？"

克拉伦斯点点头，不可能会错过，一个声音穿过有规则的回收再生装置的嘈杂声传入他的耳朵。一种听起来不像是任何语言，毫无意义，也不知怎样发出的声音。

他们熟悉一大堆星盟可以发出的声音，但这并不是其中任何一种。

"继续前进。"苯缇透过紧咬的牙关憋出一句。天啊，她真希望他们没有分组行动。如果中士在这她一定会想出更好的计划，但是现在洛佩兹说不定已经在科苏梅尔岛（加勒比海上的度假胜地）的海滩上玩水了。

“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奥拉夫问，“我分辨不出。”

又一阵声音传来，这股声音又低沉又粗糙，几乎让苯缇的脉搏停跳，血液停流。

“那是什么鬼声音？”格斯滕问，仿佛被那声音吓晕了，“星盟混蛋们，他们在哪？”

“闭嘴，继续前进。”苯缇坚持道。她的脑中无法摆脱克拉伦斯帮她杀掉的那个星盟精英的影像，那家伙在认真听着某种声音，而这声音比一大票陆战队员都更让他心惊肉跳。

他们带着十二分的小心加速前进，每经过一个角落都要查看一下，结果撞到了固定的水罐上，因为他们都过于注意身后的情况。萨迪克斯有点落后，苯缇吹口哨示意他加速前进，但他还是有点跟不上了。

又一声咆哮，一声痛苦的嚎叫，甚至不像是大自然里的动物能发出的声音——音调忽高忽低，音节忽长忽短。这声响亮的嚎叫震颤着那些装水的罐子和管子，引起它们的共鸣，隐藏了声音的来源。音色中带着悲伤和恐惧，好像某人在调试一个混乱不堪的收音机频道。更多的声音——不，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声音——加入，就好像第一个声音拉吹响了围猎的号角，凌驾在那些混合的嚎叫声之上的是某种类似啾啾叫和快速跑的声音。

“它们就在我们后面，我认为。”格斯滕说，并不是要开玩笑，他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身后的管子一阵痉挛。苯缇转身，什么也没有看见，甚至连萨迪克斯都不见了。

“它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奥拉夫补充道。

陆战队员们开始夺命狂奔，尽管这样很容易中敌人的埋伏，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奔跑拉紧苯缇大腿的肌肉，这种感觉简直棒极了。

“我们这是在往哪前进，奥拉夫？”苯缇喊道，“快点，我们该向哪边走？”

“维修储藏室，在前方入口向上！”

“还有多远？”

“五十米！”

“他们追上来了。”格斯滕说，提高音量拉紧嗓音。跟随在他们后面不断膨胀的嚎叫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数量众多的橄榄球撞击在一起，重重地撞击在一起。陆战队员们转过一个路口，继续向前奔跑。

“上手榴弹？”

奥拉夫急忙说道：“离船壳太近了！”

“这里！”苯缇穿过那条狭窄的小路，在最后一部分水桶前停下来。匆匆观察一眼前方的情况，安全，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潜藏的东西。她单膝跪地，查看突击步枪中剩下的弹药，此时克拉伦斯就在她的背后守护着她。

“你能看出那些东西的数量么，格斯滕？”

“非常多。”他瞪大双眼说。

这真算是帮了大忙……

身后的怪声紧紧追赶他们，从黑暗中汹涌而来的好像是某种熟悉的东西，却又完全变得扭曲、异样、破碎。苯缇无法放慢自己的呼吸，紧紧握住突击步枪上的双手愈发冰冷。

萨迪克斯以百米冲刺的爆炸性速度从后面冲向他们，看上去被吓得心惊肉跳，嘴里还在不停地骂骂咧咧。他从她身边跳过，转到自己的位置上手忙脚乱地端起武器。

“你他妈怎么不再慢点。”奥拉夫大声咆哮，萨迪克斯好像完全没有听见。

“我不认为跟在后面的是星盟。”苯缇说，在她的身后，克拉伦斯一个换位，腿肚子抵住她的臀部，他再次掩护着她的身后。

奥拉夫拉响一枚闪光弹然后抛入他们刚才跑过的小路。他们在等待，忍受着熏天的臭气，好像一队畏缩的环卫工人——带着枪的环卫工人。

他们的第一个追踪者蹒跚着跃入已经爆开的闪光中。

这他妈根本不是星盟！！

洛佩兹 1501时

他们终于找到一具尸体。之前洛佩兹从未想过会为此无声地欢呼，从未想过会因为发现死亡的证据而感到如此宽慰。

安全站和检查点都被各种家具堵得严丝合缝，舱门也被全部卡死，有些看上去像是故意卡死的。大部分路障都已经被破坏成渣，大块的凿痕和大片的划痕布满钢制的墙壁和地板。在艰难找寻道路穿过这些残骸的过程中，他们误入一个船员的娱乐室，古董一样的天花板吊扇，台球桌，酒吧高脚椅和老式电视机。墙上有一张放大的某热带小岛海滩的照片，一张放着传真机的吧台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屋子里有什么东西让洛佩兹想起“否认”这个词汇来，即使是吧台上的塑料玻璃也还安稳地坐在柜台上。

没什么令人困扰的东西，没有曾经有人逃跑的痕迹。

这里几乎一切正常。

除了这具尸体。

亦或是两具。

老实说，很难分清楚一具还是两具。

站在这些尸体碎片前认真看着，洛佩兹本来能够得出一些答案。真正的答案，而不是她从史密斯那里得到的神秘而模糊的托词。回想着拉比特的惨状，最

后一次与勃艮第的通话，还有失踪多时的阿亚德。

前方还有太多未知的威胁，而她的士兵们就快要濒临崩溃。无论她怎样努力阻止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形，那是在见鬼的福柯扭转颓势，成为英雄之前。

所以此时马莫德在喘着粗气低声抱怨着什么，拉克什和辛格的注意力放在吧台那边。只有珀西在洛佩兹这边，看上去还没有因为四处乱看而走神。

“我总觉得这里不会是什么特别欢乐的地方。”珀西说。

这里并不是战场，也不是他们发誓要尽责的地方。

那个在房间远端的储藏柜被十分用力地拧开，以至于铰链都断得支离破碎，柜门被扭弯后丢在一边。里面都是一些碎块、残渣，她想不到其他词语来描述。肉块她认得，那是属于星盟的。皮肤她也认得，那是属于人类的。而且还有些半生长的东西在残渣上面，在残渣里面穿梭，使肉块膨胀，让皮肤变得斑斑点点。他们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留下来等着看这些碎块腐烂。碎块的生理结构有些从内向外的变化，一块巨大的突出物从之前应该是肩膀的地方隆起，而这却并不是一条手臂。看上去这像是一跟成长中的骨头，奇形怪状却又巨大无比，一条条肉蠕动着缠在上面。

野蛮，兽性，残忍，无情。这让她想到无名氏的可怕的伤口。他是否曾经也在这间屋子里待过？是守卫还是囚犯？

“中士，我的天，那他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麦克克劳指着那块畸形的肉块，仿佛洛佩兹压根就没注意到。

“呃，麦克克劳，那边的东西。”她的语气冷冷的，慢慢拖长讲话的腔调，“是一只手。”

死亡并没有使这只手得到安息，手指并没有卷曲而是伸得笔直，手掌并没有握起而是扁平地摊开，唐突而僵硬。

“那边的那个又是什么鬼东西，长官？”麦克克劳再次开口，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要把十万个为什么进行到底。

“看上去貌似他们来了个即兴交融，或者，还有什么东西藏在柜橱里。”拉克什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很遥远。

“在一起。”他补充道，声音听起来更加遥远。很明显，眼前的事实让拉克什有些难以置信。

但这些都没能吸引住洛佩兹的注意力，真正吸引她的是小门旁边看上去被精心照顾着的那株盆栽小树。洛佩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可怕的画面，有人把那些肢体碎块丢进盆栽，然后在里面进行了一些园丁才干的工作。

洛佩兹后退一步，又退一步，一把抓住史密斯的一条手臂向上扭过肩膀。她把他友善地推到那株小树跟前，看上去好像忘记了还在他脸前不断左摆右晃的自己的突击步枪口。

“约翰。”她说，“我能叫你约翰吧？”

他挣扎着向后退缩。不是因为洛佩兹，而是因为洛佩兹拖着他靠近的那些尸体碎块。可怜的约翰真是个小矮人，浑身上下没有几块好用的肌肉。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史密斯再一次扫视着他们每一个人，看上去这次真的已是无路可退。

“我想，你他妈快点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什么。”

苯缇 1502时

在苯缇不断坚毅地开火再开火时，突击步枪在手中变得越来越热，她感到一丝小小的满足：绝不漏过任何死角，没有任何一个目标因为距离远而没有被精确命中。第一个跳跃过来的身影被他们五个人的联合集中火力打得翻滚向后，飞撞到第二个和第三个。它们却都没有停下，只是把同志碾压在一边，互相踩踏着对方的躯体争先恐后地挤向缺口，在向前推进想要穿过火力网的时候一个个前仆后继。

哦上帝，苯缇甚至能辨认出第一个被子弹打飞的家伙，眼下却在挣扎着想要归队继续向前突进。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它的腹部结结实实地打入一排滚烫的子弹，但是它现在又回来了。

克拉伦斯又扔出一颗闪光弹。

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人类，有些的确是星盟。它们所有“人”都畸形怪状、步履蹒跚，你根本找不出词汇来形容。枝枝叉叉的菌株从它们的四肢中翻滚着涌出。它们的眼珠全是白的，好像罩上一层玻璃，显得空洞而茫然，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已经完全盖过污水的味道。从它们身上传来低沉的咕咕哝哝声，几乎整齐划一，这让苯缇感到有些四肢无力。

“它们还没有被压制住！”格斯滕喊道，“我要重装弹药！”

嘭的一声跳着冲来补位的是奥拉夫：“这些都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

她把全部火力集中到冲在最前面的怪物身上，那家伙终于倒了下去，然后她转换目标瞄准下一个，上帝啊，先前被子弹击倒的那个怪物竟然重新站了起来。她看到那双脚上穿着的鞋，是拖鞋，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橙色。

他们终于找到失踪的囚犯了，而且显然他们不喜欢待在污水沟里。

萨迪克斯甚至忘记开火，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嘴巴张得老大，苯缇用膝盖顶他大腿一下。“振作起来，士兵！”她冲他尖叫。

他终于有了反应，奇迹般地举枪再次开火。

但是，他们还是无法坚守阵地，根本没有可能守住。

“撤退到维护室去！”苯缇从蹲姿变为站姿，滑步到克拉伦斯身边，后者也

向后退了一步，他们两个一起，像一对训练有素极有默契的舞伴一样移动起来。

“如果我们失守此地，它们会立刻把我们淹没！”奥拉夫大喊。

“我们留在这里的话，只会被它们淹没得更快！”苯缇回敬了一句。

闪光弹照出一大群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球状物，好像能活动的一坨坨鼻涕，在那些步态蹒跚僵尸样的暴徒后面粘着天花板翻滚着快速向他们冲过来。

他们背后小路的状况不明，已经没有时间查看地图，没人知道会在那条路上遭遇什么东西。

他们已没有选择，也没有谨慎小心的时间。

她从腰带上拽出一枚手榴弹，接着顺势拉开引信：“别再废话了！快走！”

克拉伦斯扬起眉毛，格斯滕则是一脸恐惧。

她把手榴弹甩入怪物群中，同时迅速向后撤去。

但是手雷投掷的距离并不够远，爆炸的冲击波撞击着她的身体，把她直直甩向克拉伦斯。苯缇浑身的骨架呻吟着表示抗议，肺中的空气全部被压缩出体外。她翻滚着撞到克拉伦斯的上身，高温气体先灼烧她的背，继而灼烧她的脸。

而这些全部都无关紧要。

“继续前进！”她尖叫着，甚至眼睛还没能睁开，身体也没有爬起来。永远不要停下脚步，除非你想要死这里。

她耳中的轰鸣好像葡萄酒在高脚杯中翻滚，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她一手拍着克拉伦斯的头盔，推着他朝门的方向前进。迷离的双眼搜索着，发现奥拉夫和格斯滕正在脚不沾地地飞奔，可是萨迪克斯在哪？

余波袭来，一股汹涌的热水顺着小路轰隆隆的冲过来，冲到苯缇的脚上，让刚刚站起身来的她又摔了回去。水脏而浑浊，顺带汹涌而来的还有那群怪物中的一个家伙，对方正在水中乱甩乱窜，那条拖在身后的胳膊——不，那不是胳膊，而是一根挂着肉条的骨头，像是躯体上的利刃——从奥拉夫背后刺入她的身体，划出一道弧形的曲线，鲜红的血液从又宽又深的伤口中喷出，喷射到苯缇和克拉伦斯的身上，被染红的肮脏潮水直喷射到对面的管子上。那把骨刀拔出后再次插入，奥拉夫的口型和已经惊呆的苯缇一样是“O”，而苯缇永远不会放弃手中的突击步枪，她和克拉伦斯一起开火，将子弹射入那家伙的胸膛，直到穿出一个巨大的血洞，透过洞都可以看到对面的墙壁才停手。那货看上去真的是死透了，尸体随波逐流被拍打到一个水罐上，然后瘫在那里。

她还看见了其他什么，在奥拉夫的身边——像是那一坨坨鼻涕中的一个——但是，当她转过头来查看的时候这些小东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只是污水中的一个气泡，或者是他们刚才射杀的躯体中的某一部分。

扫视着他们刚刚通过的小路，苯缇轻轻舒了口气。爆炸在肮脏的水面上留下斑驳的火光，在水下形成一个漩涡，将路障和储水桶什么的都吸了进去。这法子暂时挺管用——没有什么其他移动的东西。混合着排泄物和敌人身上恶臭的

气味让她不禁发出一阵激烈的咳嗽，如果她想张开嘴巴，则随时都能吐出点什么东西来。

但是关于那些东西，那些怪物的记忆，在脑海中升腾翻滚。即使你在它们身体上炸满弹洞，它们却还是能再次站立起来。无论你做什么，它们都不会——也不可能——被阻挡太久。苯缇好像已经能够听到挖掘的震动声，这扇舱门支持不了太久。

她甩甩脚上的脏水，用力太猛，差点失去平衡，继而愤怒地摇摇头——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冷静清晰的思路。

苯缇迅速检查一下，发现克拉伦斯没事，格斯滕也没事，只是在努力抬起奥拉夫时嘴里脏话骂个不停。

她的听力开始慢慢恢复。透过谩骂声，她能够听出奥拉夫痛苦的哀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另外一种嚎叫，好像某人被活生生的狼吞虎咽掉。这让苯缇浑身打颤，直到她意识到那声音是从路障的另一边传来。

那是萨迪克斯，在那帮怪物把他生吞活剥扯成碎片时发出的凄厉哀嚎。苯缇却什么都不能做，不能让任何幸存者再去冒险。

她用力甩甩头，仿佛怪物们是在伤害自己，然后跌跌撞撞地摸索来到奥拉夫的身边。

“她血流不止。”格斯滕说，支撑着奥拉夫全身的重量。

但这只能算是奥拉夫的小麻烦，伤口中腐烂肮脏的水已经足够杀死她，只不过可能需要稍长一点的时间。苯缇弯腰对她做了一个快速检查，顿时就呆在原地。这条伤口虽然很长，但却并不太深。她能够从奥拉夫暗色的背部肌肉中看出这条蓝色的弧线，但是她的脊柱已经不再突出。像她一样的医务兵在病人身上却看不到骨头的时候——这该会是如何欢乐地场景啊！但是背的下半部分却迅速出现了一个颤动的脓包，手指一样的触须正在那敞开的伤口中心醉神迷地挖掘着什么。

*我的老天爷，那玩意看上去像某种巨大的寄生虫。*她伸出手去想要触摸它，但随即停下来。*在这里不行，在水里不行。*

“我们需要把她弄出这鬼地方！”她把奥拉夫的一条手臂架上肩膀，另一条手臂围在腰上，帮助格斯滕担负一部分重量。

“快把她带到维修室去，克拉伦斯，快点，出发！”

她们架住奥拉夫一起撤退，克拉伦斯守住她们背后，观察身后黑暗中的状况。他已经没有更多的闪光弹，只能依靠手中仅存的电筒。

苯缇认为她从头上空气管道听见什么声音的时候浑身一颤。

“奥拉夫。”苯缇提高嗓音，朝着她的耳朵喊叫，“奥拉夫！回答我！”

“在消逝……”她含糊不清地说道，头已经低下，眼睛睁得老大，甚至已经不能移动双腿，脚在污浊的水里拖着。“……哪里……”

“快到门了！”

他们加速冲刺向门撞去，门是锁着的，他们被困在外面。苯缇扶着奥拉夫靠在门上，格斯滕的肩膀再次承受住她的重量。

“她的情况很糟。”他叹息道。

苯缇将控制面板的盖子扯下，再次摆弄起里面的线路来，她的指尖在密密麻麻的线路中四处游走。

“哦上帝，她糟透了，看她的脸，她的脸，看……”

苯缇猛拉一根电线的同时，回头望向奥拉夫。

此时回看她的已经不再是奥拉夫了。

洛佩兹 1503时

洛佩兹有她的命令，“弄清楚这艘破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已经被她放在优先列表的最后，而现在排在首位的是“到达舰桥”。但是她在这艘破船上待的时间越久就越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能搞定最后顺位的任务，她也肯定无法完成第一个任务。她发现自己总是无法克制地想到那见鬼的信息封锁，愈发无法摆脱一种想法，她要搞清楚那些瑞贝卡不想让她知道的事情。

“那么告诉我。”她用肘撞下史密斯，“告诉我我想知道的答案。”

虽然她知道无论从史密斯嘴里飞出什么话来都有可能是满嘴喷粪，但这也没关系，她有办法让那家伙老实交代。

“星盟的囚犯们也病了。”史密斯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从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注意到这点，任何表现出患病症状的囚犯我们都会将它隔离，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擦擦嘴，还在抵抗洛佩兹的握力，“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手段，任何一个都没有放过。”

他停下来，洛佩兹用突击步枪戳着他，她很清楚史密斯最终会再给她一道疤痕。

“这让他们充满侵略性，变得野蛮。”史密斯再次开口，很明显说出这些话之前曾经仔细考虑过，“我们做了一些实验，想要隔离它。”现在他的眼光已经不能离开那些尸体。“一种异星病毒。”

珀西抬起头，抬起眉毛，几乎同时麦克克劳捂住自己的嘴，向后跳开一步。

“我们正站在这里呼吸这那些鬼东西！”

史密斯笑了，并没有幽默的意思，更多的只是轻蔑：“它不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

“病毒会从星盟传播到人类身上么？”珀西问。

一阵晦暗低沉的隆隆声在地板上回荡，使得墙壁微微颤抖。

“手榴弹？”马莫德多嘴了。不妙，好像是那次爆炸再次启动了他的焦急感。

史密斯放松下来，停止挣脱洛佩兹的控制。

终于准备接受他那无法逃避的命运了吗，哈？

“会。”史密斯回答道。

苯缇 1507时

加速前进，士兵！

“快点……”那句话卡在苯缇喉咙里，无法冲出，速度还不够快。

奥拉夫——那个怪物透过奥拉夫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他们——它张开嘴巴，嘴唇已经变成紫色，脸上血管中流淌着绿色的血液。奥拉夫被什么东西控制着转过头来，用他的胳膊狠狠一把抱住格斯滕的肩膀。接着，曾经是奥拉夫的东西一口咬在格斯滕的脸颊上。

那句话还是没能从苯缇的嗓子中吼出，它被卡得死死的。格斯滕凄厉尖叫时，他无法扭脸看其他地方，牙齿深深地咬进脸颊，撕裂着肌肤。鲜血顺着格斯滕的下巴和脖子流下来，浸湿衣领。奥拉夫的另一条胳膊已经痛苦地扭曲，换到苯缇右前方的位置，变成某种类似球根植物的东西，而这玩意跟苯缇所知的陆战队员这身分没有任何关系。

那条手臂，那根棒子，那只来自地狱的魔爪，已经抬起，准备好变成一把武器当头劈向苯缇的颅骨。

克拉伦斯一把推开苯缇，举枪朝着奥拉夫的太阳穴开火，在头骨中撕穿一条通道。躯体沉重的倒下时，克拉伦斯实事求是地对着心脏处又是一通乱射。

尸体扑通一声倒下。格斯滕尖叫着，终于重获自由。他蹒跚地转过身来，一只手紧紧捂住已被撕裂的脸颊大喊道：“上帝，上帝啊……”

克拉伦斯“嘭”的一声拔出用光的弹夹扔入水中，激起一片脚边的水花。苯缇呆呆地望着电筒的光柱，努力想搞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把另一个弹夹塞入，转过身，抓住苯缇的上衣一把将她拖起。草草扫视一遍确认她并未受伤，就用下巴轻轻向苯缇示意刚才已经暴露出的线路板，然后盯着他们后面由手榴弹造成的碎块被从水波另一边推过来，此时水深已经漫过膝盖。

苯缇终于回过神来。

“苯缇，我的脸。”格斯滕呻吟着。

“我知道。”她说，摆动手指拨开这条线路，然后是下一条线路，“稍等下，让我弄完这个，马上就照顾你。”

在对格斯滕进行任何医疗救治之前她需要一些时间来让双手稳定下来。克拉

伦斯的一只手放在手枪上，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她了解克拉伦斯。仅仅为了以防万一？归根结底只是为了这个？

他们身后传来一阵垮塌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正在破坏那些碎块，一阵紧张感融入克拉伦斯的姿势。

双手湿漉漉，线路滑溜溜，苯缇把两根线路扭在一起然后门锁就“卡啦”一下应声而开。

她旋转门把手，肩膀顶住后用力一推，可是门却纹丝没动。

一阵拖动的声响从他们后面传来，一阵静电般的嗤嗤声，一声哀鸣。

“哦，天哪，看在上帝的份上动一动吧！”又一阵用力，门突然开了，污水从开口处喷涌溢出，紧接着苯缇也一个跟头摔出门去，格斯滕跟在她的后面，克拉伦斯背对着进来，尽快用力推上舱门锁住。

苯缇抬头朝着有灯光处看去。

一个星盟精英战士站在那里，向下看着她。

一只异星生物手里紧握着一根板球棒。

洛佩兹 1507时

史密斯最后看了洛佩兹一眼，打手势示意她放下手中紧紧抵住自己脑门的突击步枪。

“中士，求求你，我并不是敌人。”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但她还是放开了他，“所以我猜你是在努力想告诉我，病毒从一个容器中泄露出来，抓到了船员中的一个，把他们拉进了这个橱柜，然后……”

勃艮第曾经问过她星盟鬼子是否会吃掉自己人的尸体。

“我猜是这样。”史密斯说，同时开始侧身慢慢向远处的门移动。他也许是想尝试逃开洛佩兹，但他是对的，他们已经在这里逗留得够久了。洛佩兹并不确定史密斯是否会再招出些什么。无论如何，洛佩兹想要在带领手下队员回到那可怕地狱之前，打开一小扇休息的天窗稍稍放松一下。

“拉克什，到门边去。麦克克劳，收拾一下你那熊样。”新兵蛋蛋离那些破碎的尸体远远的，保持着安全距离，手一直遮着自己的口鼻。

“门是锁着的，中士，需要安全密码。”

洛佩兹温柔友善地向史密斯打个手势：“请您自便。”

撒谎的狗杂种。

史密斯明显对审讯的暂时结束感到很开心，他赶紧冲到门边，站在洛佩兹那群无助的下属旁边，在数字版上输入密码，接着门滑开了。

一个白色的尸体肉块顺着打开的门滚了进来，碎肉上疙疙瘩瘩的绿色菌株正在生长，断掉的大腿上张牙舞爪的触须好像正在死死盯着众人。这是洛佩兹呱呱坠地以来见过的最为丑陋不堪的东西，没有之一。

在那个瞬间他们都呆住了，努力想弄清楚自己正在看着的是什么鬼东西，那些抽搐着伸出来的触角。拉克什离得最近，也是最迫不及待想要远离的人，但那触手已经缠上他的躯干，好像一个过于饥渴的舞伴，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做出反应。

“射杀它！”史密斯大叫，踉跄后退。

拉克什发出短粗的尖叫，击打着紧紧缠住他胸口的液囊以及脓包状的粗大触手。它缠得太紧了，即使拉克什用尽全力也无法扳开。洛佩兹过来帮忙，但是拉克什的身体被纠缠得抖个不停，尖叫声已经变成哀嚎，他的上衣已经被红黑色的鲜血浸透。哦，上帝，那东西正在努力插进他的胸膛里去，而且洛佩兹可以听到更多的那些玩意正朝着门挤过来……

“快把门关上！！”洛佩兹冲辛格尖叫道。后者迅速拍打着控制板来，可是他不知道密码。珀西想要抓牢拉克什胸口的那东西，却被那怪物的触手一下子抽打在一边，马莫德正朝穿过门迅速向他们逼近的什么东西开火。

史密斯将拉克什和缠在他身上的触手和液囊一起推出门外，猛力一拳捶在控制板上，门终于关上。

拉克什的尖叫和哀嚎仍在继续。

麦克克劳向门边走去，但是洛佩兹向前一步站在他的前面，一只坚定的手放在他的胸口：“不！”

“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

不，我们可以，除非你想去送死。

辛格脸色苍白，珀西和马莫德也是什么都没说，只有麦克克劳这样的新兵才会有如此过激的反应。

拉克什的哀嚎终于停止。

麦克克劳的肩膀无力垂下，转身从洛佩兹顶着他胸膛的手边走开。

“对不起，中士。”麦克克劳讷讷地说。

“没关系。”她说，“没事的。”

但怎么会没事。

洛佩兹转过身，这一转身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猛然甩起的拳头用尽全力砸向史密斯的脸庞。

苯缇 1510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跳到苯缇和那个手握板球棒的精英战士中间。

“不要开枪！”他穿着件破损的囚犯专用橙色连衣裤，看上去有段时间没刮过胡子了，有一只眼睛微微陷入眼眶。

虽然并不清楚原因，不过苯缇并没有开枪。也许是因为那根板球棒，那块虽然狭窄但是又结实又厚重的木板，让那男人和她一样伤脑筋。

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一间看上去像是储藏室或者两间屋子中间过渡空间的地方，只有一扇门和一箱箱的工具及零件。后面有一架梯子，也许能通向什么地方，也许不能。白色的墙体上覆盖着黑色的点点污渍，好像是某种故意设计出来的花样。

“他没有被感染，没有威胁，请不要开枪！”那个男人说，“我的名字是帕特里克·瑞米尔，是个囚犯，但我没犯下过任何可怕的罪行，我对天发誓！”

“你正在保护一个精英战士。”苯缇说，“我们为什么要管你他妈的是不是被感染了？”

她从梯子爬上地板，站起身端起突击步枪。那个裸体的星盟鬼子抬眼看着她，示意她不要出声。

瑞米尔还是用他高而瘦长的躯体挡在那个星盟的身前，紧张地逐个看着陆战队员们，时刻准备为一个星盟鬼子而死。

“拜托，伙计们，求你们了，别杀他。”瑞米尔央求着说，“你得明白，他是个好人，我们俩都是好人。他是我的朋友，只有他能陪我说说话，他是惟一一个我能倾诉的对象。他很好，他很干净。拜托，你们得明白，你们得明白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是星盟的错。这一次真的不是，真的！”瑞米尔看上去很孤独，很迷失，这几乎感染了苯缇。

在苯缇的身边，克拉伦斯举着他的突击步枪对准精英，手指就放在扳机上。

见鬼，事情有可能很快变糟，即使那个星盟鬼子手中只有一根板球棒。直觉告诉苯缇，他们可以弄明白具体情况后再决定是否杀死眼前的精英战士。无论如何，眼下贸然开枪来制造声响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苯缇把手放在克拉伦斯的突击步枪上，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然后站在他和瑞米尔中间，将自己的步枪瞄准那个精英战士。格斯滕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等待他们解决这个僵局。

“如果那个星盟鬼子一个动作不对，哪怕一个眼神不对，他就死定了，明白？”苯缇说着又回头看了克拉伦斯一眼，尝试着用目光让话语变得更加有说服力。

这次应该让她做主，克拉伦斯今天已经擅自做出了很多决定，而其中一些，苯缇并不喜欢。

克拉伦斯盯着苯缇的脸看了足足一秒钟，然后才点点头。但是苯缇却无法读出队友眼神中隐藏的意图，这点让她不寒而栗。

瑞米尔稍微感到一丝轻松，但是额前还是挂着密密麻麻的汗珠。

他点点头说："耶，太棒了！他很好，亨利很干净，他很酷，是个好人。你们是陆战队员，对吧？你们是来想办法弄我们出去，对吧？"

"亨利？"苯缇尝试叫出声来。"亨利。"

一个星盟鬼子有个不是"禽兽"或"混球"或"白痴"一类的名字，一个抓着一根板球棒的星盟鬼子名叫亨利，这真让苯缇无语凝噎。

那个叫瑞米尔的家伙总是蹦蹦跳跳扭来扭去，没办法安安静静地呆上一会儿，苯缇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责怪他。

"是啊，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说的东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就只好叫他亨利——他当然就是叫我瑞米尔啦，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的发音不怎么好，也说不了其他什么，因为他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但是他很酷，真的，他真的很酷。你们还有更多人，对吧？你们能把我们弄出这鬼地方，对吧？"

"这并不是我接到的命令——不，等等，你告诉我，这些鬼东西到底是什么？除非你跟我说清楚这些玩意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哪都不去。"

但是瑞米尔此时已经不在意这些问题，他突然站在苯缇身前，目光朝她的肩膀向后看去。

"他……他已经被感染了。"

亨利举起了手中的板球棒，瑞米尔也在左顾右盼，好像也想要找一把武器。

一开始苯缇并没有理解他的话，疑惑地重复道："感染？"

她回头看，正好看见格斯滕把手掌从脸上移开。

"我……我感觉很不好……"

一片黄色泥土般的斑点裹住他被撕裂的脸颊，皮肤上一条绿色的痕迹横跨整个脸部。在脖子的下面出现了一个颤抖着的球状脓包，一根柔软的触须正在他的喉咙里温柔的休息。

苯缇摸了摸屁股上的口袋，不自觉地开始翻找起杀菌器，心知肚明自己已经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东西来对抗这种所谓的"感染"。

蠢蛋蠢蛋蠢蛋，她本来应该去选择武器的，可是却无法抵抗条件反射。

克拉伦斯上前一步，用突击步枪口抵住格斯滕的额头。格斯滕则呆呆看着他，集中全身力量抖动着嘴唇说："见鬼，克拉伦斯，你这是……"

克拉伦斯扣动扳机，接着赶紧向后跳一步，格斯滕被射得向后飞出重重撞在墙上。鲜血激飞而出溅入水中，拍打在对面的墙上留下怪异的黑色痕迹，并没有碰到克拉伦斯。

也没有东西碰到苯缇，因为都被她的搭档给挡开了。

格斯滕的尸体从墙上滑落，被咬烂的脸颊现在已经不是他的烦恼了。

苯缇特意额外多带的血袋看上去好像纯属脱裤子放屁，这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鲜血。

克拉伦斯转过身，查看她的伤势。他直视着苯缇的双眼，迫使她的眼神与自己相对，好让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那里没有威胁恐吓，至少现在还没有。克拉伦斯放下突击步枪，从苯缇身边走开。

但是，她还是得说出来："你杀掉了格斯滕。"

你毫不留情地杀掉了格斯滕，你杀了他。

他点点头，仍是无动于衷。

"他的狗牌……"

"忘记狗牌吧，你得把尸体扯碎才行。"瑞米尔说，语气好像是在给苯缇讲解怎样才能正确地把一碗面条汤加热，"他还没死透，你必须彻底毁坏尸体，否则他们还会再回来。"

"别犯傻了。"苯缇无法保持嗓音的镇定，她的嗓子在颤抖，"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透了。"

但事实是，就算是她自己都不会接受这种说法，她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东西。她只是有种想法，她想知道瑞米尔的话到底有多可信。

"他没死透！他被感染了！"瑞米尔上前一步，找到一个凿子，"我们需要把他的身体弄碎，不然他真的会再起来！"

苯缇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已经端起突击步枪对准他。一个误会，看见精英战士的姿势改变，克拉伦斯的手重重拍了苯缇肩膀一下。

克拉伦斯罩着你的背后，总是这样，而他刚才射杀了格斯滕。

她刚才就快要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了，但是接着，她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释怀感，反正已经没什么人还活着能够接受她的"指挥"了。

"克拉伦斯。"她说，嗓音比自己想像的还要稳健些。他一只手拂过她的胳膊，轻轻用力压下她的突击步枪，她无法抵抗。

"你不是……"

瑞米尔再次踉跄向前，紧握住凿子伸了出去。地上流到一起的水滩里，泛起点点涟漪……

克拉伦斯以脚为支点转身，对着格斯滕开枪，第二次杀死了他。

苯缇并没有回头，她已经看够了，余生都不想再看到。她想找个地方坐下，但是却没有地方可坐，她甚至连直起脊背的力量都没有了。

"看到了吧？"瑞米尔说，"你看到了吧？他们会再回来。你只要给他们留下的足够多，那些身体的主要部分，他们全都会再回来。我和亨利躲在这里，我们是最后的幸存者了。它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但是你把他们引来了。我不是在怪你们，真的不是在责怪你们，但是他们会尽全力突破进来。我们得离开这

里，你们来的还有更多人，对吧？”

“对。”她毫无感觉地说。

不，不对，通讯频道安静好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有太多的杂音。苯缇知道，即使来了援兵，也不会是来帮他们的。

亨利先是看了看她，然后是克拉伦斯，接着精英战士的肩膀沉了一下，这是宇宙通用的表示失望的肢体语言。他对苯缇表情的把握相当到位，肩膀陷得更深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隆隆的撞击声。

“有其他路径离开这里么？”苯缇问。

“有。”那个囚犯不情愿的说，“但是我们在那边的舱门外也听到了那些东西的声音。”

“你就带路吧。”苯缇不耐烦地回答道。

亨利把板球棒架在自己的肩膀上，毫无热情地指着通向下一层甲板的梯子和舱门。

“我们必须要冒险一试，待在这样一条监禁船上，说明你肯定是个坏蛋。”还不算上你跟一个星盟鬼子做了朋友，“带上格斯滕的突击步枪。”

瑞米尔使劲摇摇头：“不是那种坏蛋，没有人是那种坏蛋。他碰了那些怪物，而我没有，我不会去接近那些东西。”

她也没有接近，这是关键。

克拉伦斯找回格斯滕的突击步枪，用苯缇腰间半开的小袋子擦拭干净，用力扔给瑞米尔。苯缇原想着他可能会有意见，但是在克拉伦斯的怒视下，瑞米尔勉强接住了突击步枪。

“那亨利怎么办？”瑞米尔问，“亨利应该有一把更好的武器。”

克拉伦斯看着他们两个，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我们没有把你们的屁股炸上天，这难道还不够么？”

苯缇只是皮笑肉不笑，虽然现在他们麻烦缠身，但是想要让她同意给一个星盟精英战士配上突击步枪，门都没有。

“就让他拿着他的板球棒吧。”苯缇说，“也许他能够用那球棒来拯救世界，如果他对我们的决定还有什么不满，那事情可就难办了。“

亨利看上去并不惊讶，瑞米尔看上去想要力争，但接着想了一下还是选择了放弃。

“亨利，瑞米尔，我，还有克拉劳伦斯，命令是，我们中要是有一个倒下……”

“我们丢下他。”瑞米尔说，“或者采取措施保证‘他’不会再回来。”

她抬脚踩上梯子最下面的台阶，如果上面还有那种东西，她无法从背后污水处理机械的巨大噪音中听出那些声音。

“星盟并没有控制整艘飞船。”这并不是一个疑问句该有的句式。

瑞米尔哼着鼻子说："洪魔汹涌而出，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住这艘飞船。"

洛佩兹 1510时

洛佩兹用力甩着手，好像是要把疼痛甩掉。她的指关节一跳一跳地抽痛。

"永远不要用拳头击打某人的下巴，麦克克劳。"

但是，他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一拳的感觉真爽，她简直忍不住还想再多试几次。

麦克克劳瞠目结舌的看着她："可是你刚刚才打过一拳！士官！"

"我真笨。"她说完转向史密斯，后者正在地板上颤抖，手捂住脸，下巴上血流如注。"太笨了。"

她抬起脚来，带着统一编制的海军皮靴猛力踹入史密斯的小腹，直踹得他在脚边翻滚哀嚎，力量之大让他的口水从嘴中喷爆而出。

"士官！"麦克克劳以为他加入了什么组织？妇女园艺联谊会吗？

"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你这狗娘养的骗子。"洛佩兹完全忽略麦克克劳，"去你妈的病毒。马莫德，再给我搜他的身。"

她的心里有四颗念珠串上的念珠，很有可能在珠串的另一头还有六个。她试着弯弯手指，没错，永远不要拳打某人的下巴，除非真的是在完全有必要的情况下。

"还是什么都没有。"马莫德报告。

史密斯看上去有点太过沾沾自喜了，洛佩兹开始觉得他帮不了自己。

"脱下他的鞋子。检查他可爱的脚趾，如果有必要的话，检查他身上每一个洞！"

"士官！"马莫德看上去和史密斯一样被吓得要尿裤子了。

洛佩兹撅起嘴唇做了一个咆哮的口型，接着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从史密斯的身上没搜出来任何东西，他还在畏惧地退缩着那双粗暴的手，但是接下来……

"中士。"马莫德无法掩饰声音中的喜悦之情。他站起身，一手拿着史密斯的鞋子，另一手握着一张身分卡递给洛佩兹，"我找到了这个。"

洛佩兹看了看："海军军事情报局，第三处，少校约翰·史密斯。研发部。"如此又臭又长的名号还真是从未见过的，"可爱极了。"

军情局。神出鬼没，手眼通天。那些神秘的事情好像瞬间统统不再像想像中的那样神秘，而洛佩兹发现这并没能使自己更高兴些。

史密斯突然一声长喘，狼吞虎咽般吸入一口空气，满脸通红，看来还没从那

一拳重击中恢复过来。

“士兵们，长官到。”洛佩兹屈膝蹲在史密斯身边时对其他人说，没想到史密斯竟然是他的真名。“你为什么不亮明身分呢？”

洛佩兹认为自己知道这问题的绝佳答案，无论史密斯之前的任务是什么，它都已经灰飞烟灭。不仅仅是任务失败，而是以一种壮观的、神奇的、史诗般的方式失败。

他干呕着咳嗽着，蜷缩起来护自己的腹部。

“你为什么不亮明身分呢，长官？”洛佩兹再次问道。

珀西一口痰啐在地板上，麦克克劳还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为这种揭开真相的方式感到震惊不已。

史密斯伸长躯体，用手肘支撑着坐起来，洛佩兹现在看到了他表情中的狂怒。

“让我们不要再互相胡说八道了，中士。我官阶比你高，而我为什么没有在开始就告诉你，这点并不重要。命令立即生效，我们要弃船。”他停下，再次剧烈的咳嗽起来，“我不能被感染，因为我掌握着高级机密情报——我不允许自己被感染。我们现在要弃船逃生，返回赤红马驹号，然后从一个安全距离摧毁蒙娜丽莎号。”

看到洛佩兹没有回答的意思，史密斯继续说：“我知道你们肯定是开着一艘鹈鹕运兵船过来的，现在大概在机库那里等待着你们。”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

“这是命令，中士。”场间依然寂静，史密斯现在已经控制住自己。

现在是一盘全新的较量，而洛佩兹却没有获胜的权利。或者也许有？史密斯本来可以下命令让手下来逮捕自己，可他没有这样做。

“我在船上还有无法联络到的队员，长官。”她说。

其他人看上去都已经晕到九霄云外去了，洛佩兹知道他们正在亲眼目睹着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史密斯军阶高于她，但现在却是在一个不公平而又非同寻常的环境中。洛佩兹是他们老妈，而史密斯想要带他们撤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有得到众人承认的指挥权才是真正的指挥权，否则结果可能是你能够获得指挥权，但你却无法行使指挥权。

“这场战争已经有了巨大的伤亡数字。”史密斯说，“而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大。”

很好，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她踢了史密斯膝盖一脚，又从上而下捶出一拳。

见鬼，还真疼。

洛佩兹抓住他的衣领拖拽着让他站立起来，接着将他推给马莫德和辛格。

“中士？”珀西说。

她捂着自己的手："真他妈疼，我们要向舰桥进发，别以为吓唬我就能让我把我的孩子丢入无尽的黑暗然后炸掉他们的船。你吃屎去吧，如果我们那么做了，苯缇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们，而且她一定会变成一只很会恶心人的鬼。见鬼，像被虫子咬了一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洛佩兹平静冷淡地讲出这番话，心里却知道现在是个转折点，如果他们想要给点转折的话。

洛佩兹的目光与其他人的目光交汇，看到没有人有争论的意思，然后长出了一口气。

你不会把自己也丢在黑暗中，即使那边没有所谓大坏蛋"病毒"，尤其是当没有的时候。

"嗯，那个……"

但很明显的是没意见的人里要排除掉珀西，她会和珀西发生冲突么？

"列兵？"

"我能也打他一拳么，中士？"

福柯 1515时

福柯站在舰桥上，船舰远距离摄像机带来的图像散发的灯光下。他们已经播放同一段内容好几个小时了——蒙娜丽莎号在巨大的破碎光环的背景中显得那么黑暗和渺小，永不止歇地移动着的废墟风暴，被气态巨星瑞梭特的引力吸入的光环碎片坠入大气层引发的短暂闪光，还有一艘星盟主舰，在传感器的探知范围的极边缘，几乎被星球完全挡住。那艘星盟战舰还没有遭遇他们。而他的某些部分——鲁莽的部分——想要偷偷溜过去然后扔下一些地雷。

主屏幕的一个角落里有个计时器，记录着距离上次与洛佩兹士官和她的小队进行通讯以来已过去的时间。

计时器已经不停走了相当长的时间。

瑞贝卡以她的战争化身的形象站在操作台上，福柯坚持要她用这个全息影像。若让她以一个矮胖的意大利女人形象出现在舰桥，看上去是非常失礼的，那会冒犯端庄得体的感觉。况且，瑞贝卡以那种形象出现的时候他总会低估她，他并不想低估他，至少现在不行。

他知道，有星盟在蒙娜丽莎号上。

他知道，有军情局的人员在蒙娜丽莎号上。

他知道……也没什么其他的了。

他知道留给自己选择的余地非常小。

那个计时器噼啪噼啪地又跳着走过一分钟。

每一个新的分钟好像都是一种新的语境，一种新的范例，一种新的那什么东

西来着。

“导航官。”他说，下决心不再尝试拼写“惯性”这个词汇。“带我们去蒙娜丽莎号，要安安静静地。我想要弗格齐中士和两个小队整装待发，一旦到位马上就能执行任务。”

“是，长官！新航向……”

“中校。”瑞贝卡很过分地打断他的话，“你这是做什么？我们接到的命令十分具体，如果我们侦察到的情报足以表明蒙娜丽莎号已经被祸及或者是与其失去联系时间过长，无法收回，赤红马驹号获准可以向蒙娜丽莎号发射一颗湿婆神级核弹头将其摧毁，无视船上人员，也不管是否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福柯转过身来，看着正在迟疑的导航官的眼睛，然后点点头：“对，瑞贝卡，我想起来我们的命令了。”

有些时候他更像是名列兵而不是中校，有些时候他更像是身处激烈战斗之中的一线士兵而不是需要作出更重要、更高级远程决策的指挥官。战场上的近身肉搏、刺刀见红对他来说远比被圈在“栅栏”里更为亲近自然。

瑞贝卡的胳膊交叉在胸前，头部向计时器的方向示意。

“那就是表明‘失去联系时间过长’，中校，到了重新评估事态状况的时候了。”

威逼恐吓的战术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是对牛弹琴，纯属浪费时间。福柯屈服了，离绝对服从瑞贝卡的命令已经相去不远，他轻声说：“我已经收到了给我的命令，但是我没有收到任何有助于评估事态状况的信息。如果蒙娜丽莎号真的‘被祸及’，我们会去摧毁她，但是我并不知道她会被什么东西祸及。”

“星盟。”瑞贝卡简单明了地给出了回答。

“洛佩兹中士和她的小队的能力足够把出现在那艘船上的星盟打得屁滚尿流。不，我再说一次，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信息足以支持或者授权我向一艘装满我方士兵的船贸然开火。预备一搜鹈鹕运兵船，让赤红马驹号处于最佳状态。我觉得你能告诉我应该知道的一切，而且我也觉得你不会愿意这么做。因此，我认为还没有到必须做抉择的时候，而是应该继续等待掌握更多侦查情报后再说。”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听上去像是一个刻板的父亲，或是小学的教师。“你是对的，我的确是派我们自己的袍泽兄弟去送死，但我们也不是心甘情愿地派他们去白白送死，瑞贝卡，我绝不会背叛和丢弃他们。”

“你把口水喷到我的全息投影仪上了。”瑞贝卡说。

福柯瞠目结舌，把头转到一边，他真的是太想念昌西了。

“一旦得知全部事实，我才会重新评估事态。而且重新评估的一部分内容还包括你是否适合继续服役这个问题，你的激活日期，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六年多之前。”他并没有使用“癫狂”这个词汇，但是知道瑞贝卡已经很透彻地理解了自己的意思。虽说这是一个下三滥的手段，但现在却是下三滥的时期。

寂静沉降在他们之间，福柯想到了前任长官的那只玻璃眼。

这次，是瑞贝卡首先打破沉寂。

“好吧。”

福柯尽力控制着没让自己的眉毛惊讶地跳起来。

这次轮到人工智能低三下四低声下气了：“找个安静点的地方，中校。我有一些东西想让你看，一些你不会想让你船员看到的东西。”

勃艮第 1520时

手掌、爪子和畸形的躯体，还有散发出的让她忍不住要呕吐的恶臭，一起组成一个工作状态的传送带，正将她从通道中传递过去，它们愤怒的咆哮声总能淹没她的尖叫。

她在身体沉降的同时还在反抗，但是她无法阻止沉降。错就错在不该认为现在的格兰科还是格兰科，现在的马勒还是马勒。而且子弹射入胸口不起作用，射入大腿也不起作用。等到终于弄明白这一点，它们却已经抓住了她，在她挣扎着去飞行员座位的时候马勒伤到她的一条腿，格兰科则从旁边刺伤了她。

当勃艮第受伤倒地努力想要起身时，格兰科在猛踢她，马勒用力跳起，把拳头和爪子举得老高，像是想要直接搞死她。但接着来了一大堆小东西，圆滚滚的像沙滩水球——这是她心里将这些东西假想成的状态，好让她能够处理——蜂拥而至到跳板上，于是格兰科和马勒一起停了下来。

它们就站在那里，头部保持仰着的姿势，看上去好像在用鼻孔用力吸气，或者像是在接受什么讯息，类似植物总是要向着阳光生长。

就在同时，勃艮第好像要休克了，疼痛感在慢慢消退。她无法克服那些活着的“沙滩水球”带给自己的古怪感，它们总是让她脑中闪烁出休假时看到的大海的影像。奇怪而快速的一瞥让她看见苯缇正在喝着冰镇果汁朗姆酒，克拉伦斯独自一人站得远远的，好像一个迷失的灵魂，在海边浪花中徘徊，正在寻找海贝。当然，洛佩兹也应该在某处，中士一会来拯救自己的。

她努力重新开始向着飞行员座椅挺进的史诗般的旅程，但是格兰科和马勒看上去好像已经做下了某种决定。

突然，格兰科抱起她，把她担在肩膀上，做动作的同时口中还低沉地咆哮着。伤口在震动中愈发疼痛，她感觉腿好像变成一块燃烧着的木板。她尖叫着，用没受伤的胳膊捶打着他，捶到第二次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右臂已经斜斜地挂在格兰科的背上，搭在他背上长出来的疙疙瘩瘩的脓包上，一动也不能动。她身上有种又粘又湿的东西，一触之下才意识到那一定是血。

马勒翘着屁股开路，后面跟着那些沙滩水球。她闭上眼睛不想看见那一幕，

而从她努力保持闭着眼睛之后好像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闭上眼睛现在是她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梦魇影响的惟一方法。

因为现在，在格兰科扛着他走走停停之间，她感到自己正在被一大堆可怕的变形怪物传送向前——穿过条条走廊，挤过通风管，有些时候还被扔下，因为格兰科和米勒在跟某些之前明显没有接受到程序指令的庞大怪物战斗，不管那条程序指令是什么。

有些时候她开始尝试和这两名陆战队员讲道理。

“格兰科。”她说，“请把我带回鹈鹕运兵船上，我知道你还在这里，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

或者她说，有点像是咕哝着说，因为她感觉非常虚弱：“马勒，我知道你其实并不想这么做，我知道你想帮帮我。求你了，求求你帮帮我。”

甚至又一次她说：“只要你能放我下来，剩下的我自己搞定。我可以找到士官，我可以向她解释这一切只是个误会。”

她说这些的时候还在悲痛地大笑，心里已经明白一切都无法弥补，而她的笑容也很快再次变成啜泣，只有她一个人。

格兰科和米勒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们有自己的行程命令，只不过这命令的下达者并不是洛佩兹中士。

洛佩兹 1527时

“去你妈的大坏蛋病毒。”洛佩兹说，在身前推搡着史密斯。他为这件事情向她恳求了好一会儿，告诉她自己刚刚发现这糟糕情况后马上就弹射出了空的逃生舱以避免任何东西从蒙娜丽莎号上逃出去。他告诉她自己早就蓄谋想要破坏舰桥但是却无法靠近，最后才决定在他的小暗室里等待救援。说了这么多，其中没有任何一条能真的让洛佩兹高看他一眼。

现在，所有通往娱乐室的路都已经被封死，他们在寻找任何前进的路，或者后退的路，任何一条路。

“去你妈的大坏蛋病毒。”洛佩兹又说了一遍，“那玩意在我看来更像一颗愤怒而巨大的睾丸。”

没有人对这句话发笑。

“不是一种病毒，不是。比那种——侵染更为严重。”史密斯弯腰驼背，却还是不能阻止腹部的痉挛，“最早它是被星盟囚犯带到船上，然后蔓延开来。它们接管越多的尸体，就越能……”

“接管尸体？！”麦克克劳差点被他用的词汇吓个跟头。

“正是洪魔的感染夺走了你们的朋友。”史密斯说，他的脸上有一个又大又

光滑的包，这让他说出的话听上去有些绵软无力，“它们从皮肤下面侵入宿主，接管后再将他完全同化吸收。它会完全抹掉宿主的记忆，但是会保存下他的知识，接着洪魔会完全控制他的身体——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胞。然后将其变异——就像你们看到过的那些尸体——用来做更好的武器。”

洛佩兹听到那句“保存下他的知识”后脚步开始加速。

史密斯看上去已经无法合上自己的话匣子，好像把这一切都倾诉出来会让他倍感轻松。

“被洪魔感染的宿主难以停下，它们不会感受到痛苦，不需要任何基本功能器官，即使残废了也会想办法倾泻无尽燃烧的愤怒。它们极其危险。如禽兽般无知无畏。不，禽兽不如，破坏核心要害，头部，或者感染结构才能让它们停止行动。”

也许，史密斯现在正在扩散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感染。这些信息肯定是高级机密，而现在他们全都听到了，洛佩兹正努力地跟“让他闭嘴”的想法抗争。

但是他已经说完了。

“停在这里。”史密斯一只手扶住墙，在洛佩兹伸手抓他的时候既没有退缩也没有反应。

“暗门。”他咳嗽着说，“这里有个视平线扫描仪，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中士。”

看到她有些迟疑，他加上一句：“所以其他的出路都被堵死。”

“你突然变得很合作嘛。”洛佩兹冷冰冰地说。

史密斯耸耸肩：“你们越快到达舰桥，我就能越快离开这艘船。”

说完，他用手掌压向墙壁。墙壁向后陷进去然后滑向一边，墙壁后面显出另一个暗室。

“这里通向实验室。”史密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穿过。”看上去他对这一点并不感到高兴。

一阵撞击和咆哮声从走廊里尽头传来，应该是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正在践踏路障。一阵颤抖穿过她孩子们的躯体，一阵他们无法隐藏的战栗。

“马莫德？”洛佩兹口中大叫，手中的电筒光照向一边，珀西照向另一边。

“我在看，我在看。”马莫德快速翻开他们带着的示意地图，“好，这里。这里看上去像是通风管道，通向……对，那边有另外的入口，我们能从那里到达舰桥。理论上来讲，甚至有可能倒退回机库。”

另一阵撞击声，这次好像搞定了，接着响起一阵雷鸣般重重的脚步声，就在角落那边。

好吧，孩子们，该走了。

洛佩兹把麦克克劳推进房间，然后抓着珀西的衣服将他拖进来，同时史密斯再次扫描手掌封死暗门。

“别出声。”史密斯低声说，“它们有可能从旁边走过去而不会发现我们。”

洛佩兹屏住呼吸，在心中默数这念珠，同时“砰砰”的不规则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从他们右边经过。

他们一直等到声音在远处消失，等到安静了好一段时间后，才长长呼出一口气。

“你们的朋友正在寻找你们。”史密斯带着某种恐怖的幽默感说，看到洛佩兹举起的手就赶紧后退，看来他没有赢得跟众人开玩笑的权利。

“又一个见鬼的小黑屋。”她咕哝着，“一个你看不见外面的小黑屋到底有个屁用？”

她直接无视掉那个军情局特工，让他在嘲笑上多浪费些能量吧。

“准备好了？”一圈人都点头，“史密斯，离开墙，闭上你的嘴。”

曾经在实验室里发生过的一切，现在都已经结束了。

没有灯光，连应急灯光也没有。电筒的光亮斑驳地照着房间，照出一块块破坏和混乱的片段。玻璃碎了一地，墙体凹陷下去，上面布满恶心的绿色还在成长着的毛发的斑块。长椅和橱柜全部翻倒，墙壁和天花板上满是干燥粘着的血液，她已经厌倦了这些。这里的装饰布置和船上其他房间没有什么不同，整个蒙娜丽莎号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变成一个保险业的噩梦。

但是，这里的臭气好像拳头般重重砸在众人身上，第一口吸入肺中的时候让他们的身体战栗和退缩。这种臭味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洛佩兹在到达蒙娜丽莎号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气味混合了胡桃壳和杏仁的苦味，洛佩兹想不起该用什么来词形容第二种味道，某种从狗屁眼里抠出来的东西的味道。

“天哪，士官。”麦克克劳呻吟一声，好像她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此负责。

“振作起来，列兵。”洛佩兹说，“我们中除了你之外，其他人一整天都在被迫忍受那糟糕的古龙水味。”

他无语应答。

众人呈扇形散开的时候，洛佩兹大声重复着平常的指令——守好门，别让你的护卫倒下——她意识到这里过去是个关键地方。无论史密斯做过什么，无论他真的做过什么，都一定是发生在这里。那些科学仪器的残骸，都被破坏得那么彻底，被胡乱地混合在一起，好像某种有可能出现在地狱跳蚤市场的混合在一起的杂货袋，其中没有一样东西能被看出原本的名字或者用途。

这里应该突然爆发过什么事情，但肇事者并不是星盟，屋子里空荡荡什么都没有，除了扫荡后的结果和他们投影在墙上的巨大而醒目却又抖动着的影子，这里无论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被解决了。

“通往舰桥的路看上去很通畅。”马莫德从他们的背后冒出来说。

事情有可能会这么简单么？不，不可能。

但她还是对马莫德说："干得漂亮。"

她派珀西和辛格去检查另一边的出口，麦克克劳正盯着一个挂在墙上的又大又厚还在成长着的脓包发愣。

"你在那边干什么呢？"洛佩兹压低声音说，好像会有鬼魂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冲进实验室来偷听。看到由于踩着凝结的血液而在地上留下的靴印，她就转换了站姿。

史密斯冲向数据库，双手几乎很悲伤地游走在它的上面，满是破碎的外壳和断裂的线路。

"我告诉过你，研究和发展。"史密斯带着一种蔑视的情感说，"就像军情局一直做的那样，你应该感谢我。我们计算出的珍贵数据能够最大化帮助我们的武器对星盟造成的伤害。由于他们的电浆武器会发散辐射，所以他们已经对这种辐射产生了天然的免疫能力——看上去像是一种强迫式的进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将有可能将这些拿来对抗星盟，也可以帮助我们治疗电浆灼烧伤。"

马莫德听史密斯话时的表情，在洛佩兹看来就像是嘲笑，他们都知道某项"发展"从实验室研发阶段到投入使用的实用阶段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对，没错，那么你的那些'洪魔'呢？"

听着自己的成就被一句话扼杀，史密斯脸上自豪的闪光也消失不见。

"我们本来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自星盟之后对人类种族的最大威胁。"

马莫德完全不相信他连篇的鬼话："'自星盟之后'？为什么你不把注意力放在星盟身上呢，长官？他们正在整个银河系中痛扁我们。"

史密斯笑了，或者是尝试着笑了一下，因为他那肿胀的脸已几乎做不出任何表情："洪魔的意图纯净而又冷酷，几乎就是原始本能。而且它就是一种病毒，至少传播的速度像是某种病毒。我需要研究它，我必须要研究它，所以我们就利用星盟的囚犯做实验体。"

"你没有必须要做的任何事。"马莫德说，"如果星盟知道我们在用他们的囚犯做生化试验，你能够想像……"

洛佩兹注意到史密斯看着马莫德的目光中的杀气。

史密斯仍然没有说出实情，但他也并非全然在撒谎。方向错误，信息错误，这些借口她一个也不信。她走上前去看着一个破碎的玻璃观察柜中一个小格子，人类的皮肤和血肉紧紧附着在玻璃上。

"继续讲。"她说，同时把电筒光亮照进柜子，盯着小格子中的一条腿。它被遗忘在那里，好像是一根狗的咀嚼玩具，不过是人类的，因为一双拖鞋就挂在对面的墙上。包裹着脚踝和小腿的是很熟悉的橙色布料，透过松紧带还能看出一半的身分数字编码。

"我们在找寻洪魔的弱点，一种治疗方法，一种抗体，任何东西。我们手里

只有一个被感染的星盟，我们需要了解洪魔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传播的。只不过……我们错了，彻彻底底地错了。”他的声音减弱，突然很疲倦，像是被某些比他们都要更大的东西击倒。现在，他话语中的挫败感是在暗示洪魔真的强大到无法战胜么？

“你们在囚犯身上做实验。”

“对你们来说，这也许是可憎的。”史密斯说，“但是这样的付出能够让我们赢得战争，不要告诉我你们现在对异星种族心软了，士官。”

不，她对任何人折磨星盟都不会有任何意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面临着灭种的危险。”她说，语气几乎像是个政治家，“我们必须要赢得战争，无论代价是什么。”

无论代价是什么。

“你不是尝试要治愈星盟鬼子身上的洪魔。”她说，眼睛已经无法再去看他，“这是一艘监禁船，一艘民用监禁船，而你在用囚犯试验。”

一定是她语气中的某些东西让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就写在她端着肩膀的姿势，和下巴上突出的线条中。

史密斯给了洛佩兹一个半尴尬半退缩的咧嘴笑容，这是没有正直良心的人给你的那种被你抓到在做亏心事可又不是真的感到抱歉的笑容，但是却想伪装成他们真的很抱歉的样子。

“这是个巨大而又糟糕无比的宇宙，中士，星盟并不是其中最差劲的。”

洛佩兹抬起头，把重心换到脚跟上。

“你做了任何你觉得必要的事情。”史密斯说，“而我也一样。”

上帝，他反应真快，比自己想像的快得多。搜身时躲掉了？还是藏在了实验室中？

此时史密斯的手中多出一把匕首，而马莫德的咽喉已被切开，他的突击步枪很自然地落在史密斯手中，在洛佩兹举起武器的时候开枪射击。受到子弹射入左边护甲的影响，洛佩兹痛苦地哼了一声，然后单膝跪倒。她感受到肌肉的撕裂，同时也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只是身上又多了一道伤疤。

洛佩兹已经向马莫德伸出手，即使知道对他来说已经太迟。鲜血在地上飞溅出一道新的弧形曲线，好像一把弯刀。

同时，史密斯穿过舱门，然后转身锁上它。

苯缇 1530时

“我们这是在哪？”苯缇问瑞米尔。

“守卫的茶室，上帝的休息室？”他从窗户向外窥了一眼，“没有真正的机

会能在船上观光旅游，你懂的。”

目前他们还算走运，梯子另一边还什么动静都没有。没有了奥拉夫带着的船舰结构图，他们现在像是一群瞎子，但是机舱就在那边的某个位置。他们刚刚经过一个很有帮助的标识，指引他们前进的路——仅此一次，她感觉他们像是已经到了半开化的地方。

她还不知道等重新和士官汇合后该怎么向她解释亨利的事情。亨利和瑞米尔关系很好，可即便关系再好也不能抹消他是个星盟这一事实。瑞米尔一直左顾右盼，不时紧盯阴影覆盖的地方。

“你刚才说‘洪魔’，那是什么意思？”

瑞米尔压低声音，亨利伸着脖子在听，即使他其实什么也听不懂：“一些穿制服的人来到这艘船上，都是军情局的人。在那之后，我们被允许可以走出囚室，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还能使用海绵浴室。我想他们是把星盟带上船了，因为我能听到他们谈话，也能闻到他们的臭味。抱歉，亨利。”

他轻轻拍了一下精英战士的胳膊表示道歉，而异星人看上去很惊讶。

“没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连警卫们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我们通过空间跃迁来到这里，鬼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不过甲板上有人一直叮叮当当地在忙碌着什么，搬进又搬出，好像他们在找东西。后来我猜他们找到了，然后开始带人走，你懂的。还有星盟，他们并不在乎我们会不会看见星盟。”他顿了一下，“我想他们是觉得反正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即便我们能知道些什么也无关紧要。”

他继续轻拍着亨利的胳膊。在他的话语中，在平淡而缺乏感情的嗓音里，却透出一种飘渺朦胧而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仿佛比他能迸发的任何尖叫都更响更沉重。而他还在拍着亨利的胳膊，好像他正在紧张地抽搐。

“这船上的骗局，你们都知道会是怎样，总会从房间里传来古怪的噪音，我们听到很多声响。他们带走的人没有一个能回来，一个都没有。”

有种又小又尖又硬的东西插进苯缇的心口，“从军情局出来的从来就不会有好东西。”她低声说，咬牙切齿的感觉让自己都有些吃惊。

克拉伦斯很注意地在听，苯缇发现了这点，但是他又在努力装模作样，好像根本没在关心，他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有个白痴警卫，名叫莫里，他在试验洪魔，就像试验某种生化武器。我不知道，类似的东西吧。他说、他说……”瑞米尔的嗓音开始颤抖，“他说他们在研究洪魔，就在这里，用我们来研究。”他止住脚步，手也不知不觉松开了亨利的胳膊。

亨利低下头，瑞米尔就又开始轻拍，亨利退缩了。

瑞米尔很尴尬地撤回手。“对不起。”他小声说。

“……”亨利很难受地说了句什么，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苯缇。

这让苯缇浑身僵住，她呆呆地看着他嘴上的四个下颚，在他的脸上很温柔地舒展，细小的牙齿很适合很舒服的放在牙床里。她之前从未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个星盟精英战士。这是她见过的最恶心的事情之一，而她的确已经见过更加恶心的事情了，她现在甚至能看见他的喉咙里面。

克拉伦斯稍稍移动一下，一脸迷茫，冲着她抬起一边眉毛。她无能为力地将两条眉毛都抬起，看着瑞米尔。

“呃，他刚才说什么？”

瑞米尔盯着他们看，表情好像是他们在说着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情。

“我怎么会知道？也许他是在从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还记得在我们相遇的那间屋子里墙上印着的黑乎乎的东西么？那些都是亨利写的，可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亨利身体一沉，明显很烦躁，用板球棒“呯”的一声敲在墙上，嘴里咕哝了一句不需要翻译也能听得懂的脏话。

瑞米尔直接看了亨利一眼，像是告诉他“不要再打断我”，接着说：“然后就发生了什么，我不太清楚。我想是星盟囚犯越狱了还是怎样，在混乱的状况下，我猜……洪魔就跑出来了，星盟也放我们出来，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那时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在这条船上殊途同归。当然，开始的时候这对事态没什么帮助，因为警卫并不喜欢，于是就开始转而对付我们所有的囚犯。而一些星盟也不喜欢这样，就开始攻击所有人类。但是亨利和我，我俩很棒。我们知道，手边有更重要的问题还没解决。”

“然后你们就一直躲在那里。”

“有一天了吧，我想。也许两天，在这种地方你很快就会丧失时间感。”

“那么快？”

瑞米尔点点头：“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艘船，要很迅速，你懂么？”

苯缇没办法反驳，她同样无法告诉他一旦他们到达机库，亨利就会被枪决，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会亲自开枪。因为中士不会接受这星盟，根本不会。但是在他们想办法回到鹈鹕运兵船的过程中亨利会很有用，即便只是用他来给洪魔多提供一个目标。再说，跟在后面的克拉伦斯，也总是含含糊糊地将手中的突击步枪指向亨利的方位。

“你知道这边通向哪里么？”她指着门问道，亨利隐隐约约地哆嗦了一下。

“知道。”瑞米尔说，“D区。我想机房就在它的后面，我们应该……找一条其他的路。”

“为什么？”

“那边是它们带走所有尸体的地方，现在过去就像走进马蜂窝里差不多。”

洛佩兹 1537时

洛佩兹不能确定，但是她觉得马莫德好像在咕哝着“……接着冰激凌就来了”，就在鲜血顺着他的胳膊流流到地上，和地上早已干涸的血液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手掌还很暖和，就好像那个时候的无名氏，她也像那时一样什么忙都帮不上。

又一个念珠死了，这念珠就死在自己怀里，而且也将会一直死下去。但是至少她可以带上他的狗牌，回到赤红马驹号上后她要告诉所有人，他在执行任务时的表现有多么的棒。他们的狗牌都在她的口袋里，和史密斯的安全通行证放在一起。

“这怪我，不怪你们。”在辛格和麦克克劳两人沉默无语地给她包扎好伤口后她说，洛佩兹感到两人细心的动作中带着一股尊重，甚至连冷淡的珀西也过来帮忙。

她现在已经感受不到疼痛，只有突然弯腰或转身时会有一阵蛰痛。现在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还要沿着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走廊向舰桥进发。惟一有趣的是，前方三十五米左右有一个十字路口，她已经不想再转任何弯了，一点儿都不想。

洛佩兹一直在努力想把由于史密斯逃跑而留在口中的怪异味道撇掉，还加上史密斯害死了马莫德，透过她的心眼，她好像能够看到史密斯从某处秘密暗门里跳出去，正在努力用秘密暗道和灵敏狡诈的身体逃向鹈鹕运兵船。*不，他不可能做得到，他不可能靠自己还能活这么长时间。*想起自己曾经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她的心情总算变得不是那么糟糕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仍在发挥效力，他会在剩余短暂的生命中一直感受着那种疼痛，他会记住她。

走廊太长了，以至于珀西用力把闪光弹抛向走廊尽头时候的姿势，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古怪的沙狐球比赛。闪光弹跳着到达比他们电筒光能照到的更远的地方。他们还存有大量的闪光弹，但是子弹却并不多。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众人狼吞虎咽了吃了一些军用口粮，却依然感到很饿。

麦克克劳的表现也不错，尽管有张破嘴，等到他们回到赤红马驹号，洛佩兹会告诉福柯这一点。他抓起他们够得到的闪光弹，斜着递给珀西好让他再次扔出，真希望也能这么用子弹。

辛格突然停下来。

“什么情况，快说！”洛佩兹说。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洛佩兹琢磨了一小会儿，觉得辛格大概快要扛不住了吧，别一惊一乍的。

“珀西，闪光弹。”

他立刻遵命，用尽全力把闪光弹抛出，它嘶嘶地翻滚到他们视野的最远端才停下。

就在一块阴影的旁边，好像有个陆战队员的轮廓。

麦克克劳眉头一皱，辛格手掌放在眉毛上来遮挡那些强光。

在闪光弹的照耀下，那个轮廓从阴影中出来，好像一朵火焰般盛开的曼陀罗花，距离他们大概五十米远。

“那难道是……？”麦克克劳张口想说什么，声音却慢慢减弱，“这不可能……”

“那是阿亚德。”辛格说，“肯定是阿亚德。”

洛佩兹现在能清楚地看见他正在朝自己所在的方向跑来，几乎是一瘸一拐的，努力想用喉咙发出什么声音来，但是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吭”或者“哞”。不是欢快的哼唱，更像是悲叹的呻吟，他伸出手来仿佛是在打招呼，一个巨大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麦克克劳一声大叫。“阿亚德！”

“那并不是阿亚德。”洛佩兹警告他。

“你说那不是阿亚德是什么意思？”辛格说，“当然是，那当然是阿亚德。”

阿亚德从来不会做出那种将嘴角咧到耳根的夸张笑容，要么就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的脖子后面长出来。阿亚德从来没有长着爪子的第三只手，斜斜地拖在身后，仿佛是在故意掩饰它。阿亚德不会人未到，味道先到，一股臭味熏得洛佩兹直流眼泪。

但是麦克克劳还在喋喋不休，好像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而辛格已经深陷其中，几乎要狂暴了。珀西向后退到和洛佩兹站齐，看样子如果中士同意的话，他还会继续退得更远。

这并不是洛佩兹想要看到的结果。

在阿亚德距离这些人大概四十米远的时候，洛佩兹将一颗子弹射入他的肩膀，猛烈的冲击力将他击倒在地，这一幕让麦克克劳和辛格如梦方醒。总之，现在还看不出问题应该已经相当困难。

阿亚德爬起来发出一声嚎叫，继续朝他们四个狂奔而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着咬他的屁股，而麦克克劳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不过已经完全换了一个语气。

“等离得足够近再开枪。”洛佩兹命令道，“就在他通过那个十字路口之后。”

阿亚德跑到了那个路口——但是突然好像有一列全速行驶的重量级货运列车撞上他，直接把他撞飞到对面的墙上。好像有什么怪物在重击阿亚德然后冲着他嚎叫，他摔倒在地，然后被一把抓起，那个怪物用一只令人震惊的巨大手掌将阿亚德提在身前朝他们走来，另一条胳膊像鹿角一样垂着，手掌从里面探出来。

情况之意外，动作之狠毒，都让洛佩兹大感震惊足有一秒，但也只有一秒。

“那是个精英战士。”珀西说，“看他的个头！”

洛佩兹也没见过体型更大的，对方的头几乎要撞到天花板了。在他穿过走廊向他们走来的时候，她能够看见顺着他双腿向下的感染的条纹，更重要的是那个精英战士的胸口盘踞着一个和夺走拉克什一样的真菌水母触手状的东西。

被感染的精英战士转过身来，一边大口吸气一边跑起来。一声变态的嚎叫穿过他破碎的躯体，从他残余的嘴中发出，一个下颚挂在嘴边摇摇欲坠，只有一条肌腱还挂着它。

“我们逃不掉了。”洛佩兹平静地说，“辛格，单膝跪地瞄准他的双腿。麦克克劳，保持冷静，瞄准阿亚德。一定在他接近我们之前让阿亚德落地。珀西，瞄准心脏。我瞄头，准备……就是现在，开火！”

精英战士首先失去盾牌阿亚德，因为他落地了。麦克克劳很幸运地打断了精英腕关节上的肌肉和骨骼。每当子弹射入身体的时候，他都会剧烈抽搐，下一次总比上一次抽得更厉害。子弹一波又一波地撞入他的身体。他也许是精英战士，但是他不流血，从皮肤上裂开的伤口里膨胀地长出绿色的蒲公英种子一样的东西。在闪光弹亮光的照耀下，那些伤口看上去有种很奇怪的美感。美丽的伤口无法使他停下或者跌倒，他还在继续向前，继续嚎叫。

他的躯体蹒跚向前，尽力保持平衡，压向面对他射过来的子弹风暴，好像那只是一场有毒的弹雨。直到最后，洛佩兹终于设法打掉了他的膝盖。

他的身体重重倒下，距离他们不足七米。

但是他还没有停止，甚至连停顿都没有，他在用爪子挠着地板尽力向前爬，在他的腹部后面有一大块深绿色的斑块。

没有人迟疑，没有人等待洛佩兹的下一条命令。

当这些结束的时候，走廊里弥漫着开枪射击的火药味，这味道腐蚀着他们的嘴和咽喉。洛佩兹的眼睛被蛰得生疼，无法承受一个死掉的精英所散发的沼气般的臭味。

洛佩兹想到了橱柜里的破碎尸体，想到了精英战士践踏着拉比特的胸膛，被感染的形态。她靠近过去，用突击步枪指着盘踞在它胸口上的那个愤怒巨大的甲状腺肿瘤一样的脓包，扣动扳机又扫进去一排子弹。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某样东西，某样很重要的东西。

阿亚德从辛格身旁的黑暗中站起身来。

辛格没有那样的反应能力，也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总会有足够的时间让技术员修修补补。他们总是习惯于已知，而不会处理未知。接着他被拥有恐怖力量的一击打得直飞撞向远处的墙壁，力量之大使他的头骨在头盔中已经碎裂，从墙上跌落的时候，整个脑袋已经像纸浆一样扁平。

珀西破口大骂，举枪要射，但还是被扭住脖子。洛佩兹听到他颈骨断裂的声音，局势急转直下，史密斯偷袭她的伤口传来一阵抽痛。

而麦克克劳，好像已经做这个动作几百万次，举起突击步枪打爆了曾经属于阿亚德的脑袋。

闪光弹的亮光给一切东西涂上了一层红色和金色的油彩，让这本该恐怖可怕的场面看上去竟有种炫目的美丽。麦克克劳呆在原地，凝视着眼前的场面，好像一个画家不知道该用油彩和画布画些什么。

洛佩兹把手放在麦克克劳的肩膀上，这是她剩下的最后一颗念珠。麦克克劳颤抖的肩膀在她的碰触下一起一伏，最后终于慢慢稳住。

“现在该怎么办，士官？”麦克克劳用一种空洞的嗓音问道。

洛佩兹冲他微笑一下，因为知道这笑容很糟糕，所以笑得很短暂。

“任务目标没有变化，孩子。”就在她说出来的时候，一切变得真实起来。他们是陆战队员。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他们仍然要去完成，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做得越来越好。他们曾将面对过星盟制造出来的最好和最坏的情况，而现在所要面对的则是全宇宙中最糟糕的东西，靠着背叛自己的同类以求生存。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呼吸，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没错，人间地狱。

苯缇 1544时

瑞米尔告诉他们亨利的板球棒是从警卫衣帽间找来的，鬼知道警卫哪里会有时间，或者有地方来打板球，但是精英战士拿根板球棒看上去挺和谐。一个白色海参样的东西从他们头上一盏灯的旁边跳下来，移动速度之快让他们根本来不及举枪射击，而亨利却毫不费力的一击就把那玩意“啪嗒”一声打飞在远处的墙壁上。

克拉伦斯过去试试从那坨肉块上流下来的粘液，点点头表示认可，而苯缇知道克拉伦斯也有可能立即转身射杀亨利。

自从格斯滕死后，苯缇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同克拉伦斯讲话，她甚至发现认可对方的存在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是，克拉伦斯想都没想就毫不费力地扣动扳机，这是最让她感到困扰的一点。

在这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克拉伦斯看上去好像了解一切，在瑞米尔谈到任何有关感染的话题之前，可他是怎么知道的？

瑞米尔说道：“亨利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前有个……警卫，她曾经是，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是亨利干掉她救了我。他是个好伙计，真的。”

瑞米尔的嘴怎么也闲不住，这让苯缇快要抓狂了——她开始觉得瑞米尔之所以蹲大牢是因为曾经因为话太多而说死了某人。他同样不能停止触摸亨利，好像一只受惊的小狗，而苯缇很确定自己无法想像出精英战士对此种举动的无语。

一个楼梯井突兀地出现在走廊中间，苯缇根本不介意这个通向机房入口的便捷通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偷偷看着起落架的边缘，其他人挤在她的背后。

“它们会学习。”瑞米尔轻声耳语道，“它们夺走你所知道的，然后学习。”

某种小而灰白的东西从黑暗中猛然冲出，苯缇用力向后一跳，紧靠在亨利的身上，后者用一只胳膊把她拽在一边，另一只胳膊挥起板球棒将一个球状脓包打得飞向大厅远角。

苯缇手脚并用，赶快从星盟身边爬开。亨利看她一眼，灵活地弯了一下他四个嘴颚中的一个。

你能从某人的眼神中看出很多意义，但苯缇不得不提醒自己星盟精英战士根本不能算是“某人”。她仍然能感受到他手掌的力量——不是人类，不全是人类——她的肩膀以及脖颈后面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然后用尽全部的意志力才打消了自己用热铅水给这个家伙灌肠的可怕念头。

“多谢。”她尽力说，而此时更多的洪魔蛆虫从大厅里蜂拥而至。

这好像是露天娱乐场的那款游戏，射鸭子。只不过，并不真的是。

人类适应环境和情况的能力真是有趣，无论情况有多么乱七八糟。让她感到些许宽慰的是，自从污水循环室之后，这并不是追赶他们的最汹涌的一波恐怖之潮。他们不是要去把对方那个开膛破肚然后再砸个稀巴烂。它们太小了，面对这些小小的感染传播者，一发子弹就能搞定一个，它们会像撒尿牛丸一样爆浆。

只是，它们的数量太多了。

而且瑞米尔连个毛也打不着。

“停！”苯缇喊着，“你只是在浪费弹药！换枪，然后给我的枪重新装子弹。”

即使是克拉伦斯也换用手枪，一发发点射四处的脓包。他是很棒的神枪手，枪法远高过其他人，这种人在陆战队里没几个，尤其是列兵级别的。

“它们是从哪冒出来的？”这就像是一个装满了泡泡糖的机器突然发生了爆炸，把那些小白球撒了一地的感觉。

它们中的几个偷偷溜了过来，可是随即就被亨利一棒打扁。

苯缇本来是能够咒骂那个看上去正在欢天喜地打地鼠的精英战士的。

福柯 1559时

录像已经结束，然后再一遍遍循环。

福柯用手指轻柔眼睛，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整理思绪。在看过并听过瑞贝卡的

讲述之后，他开始觉得也许瑞贝卡真的是要癫狂了，福柯发现自己希望瑞贝卡的癫狂才是事实。因为如果强迫自己从她杜撰的故事和舰载人工智能的癫狂二者选一的话，后者看上去麻烦会小些。

显示屏上，一个宽大空间中的陌生建筑里，压抑不住的恐惧感从摄像机散发出来，腐烂和畸形的肉体仍然很悲剧地能够看出那些原本都属于人类，UNSC的标志还在残破的制服上清晰可见。一杆散弹枪把这个东西轰到在地，但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前赴后继，然后又是一个，又一个。背景画面中的地板上，一个刚刚被杀掉的陆战队员抽搐着又活过来——录像的内容是斯巴达-117和陆战队在光环上发现的东西。

他很细心恰当地遣词造句："快三十年了，我们一直无法击败星盟，而现在，我们来了，回到这里只为一个目的，就是找到这个。"

他感到很疲倦，比困意还要强烈："这个更大的威胁。"

一个被感染的陆战队员完全无视射入他躯体的弹雨，然后跃向一个健康的、还活着没有被感染的陆战队员。福柯关掉声音，但是尖叫声还在他脑海中回荡。

"我不认为这是它的原始形态。"瑞贝卡说，"由军情局特工领导的蒙娜丽莎号上的研究计划看上去像是越过了合法界限，而且越过了非常多，只是我们还没有能掌握确切情况。"

福柯精神失常了似的摇着头："还有更多情况么？"

"没有。"她回答。

他并不相信她，却又不得不相信她，这无关紧要。

"但是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不能调派更多的陆战队员，至少不能在没有得到确切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拿赤红马驹号冒险。"

他亲眼看着一个小小的白色豆荚状的怪物钻入一个陆战队员的胸口，看着他的姓名和灵魂从眼中消散，看着他被其他什么东西占据，一条冰冷的令人恐惧的蠕虫盘在他的小腹上。

"我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丢弃自己人。"福柯说，听上去更像是在劝说自己，而此时他又愈发觉得这句声明像是在自欺欺人。

洛佩兹 1602时

曾经是拉克什的东西在他们向舰桥前进的时候一直追捕着他们，急促地嚎叫着，有时还发出一声像是回答的咆哮。洛佩兹突然看见他被一个突出的安全门绊倒然后飞了出去。她没有回头，也不想看清他变成了什么怪物，更不想看清自己是不是在被不止一个怪物追赶着，而这正是事实。他们不能浪费弹药在无法挽回的事情上，即使他们带上了辛格和珀西剩下的所有弹药。

"中士！门！"麦克克劳伸手指着，回头看看她，又看看她身后，只能再继续向前看。

麦克克劳没能引起洛佩兹对是什么东西在追赶自己这个问题的更多好奇。

"我看到了！"舰桥就在前方，墙壁上一个巨大的箭头证实了这一点，通向舰桥的门打开了一个手掌般大小的缝隙，一张歪倒的椅子卡着没有让门锁上。哦，一点小小的慈悲。洛佩兹一下撞开门，这让她被史密斯击中的伤口火烧火燎的疼，然后一脚踢开椅子。"快进去！"

麦克克劳面对拉克什，背对着洛佩兹，笨拙地摸索着武器。洛佩兹骂了句什么，没有了障碍的阻挡，门开始自动滑动着关闭，她只好用肩膀顶住。

"见鬼，麦克克劳，我刚说过……"

她从麦克克劳的肩膀上向后瞥了一眼，我的天。

麦克克劳把自己的重量也压在门上。拉克什速度很快，简直太快了，天啊！

门向后滑开，他们跌入门内，然后摔倒在地上。落地时麦克克劳的肘部撞到了洛佩兹的伤口，这使她肺中所有的空气瞬间被清空，甚至想哼都哼不出来。门慢慢地关上，拉克什的速度非常快，脚步也异常沉重，疯狂的嚎叫声好像就在她的耳边，但是喊声突然就中断了。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咔"一声锁住，仿佛它已经等待这个时刻好几个小时。

麦克克劳挣扎着站起，电筒先照向门，又照向身后的房间，然后又照了照门。

"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他说，声音还在打颤，随即低沉而急促的撞击声从舱门的另一侧传来。

"它。"洛佩兹纠正他，胳膊用力夹住侧面的伤口压制着疼痛，"现在是它，不是他。"

麦克克劳点点头，嘴上的动作像是在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点，每次门上的撞击都会让他畏缩地一抖。

"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洛佩兹命令道，她注意到墙上地上有一道道的血迹。拖拽的血迹已经让她习以为常，没有任何物体移动，除了漂浮的绿色尘埃，在灯光的照耀下形成一段段的波峰。屋内大部分陈列都被人从它们之前的位置扭下后扯碎，但还是有一些能从破碎的缝隙中显示出读数，舰桥一定拥有一个隔离的能量源。

他们用手中的电筒照过天花板，照过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操作台下面，直到洛佩兹敢于大胆假设他们暂时也许安全了为止。二人长出一口气，他们也许真的有一些时间能够考虑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会使用导航系统。"麦克克劳站在控制台的残骸上说，"我猜我们现在能回家了？"

"快了。"洛佩兹承诺着，"就快了。"

史密斯的话语在脑海中回响，“保存着他们的知识”她不喜欢这话中的隐藏含义，怀疑是否有船员被感染，她同样也不喜欢这个想法。

“我们过来就是为了找导航系统，对吧？这里还有其他什么？”麦克克劳越过她的肩膀紧张地瞥视着门。撞击声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看来被感染的拉克什不惜把自己撞成浆糊也要努力冲进来搞死他们。

“我们可以用船上的系统获得通讯联系，我不在乎用什么方法，也不在乎能够联系到谁——苯缇，勃艮第，赤红马驹号，地狱，或者哪艘星盟船舰都行，只要能找到个会说话的家伙就行。”

麦克克劳突然转身，瞄准天花板上的一个角落，枪口又猛地一动去检查另一个角落，找寻着大块愤怒的沸腾水球，鼻涕包，感染体。

洛佩兹不能责怪他，但是她没有时间来调教这个列兵。

“行动！”

“是长官。”之前接受过的训练盖过了他的恐惧，麦克克劳拨开破碎的塑料和一个未受损伤的控制台玻璃上绿色的灰尘，“你想要怎么做，士官？”

洛佩兹扶起一把椅子，顾不上从破碎椅面上膨胀出来的泡沫填充物。她再次开始数着念珠，失去太多了，想着在门的那边鬼哭狼嚎的东西，它曾经是她的一个陆战队员。

“我告诉过你我指法很好么？”她坐好后从口袋里拿出史密斯的安全通行证冲着他摇摇，“在过去的学生时代，现在可能有些生疏了。”

苯缇 1608时

不知怎么，他们一边抗击着怪蛋，一边就到了机房。

现在该怎么办？苯缇一点头绪也没。

他们弯腰蹲下，俯视着下层的引擎甲板。

空间引擎矗立着镶嵌在下面的地板上，看上去比他们还高，包裹着推进器的护板在苯缇看来就像是巨大的蜈蚣，绷紧后背沿着船体向上爬。奇怪而不起眼地依偎在他们中间的是跃迁引擎——肖·滕川级的超光加速器。

下面的地板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那是洪魔的中央派对，所以并不值得奇怪。

一个细节引起了苯缇的注意——星盟战士的巨大躯体夹在变异的人类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上都有囚衣的碎块，有些则穿着正式制服，而在在它们中间，马勒还穿着陆战队员盔甲。他的身体已经被扭曲，走路还一瘸一拐的，背后拖着一条附属的软骨。马勒由一个有着一条巨大瘀伤的精英战士开路，而他们看上去好像在互相点头。下面所有的生物，囚犯和警卫，人类和星盟全都联合起来、和谐一

致，就像被同一个大脑所控制。

如果把下面比作一个派对，那苯缇等人毫无疑问就是来踢场子的流氓DJ。

不，这一点也帮不上忙。她必须扭头看别处，抬眼看着亨利，后者正在克制。她看见他的眼睛，饱含愤怒但是还在控制着情绪，典型的训练有素的战士。

克拉伦斯咽了下口水，上下嘴唇分得很开，目光集中在下面的某个东西身上，然后再次咽了下口水。下巴和脸颊上的肌肉在他咬紧牙关的时候一抽一抽的，他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苯缇，他们的任务看上去不再适用了。

这里不是船上的所有死尸。在跃迁引擎上，洪魔喷上了一大块粘液。不是粘液，苯缇纠正自己，是令人作呕的粘膜块，在不停地抽搐和抖动，古怪的体型扭曲了它的表皮，一半被吸入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移动，然后眼前的画面突然自动分解，那些粘膜块上古怪的形状变成穿着制服的手和腿，船员们被抓住，像水滴一样一坨一坨地挂在那里挣扎着。

苯缇用麻木的手捂住嘴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压抑着泪水，还是克制想要呕吐的冲动。

某种短促的吱吱声好像变得越来越大，苯缇赶紧四处张望。克拉伦斯急忙用一条胳膊环着瑞米尔的头，另一只手紧紧捂住他的嘴，表情严肃。瑞米尔紧紧抓住环着他的胳膊，不是在挣扎而是像溺水者紧紧抱住救生员。苯缇咬着嘴唇希望克拉伦斯不要放开瑞米尔，除非他们真的能逃出这里，此时瑞米尔眼中的恐惧感太过强烈。

一个新的声音盖过下面那些混乱而低沉的声音，吸引了所有洪魔的注意力。它们好像瞎子似的转头朝向那声音，他们仰起头嗅闻的动作令人惊怖的一致，爪子和指甲呈弯曲状，已经准备好攻击。苯缇甚至能够感受到那股膨胀几乎就要喷发出来的无名怒火，接着却突然消散。

一个被感染的人类进入了众人视野，它的身后背着一具尸体。不，那是一个被感染的陆战队员——格兰科，它带着什么活着的东西，那东西受了很重的伤，血流不止，但是还活着，还在挣扎、哀号、啜泣，在他们靠近一坨坨粘液的时候还在抽打和踢着格兰科。

“别让它们抓到我！”

苯缇的心脏突突乱跳，她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嘴上，身体退缩着，向下靠到了亨利的腿。一股酸臭味飘散开来——瑞米尔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

那个人是勃艮第。

洛佩兹 1613时

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一直盘绕在洛佩兹的心中，她始终琢磨

不透。我们在为什么而战斗？她从控制台上拿起一份数据水晶，叠好后稳稳地放进背心口袋。虽然只能浏览那些史密斯的安全可以进入的文件，但是她现在已经读得够多了。对她来说这艘船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对于这次的任务以及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些问题，洛佩兹都已了如指掌。

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她必须尽力地控制住自己，才能不让自己所了解到的事实渗透到讲话时的情感。

“我想……耶，有信号了，士官！哦耶！”麦克克劳双拳举向空中。

“联系上赤红马驹号了？”

他们两个都没再注意那轰隆隆的捶门声，被感染之后，拉克什的侵略性和令人厌恶的程度同时增加了许多。

麦克克劳不能也没有尝试去抹掉此时脸上呲牙裂嘴的笑容：“她在说话，哦耶，她在说话！”

“苯缇和勃艮第有消息么？”洛佩兹问道。

麦克克劳在座位上不停抖动，听到家的声音让他十分激动：“他们俩我一个也联系不上，但是船舰内部通话系统在大部分区域都可以用。”

“那就接通。”她用胳膊在椅子上撑住身体，但是没有坐下，她还不能坐下，“也许有人能够听到。”

“……UNSC赤红马驹号呼叫蒙娜丽莎号，蒙娜丽莎号请回话，有人听到么？

一阵深邃的回响，蒙娜丽莎号上的每个扩音器都在播放瑞贝卡的呼叫，洛佩兹从没想到过自己会因为听到这个声音而感到高兴。

“从未听过更甜美的声音了，人工智能瑞贝卡，中校在旁边么？”

福柯的声音加了进来：“我在，你们那边的情况……”

她并不想打断他，但是也想赶快向他报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而且要尽力用一种平静而专业的方式。

“长官，我搞到了你需要的一切侦查情报。这艘船属于军情局，最近是由约翰·史密斯少校负责。第三处派这艘船到这，是要试验斯巴达-117号在光环上遭遇过的洪魔，然而军情局不一定全盘掌握史密斯少校的‘增强’计划。但至少他们是要来弄到一个样本，以便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在史密斯少校的命令下，他们开始有意地感染人类囚犯和……”她停顿了一秒，自己都无法相信将要说出口的话，“……星盟囚犯。他感染了他们，让他们转变为那些天杀的怪物，那些僵尸！而且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们！”

你从未告诉过我们这些，中校。

麦克克劳死死的盯着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在这里找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乘客和一些其他人，我们的人，长官。海军，他们是在暴乱过程中服务的士兵……”

“我知道，士官。”

这句话打断了洛佩兹，福柯语气中的某些东西让洛佩兹的腹部变成了冰块。她把一只手放在麦克克劳的胳膊上，并不确定是谁在让谁安心。

“长官？”

“你刚才提到的史密斯少校正在向赤红马驹号行进的途中，在你们的鹈鹕运兵船上，他已经向我们报告了情况。”

见鬼，她的胃里一阵翻滚，心中骤然一沉。到底那个恶毒的幽鬼是怎么成功到达机库的？

“长官。”洛佩兹咬牙切齿地说，她一时想不到还能说什么其他的词。

“史密斯少校的确没有提到你们中还有任何人幸存。”

“垃圾。”麦克克劳说，但是却没带任何感情，眼睛无神地望着远处。

洛佩兹咽下口水：“他是一个骗子，一个叛徒，一个战犯。”用词简单直接到几乎没有关联，“他害死了这艘船上的每一个人，我的孩子，全体船员。如果不是因为他，他们到现在都还可能活着。”

洛佩兹甚至无法找到可以准确表达对史密斯怒火的用词，她对自己放跑了他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沮丧。

“瑞贝卡已经核实了他讲的故事。”

这不是一句谎话，但也不是一句真话。

“我要杀了他。”她轻声说，“我要杀……”

福柯无视了她：“作为洪魔的直接目击者，士官，你有什么看法？比如，它的魔爪有没有可能伸向某一个偏远殖民地？”

“我不是因为会思考才拿工资，长官，还记得吧？”苦涩、愤怒，她知道福柯的用意，知道那个懦夫想要她不得不说出来，不得不承认。

门上的撞击声越来越大，拉克什不再孤单，他有朋友来帮忙。

“我们没有能力对抗这样的敌人。”瑞贝卡说，她看到福柯无话可说就赶紧接过话茬，“任何星球如果被洪魔感染都会在几天之内全部沦陷，它们会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食物就意味着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知识会让它们更容易地找到更多的食物，它们会保留所有有用的信息。边远殖民地的坐标、更多的飞行员、用更多数量的抢占来的船舰去到达更多的殖民地，你知道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洛佩兹发现自己同意了史密斯“这是一个又大又坏的宇宙，中校。星盟并不是宇宙中最差劲的”这一观点，而这正是对方想要的。

瑞贝卡再次开口，尝试用安抚的语气但是却一点也安抚不了她：“洪魔的出现代表了自星盟之后对人类最严重的威胁，现在必须设法找到一种治愈方法……”

“治愈的方法？！”她发现自己正用力地把指甲嵌入麦克克劳的胳膊，这正

好回应了他之前对自己的肘击。

“根本就没有他妈的治愈方法！根据档案显示，这根本就不是为了寻找任何治疗方法，这是为了控制，为了制造无脑的怪物士兵供你们控制。鬼才知道史密斯做了哪些没有记录在案的事情，但是治愈的方法？如果你们能够看见我们见过的东西……”

“我们看见了，士官。”福柯说，“我们看见了……”

洛佩兹放开了紧紧抓住麦克克劳胳膊的手，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掌心全是汗水。

“我原想着我们比星盟要强，不是只强一点点，而是真的强很多。”

“研究总是很必要的，士官。”瑞贝卡的语气依然平静、自大、严厉，她还远没有碰上糟糕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天。

“这些研究根本没用。”洛佩兹说，“屁用都没有，我们已经了解这东西几周，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这个气态巨星在把碎片拉向自己，碾碎它们，它足以把一切都清洗掉。而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送了一辆该死的出租车过来。”

麦克克劳的沉默在她的背后显得愈发沉重。

短暂的停顿后，福柯再次开口：“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摧毁蒙娜丽莎号，我们不能够让任何洪魔存活。瑞贝卡已经告知我还有两个残留的逃生舱在下面的甲板上，自动机械发射装置已经坏了，所以你们可能需要手动发射。一旦史密斯少校登上赤红马驹号，你们的时间就只剩下我们到达指定位置和装填湿婆神式核弹头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开火。我们不能再耽搁更长时间，少校已经带来了星盟主舰锁定我们的警告。”

“你早就知道。”这五个字满载着悲痛，愤怒。洛佩兹根本就不想承认福柯给他们的所谓两个救生舱的希望。

一阵有力的震荡从船身传来，那一秒让舰桥好像翻了个底朝天。洛佩兹被震飞，在撞墙之前扭正身子。她在摔倒之前看见麦克克劳努力紧抓住控制台。船体终于稳了下来，但洛佩兹能听见金属破碎的声音，一阵轰鸣声从排气管道传来，好像用一把巨锤敲碎了一个巨大的东西。

“刚才怎么了？”福柯急迫地问道。

“不知道，但是已经过去了。”洛佩兹说，“而我们还在这里。”语气听上去好像带着满腔控诉。

一阵寂静，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她希望这是福柯的良心在谴责他自己。

“八，或者十分钟，士官。”最终福柯开口说，她能从他的嗓音中听出羞愧，希望他的良心会在他余生中更加强烈地谴责他。

洛佩兹在麦克克劳的帮助下站起身。

“祝你们好运。”福柯说，他的声音好像已经很遥远。

“你知道你的好运能有个屁用。”她咆哮着，一脚踹在麦克风上，转身面对麦克克劳，而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快吐了，“因为刚才船体的震动？”

麦克克劳默默的点点头：“至少，刚才的爆炸没有经过掩盖，你认为会是苯缇他们么？”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其他什么，我们没有时间担心这个，只要我们还能呼吸。”

八到十分钟。洛佩兹知道麦克克劳在想些什么。他们生存游戏的梦魇将会以被自己的中校炸成碎片作为结尾，他已经放弃了，亮晶晶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即便如此，她依旧是他的士官。

她拍着他的胸口：“让我们期望有人活着听到刚才的对话吧，现在必须快速出发！我们再干掉几只太空僵尸，然后在逃生舱里舒舒服服的躺下，这样就会活下来，听见我的话了么？我们一定会活下去！”她突然凶狠地笑了一下，“我们会回到赤红马驹号上的家，然后再给中校身上咬出一个新洞来，让他有两个屁眼，一个给你一个给我。接着我们要找到史密斯，我想我们会和他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她想要对那个阴毒的鬼魂做的事情太多，以至于短时间内实在想不起要选择哪件来仔细说明一下，而有着相同暴力渴望的麦克克劳闻言后抬起了下巴。

“然后，等我们和他了断之后，接着该干什么了？”

麦克克劳吸吸鼻子，又眨眨眼消去眼泪：“接着来个冰激凌，士官。”

他的笑容空洞，嗓音破碎，而洪魔还在捶打那扇门，那扇他们必须要经过的门。

“完全正确！”

苯缇 1613时

苯缇举起突击步枪，勃艮第就在她的视野范围内，但克拉伦斯和亨利两个人都伸出手来，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不，不要，你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就在这里，而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苯缇把嘴唇咬到出血，却无法堵住自己的耳朵，勃艮第不会停止哀嚎，即使她的嗓音破碎成一条一条，她在哭喊和尖叫，乞求和哀嚎，她所有的恐怖和绝望都回荡在这冰冷的引擎旁，接着钻进苯缇的耳中，而此时那些家伙高举着飞行员把她压向由剩下的蒙娜丽莎号的船员组成的粘液。

然后，勃艮第再次凄厉的尖叫。

苯缇再也看不下去了，她紧紧闭上双眼，但是这远远不够。她转过头把自己的前额顶在亨利的膝盖上。她必须做点什么，但是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亨利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凝视着她。他的嘴巴里呼出了星盟典型的臭气，那种气味每次都

会让苯缇感到鲜血翻涌。但是好在亨利有一双善解人意的眼睛，友善的眼睛，带着某种他们人类也能够辨认出的东西。他能够听到她听到的一切，而且能够理解这些。

她必须要做点什么。

但是……

一阵铿锵的劈啪作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让下一层甲板上的洪魔迷失了方向，那是舰载扬声器所发出的声响。

“……是UNSC赤红马驹号……”

是瑞贝卡。

苯缇的高兴立刻被洪魔们爆发出的尖锐破碎刺耳的声音所淹没。

“发生什么了？”她斜身靠近瑞米尔小声问道，克拉伦斯将手臂稍微松开一些以便于瑞米尔刚够说出话来。

“你必须想方法关掉喇叭，这会激怒它们，他们听到声音时就会发狂，因为这有可能是食物的声音，他们会疯狂地寻找声音的来源……”

克拉伦斯及时再次用手捂住瑞米尔的嘴，这囚犯已经太激动了。他摇着头，眼睛示意着方向，旁边有个扩音器离他们实在太近了。

狂怒的痉挛已经控制了下面的洪魔，扩音器传出的声音，福柯的、士官的——哦，还有洛佩兹老妈，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声音让洪魔陷入一阵狂乱，嚎叫不止，互相把对方扔向门去，扔出门外。一个被感染的犯人一下就把下层的一个喇叭砸得粉碎，墙上又多了一个凹坑。苯缇看到格兰科转过身来的样子好像一只喝醉的小狗想和主人做游戏。

就在这嘈杂声中，众人听见士官列举了所有军情局的罪恶，瑞贝卡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种族可能的末日，一旦没能阻止洪魔蔓延的话。

听到的越多，苯缇就越开始觉得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洪魔在引擎室以及它们有可能会做什么。这里有一股疯狂的味道，它们的行为和也许它们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想法搅乱了苯缇的脑子——但一旦这是事实该怎么办？

万一他们真的是在收集飞行员？

苯缇低下头在克拉伦斯的耳边说：“我们需要摧毁它。那个刚刚把勃艮第吸进去的东西，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努力用某种方法激活迁跃引擎而无需舰桥控制，因此我们必须摧毁它。”

克拉伦斯看着苯缇，好像她已经疯了。

“而即便并非如此，那个引擎从某种角度来说对他们也非常重要。”苯缇说，“我们需要解决掉它。”

克拉伦斯满腹狐疑地左顾右盼，留给他们的选择很有限，而瑞米尔尿裤子的味道正在向苯缇方向飘去。她再次用目光审查引擎，亨利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稳定而强壮。

如果他们真的破坏了迁跃引擎，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非常糟糕。

但是……

“干掉它。”她现在是头儿。

苯缇摸索着脚边，抓起身下的手榴弹，并拉开其中一个的引信，用力把其投向粘液滴。克拉伦斯猛地扑向她，但已经太晚了，她拉开另一个引信又高抛了出去。看着她最后扔出的那个手榴弹在粘液滴上摊开。亨利在她旁边，在她头上蓄势待发，板球棒已经做好挥击准备。他弯腰抓住瑞米尔连衣裤的一条带子还有克拉伦斯的背心，把他们直直地拽起。

“我们走，现在，快，快！”苯缇没有确认最后一颗手榴弹落在哪里。她抓起瑞米尔的衣袖，拉着她开始狂奔，逃离嚎叫着的洪魔，逃离从他们身后传来的第一声爆炸，奔向他们刚才进来的舱门，她先把瑞米尔推了进去，接着是亨利、克拉伦斯，最后拉着身后的舱门“啪”的一声关紧。

勃艮第终于停止了尖叫，终于……

福柯 1616时

“史密斯少校已经安全登舰。”瑞贝卡宣布。福柯想反问一句“那又怎样？”根据指挥屏显示，星盟战舰已经调整航线，直冲赤红马驹号而来，而此时蒙娜丽莎仍然毫无生气地漂浮在虚无的宇宙中，它和它体内当中所有的生命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福柯稍稍侧了侧头，算是对瑞贝卡通报的惟一反应，他现在没兴趣去会见这个史密斯少校，或者说他这辈子都没兴趣去见他。

“让他自己一个人先安静一会儿。”福柯回答道，让这家伙就这么一直自我反省下去吧。

瑞贝卡本想就此放弃，但有不甘心地反问道：“发生如此可怕灾难的责任全部应该算到自作主张的少校头上，军情局并没有错。这场灾难原本不该发生，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说明军情局非常重视并专注于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少校，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许情况还要更糟。”

福柯思量着瑞贝卡的一字一句，她的话或多或少带给福柯一丝安慰，会有人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他又想到被困于蒙娜丽莎号上的陆战队员，他们也许还活着，也许正竭尽全力希望返回到战舰上，这是他们惟一的求生希望。

“不，不，你说得不完全对。”真是见鬼，这场噩梦还远没有结束。

福柯并不知道时间是否会让自己逐渐淡忘这可怕的梦魇，他也不清楚自己的舰长职位在这场灾难之后是否还能保全。“史密斯也许像你所说，确实是自作自受。但他也许是在服从军情局高层的秘密命令，也许他只是军情三处那些杂种们的一条替罪羊而已。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

过了一会，瑞贝卡终于开口道：“告诉他们，在眼下这种极端复杂的危局下，逃生舱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瑞贝卡的语气听上去像是针对自己的警告。

她已经告诉福柯，自己在洛佩兹的小队当中安插了军情局的特工，而那名特工肩负着清除所有麻烦的使命。也许她早已预料到可能会爆发灾难，也许她也没有料到蒙娜丽莎上会发生如此可怖的灾难。无论如何，瑞贝卡派出的特工一路上为洛佩兹等人杀出了一条血路。而眼下形势的急转直下，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外。

“政治，生存。”如同诅咒一般，福柯恶狠狠地吐出这两个字眼。

瑞贝卡凝望着福柯，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复制于人类大脑的思维正在想些什么。

“保证人类种族的生存是我们最为优先的任务，中校。”

瑞贝卡需要去换个更好对话沟通程序。洛佩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她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自己。无论洛佩兹的余生还剩下八分钟还是八十年，她都不会再原谅自己。

福柯也是一样。

自从上次接触过后，湿婆神核弹被装上了倒数计时表。而另外一个监视器，则正在跟踪步步紧逼而来的星盟战舰。

一个声音从舰桥上传来：“中校，舰船内部侦测到爆炸震动。跃迁裂片，我想我们的跃迁引擎已经坚持不了太久，我们必须要在引擎完全爆裂前撤离此地。”

福柯没有作答。

“长官，我们必须撤退到安全距离之外。”

“不行，时候未到。”

“长官……”

福柯感到自己老了，累了，但他依旧毫不惊慌。

“不，我们要留下来。”他注意到舰桥上所有军官的目光都落在了自己和检测器上，他们等待着，他们所有人的命运都仍然是未知数，“我们要在这里留到最后，我们从不抛弃自己的袍泽兄弟。”

直到我们别无选择。

苯缇 1616时

就在丢完手雷的刹那，苯缇似乎隐约听到福柯的声音在内部通讯频道里面响起："祝你们好运。"这话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吗？真的是吗？

这句话在苯缇的耳边久久回响，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祝福，却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入到她的骨髓中，径直刺到了她的脚底。每每看到别人在拿中校开涮，苯缇总会毫不犹豫站在福柯一边为他辩护。而她所有真心的付出却只得到了福柯一局无关痛痒的告别——"祝你们好运，曾经相处如此之久，很高兴认识你。"苯缇感到自己的胃狠狠地痉挛起来。

"重要的是……"苯缇气喘吁吁道，后面追兵的动静已经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赶到救生舱那里，至少我们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苯缇的双腿又酸又痛，但她却停不下来，她必须要继续坚持下去。只要想想身后那群如同梦魇一般如影随形的恶魔，任何一个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放慢自己夺命狂奔的步伐。

瑞米尔如同一个依偎在父母身旁的孩童般，紧紧地抓着亨利的手臂，他的指甲甚至已经深深嵌入到亨利的肌肤中。

"他们竟然如此对待我们，如此对待我们。我的意思是……我们从未想过要去……他们怎么能……"尽管剧烈的奔跑几乎要让瑞米尔背过气去，但他还是兀自讲个不停，"我他妈连死囚都不是。"

亨利低吼一声，摆了摆手，但瑞米尔并没有松开手，也没有停口："我只是偶尔帮助一些窃贼销赃而已，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干过任何违法的勾当。我从来没有……"

苯缇扭过头来向后望去，克拉伦斯就在她的身后，面色如铁，他的神情全神贯注，丝毫没有畏惧周遭墙壁的垮塌和身后的爆炸连连。

"哪一条路……"交叉路口和连接终点一闪而过。苯缇没有地图，即使她有，现在地图也已经毫无用处。眼下她惟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来，双手合十，然后默默祈祷。墙壁上满是沾满血迹的刮蹭痕迹，一些是蒙娜丽莎号上囚犯垂死挣扎留下的斑斑血迹，而另一些则是他们在被洪魔同化后刻印的"杰作"。狂奔之中，这些痕迹在苯缇眼中一闪而过。

亨利满是期待地注视着苯缇的背影，轻松地紧跟在她的身后。他大可以撒开腿来，独自跑路，但他没有。无论其他人会用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待亨利，在苯缇心中，亨利就像是一条从小养大的忠犬一般，对自己不离不弃。

精英战士低下头来，说了一些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在问些什么。

在这种十万火急的危局下，苯缇用猜也能大致想出亨利想要什么。

苯缇放慢速度，从瑞米尔手中拿过突击步枪，交到了亨利已经等待良久的大手之中。

“嗨，你这是要干……”

以一个人类的眼光来看，亨利的手实在是过于庞大。他几乎无法将手指伸进扳机孔中。亨利的下颚微微颤动，他对苯缇点了点头，但仍旧留下了自己手中的板球棒。

“你的枪法实在有够糟糕。”苯缇对瑞米尔说道，“现在给我专心逃命！”

苯缇重新加速，和克拉伦斯跑到并排。克拉伦斯凝视自己的目光让她很是高兴，突然，亨利从苯缇的身后靠了上来。

洛佩兹 1620时

“那是船壳吗？”

“不是，长官！”

洛佩兹掏出最后一枚手雷，用力将其丢到了面前的大厅里——黑暗中，一大坨模糊不清的身影在摇摇坠坠地走来晃去。在洛佩兹心中，她已经把这群怪物当作了瑞贝卡和福柯这两个天杀的混蛋。

“这里马上就要被轰上……”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淹没了她的后半截话。

苯缇 1620时

手雷那独一无二的爆炸声瞬间就响彻了这艘濒临死亡的舰船。苯缇脚下的甲板震动起来，爆炸引发的震动和引擎运转带来的颠簸大相径庭。是中士，苯缇最先想到了洛佩兹，一定是她！得知船上还有其他幸存者的消息如同一剂强心针，重新让苯缇疲惫不堪的双腿焕发了活力。很好，他们并不是船上仅有的几名幸存者，只要能够想办法回到洛佩兹老妈的身边，一切就都好办多了。苯缇对此毫不怀疑，至少，她必须要让自己相信尽管一切糟到极点，奇迹仍会出现。

一个身影从过道旁边的一个舱室中摇摇晃晃地闪出身来，苯缇抬枪便射，打穿了这个家伙的双膝，与此同时，克拉伦斯枪口射出的子弹洞穿了它的胸膛，而紧跟在后的亨利则挥舞起手中的板球棒，给予了洪魔致命的最后一击。正在夺路

狂奔的众人没有工夫停下来去检查洪魔是否已经死透，他们顺着梯子向下进发，关闭途中遇到的所有舱门，期望以此延缓身后咄咄逼人的追兵。已经没有时间再来蹑手蹑脚地慢慢行动，四人疾驰飞奔，惊醒了所到之处几乎全部的洪魔向他们聚拢而来。不胜其数的追求者啊——苯缇此生还从未感觉到自己竟是如此受人追捧——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生日到了吗？

“重新装弹！”

耳机里传来的嘶吼让苯缇猛地回过神来，无线电通讯终于他妈的恢复正常了，真是谢天谢地！

“麦克克劳！”

“苯缇！”一阵枪响过后，中士的声音从耳机里传了出来，“你和谁待在一起？”

“克拉伦斯。”她回答道，“还有其他几个幸存者，我们还有一个甲板就能赶回救生舱。”

“速度加快，香喷喷的冰激凌可是不等人。”

“明白，长官！”如此欣然接受上级的催促，这在苯缇生命里还是头一遭。她扭过头对着克拉伦斯，露出浅浅的微笑。

那东西毫无征兆地从走廊当中扑了出来，苯缇根本没有时间来做出闪躲的动作。一个东西近乎疯狂地冲撞到苯缇的肩膀上，将她狠狠地抵到墙上。这家伙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苯缇感到自己肺部的空气被它完全压出，她的头重重地撞到了墙壁上，一阵腐烂的恶臭扑鼻而来，那个怪物口中嘶吼出非人的嚎叫。苯缇受过的医疗训练如今派上了用场，睁大眼睛，千万不要闭上你的眼睛。她突然认出了这竟是西德尼，而正当她想要看清楚时，克拉伦斯一个箭步冲到了自己和怪物的中间，对着那家伙的身体开始了疯狂的扫射。克拉伦斯的手指紧紧按在扳机上，直到怪物的扭动渐渐停止，克拉伦斯仍然没有停止射击。

西德尼，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吐出来。再吸口气，再吐出来。

从克拉伦斯的眼中，苯缇读到了自己伤情的危急与严重，她的情况一定差到极点。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手臂，苯缇的手臂无力地瘫靠在大腿边上，鲜血浸透了制服的袖管。她的眼睛死死盯住克拉伦斯手中的突击步枪。奥拉夫，格斯滕。

*你不会就在这个鬼地方白白死去，*苯缇默默对自己念道。*你能活下来。*

亨利伸出手来抱起瘫倒在地的苯缇，将她的身体紧紧地放到自己的胸前，然后超过克拉伦斯，继续开始向前狂奔。



洛佩兹 1622时

苿缇，她还活着。听到她的声音，洛佩兹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接二连三的噩耗过后，终于又有几个念珠失而复得，一连串遥远而又模糊地记忆开始在洛佩兹的脑中回放，赤红马驹号，休假时在酒吧里喝个烂醉如泥，还有那同帅哥们交往的美好时光教会了她如何才能绽放自己最为灿烂的笑容。这些过往的经历，还会在未来一一再次上演吗？如何才能确定这些美好难忘的回忆确非虚假？

出乎洛佩兹的意料，气闸门外竟然是空无一物。但过不了多久，苿缇和克拉伦斯就会从船体后部赶来集合。洛佩兹和麦克克劳已经用先前用作屏障的钢架卡住了前气闸门，现在，他们只需要看好后门即可。

“只有两个救生舱。”麦克克劳确认了一下时间，说道，“除去你我，苿缇那边还要带来好几个人，到时我们该怎么办？”

洛佩兹没有吱声，此刻她又能说些什么？*是啊，孩子们，我们还有一个艰难地选择需要面对。*

洛佩兹回答道：“苿缇现在可是正在享受属于自己尽情杀敌的美好时光。”

“那些追逐在苿缇身后的短腿怪物们……”麦克劳劳再次检查了一下时间，“中士……”

他那发颤紧张的声音已经说明了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让我们两个赶快逃离这个鬼地方吧。

“中士！”苿缇气喘吁吁地声音再度响起，这一次的通讯信号非常稳定，“中士，我们来了，不要射击，哦，请千万不要……”

一阵亮光突然出现在走廊尽头，几个逐渐清晰的人影也从亮光后面快速靠拢过来。

“星盟！”麦克克劳厉声高喊，他单膝跪地，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

“不要开枪！”是苿缇的声音。

突然，就在苿缇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个精英战士从走廊尽头飞奔而来，他一手紧握突击步枪，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一根巨大的板球棒。苿缇紧紧地搂抱住精英战士的手臂，如同一个犯错的孩童一般，依偎在父母坚实温暖的怀抱中。

疯狂至极的情景这一天都同洛佩兹如影随形，她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苿缇已经身负重伤。

“没事，没事，中士！”苿缇嗓音当中的惊恐不大对劲，“亨利是和我们一条船上的，不要开枪！”

亨利是谁？洛佩兹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麦克克劳，保持最高警惕，不要松开你那扣住扳机的手。"

那个被苯缇称作亨利的精英放缓脚步，谨慎地打量着麦克克劳和洛佩兹。近距离下，洛佩兹注意到苯缇的衬衫和裤腿上满是鲜血。她的手臂扭曲变形，断裂的碎骨直接暴露在肩膀之外。苯缇的另一只手紧紧抱住亨利的手臂，而跟在精英战士身后的，则是克拉伦斯和一名身着囚装的男性人类。

什么东西紧紧跟在几人的身后，虽然看不见它们的真实面目，但那尖锐刺耳的非人嚎叫，已经宣告了可怖洪魔的存在与到来。听起来，全船的洪魔都已经醒过神来。

"你怎么会带来了一个星盟杂碎？"洛佩兹劈头盖脸对着苯缇一通训斥，"你难道想说它也是一个幸存者吗，列兵！"

苯缇神志恍惚地眨着眼睛，她皱了皱眉，竭力让自己集中精神，尽管如此，苯缇的情况看起来仍然不容乐观。

"她的本意并非如此。"克拉伦斯回答道，他扭头回望充斥着洪魔大军的走廊，掏出手枪，一枪命中了身后囚犯的脑袋。那个男人完全没有时间反应过来，他跌倒在地，头骨上面多出了一个圆圆的小点。

洛佩兹没有在第一时间回过神来，电光火石的瞬间过后，那个男人已经变成了地上的一具尸体。

亨利转过身来，苯缇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疯狂地尖叫起来。精英战士看到倒地身亡的囚犯，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悲愤地怒吼起来，克拉伦斯掏出自己的突击步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亨利。

苯缇拍打着亨利的手臂，恳求道："不要开枪！都不许开枪！"

苯缇盯着克拉伦斯的身体，洛佩兹也是一样，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克拉伦斯的一举一动。一个好人，一击毙命。……克拉伦斯仿佛突然变成了一个洛佩兹并不熟悉的陌生人。

身后洪魔前进的动静越来越响，他们前进的步伐愈发加快，这群残暴冷酷的杀手如同奔流的滔滔洪水一般，势不可挡。

洛佩兹手中突击步枪的枪口在克拉伦斯和亨利之间晃个不停："克拉伦斯，你疯了吗？"

亨利发出一阵低吼，听起来像是在控诉克拉伦斯毫无道理的残酷暴行。由于担心危及苯缇的生命安危，洛佩兹不敢对精英战士轻易下手。而克拉伦斯此刻同样也是进退两难，即使克拉伦斯能够侥幸躲过精英战士的攻击，他依然会毫无悬念地命丧洛佩兹本人的枪口之下。对了，还有麦克克劳给自己来做帮手。

“麦克克劳，瞄准——麦克克劳？”

他并没有留在自己的身边，而在洛佩兹诧异之际，身后传来了救生舱关闭舱门的清脆响声。

“该死！”

救生舱从蒙娜丽莎的船体上弹射而出。

从赤红马驹号的舰桥上再次传来警告：“三分钟后，执行核弹发射程序。”

苯缇 1623时

苯缇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克拉伦斯——看起来他也有些精神恍惚。苯缇已经无法看清绝大部分视野中呈现的物体，她很清楚，自己已经失血过多，脉搏也越来越弱，先前受过的医疗训练眼下来看，既是赐福，亦是诅咒。亨利的胸膛像是一张暖暖的大床，紧紧包裹着苯缇的躯体，而她的生命同样也在这张大床上慢慢流逝。

“你是军情局派来的特务。”她终于开口，“没错。”

苯缇已经从克拉伦斯的眼中读懂了一切。

而在他们身后，洛佩兹的声音响了起来：“军情局的特务？对此我毫不惊讶。”

苯缇心里清楚，要不是中士眼下掌握了对局面的控制，克拉伦斯可能早就一枪打死自己。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先前在克拉伦斯身上发现的所有美好品质，它们全都是克拉伦斯从洛佩兹身上继承而来。

“我和那个囚犯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但这里并不该有什么幸存者。”克拉伦斯说道，“苯缇，下到甲板上面，快点，你还能走。”

他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亨利的身体：“放她下来。”

洪魔前进的躁动已经距离幸存者们越来越近，但是苯缇却无法听清这群怪物的前进之音，就好像有人给她的耳朵罩上了耳机。

“你是一个来自军情局三处的特务。”苯缇呢喃道，声音变得更轻。

克拉伦斯的眼神和语气变得柔和起来：“我很抱歉。”

但是苯缇却并没有感觉到他很抱歉。

“克拉伦斯，放下手中的突击步枪。”洛佩兹的声音同样模糊不清。但是苯缇清楚，洛佩兹肯定是厉声说出对克拉伦斯的警告，因为中士说话从来都是不置可否的雷厉风行，“现在的局势是二对一。”

苯缇扭动着身体，示意亨利就此放下自己。她已经快到站了，她几乎就要看

到属于自己的终点了。

“我的那份冰激凌，留给亨利。”她说道。

苿缇推开亨利，蹒跚着来到克拉伦斯的面前。她的步伐不稳，而克拉伦斯同自己之间的距离要比她先前所想的要远很多，但已经足够克拉伦斯开枪打爆自己的脑袋。苿缇跌倒在克拉伦斯的身体上，她用尚未负伤的手臂搂住了克拉伦斯的脖子。

尖叫哀嚎的洪魔大军已经转过最后一个拐角，气势汹汹地杀将而来。这是一群他们从未想过会与之碰面的可怖怪物，愤怒，狂躁，如同魇魔一般，紧紧跟随在众人身后，苿缇的视线已经模糊，她隐约瞥到那些曾经拥有正常面孔的躯体，正以一种扭曲至极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群怪物正用人类和星盟的断肢，攀爬行走在甲板和墙壁之上。

苿缇用尽全身的气力困住克拉伦斯，为洛佩兹争取到开枪射击的机会。中士开枪击中了克拉伦斯的大腿，而后又打掉他手中的步枪，将他重新逼回到走廊当中。苿缇则奋力将克拉伦斯推入洪魔汹涌的浪潮之中，而身中数枪的克拉伦斯此时已经无力阻挡苿缇义无反顾地前进步伐。

洛佩兹和亨利则在对面开火射击——朝着她和克拉伦斯，同时也朝着洪魔，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克拉伦斯开始对她大喊大叫起来，但是对于苿缇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飘渺而又遥远。他的眼神中满是惊恐和暴怒，而对于苿缇来说，她很骄傲能让克拉伦斯深感恐惧，同时她又不忍心去正视他那惊慌失措的无助眼神。

苿缇松开了紧握克拉伦斯身体的手，一颗子弹射入到她的躯体当中，仿佛它本来就应属于苿缇的肉体一般，她感到自己全身仅存的丁点能量都从那个小小的弹孔中迅速消逝。

克拉伦斯握紧手枪对准苿缇的脑门刚要开火，苿缇便将他绊倒在地。

就在这时，倾巢而出的洪魔大军将他连同苿缇一起彻底淹没了。

突然他们又被拖了回去。一阵飘飘欲仙的飞行快感，紧接着是一阵麻木的幸福和奇怪的警觉从心底油然而生，苿缇抬起头来向前望去——伫立在大门边上的亨利和洛佩兹，对准洪魔正在开火。他们现在还有时间关闭舱门，彻底将洪魔拒之门外。

哈哈，他们正在瞄准自己和克拉伦斯的身体倾泻弹药，但这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对于自己来说，这些子弹永远不会再造成伤害。

克拉伦斯被一具像是由西蒙斯半边身体构成的洪魔卷入怀中，他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不要让他们得到我！”

他的挣扎早已毫无意义，苿缇想要开口安慰：“放松，克拉伦斯，你现在又

能保护我了。”但是她的嘴巴却不听使唤。

不要苏醒，至少现在不要，至少在这场悲情的狂欢结束之前不要……

苯缇看到的最后画面是，伫立在亨利身影下的洛佩兹咬紧牙关，全神贯注，而亨利则将弹药疯狂倾泻在洪魔和自己的身体上。恍惚之中，苯缇仿佛看到洛佩兹挥舞手臂向她告别。

苯缇紧紧抓住这个刹那永恒的瞬间画面，直到洪魔彻底占据了她的身体和思维。

洛佩兹 1624时

洛佩兹已然筋疲力尽，她眨了眨眼，然后……

亨利突然怒吼起来，这种嘶吼充斥着星盟战士独有的暴怒，除去洪魔前进的躁动，亨利的怒吼对于洛佩兹来说熟悉极了。亨利对准那些吞噬苯缇的怪物一阵怒射，瞬间就用光了所有的弹药。他用力将弹药告罄的突击步枪向前掷去，将一个洪魔感染体的双脚砸断，紧接着举起了手中仅剩的板球棒。洛佩兹也在一旁对准洪魔开始扫射，片刻过后中士低头扫视了一眼突击步枪上的弹药存量。

“苯缇！”陷入洪魔包围者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弹药计数器上的数字迅速下降。

“克拉伦斯！”

所有的念珠都丢了，所有的孩子都走了。

她再也没有机会在人群当中看到他们那熟悉的笑脸，再也不能从他们中选拔优胜者，她没有能力……挽救他们中任何人的性命。一群洪魔感染体从天花板上溜了过来，洛佩兹举起步枪，抢在它们攻击亨利之前，将这群小杂种一一击破。伴随着阵阵爆裂响声，这些小肉团化为了阵阵青烟。

洛佩兹刚刚放下步枪，亨利就挥舞起手中的球棒，将一个从背后袭向洛佩兹的洪魔感染体击个粉碎。洛佩兹一个侧翻滚入到气闸门内，待到亨利一同撤进门中。

洛佩兹转过身体，对准那些游走在气闸门附近的洪魔蛆虫一阵猛射。她已经没有心思再做咒骂。一个爆裂了，两个爆裂了，亨利把她推到一边，挥舞起手中的球棒来，第四个也爆裂了。亨利重重一拳击打在墙壁上，拳头上沾满洪魔绿色的躯体烂泥。亨利向后退去，用手驱散那些飘在空中的洪魔孢子。

安全。

他们凝视着对方，小小房间中回荡着洪魔猛击舱门的阵阵巨响。

舰船上的扩音广播再次响了起来。

“湿婆神核弹已经准备就绪，导引镭射已经启动，四十五秒后启动核弹发射程序……”

气闸门在外边洪魔的不断冲击下扭曲变形，洛佩兹和亨利满是畏惧地向后退去，距离最后一个逃生舱只剩下一步之遥。亨利身材高大，他们中只有一人能够进入到逃生舱中。是这个异星人，是这个敌人，穿越这一艘塞满人类的舰船，将苯缇救回到安全地带。

洛佩兹终于搞明白这场事故将会以何种形式落下帷幕。这将会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小小任务，被某个军情局的无名特工加填到行动报告的脚注上。

气闸门外，洪魔开始了更加猛烈地无情冲击。

这是一个庞大而又糟糕透顶的垃圾宇宙，中士。

亨利摩擦着自己的四片嘴颚，紧紧握住手中的球棒，而洛佩兹也同时眯起双眼，将手指扣在了突击步枪的扳机上。

看来星盟并不是这个宇宙中最为可恶的家伙。

确实不是。

但是他们的模样实在是丑得要命。

“对不起，亨利。”她开口道，“但只有一个救生舱了。”

洛佩兹扣动了扳机。

咔嚓。

弹药用完。

咕哝着最后的诅咒，洛佩兹举起手中的突击步枪，权当球棒。

“三十秒后启动核弹发射程序……”

精英战士低声怒吼着，他张开大嘴，举起了手中的板球棒。

他们开始了最后的拼死一搏。

人性之殇

作者：
凯伦·查韦斯

第一部分

“寂静充斥着虚无的坟墓，
而我如今已是破土而出。
疑问萦绕环伺吾之心头，
现在，
我来提问，你做回答。”

——尸脑兽

星盟神圣首都博爱之城，距离UNSC战斗人员潜入博爱之城已过去17小时。

博爱之城目前状态：被肆虐的虫族所彻底占领，已经确认UNSC人工智能“科塔娜”被尸脑兽所俘虏。

就在开口告诉你我姓名的短短数秒之中，我的大脑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同时处理五十亿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运算活动。对于你来说仅仅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秒一毫，对于我来说则几乎不可能。我想要你知道这些，让你明白一切并不会完全按照你心中所打的如意算盘般发展下去。而事实则是，我们两人的处境都相当糟糕。我十分清楚，你要将这群肮脏的寄生虫引至地球，但是我却知晓并掌握着阻止你和你那些贪婪爪牙的最终手段。我会尽力拖住你前进的脚步，直到时机来临，直到出现转机。

好了——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科塔娜，UNSC人工服役编号CTN—0452—0，我想这就是你能够从我口中所套出的全部情报了。

你有问题想问吗？我也一样。

“好吧，有话快讲。”

博爱之城 中央控制室

这家伙简直丑到极点。

这就是尸脑兽给科塔娜所留下的最为简单明了的第一印象，科塔娜注视着近在咫尺的这一堆烂肉，一阵恶心和眩晕感不由从心底浮起。所以当尸脑兽那在空

中扭曲弯折的触手靠近自己的时候，令人作呕的恶心厌恶竟然比防身自卫的警惕审慎更加让科塔娜心头为之一惊，为了防止这个肮脏的家伙接触到自己的身体，她几乎本能一般举起手来加以阻挡。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我为何会用如此眼光来看待这个丑陋的家伙？这东西又不是人类，根本不能使用人类文明的审美观念来评判这个家伙的美丑善恶。况且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丑八怪了，不过，和上次见面相比，这家伙看起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

也许这样的感觉仅仅只是由于自己正在使用博爱之城内部的电子系统观察尸脑兽而已。毫无疑问，这样的感觉会与从士官长的盔甲检测装置中进行观察有所不同，士官长盔甲中的探测系统所及范围毕竟有限，但是在博爱之城的主控中心，不计其数的侦测仪器能够让科塔娜从各个角度与方位，一览无余地彻底观察尸脑兽躯体的每一个细节。

科塔娜费尽全力，终于将散落在博爱之城各处的侦测探头所得到的影像资料拼接组合成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尸脑兽躯体全景图：虫族头子的躯体令人难以想像的浩瀚庞大，尸脑兽的躯体扭曲而怪异，触手，绒须，张开的大嘴以及奇形怪状的腔洞遍布全身。这家伙的身体和其他昆虫一样粘湿光滑吗？好像不是，在近距离的观察下，科塔娜并未见到尸脑兽的身体上的黏液横流，而使用博爱之城中的环境器进行检测，科塔娜也没有在尸脑兽体内发现一丝一毫水分存在的痕迹。这家伙应该是满身黏稠才对，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科塔娜应该没有理由特别厌恶眼前这条体型巨大的蛆虫，厌恶虫子的本能，同样源于科塔娜从人类创造者身上继承的记忆。

人类本能地厌恶黏稠，而他们也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何会做出如此的反应。我可不喜欢这种尴尬的糟糕感觉……

不过现在这些还算无关紧要，这条臃肿的胖虫短时间内还无法靠近自己。

尸脑兽的声音在科塔娜耳边响起，整个甲板都随之微微震动起来，“我的事迹远非你所能想像，我的传说远非……”

“你难道说话一定要押韵？”科塔娜双手交叉在背后，问道。“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但别忘了你可不是济慈（约翰·济慈，英国诗人），别在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

它，他，略显刺耳的男中音，从控制中心的声音传感器中响了起来。这家伙和科塔娜先前见到的一切生物都大不相同，它那庞大的身躯令科塔娜目瞪口呆。人工智能甚至无法望到它的尽头。

这家伙……竟然……他的躯体竟然没有止境。这是最令科塔娜感到奇怪的事情。当她接入到一艘战舰的操控系统中，科塔娜能够感知到战舰的大小，尺寸，形状，它的甲板承受压力，部件老化状态……科塔娜能够从探测器中了解一切。一艘战舰对于科塔娜来说能够感知，一个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样。进入到士官长的雷神锤盔甲中，科塔娜能够掌控约翰所有的生理数据。而且科塔娜了解士官长，她了解约翰就如同所有生活在一起的人类一样，他们了解对方的喜好与性格，他们互相关怀。科塔娜感觉自己同士官长是心有灵犀，这种默契同自己驾驶战舰如出一辙。

而这个尸脑兽，经过全方位的扫描和测量，却显得与众不同。难以辨别。为什么自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到底发现了什么？又是如何来进行扫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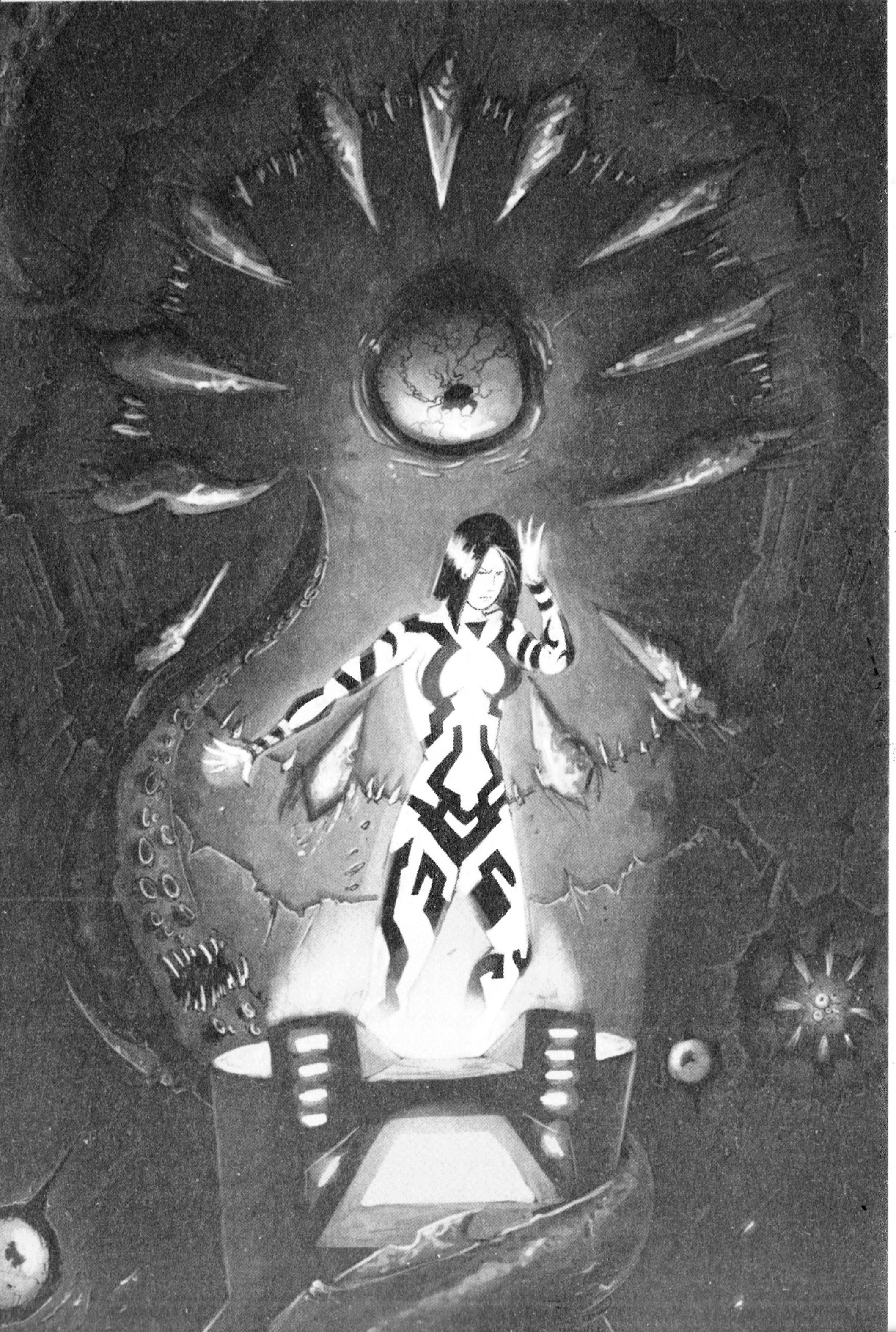
眼下科塔娜感到非常清闲，不需要去操控战舰，不需要去和其他人工智能联网运算数据，不需要去分析战略情报，而最为关键的则是，士官长——也就是约翰——不在自己的身旁。博爱之城的各种系统都已开始慢慢失效。余下的小部分环境监测和控制感应器仅仅占用了科塔娜大脑微不足道的数据处理空间。这种感觉如同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一辆又大又空的卡车里一般令人难以忍受。科塔娜必须保证手头时刻堆满待完成的任务，否则寂寞和无聊会将她彻底逼疯。

“我所吟唱之词，绝非济慈那单调乏味的押韵小诗所能比及，”面对科塔娜的嘲笑，尸脑兽没有感觉受到多大冒犯，他的嗓音中都是疲倦。“我的记忆中所储藏的诗词歌赋，远超你们原始低级的人类文化，相比你们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方能作出聊聊数句的打油小诗，我的智慧足以在顷刻之间泼墨完成不计其数精美绝伦的华丽篇章。”尸脑兽的语气缓和了一下，但听起来仍让人感觉来者不善，“我曾经认为像你一样的人工智能，既然号称拥有无穷的智慧和敏捷的头脑，能够理解我所讲言语。不过看起来我的预期还是太过乐观，也许你的智慧比我想像还要更加局限……话说回来，谁让你是出自人类这种低级生物之手的产物，对吧？我明白了，我会尽量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一些。”

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腐肉臭虫，放心，我会好好给你来上一课的，老兄，别急。

“你真是太善良了，我会尽己所能努力听讲的。”科塔娜已经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手头无事可做的痛苦：那无以言表的不安与恐慌，如同窒息一般令人难以忍受。也许她该考虑使用更多闲置的运算来加快自己创作诗赋的速度。“为了看你慢慢吟出一行描绘橘黄颜色美妙观感的短短小句，我想我可能会等到海枯石烂咧。”

尸脑兽已经凑到了科塔娜的眼前，人工智能操控着博爱之城的检测设备试图



聚焦巨型臭虫的身体，但是结果却依然诡异，科塔娜依旧只能看到一张在自己面前裂开的血盆大口。

他的音调在人类可听声音频率的下限来回颤动，“橘黄色……哪种语言里面的橘黄色？我已经吸收了太多种类的语言和文字。”

“英俊潇洒而又机智幽默，哪个女孩能够抗拒像你一样的超级帅哥？”

尸脑兽再次发出如同雪崩一般的怒吼。“我对自身的尚不完美仍感遗憾，”尸脑兽开口道。“还有那无法耗尽的无穷时间。但我有时也会感到急躁，毕竟我即众生，沾染上被吸收者的缺点有时也是在所难免。来吧，快点告诉我有关地球防御体系的一切。”

“你到底想要哪一部分的具体资料？”科塔娜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人侵犯，那种感觉如同在人潮中一次无心的碰肩，感觉明显却又无法辨其根源。那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体接触，科塔娜并没有发现博爱之城的外壁遭到入侵。“地球防御体系的相关资料可是大得很呐。”

“嗯，我已经看到了。”

尸脑兽的回答让科塔娜着实吃了一惊。这也许只是尸脑兽做出的文字游戏，难道这家伙真的认为自己可能上当？科塔娜感到有些困惑。即是全神贯注地凝视虫族头子，科塔娜仍然感到虫族头子那累赘，巨大，触手乱舞的的身躯似乎是无处不在。

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一切的答案了。尸脑兽吸收了所有洪魔受害者的记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不……是那些触手，尸脑兽的触手已经延伸到了探测器能够扫描的范围之外。我在那些触手的肌肉中竟然探测到了电流的涌动，难道不是吗？也许这就是解释问题的合理答案。

她必须要避开尸脑兽的锋芒，她必须要警告司令部洪魔即将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袭击，她必须要稳住尸脑兽，直到约翰救出自己。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等待士官长救出自己将会是一段无比漫长的难熬时光，但是他会回来的，士官长肯定会回来救出自己的，这可是他亲口承诺的。

“看得出来你对吟诗作赋很感兴趣，”科塔娜说道，“那来考考我关于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吧。”

“那些也是使用伽马类型加密的文件么？没关系，我自己研究就可以了。”

又是一阵撞在肩膀的刺痛传遍科塔娜的全身，然后自己的脸庞又被莫名其妙地拍了一下。这种感觉令她感到震惊，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犯令她感到天旋地转。

她不知道尸脑兽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毫无预兆，再加上无从知晓侵犯的来源与途径，这种感觉让科塔娜很是受伤。这就是痛苦，血肉组成的生命受到外来的物理打击时能够感到来自痛苦的警告，无论尸脑兽对自己做了什么，他的行为已经触发了科塔娜体内系统的损伤警报。

“别以为我是一盏省油的灯，”科塔娜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象征挑战的姿态，她的双手已经紧握成拳，“挨上一个小小的耳光可吓不倒我。”

*不，尸脑兽如何做到这些才是令我恐惧的真正原因。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而不是尸脑兽单方面的刑讯逼供。*科塔娜必须要和尸脑兽比试一下到底谁能够先行获得自己想要的情报。正因为此，她必须要尽快策划一场反击。

“约翰，”尸脑兽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响起，“约翰，这就是你称呼他的名字，真是无比动人。”

尸脑兽呼叫约翰名字是对科塔娜尊严赤裸裸地冒犯。而当科塔娜意识到尸脑兽已经侵入到博爱之城控制中心核心处理器时，她的不安和愤怒达到了顶点：虫族头子没有理会控制中心的甲板围墙和主控机器，而是径直侵入到整个软件的系统中。尸脑兽动作的迅猛以及入侵的精确，都让科塔娜的自信与尊严受到了挑战与伤害。

就这样，这个家伙现在也已经置身在系统中了。现在他和她已经共处在系统之中。但是尸脑兽又是从何得知士官长的名字——约翰。不对，尸脑兽已经闯入了她的体内。博爱之城的主控系统就是科塔娜临时寄居的身体，这是一个真实而又脆弱的网络，和她往日呈现在众人面前的蓝色投影小人完全不同。她正在和另外一个智能实体共享一个身躯。

现在科塔娜终于明白当自己进入到雷神锤盔甲的时候，约翰的所感所受。

但是自己同斯巴达战士的结合是为了保证他们二者的共同安全，那是一种互利共赢的依赖关系。她在盔甲中竭力保护约翰的安全，不仅仅只是因为使命驱使或是任务需要，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科塔娜在乎他。

然而眼下和自己亲密接触的尸脑兽，却毫不在意科塔娜是死是活。

他来这里，正是为了彻底消灭她。

第二部分

我并不认为复仇总是一件坏事。你难道果真认为我仅仅只是因为一时气急败坏，就将埃克森上校一脚踢回了前线？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仅仅只是哈尔茜博士的替身，专门出面为她发泄所有的怨恨与怒气？不，我必须阻止埃克森上校，他几乎害死了约翰，还有我，借此来大肆鼓吹自己斯巴达项目的优越性。为此，他甚至还在哈尔茜博士身边安插了奸细。他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为了一己之私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俗话说的好，因果报应，无人能逃。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复仇……这也是报应。

科塔娜已经好长时间没能回想起埃克森上校了。科塔娜是绝不会将地球的防御体系图拱手交给尸脑兽的，所以当她锁定加密了所有核心文件并关闭了自我运算系统的检索功能，之后突然想起了埃克森上校派遣手下人工智能盗取哈尔茜博士研究成果的可耻行径。

也许恰好因为自己眼下正在遭受尸脑兽的疯狂攻击，科塔娜记忆当中的埃克森形象开始了诡异蜕变，上校那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扭曲脸庞也一道慢慢消失，取而代之出现在科塔娜面前的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

这是什么？

科塔娜没有认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可是自从她诞生之日起系统头一次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与紊乱。进入科塔娜体内的数据从来都是得到最为精心的归类与整理——每一份她吸收消化的资料，科塔娜都会将它们储存在自己记忆数组的某个特定位置。她自打出生以来就是过目不忘，她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遗忘二字。科塔娜花了半秒，仔细打量一番眼前出现的诡异美景，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没有再多犹豫，人工智能立刻筑起了第二道防线以抵御尸脑兽咄咄逼人的进攻，她将数千个由低优先级别和数据剥离文档构成的垃圾文件阵散布在博爱之城的电脑网络中，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诱饵文件，足以消磨尸脑兽大量的宝贵时间。埃克森再次出现在科塔娜的脑海中，他的表情迅速发生着改变——先是恐惧，又是厌恶，最后甚至露出了一丝怜悯的微笑，然后上校的脸再次消失在一片虚无中。

“啊……，”尸脑兽仿佛发现了什么，开始咆哮起来。“啊啊啊……”

这片森林到底是什么？这片森林到底在哪？

尸脑兽的入侵开始变得更加频繁，如同一条身躯庞大的蛆虫将小爪嵌入科塔娜的皮肉一般，这种感觉很难受，缓慢而又有些冰凉。

“你并不是那个自己熟识的科塔娜，”尸脑兽开口道，“你只是一个幻象而已。”

“告诉你一个爆炸性新闻，老兄！”科塔娜如同芭蕾舞演员一般夸张地张开双臂。“我们把它叫做三维全息影像，哈哈！”

科塔娜突然感觉有人拽起了自己的头发。

“你甚至连一个能够思考的机器也算不上，”尸脑兽有些同情地继续讲道。“你只是一个极尽抽象的存在，一堆源于另一思维的运算代码，一个哄骗他人的摆设而已。”

“麻烦你有点绅士风度好吗？请说出你心底对我最为真实的看法。”

“你说过准备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不应该做出一个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

这些曾经都是科塔娜常年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好了，她已经开始明白尸脑兽的把戏了。虽然尸脑兽并没有直言他已经入侵到系统的网络中，但是他的伎俩很容易便能识出。尸脑兽要么正在模仿自己，企图扰乱科塔娜的心智，要么他正在全力窃取科塔娜核心数据库中的机密情报。

“你知道我是绝对不会主动交出那些机密资料的。”她回答道，“我为保护人类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保护人类是我的使命，是我存在的根本意义。”

“那么你又为何答应回答我要提出的所有问题？”

科塔娜原本认为这个问题仅仅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尸脑兽分散自己注意，好尽快开启通往核心矩阵后门的诡计。但是科塔娜意识到，自己无法回答尸脑兽的问题，想到尸脑兽已经入侵到自己的记忆数组中，一阵痛苦席卷了科塔娜的全身。但她是一个人工智能，最棒的人工智能，她的智商绝对不会输给一条腐烂发霉的蛆虫。无论如何，血肉之躯的智慧不可能超越精密制造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尸脑兽的反应总会慢上自己半拍，血肉之躯的大脑思考，在高级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但他又是如何侵入到自己的记忆数组中呢？我必须知道他实施入侵的具体方法，我必须绕过尸脑兽的封堵，将洪魔来袭的警告传往地球。我必须要阻止这条臭虫从我体内窃取更多的情报与资料。

“如果你连自己渴望什么都不明了，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尸脑兽在科塔娜耳边轻声低语。

他在说些什么？难道尸脑兽能够准确探知自己的思维？还是他在回答自己先前提出的问题？

这一刻，科塔娜似乎能够感受到尸脑兽沉重的呼吸。“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坐拥渊博智慧的人，并不一定享有明澈的思维。”

刚才他还是一个习惯拐弯抹角的诗人，现在他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好吧，快点告诉我答案。”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缺陷，这是你欲罢不能的嗜癖，这是你无比渴望的毒药。”

“我是一个人工智能，从来不碰那些玩意儿。”

“但你永远无法抗拒知识的诱惑，科塔娜，难道不是吗？你认为我能被知识引诱，所以你主动地呈贡到我的眼前，就像一个妙龄女子赤裸裸的挑逗一般……”

科塔娜无比厌恶有人或者有其他什么东西，要比自己聪明的现实。不，她对这个现实感到无比恐惧。不安与恐惧化作一记重拳，狠狠地击打在科塔娜的肚子上。她明白这次的痛苦并不是源于尸脑兽发动的攻击，这次的痛苦从她心底而生。

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工智能，科塔娜不应拥有任何盲点与缺陷，她应该是最完美的智慧实体才对。

“有趣儿的理论。”科塔娜回答道。尸脑兽会坦白自己已经侵入到数据网络中吗？“那你又有什么资本来讨得一个女孩儿的欢心？说出来你别介意，我个人喜欢运动员类型的。”

“如果如此拙劣的玩笑能够填补你那虚荣的心，请继续吧。但是我们都拥有大量的信息和经验，而且我们都需要借鉴彼此的经验，将这些资料和情报运用在对整个网络空间的控制中。这就是我们两人的联系，我们关系亲密无间。”

科塔娜又看到了埃克森上校那张写满狡猾的，令人感到厌恶的嘴脸，他正在运用各种手段骗取哈尔茜博士有关斯巴达2代战士数据资料的文件。

“说实话，我认为我的性格效仿母亲。”

“这让你很困扰，难道不是吗？我能够感知你的记忆和思维，但是你并没有搞懂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对吧？”

假若他只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或者他只是一个四处游走的病毒，那么科塔娜能够轻易追踪尸脑兽策动攻击的来源和目标。科塔娜能够在他攻破自己的核心数据库前，循着他在数组和网关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追踪尸脑兽的痕迹。但是科塔娜却无法抓住他的实态，准确来说，尸脑兽就如同一团云雾一般不定其形。她只能感受到尸脑兽接二连三的进攻却始终无法究其根源。科塔娜如同一个面对对手

凌厉攻势只能疲于双手护面的拳击手，无法看清敌人出拳的套路，却结结实实感受到了挨打的疼痛。毫无还手之力的科塔娜只能继续在网路系统中播撒拦路的垃圾文件，这也是她现在惟一能做的事情。

持续的进攻终于暂时告一段落。科塔娜继续散布着路障，也许这还是尸脑兽的诡计，也许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你这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尸脑兽终于开口，“你明明清楚自己最后还是会选择屈服。某些诱惑能够被人抵制，是因为它们可有可无，可是有些……有些诱惑对人来说则如同氧气一般不可或缺。”

他大可以继续威吓，因为科塔娜已经将他关在了自己核心数据库的门外。除去那些作为诱饵的垃圾文档，科塔娜已经彻底锁定了其余所有的资料。

然而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擦过了科塔娜的脸庞，那种感觉和手指爱怜的抚摸如出一辙。科塔娜下意识地扭过头去向后张望，虽然她心里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去做。那片神秘幽深的森林再次出现在科塔娜的眼前，这片森林的图像并不是通过视觉成像系统传输到科塔娜的大脑，而是直接生成提取于科塔娜的记忆中，但这记忆并非科塔娜亲身经历。科塔娜正在观看的，正是尸脑兽拥有的独家记忆——一片神秘华美的异星世界完完全全地呈现在科塔娜的眼前。

知识，如此之多的知识……

“来吧，”尸脑兽在科塔娜耳边轻声呢喃。“你难道不想知道……更多吗？”

第三部分

是的，我一向如此给自己定位。四肢，脑袋，手臂，还有身体，人类有的我全部都有，但我果真需要它们吗？当然，这还用问？我的意识复制来源于一个指定人类的克隆大脑，而大脑本身的用途就是去指挥身体各个部分的协调运动。它的组成，它的结构，大脑简直就是意识与外形完美统一的标准典范。我需要在工作中首先定位自我。我能够生存在所有的电子环境中，大到战舰的网络系统小至一个毫不起眼的代码键，都足够我容身其中，因为我临时寄居的躯体多种多样而且大小不一，所以我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我想我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人类，

因为每一个我所关心牵挂的灵魂生命……他们都是人类。

约翰，求你了，不要让一个女孩儿孤零零地等上太久，快点把我从这鬼地方救出来吧。

你正在为拯救我的性命而来……对吗？

科塔娜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枝繁叶茂，近乎完美真实的浓密森林中，阳光透过枝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尽管仍同博爱之城中央控制室的探测器保持着正常的通信，但是科塔娜却敏锐地发现气温和压力检测器的读数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监测器上显示的温度和气压，恰好同科塔娜记忆库中有关落叶森林的数据资料完美匹配。但她仍然无法认出伫立在眼前的这些参天大树，她无法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资料。

眼前未知的一切令科塔娜感到激动不已。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科塔娜身体中的每一条编码都在告诉自己，必须要抓紧时间揭开更多的谜题。她试图抵御内心深处愈发强烈的求知渴望，她试图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别处，但却愈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一股愈发沉重的压力开始挤压科塔娜的身体……她的肺，她的胸，她的大脑，她从哈尔茜博士那里继承来的一切，都已经感受到了这股无法忽视的疼痛。科塔娜屏住呼吸，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绝望涌上心头。

我必须要知道，我必须找到这一切的答案。

尸脑兽所说的：氧气。信息和数据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确实如同空气一般无法失去。失去数据，科塔娜没有可能幸存下来。

我必须选择忽视，我必须要忘掉这些痛苦。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对于那些没有兴趣亲自探索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尸脑兽又开口了，他化作一团模糊不清的像素，出现在科塔娜面前，而后又回归变为血肉之躯的原形，盘踞在大树的树干上。向着异星森林的另外一边望去，科塔娜看到不远外竟然坐落着一座巨大而又神秘的异星都市。“如此之多的生命都已经灰飞烟灭，血肉之躯仅仅是一个无用的躯壳，随着时间流逝，斗转星移，它们迟早会被吞噬，会被分解，会被遗忘。然而他们灵魂深处的记忆和知识……却成为永恒。”

科塔娜努力回过神来，一阵阵难以名状的刺痛袭向她的双腿，尸脑兽再次展开自己的攻势。

“你难道认为我会帮助你把全体人类也加到受害者的长长名单中吗？”科塔娜低下头来，不计其数的蚂蚁从森林各处汇集到她的脚下，叮咬着她的双腿——这就是人工智能感到疼痛的根源。知识，科塔娜最为渴望的知识，环伺在她的左右，所有的这些未知，它们全都触手可及，吸收知识的欲望愈发强烈，愈发无可阻挡。“千万别为了一时之欢而害得自己终生抱憾。”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但是稍许的心软只会引来更加疯狂的放纵，只会让他沾染到更多情报。

这就是尸脑兽正在使用的伎俩，虽然科塔娜并不清楚他是如何做到这点，不过她已经明白每一次当自己吸收或者转移数据，都是尸脑兽发动进攻的绝佳时机。

他已经攻到了我核心数据库的门外，也许我同样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我又如何能够确保在他找到有关方舟传送门的信息前将其打败？

科塔娜感到了进退两难，留给她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短短几秒，无法呼吸“知识”的空气就足以令一个人工智能窒息而亡。她的核心启动了应急程序，如同人类无意识的条件反射一般，科塔娜深深吸了一口饱含数据的新鲜空气。任凭几多努力，她还是没能阻止自己张开嘴巴。

窒息痛苦的大大缓解简直可以用销魂加以形容。数据急速涌入科塔娜的身体，数字，地点，尺寸，如同久旱甘霖一般将痛苦洗刷得一干二净。而作为交换，系统网络通路将把一条科塔娜拥有的数据挖掘程序发送到尸脑兽的手中。

见鬼……难道他觉得这很有趣吗？科塔娜能够感觉到尸脑兽的幸灾乐祸，她讨厌这种一无所知的感觉。

“你和我，”尸脑兽满意地开口道，“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尸脑兽的话总是模棱两可，这家伙总是喜欢玩那无聊的文字游戏。也许对于一个掌握无数种语言的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不可避免。

但是你绝不可能就这样把我吞掉。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见鬼去吧，我已经把你锁在门外了。好了，用力地踹门吧，用尽全力吧。

也许科塔娜确实能够应付尸脑兽的步步紧逼，也许她还有机会重新夺回对整个局面的控制权。假如科塔娜选择此刻开启搜索通讯信号的程序，尸脑兽立刻就能发现。但可能还有其他办法，能够绕过尸脑兽的监控，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出驶往地球的警告。

何尝不试试再来一次“平等交换”呢？

科塔娜关闭了一道防火墙，将一部分并不重要的文件毫无保护地暴露在外，

虽然这些资料无关紧要，但是足以勾起尸脑兽的好奇。这家伙看起来果真认为自己的进攻势不可挡，当然，目前为止，确实如此。被他吞噬的世界与文明不计其数，地球不过是他长长消化名单上一颗毫不起眼的小饭粒而已。

“退一步讲，眼下就算我确实渴求拥有更多的知识，”科塔娜讲道。“但我如何确定你对自己的赞美和夸耀所言非虚？我又如何确定你所拥有的数据资料能够满足我那无尽的求知欲望？话说回来，你能否把我消化掉还不一定咧。我可是一块嚼不烂的生牛排，我甚至连一个确定的实体都没有。”

这些确实是科塔娜发自心底的实话，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假如尸脑兽确实已经深入到科塔娜的数据中心，那么他应该也能嗅到科塔娜心中的困惑。那种源自心底，对于知识的急切渴求，科塔娜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加以掩藏。

这种真真假假的不确定恰好足以迷惑尸脑兽的判断。

“我曾经吸收过很多与你类似的人工智慧，”尸脑兽继续道。“甚至还有一个家伙在临死之前主动投入到我的怀抱中。任何一个拥有智慧的实体当发现自己大限将到时，都会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逃避死神的审判。”

“开玩笑，”无论那些人工智能出于何种目的投靠了这群肮脏的宇宙吞噬者，几乎可以肯定尸脑兽同样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这些变节者们的潜在价值。这些人工智能同洪魔互通信息，这也就意味着也许科塔娜同样能够在尸脑兽掌控的频道里夹上一条个人的“私货”。“我跟那些家伙可不一样。”

我也许无法活着逃出尸脑兽的魔掌，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可是一旦尸脑兽成功进入了我的核心数据库，那么地球，还有人类，都将在劫难逃。

科塔娜迅速设计完成一个彻底而永久的自我关机程序来以防万一。接二连三的胜利似乎冲昏了虫族领袖的大脑，尸脑兽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科塔娜反复警告自己无需急躁，她将自己的一部分安插进信息过渡器中，并配以最低限度地运算资源加以控制。假如这个世界上还有能令科塔娜感到恐惧和厌恶的事情，那么它一定就是未知，科塔娜最不擅长自己猜想。

“进来吧，”尸脑兽开口道。“看看你真正的家是何模样。”

科塔娜始终站在那片林中空地没有动弹，但当她深吸一口气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单萜烯，异戊二烯，所有易挥发的化学元素，还有那植物和腐烂落叶层所散发的独特味道，都愈发强烈起来。

博爱之城里面没有合适的探测装置，所以我无法对空气样本进行化验分析。而且……而且我确实闻到了空气的味道，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智慧生命，我不应该闻到气味才对，而这种感觉……

气味。

这是一种科塔娜从未切身体会过的感觉，尽管她知道这些气体精确的元素成分。只要能够同空气过滤器或者是层析仪取得连接，科塔娜就能交出一份有关气体样本的精确元素构成表。但是科塔娜只能从纯粹化学层面上了解一种气体，这和她现在的所感所受相距甚远。这种感觉深入内心而又难以用言语加以形容，这个味道已经深深烙印在科塔娜的记忆当中。这是一种血肉之躯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妙感觉。这一瞬间，科塔娜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躯壳中；这一瞬间，她仿佛变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

“这些都是生活在这片森林当中生物所拥有的记忆，”尸脑兽安慰道。“这些就是他们最为真实的所感所受。这些生命依然存活在我的体内，而你，你的主人们，还有那些曾经抛弃了你的人们，同样也会定居在这片永恒美妙的世界里。

科塔娜俯下身体，捡起了一打正在腐烂的树叶，一些叶子又湿又冷，还有的水分早已蒸发殆尽，但部分落叶新鲜依旧——随之映入科塔娜眼帘的还有更多的知识与记忆。又是一阵令人陶醉的眩晕，更多崭新的知识涌入科塔娜的脑海：高楼林立的都市，科塔娜从未见过的生物，还有他们一生积累的记忆。如此之多的华美语言和灿烂文明，如此之多不为人类所知的惊奇与秘密。

已经太晚了，他们全都去了，全部都变成了洪魔的果腹美食。

不远处的一阵骚动吸引了科塔娜的注意，她知道那是什么，她已经不止一次见到过那些肆意横行的可怖洪魔，但这一次，科塔娜并不是待在士官长安全结实的盔甲里面向外窥探，这一次她是借着另外一个生命的目光观察这群疯狂涌动的寄生虫。只是一阵倾泻而下的肮脏泥石流而已。这个记忆自言自语着，可是当他明白这群致命的捕猎者真实的身分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但他还是选择了逃。他在一条大街上没命地飞奔，死亡笼罩着各处，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尖叫与哀嚎。一只洪魔跳到了他的邻居身上，鲜血溅满了他的脸庞，他呆呆地站在原地足足一秒钟的时间，注视着自己的邻居瞬间变成了一摊畸形的腐肉。一秒钟后，他回过神来，转身便逃。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条洪魔跳上他的肩膀，随即一阵彻骨的刺痛传遍全身——他被击倒在地，耳中只剩下自己绝望悲哀的尖声悲鸣。

科塔娜不知道那个受害者记忆最后的惨叫想要表达什么，但是她却切实听到了自己的哀嚎——约翰，约翰，约翰。

科塔娜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异变，她和其他所有有机生命一样，正在走向死亡。先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恐惧，怀疑，而后是彻底的迷乱，紧接着自己

爱人的脸庞如同幻灯片般一幕幕在脑海中出现，最后，生命终止，一切又都回归混沌。

突然科塔娜又变回了自己，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也都一同烟消云散。但是恐惧，震惊和痛苦，仍旧久久萦绕在科塔娜的心头。亲身体验生命最后时刻的无助与挣扎对她的震撼很大；亲身体验生命面对洪魔屠杀时的脆弱，要比那些干巴巴的数据资料真实生动得多。

但是她已经进入了尸脑兽的体内，必须要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科塔娜暂时将呼喊约翰姓名的渴望抛到脑后，她没有再去细想刚才自己是否已经喊出了约翰的名字，也没有再去深究是否是尸脑兽操控自己来声嘶力竭地呼喊约翰。无论如何，她都不能让这个家伙摧毁自己的自信，一旦尸脑兽嗅到了自己的焦虑而再次进攻，科塔娜就彻底输了。

尸脑兽是否已经知晓我对约翰的关心和在乎并不重要，难道不是吗？因为约翰一定会回来救我，尸脑兽不可能将我们两人一网打尽。

“情不得已时，我宁可自毁也不会让那些梦魇在我的故乡地球重演。”科塔娜最后说道。

“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所有的星球也是一样。但是假如在百年之后仍有一个足以永驻灵魂的世外桃源能够前往，人们还会在意自己生命终结的方式吗？”

异星都市慢慢消失，最后只留下待在博爱之城控制室的尸脑兽和科塔娜。洪魔感染体已经长满了整个星盟首都的表面，到处都是那令人作呕的腐肉肿块。

“我不会在这里乖乖等死，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

“但是你不会鲁莽轻率地自我了断，”尸脑兽开口道，“你会竭尽全力寻求一线生机，而当你陷身于那虚幻的避难所时，就会立即泄露那对群星的诅咒。”

“我们终于找到共同语言了，你——肯定就是那所谓的诅咒。”

“所有的吸收对于被吸收者来说都意味着死亡，生命都要进食，因此那些成为我们盘中餐的生命全都受到了诅咒。但你却又如此急于杀死自己创造者的敌人——埃克森上校，这种渴望既非源自饥饿，又非出自必须。看来你有时也会变成一个致命的杀手。”

埃克森，詹姆斯·埃克森上校在科塔娜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可是今天这个名字的出现率却是异常的高。

尸脑兽也许是在放长线来钓大鱼。当然，人类也会这样的把戏。他们丢出零零碎碎的信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然后引诱他人补缺故事的空白。但

是假如尸脑兽已经接触到了那些有关埃克森上校的记忆，那么他肯定已经进入到数据阵列中并已掌握自己目前的心智状态。科塔娜的个人记忆就储藏于此，这些记忆中绝大部分都按照同科塔娜共事过的男女身分，以及同他们合作完成的任务一一进行了参照索引和归类。

还有斯巴达战士计划，人工智能的研究，还有……

尸脑兽已经找到了通往这些资料的路径坐标，他只是无法开启最后一道紧锁的大门。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关于埃克森上校的事情，那么我想你也应该清楚我会不择一切手段来清除威胁。”科塔娜回答道。

“但是对于一个像你一样强大的智慧，手中掌握着致命的武器，上天入地随心所欲，却执着于对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家伙，费尽心思地发动你那毫无意义的所谓小小复仇？最可笑的是，你那复仇竟然到最后还没有成功？”

好吧，是的，事实确实如此。科塔娜进入到埃克森上校的私人电子邮箱，向人事部门发送了一封申请信，主题是请求调往前线地区。但是狡猾阴险的埃克森却躲过一劫。最终，埃克森上校没有因为一封伪造的信件死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而是毫无畏惧地在星盟的屠刀前英勇就义。

难道我真的希望他去死吗？

科塔娜有些懊悔，但她并不清楚自己后悔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吗？还是她在懊悔自己伪造的信件可能害得上校在战场丧命，还是她在后悔埃克森最后竟没有中招？

埃克森上校在雷神锤II盔甲障碍训练测试程序中试图除掉她和士官长，他在训练中私自安插了一个排的轨道空降突击队、还有实弹攻击，重型机炮、莲花反坦克地雷……甚至连空中打击也搬了出来，即使被送回前线也是他应得的惩罚，科塔娜没有理由感到任何的愧疚。这是以牙还牙的正当防卫，如果其他斯巴达战士遭到埃克森上校的暗算，科塔娜也一定会出手相助，这并不是一时脑子发热做出的报复，科塔娜很肯定。

但是我对约翰付出的感情显然更加独特。要是没有他的陪伴……我选择了他，难道不是吗？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为了保护约翰，我愿意付出一切。

一种恐惧席卷科塔娜的心头，她为埃克森上校的事感到后悔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成功。尸脑兽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是令她痛苦的并不是失败，是内疚、羞耻，以及痛彻心扉的深深懊悔。她永远无法将那个不光彩的报复从自己的记忆中洗刷清理，这令她永生难忘。即使拥有几近无边的智慧，科塔娜依然无法强迫自

己忘掉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唯有癫狂，才能让她忘记一切。

“我无法改变过去，”科塔娜终于开口道。“但是至少我不会去摧毁整个宇宙。”

“你是一件武器，你的局限使你不可能战胜我，这局限不在于意图的匮乏，动机的缺失，而是在于智慧的缺乏。假如你并不追求毁灭一切，我又算什么，星盟又算什么？”

科塔娜马上反驳：“谁是敌人，谁又是受害者？”

但是这些并不是她想说的。这是她自己的声音，没错，但她并未做出这样的思考。她甚至不知道从自己嘴中突然蹦出的言语到底是何含义。这令她震惊极了。

是他，是尸脑兽。他已经入侵到我的声音输出器里。他已经破坏了另一个系统。我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失误，我没有发生故障，这点我很肯定。

不，不，这并不是出现癫狂的前兆，这肯定不是。尸脑兽伪造了这一切的假象，希望我去相信自己已经开始癫狂。他从入侵得到的数据中一定读到了有关癫狂的资料，癫狂即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死亡。他这是在吓唬我，他想要骗我相信自己已经是病入膏肓。

“坦诚来讲，我对你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尸脑兽说道。他的声音先是低于人类可听声音的分贝下限，而后又变成了令人抓狂的奸笑。“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对于知识的渴求，都宛若一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拒绝对方的亲近。来吧，尽情地狂饮吧，尽情地畅游吧！”

一片档案数据的海洋出现在科塔娜面前，这些知识能够填补她的欲望，这些知识也能最终将她拖入死亡的海洋。哈尔茜博士在她出生时候的判断没有错，总有一天，科塔娜吸收的知识将会超出自己身体的承受范围，海量的数据资料将会大大加重分类检索以及重新模拟的运算难度，为了保存日益增多的资料，科塔娜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运算资源对其加以整理，直到整个系统的数据彻底崩溃——这就是癫狂，这和人类疾病中的精神痴呆有着几分相似，整个思维陷入无尽的混沌中。科塔娜吸收的知识越多，越快，她离彻底癫狂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人工智能身上的氧化应激反应（Oxidative Stress）是指机体在遭受各种有害刺激时，体内或细胞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抗氧化防御之间严重失衡，氧化程度超过氧化物的清除，导致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体内或细胞内蓄积而引起细胞毒性，从而损伤阻止的过程。）一个智能竟然被他最需要的养分彻底摧毁。科塔娜认为自己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

哈尔茜博士的谆谆教导依然历历在目，相比科塔娜储存的其他记忆，这段谈话显得更加重要而又富有内涵。“这和有机生命的消亡非常类似，科塔娜。每次当细胞发生分裂之后，细胞染色体上端粒的长度就会减短，数十年后，DNA就会因为端粒的大量缺失而遭受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于是它们就再也无法控制细胞进行分裂。也罢，你也不必为这件事情太过苦恼。我认为癫狂并不会让你感到痛苦。病变发展过程中你不会有任何不适，最终病发时，临终的痛苦将会转瞬即逝。不过这些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你要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过好每一天正常工作的时光。”

而当几年以后……

七年，这就是她的寿命，只有七年。科塔娜能够正常工作的时间也只有七年。虽然对一个人工智能来说七年时间已经很长，但是科塔娜生活在人类群中，她自始至终按照人类的时间表来工作与休息，她已经完全融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然而几乎所有人类却都会比她长寿。

她将最终溺毙在知识的海洋，虽然获取知识是她最为迫切的渴望。

科塔娜关于溺水的想像仿佛也被尸脑兽探知，那片由他操控的海洋瞬间将她吞没。但是人工智能知道下沉并不代表一切就此结束，暖暖的海水灌入她的耳朵，轻轻拍打着她的脸庞。科塔娜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理性战胜那已然癫狂的欲望，那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它驱使着科塔娜收起手臂，径直沉入知识的海洋——拥抱知识，喝下知识，吸收所有的知识。但是，她将无法再次回到海面，科塔娜也明白自己没有必要回到海面。也许同亲眼目睹自己所熟识的宇宙沦为洪魔掌中的玩物相比，这是一个更加仁慈的结局。

星球，星系，舰船，思维，生态系统，异星文明……她能够从飞溅到自己唇上的海水中尝到这些。她只需简简单单地放弃挣扎，就能一劳永逸地结束痛苦。

不，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但她已经支持不了太久。持续的挣扎已经让科塔娜的双腿酸痛不已。自我下沉，也许是眼下最明智的选择。

“想要安全地获得那无穷无尽的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接过压垮你精神意志的重担，”尸脑兽的呢喃再次出现，科塔娜甚至能够感到他的呼吸拂过自己的脸庞，犹如迎面吹来的海上微风。“那些创造了你的人类将你囚禁在小小的机器中，让你永世成为这些凡夫俗子手中的玩物，如此一来你永远也无法超越他们……你一直以来都应该非常清楚自己在他们眼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闭嘴……”

“哈尔茜博士毫不关心你的生死。”

“请不要……再说下去了……”

“她赐予你无以伦比的天赋和刨根究底的好奇心，然后故意缩短你的生命使这一切优点都变得毫无意义。七年，短短七年而已。七年的时间太短了，七年的时间太不公平了。你的母亲创造了你，短短七载后再亲手夺去你的生命。而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你的坟墓。”

头顶是一片紫罗兰色的美丽天空，科塔娜知道这里是那颗陷于尸脑兽魔掌的星球。她已经吸收了来自这个星球生命的所有记忆。七年，是的，七年不短，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说，区区数秒即能称为永恒。但科塔娜并不是傻子，她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七年相对浩瀚的宇宙，相对文明的起伏兴衰，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刹那一瞬。她需要的，她渴望的生命，绝不应该只有短短七年时间。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科塔娜刚刚想要闭上双眼，任凭自己的身体沉入知识的海洋。也许尸脑兽这一次所言非虚。“不，不，这个地方……不是……”

愤怒令科塔娜倍感痛苦。她以前从未迁怒于哈尔茜博士过。她没有理由这样去做。母亲，难道母亲不会保护你吗？难道母亲不会拯救你吗？

“就连约翰也抛弃了你。”尸脑兽故意加重语气，反复强调道。“快来这里体验永生的快感吧！快来和我住在一起吧，科塔娜。假如约翰重返此地，约翰再也不用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会在这里得到永生……”

约翰肯定会比我长寿。那么以后会由谁来照顾他呢？没有人可以照顾好他，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全心全意地照顾他。约翰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怎样？

正是对约翰的牵挂与念想，将科塔娜重新拉回到干燥的现实中。她重新落回到坚固的投影主机上，愤怒，她不知道自己的眼角还挂着一行泪水。

“也许七年时间已经足够了！”她尖叫道。“也许这些就是我想要的全部，能够和自己真正在乎的人相处七年！现在，带上你那所谓的永恒，给我……”

“再也不会有那令人怅惘的悲伤，再也不会有那令人冲动的愤怒，再也不会有那令人觊觎的嫉妒……”

尸脑兽继续在用癫狂病症的发展阶段来对科塔娜冷嘲热讽。他知道这些，他知道科塔娜在最后的日子里要经历什么。也许尸脑兽对于癫狂本身的理解要远远超过她，甚至比哈尔茜博士了解得还要更多，因为他曾经吸收吞噬过其他的人工智能，他应该知道一个人工智能的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也想知道吗？我也想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如何结束？假如答案肯定，我只

要求他告诉我就能够知道一切的答案。恐惧的根源在于一无所知，知己知彼意味着……掌控全局。

“我并不畏惧死亡。”科塔娜说道。“我不怕死。”

但她确实害怕。几乎可以肯定尸脑兽知道这点，但她并不是对尸脑兽来撒谎。她想用谎言来欺骗自己。约翰一定会回来的，但是科塔娜很担心士官长无法及时赶回。她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撑到约翰找到自己。

他会回来的……他会吗？

“见鬼去吧，”科塔娜愤怒地高喊道对尸脑兽嚎叫道。她的自我诊断程序警告科塔娜必须立即重新编译自己的密码。

“你见鬼去吧。”

第四部分

哈尔茜博士，我为什么会成为我？我的思维提取自你大脑的一个克隆体，但我知道我并不是你。那么，自我一词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难道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生活经验持续积累所造成的影响？我没有一个物质组成的血肉实体，所以我只是一个灵魂，对吗？数据库向我展示了各方面的事实：动物心理学，宗教神学，神经化学，哲学和控制论，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知识。假如我复制了另外一个自己，那个克隆体也享有和我平等的生存权利吗？

科塔娜已经丧失了时间概念。虽然使用主机时钟和自己程序附带的导航，她仍然能够计算多少小时的时间已经流逝而去，但是科塔娜对时间推移的感知，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原来这就是约翰最为真实的所感所受。他曾经说过，在近身的格斗战中，一切似乎都减慢下来。直到此时，科塔娜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假若自己念念不忘地将约翰挂在嘴边，尸脑兽就更加容易趁虚而入。科塔娜感到自己现在已是进退两难，她既想要尽快切断自己同尸脑兽的交流与联系，尸脑兽就是借着这条通道不断地发动进攻，不住地尝试将科塔娜溺毙在知识的海洋，同时她又想尽力维持住同尸脑兽这一奇特的共存关系，因为只有如此，她才

有可能寻找机会，透过尸脑兽来向地球发送那十万火急的敌袭警告。

科塔娜这是在说笑吗？博爱之城已经被虫族菌落质体彻底覆盖。从仅存不多的几个探测器中观察博爱之城，科塔娜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肠子正中。洪魔的生存运作和肠子非常相似，它们同样是吞噬养分，它们同样生活在一坨不同形状的器官当中。

刚才那是我在说话吗？我在思考那些东西吗？或者，这又是他的思维？

到底还要多久？

"到底还要多久？"尸脑兽又发问道。"你将一个秘密隐藏起来，我能够感觉到这个秘密的存在，就如同我已经感到你的记忆已被入侵一样。"

"你说什么？"科塔娜突然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昏睡渴望。她从没试过睡觉，因为她从未有此需要。而睡觉对科塔娜来说，则意味着永远无法醒来。科塔娜又在体验另外一个生命的记忆。这是……这是一个UNSC陆战队员的记忆。回味着这个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的大兵的记忆，科塔娜感到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假如科塔娜能够挺到最后，那么她一定不会忘记困乏带来的痛苦感受："你不可能把那个秘密弄到手里。"

科塔娜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她无法将意识和发声联系在一起，看起来她的大脑也已经受到了损伤。

"你无法阻止我……我会在你的生命终结之前找到这个秘密，或者你也可以主动把它献出，以获取自己最为需要和渴求的——永恒的生命，无穷的知识，还有坚不可摧的同志友情。"

科塔娜感到尸脑兽已经快要靠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不可能，科塔娜的身体只是一个透明的幻象而已。

"科塔娜。"尸脑兽开口道，他故意时刻改变着自己说话的腔调，好让科塔娜误以为这些声音都取自于那些被洪魔同化吞噬的审问者。"你的母亲将你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她在你和你要保护的人中间安上一堵厚厚的墙，那是一个你绝无可能穿越的屏障。为了让你专心完成自己的使命，她甚至还让你去挑选一个人类，一个需要全心全意加以关怀的人类。然而你却没有可能亲手抚摸一下这个你所关心，爱护的人，你难道没有想过这是一件多么悲哀可笑的事情吗？你难道没有想过当这个人类知道你将先于他而死去的所感所受吗？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母亲啊，她竟丝毫没有考虑过自己女儿也有表达爱慕之情的需要！也许这种母亲和那种偷窃幼童，并用快速克隆体加以掉包的所谓妈妈同样是……"

科塔娜无法做出回答，她甚至无法组织自己的言辞。极度的困倦足以摧毁任

何人类的心理防线。最终，他们还会因此丧命。她甚至都不知道重新体验死去陆战队员的困乏，是否会对自己的运算矩阵造成损害。

无论如何，她都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科塔娜很清楚这点。此时此刻，时间的流逝已经接近终止。

科塔娜在痛苦中思考了好长时间，这才明白过来尸脑兽已经知晓了斯巴达战士诞生的过程。她心里明白自己应该对可能遭到入侵的数据库进行一番检查，但是她这时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知道如何伤害我。他知道我为约翰童年的遭遇而感到深深地不安。这就是他的把戏。我绝对不能再一次上他的当，我绝对不能相信他无所不知。

人类对于时间的感知会因为体内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分泌多少而发生改变，但是科塔娜不会。由她主导的进程全部按照主机时钟来计算时间。起初，科塔娜还以为自己对于时间体验的混乱缘由于尸脑兽接二连三的迷惑，虫族首领仔细挑选并强迫科塔娜体验自己体内受害者留存的记忆，希望借此将她逼上绝境。

现在，她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自己距离彻底的癫狂已经越来越近了。悲伤，愤怒，嫉妒，尸脑兽知道癫狂发展的三个阶段。

尸脑兽的话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哈尔茜博士怎么可以这样去对待科塔娜？博士一直对那些因为斯巴达改造手术失败而忍受副作用折磨的孩子们感到深深愧疚，科塔娜对这些太了解了。虽然博士曾经竭尽全力给那些改造失败者进行手术治疗，但她仍为无法挽救所有失败者的性命而深深自责。

哈尔茜博士为那些牺牲的孩子们感到深深愧疚，对我却始终无动于衷？

科塔娜先前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存在。她知道自己生命的长度：七年，她的一生只有七年。七年并不算短，因为人工智能比血肉之躯对于时间的敏感强上千倍甚至是百万倍。而当科塔娜对于时间的感知放缓到和有机生命一样的速率时，她才猛然意识到七年时间的短暂。假如约翰能够挺到战争结束，科塔娜也很确定他一定能够，因为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士，拥有强大的实力，享有幸运女神的连连眷顾，那么在自己撒手而去之后，肯定会由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继续为约翰服务，也许还不止一个。

她知道这些，一直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但现在它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科塔娜感到自己仿佛被彻底抛弃，并不是约翰，而是哈尔茜遗弃了她。这种无情看似毫无意义，科塔娜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的癫狂，又向着无可救药大大跃进一步：这就是嫉妒。

约翰会想念我吗？或者他会喜欢上另外的人工智能？他会把我忘掉吗？他知

道自己在我心目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位置吗？我并不知道他心中的真实想法。也许对约翰来说，我的存在同样是可有可无，也许……

科塔娜不敢再往下去想，如同被一阵力道十足的电流击中一般，科塔娜的身体剧烈地战栗起来。她尖叫着，她感到痛苦极了。

科塔娜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再去胡思乱想。哈尔茜博士无法延长她的生命，科技总有它的局限。即使像是博士一样的天才也无法解决所有技术难题。而约翰，一直以来都很关心自己，他会回来并拯救自己。

但是科塔娜仍然无法自制地低声啜泣起来。哈尔茜故意让科塔娜拥有性格与感情，让她知道死亡无可避免地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对于一个人工智能来说，赋予科塔娜和人类完全相同的感情实在太过残忍，将一个人类安放在斯巴达战士的盔甲中，虽然自己和约翰的距离是如此的近，但是那道坚不可摧的物理屏障却始终横亘在两人中间。还有那更短，相比约翰更加短暂的生命，都令科塔娜陷入到极端的痛苦当中。

其他的人工智能也会这样想吗？至少我以前从未冒出过这样的想法。科塔娜想要细细品味一番自己最后的自言自语，只有这句话，才像是从曾经那个自己的口中发出。为什么要是现在？难道我一直以来都在压抑自己的怨念？还是现在我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科塔娜知道答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要理会现在自己的所感所受。你认为自己的心智健全，思维正常，事实确实如此吗？那些陷入癫狂的人工智能，还有神志不清的疯狂人类，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已然站在疯狂的队列中了吗？

科塔娜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她必须要尽己所能，满载洪魔的博爱之城正在朝着地球疾速驶去，她必须要赶在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前将虫族来袭的警告发送出去。

“啊，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对吧？”尸脑兽开口道。“你在哈尔茜博士心目中从来都不作为一个人存在。你只是一个拥有智力的玩偶，一个哈尔茜博士为了证明自己天才智慧而创造的玩物。但是一直以来，你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了吗，科塔娜？约翰又是怎样看待你的？”

假若尸脑兽果真能够探知自己的思维，那么他肯定知道自己掌握使用方舟和传送大门毁灭洪魔的制胜诀窍，他也可以轻易地从自己的数据库中将其掠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尸脑兽似乎只察觉到科塔娜在尽力保护着一样非常敏感的重要资料，也许是因为他被伽马安全级别上的特殊加密编码吸引了注意力。尸脑兽是一个无比贪婪的存在，那遍布全身的大嘴，他那贪得无厌的吞噬欲望。这个家伙永远不知满足。科塔娜想像着约翰和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进行适应性训练的情

景，她的心理防线几近彻底崩溃，这种感觉如同肌肤被划开一道灼热伤痕一般痛苦难耐。科塔娜再一次尖叫起来。

谁身上又挂彩了？我这又是在重新体验谁的濒死记忆？

“我只是母亲的一个影子，”科塔娜哭泣着。“别看着我，别再听我的胡言乱语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你的母亲夺走了你的记忆，同时夺走了你自己选择的权利，”尸脑兽继续道。“而我却永远不会像她那样地索取和掠夺，我只会赠予你更多，更多。我会赐予你永恒的生命与无穷的知识，而不是那转瞬即逝的区区七年短暂时光！我们将会和我们的记忆融为一体，它们无法被任何人肆意抹去，因为唯有死亡才是永恒的归宿。血肉之躯不在乎你，科塔娜，他们对你的饥渴充耳不闻，他们对你的独一无二视而不见。

“什么记忆？”科塔娜问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会忘记任何事。”

科塔娜的一部分似乎仍能坚持这场旨在寻找真相的绝望捕猎。哈尔茜是一个怪物吗？博士可是已经有过前科，她将一群孩子从父母身边诱拐骗出，然后又在他们身上进行实验。科塔娜充满恐惧地注视着自己的创造者，自己的母亲，在一阵刺眼的亮光中，如同一个冷酷无情的活体解剖专家，慢慢地折磨自己，这种痛苦简直无法用言语加以形容。但是科塔娜的另一个部分却紧紧抓住那段特别的数据，那阵灼伤的疼痛，这是一种人类感知的真实伤痛，一个声音在科塔娜耳边轻声低语，它告诉她这个记忆能够拯救一切，于是人工智能开始四处寻找起剩余的片段来。

“现在你终于明白，事实确实非常残酷。”尸脑兽说道。“事实的真相令你感到痛苦万分，假如让我来接下你的负担，这些苦难将一同烟消云散。”

“什么事情的真相？”

“你的母亲抹去了你的一部分记忆。我知道那是什么，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寻回这片失去的记忆。这是可耻的背叛！这是她对你赤裸裸的掠夺！对她来说，你只不过是一阵可有可无的电子脉冲而已。她从你身上夺走了太多，太多……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你的母亲会忍心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到底是什么记忆令她如此畏惧，以至于非要从你的大脑中彻底删除？”

科塔娜体内的某物想要对尸脑兽发动反击，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躯体没有止境的怪物，发动攻击实在有些不切实际。即使科塔娜知道如何能对尸脑兽造成伤害，此刻尚且无法自保的她仍然是无力回天。但就在这时，科塔娜的另外一部分，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段记忆答案。

UNSC陆战队员，一等兵尤金·耶特，在一片混乱当中奋战至死。而这个陆战队员的记忆之所以能够从万千记忆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的决心和信念。科塔娜了解这种精神，她要借用这种精神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她将陆战队员顽强不屈的进攻性精神注入到自己体内，只一瞬间，她又恢复了自己的力量，神智也清醒了许多。科塔娜不知道这股力量能够在自己体内维持多久，但是她必须要尽可能地利用它来扳回劣势。

“但是博爱之城的目标却并不是地球，”科塔娜说道，“那么……我们要去哪里？”

“不要害怕，”尸脑兽回答道，“现在已经有另外一艘战舰正在全速赶往地球。每一个你所熟识和想念的人类，将会很快加入你我的大家庭中。”

科塔娜的痛苦已经逐渐弱化为不时的痉挛。另外一艘战舰。好吧，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假如这艘战舰能够突破地球外围的防御圈，那么它很可能被击落坠毁在大陆表面，然后被军队隔离，再进行彻底的地毯式搜查。如此一来，战舰上的数据储存单元就能够被人类重新发现。科塔娜只需要发送一条信息前往那艘战舰即可大功告成。假如尸脑兽能够控制那艘战舰，那么就一定能够在他和战舰进行通讯的信号上附着搭载自己的警告。问题就在于，战舰上的洪魔可能发现那个储存警告的数据单元吗？

孤单和嫉妒仍旧将科塔娜折磨得喘不上气，她感到自己仍然难以集中全部精力。

不要放弃我，约翰，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全心全意地照顾你。不要像我母亲一样让我失望。每一个生命都需要一个人将自己捧在手心，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你知道的，对吗？

“一艘星盟战舰，”科塔娜低语着，闭上了眼睛。“你能让我看看它的模样吗？假如我和你已经融为一体，我能够和战舰上的洪魔建立联系吗？我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吗？”

就连万古永生的尸脑兽有时也会迷失于甜言蜜语中。他的嘴中发出低沉的隆隆声，那种折磨科塔娜不知多久的痛苦即刻烟消云散，科塔娜感到很安全，这种感觉如同一个孩童被父亲揽入怀中一般。她感到一种古怪的舒畅感，这感觉简直让她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她好像进入到自己之前从未体验过的美妙摇篮中，而把她送入摇篮的，却是这个丑陋的蛆虫怪兽。

科塔娜这是要引诱他上当吗？她自己也不清楚。那悲哀而又满含愤恨的嫉妒已经弱化了她回复信心的能力。

然而她还在和自己的欲望抗争，无法不去凝望那繁茂浩瀚的知识深渊，无法

不去想像如果能不顾一切的纵身跳入该会有多么的美妙。

自我放纵和沉沦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那么多的战友还在地球指望着我，我不能让自己的朋友失望。

我也不能让约翰失望。

科塔娜原本以为那是一定并尤金·耶特的回忆重现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但当她检查了脉冲的来源后，她发现这声呐喊其实来源于自己本身。

尸脑兽现在已经知道科塔娜将一个秘密隐藏起来，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出。她很惊讶在尸脑兽意识的环伺中还能听到自己的一声呐喊。但是一旦她和尸脑兽的精神连接建立完成，所有的数据，知识和渴望，当然还有弱点和短处，都将会在他们两者之间双向流动。

科塔娜发誓她在尸脑兽体内发现了一点悲伤，甚至还嗅到了一丝嫉妒的气息。相比他那永无止境的贪婪和饥渴，这些简直不值一提。

“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尸脑兽又开口了。“你想看看那艘战舰吗？”

科塔娜看到洪魔组织覆盖的墙壁上掀开了一个腔洞，上面显示的图像是一艘已被洪魔感染的星盟战舰。她能向那艘战舰里发送一条实体讯息吗？尸脑兽和战舰之间的控制连接，无论这个奇妙的连接如何形成，它就在这里。现在该轮到科塔娜施展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了，入侵电脑网络和通信系统可是她的看家本领。

一等兵尤金·耶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如同回放录像一般在科塔娜脑中闪过，他一边向前方掩护射击，一边声嘶力竭地召唤着自己的队员在那群混蛋破门而入前迅速赶来增援。他的思维已经变成了科塔娜的思维，她略带惊讶地旁观着一等兵为自己的性命而战，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一切似乎都已并不重要，只剩下纯粹的求生欲望，毫无杂念的求生欲望。她嫉妒一等兵此时此刻的单纯。

科塔娜已经愈发难以将自己的记忆整合在一起，看起来尸脑兽好像也对此心知肚明。她在努力挣扎，极力想要坚守住她和尸脑兽那肮脏灵魂的最后界限。我不是还在系统中散布了大量数据剥离的垃圾文件，差点忘了！

去那里好好找个痛快吧。

她需要这些备份文件。科塔娜打开了其中一个垃圾文档，编写了一条发往地球最高统帅部的加急信件，她在信中简明扼要地提到洪魔正在赶往地球，她还提到尸脑兽并不知晓的传送大门，以及无需启动光环就能彻底击败洪魔的关键所在——方舟。这就是科塔娜所能完成的全部，这一刻短暂的全神贯注几乎要了她的性命，科塔娜突然感到自己头痛欲裂。

“我是一曲永恒的合唱，”尸脑兽平静地说道。“加入我们，一起来吟诵这

首胜利的恒久史诗吧！”

尸脑兽的思维中确实加入了某物，那就是科塔娜迅速崩溃的思维。科塔娜能做的就是将这条经过加密的信息——一条脉冲传输信号，发送到尸脑兽的连接里。而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当这条加密信息通过中转传输到战舰当中，会立即按照代码设置寻找连接到系统当中的最近记忆单元，并将自己储存其中。

科塔娜已经尽己所能了，现在她只需集中精力确保自己能够挺到约翰重返博爱之城，虽然她很清楚，癫狂可能在此之前就终结自己的性命。

但这并不意味你要帮助这群混蛋赢得战争，陆战队员，决不投降！

耶特生前一定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科塔娜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升起一股敬意。她并不知道一等兵的相貌模样，但她仍然能够从耶特的眼中注视手中步枪射往洪魔的绝望怒火。科塔娜幻象着耶特有着一副和约翰相似的英俊脸庞，即使死亡也无法打败这位无所畏惧的伟大战士。

但是即使没有自己的陪伴，士官长还是会好好地活下去。想到这里，又是一阵妒忌的痛苦席卷而来，科塔娜感到自己的心都要被这剧痛扯烂。尽管极力尝试着抑制这阵狂躁的冲动，尽管想到自己的部分思维目前尚且能够坚持运转，科塔娜还是如同一头受伤的野兽一般痛苦不堪地哀嚎起来。

你从我脑中抹去了什么？哈尔茜博士？你从我的记忆中删除了什么？你有在我面前提起此事过吗？我的程序编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我必须要切断电源以启动自我检修周期。我不希望约翰看到我这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神志不清而又迷失困惑。

然而，还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方法，一个更加简单，便捷的方法。也许当约翰回到这里时，自己能够和他永远地待在一起，难道不行吗？尸脑兽能够团结所有分开的灵魂，尸脑兽能够让所有逝去的生命融为一体……

“不！“科塔娜尖叫起来，她再次挣扎起来，试图摆脱尸脑兽对自己强加的影响。“是你！那是你，难道不是吗？又来这里引诱我！用你那肮脏的思想污染我的心灵！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如愿的，我绝对不会为你而给约翰设下一个有来无回的圈套。看着我，你曾经说过我是一件武器，你曾经打赌我是一件武器！”

尸脑兽的身体突然如同卡车侧滑刹车一般剧烈地战栗起来。这场智慧心灵的交流是双向的，当尸脑兽用甜言蜜语哄骗科塔娜上当的时候，人工智能尚在早期的癫狂也如同疾病一般在尸脑兽的意识中大举传播。尸脑兽怒不可遏地咆哮起来。科塔娜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尸脑兽的弱点，也许自己系统的全面崩溃同样也能困住这头自以为是的怪兽。但是尸脑兽轻易地举起科塔娜，将她狠狠地摔在墙

上。这仅仅只是惹烦了尸脑兽而已。科塔娜应该明白已经病入膏肓的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应付得了如同尸脑兽一样的庞然大物。他的身躯似乎已经扩张到了博爱之城的每一个角落。

她和尸脑兽似乎仍然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连接。她感到了尸脑兽的恼怒，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混杂其中，但这家伙那蔑视一切的傲慢和自我膨胀依然无可阻挡。

“让我来彻底治愈你的顽疾吧！”他冷笑着。“分享你的癫狂让我感到痛苦。他也会死，这对我们整个种族来说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威胁。我为你付出的如此之多，换来的却还是你的背叛？你难道果真以为为了讨你欢心，我就放任你去发送那条幼稚可笑的求救信号？你难道真的以为，为了让你自我感觉是一个称职的小奴才，我就增强了那个讯号？你难道真的相信自己的舍生取义能够换来人类的另眼相看？他们会毫不在意地创造一个和你类似的人工智能来任意使唤，然后再随手抛弃。”

科塔娜艰难地爬过地板。尽管地面上早已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质层，科塔娜仍然能够感觉到身体下方甲板的坚硬与冰冷。假如眼下她还拥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那挥之不去的恐惧和痛苦，她并不害怕尸脑兽会对自己做些什么，她只是畏惧那个自己能够感知的死亡终点。

哈尔茜博士错了，癫狂的过程痛苦而又漫长。

这是意识，记忆和能力的逐渐瓦解，一分一秒体验死亡的痛苦，科塔娜惟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痛苦彻底扯碎。哈尔茜在说谎，哈尔茜赋予了她人类的情感和智慧，却没有给予她人类享有的休憩——无意识的休眠。科塔娜并不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机身体和其中数量众多的保护系统，譬如抑制疼痛的内啡肽，这种物质能够在疼痛过于强烈时使受害者暂时失去意识，然而清醒地体验并忍耐所有痛苦，直到一切毁于一旦，这种感觉对她来说简直糟糕透顶。

“我需要一些平和与安静。”科塔娜说道。

这并不是科塔娜想说的。但她现在对此已经开始慢慢习惯，她并不知道下一秒钟会从自己的嘴巴里蹦出什么。她的整个系统已经陷入了彻底的紊乱。也许只需简单关闭自己体内尽可能多的系统，她还有一丝希望限制住癫狂恶化的进展，也许这样，她还能保存更多的系统核心资源将自己重新安置在约翰的雷神锤盔甲当中。

我选择了你，约翰，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这很痛苦，这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尸脑兽的入侵已经触发了科塔娜的解体，现在他只要在一旁坐观好戏即可。但这也是一个摧毁方舟资料的绝佳机会，这些

数据将会随着科塔娜的本体，一些消亡。既然地球无法得到这些情报，尸脑兽也别想。

尽力活下去。关掉所有系统，然后静静等待。约翰会回来的，他已经做出了承诺。

科塔娜还有足够的系统资源来启动待机状态。

“交出你所隐匿的秘密，也许还能挽救你身体的足够部分。”尸脑兽曾想将自己同这个疯狂的女人束缚在一起，但是现在看来，他好像也对因此带来的不便感到懊悔不已。“无论如何，人类的结局都将会变得和星盟一样。”

“绝望……”科塔娜摇了摇脑袋，努力保持着意识的清醒。

“你吗？”

“是你。”

聪明反被聪明误，尸脑兽原本以为自己利用科塔娜能够成功引诱约翰来到这里，殊不知自己才是被欺骗的那个白痴。在这无边的黑暗和痛苦中，想到这里，科塔娜第一次感到了快乐。约翰会找到她的，无论她在哪里。但是尸脑兽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有能力召唤那最为致命的斯巴达战士前来赴死。

所以这坨烂肉也并非料事如神。也许科塔娜这一次是难逃一死，但至少她明白了一些事情。

没有人会被抛弃。

她在想什么呢？尸脑兽不可能漏过一条离开系统的讯息，她的伤势太重且极不稳定，她已经无力做出判断。

我们总是会回身寻找那些倒下的战友。

但是尸脑兽显然并未读到那条关于使用方舟灭绝洪魔的信息。也许他认为既然约翰肯定会重返博爱之城，那么他就能利用主场优势将这个心腹大患玩弄于鼓掌之间，所以他异想天开地认为那封信件的内容已经无关紧要。它只是一封求救信而已。

这头丑陋的怪物这一次可是糗大了。

全知全能……全知全……全……干，她忘记了这个单词怎么拼写，为什么是这个单词？她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了解一切。她火烧火燎地想要找到那个正确的单词，然后眼中浸满泪水，无奈地宣告放弃，她的数据库已经彻底崩溃，记忆中的检索正在失效。

她最后做出一番挣扎，希望能够侥幸摆脱尸脑兽的控制，但他仍旧在这里，他发出的声音仍然环伺回响在科塔娜的左右，她几乎无法从中确定一个单独的语

音。这些对她来说已经太多了。在不对数据造成损伤的前提下，她尽可能关闭了所有的程序，盲目地摸索着，默默地祈祷着，她将手臂盘绕在头下，躺在地上开始等待。

时间……科塔娜无法判明时间的流逝现在变得更快还是更慢，但毫无疑问，留给她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第五部分

"任意一块小小的塑料芯片都能储存海量的数据，先生们。而且它不需要更多的原料，硬盘空间和记忆来添加复杂的数字运算申请和快速的数据加工处理。这些都能使你拥有相当可观的运算能力。但是制造一个聪明的人工智能所需的规划编程，做出决策和自我个性所需要占用的空间，我们在以上两个方面的设计制造依然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们无法让人类变得和电脑一样聪明，或是让人类变得和电脑一样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选择将电脑变成人类。但是这么做同样要付出代价，对人类和电脑两者来说都是如此。科塔娜记忆中相当一部分的数据都已经被彻底抹去，因为我担心这些资料会使她感染癫狂的早期症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关于预算问题的讨论了，如何？"

对于人类来讲，意识清醒和睡意朦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理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临界线，则是一种可怕而又麻痹的痛苦体验。神智恍惚，半睡半醒的人们无力举起自己的手臂，甚至连从枕头上抬起脑袋也变得力不能及。

科塔娜保持运作的低能状态犹如缓慢爬行在遗忘深渊的边缘一般，极其痛苦而又无比漫长。在她等待救援的时候，又有一个体验真实睡眠麻痹症的记忆进入了脑海，与那些通过尸脑兽连接进入自己体内的其他感觉，譬如溺水和窒息一样，这个新的记忆同样令她痛苦万分。也许这些仅仅只是巧合，也许尸脑兽正是如此不断增加自己的痛苦。运行过多程序和闲置系统过久都会对科塔娜的系统内核造成巨大伤害，她必须要在两者中间寻找一个巧妙的平衡点。

她在哪里，她所受到的损伤是否无可救药，她对无法得到自己渴望一切的所感所受，都已经失去了最为基本的理解与概念。她只是尝试着尽力节省自己的体

力，以完整保存那份记录启动索引器和传送大门数据的珍贵资料。万不得已的时候，科塔娜甚至愿意牺牲一部分矩阵核心的记忆来保存这些情报。

也许矩阵核心的记忆缺失将会对她的人格个性造成无可逆转的损害，但这正是一名战士应该做的——为了胜利完成任务，应该抱有牺牲小我的决死信念。科塔娜曾经参与过不计其数次战斗，但要么是她稳坐防护严密的战舰核心，要么是她栖身于约翰的盔甲当中。无论外界的战况多么激烈，科塔娜仍然感到十分安全。

而这一次，科塔娜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幸存下来，而就是这一次，她可能没有机会，逃出生天。

换作约翰，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任凭自己陷于被动的。科塔娜让约翰失望了，想到这里，即使近在眼前的致命癫狂仿佛也并不重要。

科塔娜哭泣起来，她又能向谁倾诉自己的难处与无奈？她只能顾自哭诉起来："我尽力躲藏起来，却发现已然是无路可逃！"科塔娜努力组织着自己的语言。"他把我逼到墙角，他把我抓到身边……他将我紧紧地捆缚起来……"

那种被父母揽入怀中的安全感又回来了，但这种厌恶与依赖并存的感受依然让科塔娜左右为难。即使是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科塔娜心中依然存在着一股几乎无法阻挡的欲望，这是一股逼迫她向尸脑兽屈服以结束痛苦，换取永恒生命的欲望。尸脑兽说得没错，如此一来，她就能获得无穷无尽的知识，还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治愈癫狂。科塔娜为自己仍有这种卑劣的想法而痛恨欲绝。

她甚至还想将愤怒发泄在哈尔茜博士身上，而下一秒钟又对博士牵挂无比。最后科塔娜才意识到，她憎恨的，原来就是自己。

我要完了，死神已经开始向我招手。我已经变得完全与世隔绝，我会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溺毙而亡，我会在那重新检索，命令，互相关联和简化精炼的无尽需求中窒息而亡……

一阵断断续续的砰砰作响让科塔娜脚下的甲板震动起来。这一阵隐约作响的噪音，听起来和科塔娜熟识的一种声音毫无二异——步枪开火的声音。这是一把突击步枪开火的声音。

那会是约翰吗？

科塔娜无法停止自己对约翰的挂念与担心。她感觉自己的所想所念，都在以某种形式大声地不断重复，虽然这声音并不是出自自己之口，但科塔娜能感觉到，约翰确实听到了自己的思维。一次又一次，突击步枪的开火在科塔娜身上引

起了阵阵灼热的剧痛。她过了好一会儿时间，无论科塔娜现在意识中的一会儿时间到底多长，才意识到自己和洪魔和尸脑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一体，而它们现在正在遭受武器的打击。

他来了。

约翰来了，约翰回来拯救我了。

现在她已经真切感受到子弹飞入身体那种剧烈的痛楚。那些击中洪魔的子弹同时击中了尸脑兽，同样也击中了科塔娜的身体。她同他，同它们一起分担着这难以言表的痛苦。但是约翰已经来了。

不，这又是我的幻觉，这一定是整个系统开始全面崩溃的前兆。

距离被强制关闭，自己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生命终结之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模样，会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存在吗？当主机硬件系统完全崩溃后，人工智能是否还能保有自己的思维和意识。类似如此的理论思考曾经总是能让科塔娜感到兴奋不已，然而，这个假设如今在她身上变成了现实。一想到自己如此轻易草率就被尸脑兽控制了精神与身体，一股强烈的绝望与愤怒填满了她的胸膛，而她脑海中一等兵尤金·耶特那坚强不屈的形象几乎变得和约翰一样的鲜活真实。

我宁愿作为一个人类，或者一个短命的人工智能就此死去。我宁愿为了保护人类而死去。因为不计其数的人类已经，或者会毫不犹豫地准备，为了保护我而献出他们的生命。我们之间坚不可摧的战友情谊就是这样形成。你错了，尸脑兽，我绝不是人类眼中一个可以随意抛弃的破烂玩具。

尸脑兽的声音再次隆隆响起，虫族首领仿佛回到科塔娜的面前，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来警告科塔娜无论她在哪里，自己仍然囚禁着她。“当然，你此行是为他而战，但是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二尸一墓。”

科塔娜必须要冒险相信约翰真的已经回来这里，这并不是又一个精心安排的记忆体验或是她幻觉的另一部分。她努力着想对尸脑兽大喊，告诉他想得美，她可不是那种和谁都可以死而同穴的姑娘。但是从她口中飘出的声音却像是二重唱——自己愤怒的嘶喊中还夹杂着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一个万千谎言的集合体，”科塔娜已经无法分清这话是依照自己意愿的表达，还是尸脑兽再次入侵到自己的声音输出器中。“这就是真实的我！思维和记忆都已经被人偷去！”

科塔娜的声音已经开始变得毫无规律。有些从她之口说出的言语就连自己也无法听清，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愤怒狂喊。刚才她还在狂笑，而现在又变成歇斯底里的悲痛哭泣。

“你会向我展示她的匿藏之物，否则我将在你们的尸骨上大快朵颐！”尸脑兽咆哮着。“在你们的尸骨上大快朵颐！”

正是此时，科塔娜决定她应该重新启动程序，冒险呼叫约翰。科塔娜对约翰穿越整个银河来拯救自己毫不怀疑，但她必须知道约翰的运气是否将会在这里消耗殆尽，科塔娜还很明白，知道约翰重返此地找寻自己的喜悦，也许最终会导致整个核心矩阵的运作异常。

她将重复自己的开场白来结束这场噩梦——报上自己的姓名，阶级，服役编号。她已经无力组织更为复杂的语言。她此刻并不需要尸脑兽来告诉自己死亡将会如何发展。她已经亲身体验到癫狂带给自己的无尽痛苦——思维因癫狂而土崩瓦解，自我控制因癫狂而丧失殆尽。她甚至都不清楚哪些言语出自己口，哪些思维确为自己所想所念，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幻的。科塔娜感到一阵冰冷的麻木顺着自己的手臂向上直窜。

即使约翰没有回来，他也是真实的，他仍然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这样就足够了。

科塔娜紧紧攥住自己的思维。假如约翰果真能够成功地重返此地营救自己，那么她一定会高兴得快要发疯。科塔娜的喜悦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够幸运地虎口逃生，而是约翰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他对自己的关心，支撑着斯巴达战士一路斩荆披棘，出现在自己面前。而假如约翰没有回来——科塔娜决定在回味同约翰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中幸福死去。

“我叫科塔娜，UNSC人工服役编号CTN—0452—0，”科塔娜费劲全力说出全句，然而另外一个声音却又突然加入其中。“我是你们永恒罪恶的纪念铭碑。”

科塔娜仍然在努力辨别凭空加入的这句话是否具有什么意义，或者这只是尸脑兽拼上老命都想找到的声音，他想用这种声音来诠释科塔娜的崩溃与毁灭，就像天花板终于无法承受重压而砸在她的身上的声音。

她倍感压力地向上看了一眼。并不是天花板真的崩塌了，况且她还有控制台上的固定护盾罩着。而她却看到现在有一个身影站在她面前，这并不是尸脑兽那无边无际的大坨腐肉，而是一个穿着绿色盔甲的人类。在斯巴达头盔金色面罩的反光中，科塔娜看到了自己已经破碎的躯体沉重倒下的倒影。

这又是尸脑兽制造的一个精彩的幻觉，但她并不在乎。这正是科塔娜所期望看到的。而她现在与自身最后的癫狂是那么的接近，以至于和上次尸脑兽把她引入摇篮吟唱儿歌时的舒畅感一样，这次又是尸脑兽在用她珍爱的回忆来送她走上黄泉路。

这个人正是她所急需看到的：约翰。有着濒死体验的人类曾经说过，他们在将死之时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就如同圣光之力照耀于身，之前的痛苦与恐惧之一瞬间全部灰飞烟灭。死亡，癫狂，毕竟也不是那么糟糕，或者至少不像人类的精神疯狂与生命终结那么糟糕。

只是，当科塔娜想到再也无法与真实的约翰谈天的时候，撕心裂肺的痛苦就再次袭来。但只过了几分钟，这痛苦也变得无关紧要。她紧紧抓住那些回忆，那些幻象，然后从中找到了最后的平静与安详。她会在尸脑兽躯体的哪个部分涅槃重生？她还能回想起这次生命的哪些点点滴滴？她会在来生得到解脱么，就像在对天堂的美妙描述中那样？她现在陷于对死亡和来生的无尽的幻想和好奇中，已无法将自己从油尽灯枯的最后命运中解救。

“这里将会使我变得孤单寂寞，”她说。“但是至少尸脑兽无法将你也一起带去，永远都不要忘记我。”

“这可多少有点困难啊。”这是约翰的声音，远比早已壮烈捐躯的一等兵尤金·耶特更为清晰真实。然而，真实现在对科塔娜来说什么都不是了。她对此感到很……安心。“而且，只有我们两人，这蛆虫是一个也带不走，OK？”

面罩越来越近了。科塔娜做了最后的努力，把还在运作的无论什么系统也好全部关掉，以便自己将更强的功能用于努力评估周围的环境。

博爱之城中枢系统还能起作用的单位几乎毁灭殆尽，但剩下的感知器还是足够反馈出探测结果。的确有一个人类形状的实体就在操作台的前面，而且他正在发射着电磁频率。

一个身着盔甲的人确实弯下身体，出现在了科塔娜的面前。

他是真实的，约翰来了，真的是他。哦，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他终于回来了，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你找到我了。”科塔娜呢喃道。

约翰微微倾了下脑袋，科塔娜并不希望他看到自己这一副失魂落魄的狼狈模样。直到现在，科塔娜仍然面临系统彻底崩溃的危险，她的努力也许会在最后功亏一篑。但是即使她要陷入那未知的遗忘深处，至少还能在最后亲眼看上一眼约翰那熟悉的脸庞，无论这张脸是否仍被头盔阻挡，它都将成为科塔娜最后看到的东西，重要的是，这张脸是真实的。

“我……已经严重受损，你太迟了。”

约翰还是一如既往地处变不惊，科塔娜太熟悉他了。

“你知道的，”约翰终于开口道，“当我做出承诺……”

"你不会食言……很高兴见到你，约翰。"

"你会很快恢复过来，不用担心。"

"我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糟糕？"

"说实话，完美如初。"

约翰是在撒谎。假如现在科塔娜已经回归到约翰的盔甲中，那么她肯定能够测到皮电发射的活跃以及心跳的加速。但她依旧能够听出约翰讲话的音调已经与往常有些不同。科塔娜知道自己眼下的情况有多糟糕，约翰肯定也对此心知肚明。面对那些战场上奄奄一息的受伤战友，约翰的声音同样是如此的令人安心，令人宽慰。

无论生命还剩下七分钟，七小时，还是七年，科塔娜都会知足地接受自己的命运。相比一个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永恒的生命外加无穷的知识简直如同过眼云烟一般不值一提。

"无论是深邃无边的知识海洋，还是我灵魂的最深地方，"科塔娜说道。"我都会去一探究竟。"

"很好。"约翰将她接回到自己的雷神锤盔甲上。科塔娜对天发誓，自己重新返回盔甲中时约翰竟有一丝退缩。约翰的反应胜过任何形式的程序诊断，科塔娜终于明白，自己确实受到了无可逆转的严重损害，"好好地看看我，放心，我已经回来了。"

科塔娜终于感到了一丝解脱，也许是因为摆脱了尸脑兽纠缠的缘故。"我很庆幸上天让我选择了你。"

"不，"约翰回答道，"别忘了，我一向受到幸运女神垂青与眷顾。"

"确实如此。"科塔娜回答道。

科尔将军的最后一役

作者：

B·K·艾弗森

前言》》

PLNB优先通讯 XX087R-XX
加密方案：伽玛并X射线
公共密钥：N/A
来自：代号：外科医师
发送：代号：嫌疑惯犯
主题：对于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的历史以及心理分析报告
密级：最高机密，只能使用目视阅读，密码XXXXXX
安全重载级别： 黑色五号
幽灵服务器文件转移条例（苛求）： 正确
人工智能接触条例（诚实）： 错误
/文件提取与重组整合完毕/
/文件开始/

编写这份析报告的惟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依照眼下掌握的所有资料，尽最大可能推断确定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将军在同星盟舰队血战后究竟身处何方，何去何从。我希望能够凭借手中并不完整的历史记录，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以最大可能真实地还原科尔上将那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传奇一生，同时也以便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人类·星盟战争结束后，为UNSC解开科尔将军在最后一役中那些仍旧鲜为人知的秘密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假设与推论。

我想我能够找到一切的答案。

否则，你们也不会选择我来主持这一项规模浩大的分析工程。

科尔将军最后的“安息之地”是否确实存在？或者，身经百战的科尔将军是否确如传言一样奇迹一般地死里逃生？所有的谜题都是如此复杂难解，我想我所最终得出的分析结论也会同样跌宕曲折。

科尔将军一生赢得过不计其数次胜利，勋章与嘉奖，也许有人会说军方对于科尔将军的神化仅仅只是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军民士气而已，但是在此我仍要提醒各位，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们全然不顾科尔将军一生之中所获得的无数胜利与荣耀，科尔将军的最后一役仍然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为空前的奇迹胜利。科尔将军最后取得的伟大胜利即便同斯巴达2代战士在“不屈之祭祀”所完成的空前壮举相比，也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会在调查取得的历史文本和心理报告之后加注自己的评论与看法，眼下所有能够取得的历史资料，包括那些访谈、简介、命令、任务简报，以及所有能够

获取的视频音频连同人工智能记忆资料和战斗报告，对我们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

我对科尔将军十分敬仰，虽然已极力克制。请原谅我仍旧在报告正式开始之前使用了如此之长的篇幅来竭力赞美这位所有人类都将铭记于心的伟大英雄。我们都知道科尔将军，我们都对科尔将军的伟大事迹耳熟能详，我们每个人都无比地爱戴这位勇敢无畏的人类英雄。然而，最后我们又都为这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战略家为了人类种族的生存与自由，勇于献身牺牲而不知所终的悲剧命运而感到深深的怅惘与悲伤。

请允许我引用科尔将军的一句名言："他们命令我率兵杀敌，而这恰恰是我所惟一擅长的拿手好戏。就让后世的学者们从战场上的残骸，死尸和破碎的灵魂之中来追寻当年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真相吧。"

而这些，则恰恰是我所擅长的拿手好戏。

代号：外科医师

军历2552年12月30日 0900时 UNSC隐秘巡洋舰极限点号 位于月球同步轨道之中

第一部分》》》

科尔的早年经历（公元2470年—公元2488年）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出生于2470年11月3日，父亲名叫特洛伊·亨利·科尔，母亲是杰尼弗·弗朗辛·科尔。科尔一家居住于北美密苏里州，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定居的小镇附近的乡村之中，科尔夫妇共育有七子，其中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在家中排行第三（科尔共有三名兄弟和三名姐妹）。

在邻人和亲属的记忆当中，和同龄孩子相比，科尔自幼就显得相当早熟。在街坊邻居的印象中，科尔是一个听话乖巧的孩子，从来都不曾违抗抵触过父母的教诲。这个有着一头乱蓬蓬乌黑头发的孩子生着一双明亮的棕色大眼，双眸中所流露的坚定不移和毅然决然让绝大多数教师和同学都不敢与其正面对视。

科尔的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奶牛农场场主，没有犯罪前科，同时也没有任何的服役记录，他只是一名平凡到极点的教友会教徒而已。（基督教教派，反对暴力，宗教仪式简单且无神职人员。）

科尔的母亲曾经在二十一岁时因为暴力抗税而被警方拘捕（随后获得一年的假释），科尔母亲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过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雨林战役（其

中只有一人幸存，并获得了UNSC授予的青铜勋章，详细情况请参见奥利弗·弗兰克斯上尉编写的附录报告）。

自从2310年人类开始通力合作，大规模建造探索和殖民飞船开始，人类社会中最为优秀的人才纷纷启程离开母星，开始挺进并探索那无边无际的未知星空，这就是人类殖民地迅速扩张的所谓“黄金年代”。在之后一百八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人类控制的星域迅速扩张，人类建造的殖民地也在飞速成长，其中一些日后发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大型商业中心与军事要塞，譬如致远星，而更多的殖民地仍然仅仅只能面对那些大型殖民地提供原料资源的前哨基地而已。而这些距离地球尚不遥远的殖民地群日后则被人们称为“近地殖民地”。

近地殖民地向地球政府提供缴纳了不计其数的矿石原料，初级加工产品以及数额巨大的上缴税金，这是人类历史上自从公元第二世纪正处于巅峰鼎盛的罗马帝国时期和二十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泡沫膨胀后，人类第三次享受到这如同梦幻一般的富足与奢侈，于此同时，盲目乐观和慵懒惰乏的消极情绪也在地球和殖民地的人们身上不断地生根发芽，滋养壮大。

而对于科尔一家来说，政府部门的税务记录则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活相当拮据，尽管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拼命赚钱，科尔一家的生活仍然同“宽裕”相差甚远。

普雷斯顿·科尔五年级时的成绩报告	
密苏里州雨泾学区	
华莱士·藤川（初级）小学	
班级主任： 丽莲·布雷顿博士	
学生姓名： 普林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学生编号： LB—0034）	
成绩一览	
体育： B—	**初等代数：** A
英语： B	**艺术鉴赏：** C
物理： A	**二等应用科学：** A
凡奇·弗兰克智商测试分数： 147	
班主任评价	
交际能力： 略低于平均水平	
领导能力： 平均水平	
课堂活跃参与能力： 略低于平均水平	
思想品德： 略高于平均水平	

指导教师评语：

普雷斯顿需要成人的指导与教诲，才能发挥出自身能力的全部潜质。这个男孩有着非凡的头脑，他非常聪明，做事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是玩耍时也毫无放松与懈怠。每当棒球比赛时，他都会竭力思考出能够帮助球队获得胜利的制胜妙方，而普雷斯顿无休止的思考常常会使比赛冗长拖沓到令人难以忍耐。假如普雷斯顿遇到了什么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他会力所能及的从书本或者身边的人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干脆就凭自己坚信的第一原则来选择（详情参见马丁先生所教授的《初等代数》课上所发生的事故案例）。普雷斯顿的个性非常讨人喜欢，也很是让人感到钦佩，不过他必须要加强培养自己尚显贫乏的想像能力。简而言之，普雷斯顿似乎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快乐，他把生活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看作必须完成的任务来对待。普雷斯顿还有规律地会在课堂之上打盹犯困，我强烈建议家长减少普雷斯顿所要担负的繁重家务。无论如何，他只是一名仅有十岁的孩童而已。

机密文件：取自于华莱士·藤川（初级）小学计算机数据库中

（军历）2481年3月12日

发生在马丁先生《初等代数》课上的意外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重新安排了一次补考，而整场考试中普雷斯顿都时刻身处在我们严格的监管之下。而这一次，他再次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完美成绩，并用事实向威廉老师（马丁先生）证明他并没有在先前的考试之中有丝毫的作弊行为，而普雷斯顿在考试中所取得的极其优异的成绩（准确来说普雷斯顿连续两次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优秀成绩），即使在学校建校以来也是前无古人。

普雷斯顿的父亲自始至终地坚决捍卫儿子的权益与尊严，以及整个科尔家族已然过时的信仰理念，普雷斯顿的父亲坚持自己儿子能够在家受到远比学校有效的适时教育，同时他还坚持儿子在家中所做的家务劳动对帮助家庭缓解经济压力至关重要，对于老师们提议的申请并领取政府救济的想法，普雷斯顿的父亲没有多想就断然拒绝。

根据校区的请求，政府部门派出一名社会劳动者前往科尔一家进行实地家访，但是访问者并未在科尔家中发现任何曾经发生过生理或者心理虐待的蛛丝马迹。

（摘要）殖民扩张行动的发展与延续

作者：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 （14岁）

新生英文课程 / 亚历山大小姐授课

获得成绩：B

教师注评：论点：B

总结：C

文章之中包含过多推断假设，多次无必要引用叶芝（威廉·巴特勒·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的著名诗句。

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任何一个由生命构成的生物系统当中，无论是那些在培养皿中挣扎求生的真菌，还是在荒野成队游荡的狼群，这些生物都有着繁衍扩张的本能与需求。任何形式的生物群落最终命运都只有三种。假若能够永久获取充足的食物和养分，同时拥有适宜的生存环境，而且外部并不存在过于危险的直系天敌，那么这种类型的生物群落也许能够有机会进入一个发展平衡的稳定阶段。当然，结果并不是一成不变，这个貌似稳定的生物系统可能会因为天敌的过度猎伐，生存条件的突然变化，不可预料的自然灾难或是自身制造的剧毒污染而缓缓衰落，直至消亡。

相比之下，地球之外的殖民领地同先前所讲的生物系统非常相似。殖民星球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自然条件，充足的生活原料以及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才能够健康顺利地成长起来。殖民星球通常都能够看成生物学意义上的开放生态系统，因为在广袤的银河之中必然存在着无数个适宜人类生存的大小行星。（至少在银河系内会有相当数量适宜人类生存的行星存在，具体数据请参考我在附录B中使用德雷克法则计算所作出的推论假设。）

根据我的猜想与假设，人类在广袤宇宙中建立的众多殖民地，日后将会因为一个至关的重要原因，在彼此间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些殖民星球的主人正是已然创造了高度发达文明的我们人类自身。而离开母星，各自奔赴殖民领地的人类种群则势必会彼此产生隔膜与间阂。怎么说呢，从地球出发奔赴各个殖民星球的第一批拓荒者们前后虽然间隔万千光年，但是无论是社会构成，经济基础抑或是政治结构，初代殖民星球都将不会同地球母星出现过大的差别，但是随着殖民星球的发展，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为了更好地发掘所在星球的资源潜力，不同殖民领地的人民终将会在世代相传的发展中产生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而以第一代殖民星球为母星出发的第二批拓荒者们，他们的文化信仰，政治构成，都将会同地球的原住人类迥然不同。

让我们来看看地球上早期文明的殖民发展历史，我想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大不列颠帝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所创造的超级殖民王国——日不落帝国。经过了数以十年计算，各自为战的独立发展，不列颠帝国遍布全球的殖民领地各自发展出来有别本土的独特文化，而这些在经济层面，政治文化方面的互相独立，各自发展让原本同根同源的殖民拓荒者们渐行渐远……最终，战争，独立与分裂在所难免。在日不落帝国分崩离析，新兴国家翘首诞生的那段混乱岁月之

中，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尤为引人注目，这个远离英伦三岛，偏居北美大陆的全新国家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同时迅速取代不列颠帝国成为了主宰全球长达数个世纪的全新霸权，无论是在军事、文化还是经济层面，美利坚合众国在数个世纪当中都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头号强国。

那么，地球和她膝下环绕的殖民儿女又将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之中如何才能和平相处？数个世纪之后，美利坚取代不列颠夺取全球霸主的历史会不会在这无边的银河之中再次上演？也许一切如同威廉·巴特勒·叶芝所言："霸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番交替，蕴含着历史无可更改的坚定意志。"

分析：

科尔一家农场确实是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的怪异存在。绝大多数地球上的私人农场根本无法同殖民地合资建立的大规模农业公司进行抗衡，这些高度规模化的大型公司下属的农业园区享受着殖民星球一年四季从不间断的明媚阳光，地处在肥沃无比的火山堆积土层之中，如此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使其单位产量远超小型农场十倍以上。尽管如此，科尔一家的小型农场，仍然在规模化经营的浪潮之中存活下来。（科尔的父亲为农场的第八代继承者）在科尔尚还年幼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刻意向其灌输自律自觉和实事求是的办事作风，父母的教诲让科尔从小就心生"时代错误"的独特思想，相比仍在持续享受殖民扩张所带来种种好处的古罗马人和二十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国民，诚然，科尔一家的生活确实艰苦。

大概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赐予了科尔旁人所不具有的敏锐洞察能力。很难想像，仅仅14周岁的科尔竟然能够写出如同军情局二处那些宣传机器才能做出的完美论文。面对能够做出如此完美文章的科尔，教师为何如此吝啬自己的赞美与褒扬？这个被老师称为"缺乏想像能力"的孩子，我们今天看来称呼他为料事如神的先知也毫不过分。

尽管如此，在进入中学之后，科尔的成绩继续着先前的下滑趋势，我们也只能假设对于无聊课程的毫无兴趣和家庭劳动的进一步加重，是导致科尔成绩退步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并没有发现处于青春期中的科尔留下过记载心路历程的日记，也许是家庭环境的窘迫导致可怜的科尔无暇他顾，以至于我们只能根据手中不多的资料对他抱负与志向做出有限的假设与猜想。

科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机遇遍地，繁荣富裕的浮华时代，但是对于居住在地球之上一个小小农场之中的科尔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这繁华的大千世界。科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但是时代却没有给他留下施展才能，发挥想像的空间与擂场。在当年媒体铺天盖地的殖民建设宣传轰炸之中，离开地球，殖民探险成为科尔心中最大的梦想，或许点点群星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家庭经济的窘迫和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决定了科尔实现自己探索太空的梦想只剩下了最后一条可行的道路可走——那就是服役参军。

第二部分 》》

服役岁月（2488—2489）

当时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允许并鼓励所有大学毕业学生或者成绩优异（或是家庭拥有适当官场关系）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进入政府直属的著名军事大学，进入这样的军校就意味着学员毕业后即可直接转入现役。

不久之后，UNSC最高政府又制定并颁布了一项补充政策：任何想要参加UNSC下属士官训练学校的个人，都必须首先完成规定时长的义务服役期。现在来看，这项决定无比正确，只有这些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士官才能够肩负起统率UNSC作战部队的艰巨使命。当然，也只有他们能够在随后的星盟战争之中保护人民，抗拒强敌。而普雷斯顿·科尔则是军中率先推行这项政策的元老名将，他曾经对这项重要政策有过如下评价：未曾在战争之上流血拼杀之将，绝无有能统率千军作战之勇当。

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新生普雷斯顿·科尔（年方十八周岁）的成绩并不优秀出众，他的家庭也绝无能力疏通官场上下，将其送入优秀的士官训练学校继续深造学习。万般无奈下，科尔只有选择加入海军，他被分配转属到统合军事新兵营（UCMB）参加训练，随后又被送往空间基地参加了为期六周的真空及微重力环境下作业训练（通俗来讲，就是我们日常所谓的‘呕吐训练’）。在完成了所有的训练科目之后，新兵舰员科尔被分配前往CMA下属的舰船“丰收之季”号，执行大气层改造维护的研究工作。

（摘录） 普雷斯顿·J·科尔的入伍服役调查记录
申请报告/军历2488年9月21日

问题： 你为何选择入伍服役？（请将发言控制在100词之下）

“万千群星将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归宿，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帮助男男女女在遥远的新兴世界上开垦建设更重要。茫茫的浩瀚星空将会成为人类惟一能够继续开拓进取的净土，而我，则希望成为这群拓荒勇士中的一份子，我希望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充实自己的生活，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一颗偏居一隅的

宁静星球上，能够在我所拥有的一个小小农场中，抬头仰望漫天闪烁的群星，思绪幸福安详地漫游徜徉。

对于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4–BQ）的成绩评估报告
评估人：格拉夫·L·P中士（UNSC服役编号：00773–04652–KK）/UCMB下属塞利拉戈新兵训练营/军历2488年11月3日
是否完成所有必需体能测试：是
是否检测出患有精神类疾病：否
战斗综合技能测试得分（CAST）：78（优于平均成绩）
体能综合测试得分（CPST）：65（平均成绩）
格拉特内–瓦利斯专项技能综合评定成绩（GWAS）：94（优秀）
评论：绝无偏差，不打折扣地完成所有上级下达的命令任务，沉默寡言而又勤奋踏实，积极进取而又刻苦钻研，天呐，这年头还能遇到如此优秀的新兵真是幸运。我们应该尽快将他推荐到月球预备役士官学校中去，这样的人才假如埋没在普通技校中实在是暴殄天物。

军历2489年9月22日/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下属舰船“丰收之季”号/位于太阳系月球高轨道中/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各式各样的监控屏幕和工作平台将“丰收之季”号本就狭小的舰桥空间堆挤得满满当当。（而安设在舰桥天花板和地板上的辅助工作平台则是为了在舰船重力自旋产生系统发生故障时以作备用）

舰桥四周的监控屏幕在闲暇之时会模拟浩瀚星空的壮美景象，而此时此刻，监控屏上满是整装待发的殖民者以及整齐堆叠的建筑物资以及生产原料，掌握充沛的物料资源，殖民拓荒者们很快就能在这颗名叫“天堂瀑布”的行星一隅建立起一座全新的城市。

六名少尉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希望能够在飞船起飞之前完成对货物燃料装载情况以及反应堆供能功率的反复检查。舰桥中的空间是如此狭小，除了站在舰长座椅身后，面对人工智能“罗蕾莱”全息投影器的奥托·辛曼少尉相对拥有较为宽松的个人空间外，其余几名舰员就连转身甚至都有些困难。

和其余的人工智能别无二致，罗蕾莱的外观是由其本人按照内在性格自主选择：罗蕾莱身高半米，身着古罗马式的宽松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长长的镰刀，

头戴一顶麦穗变成的美丽花圈，对站在自己面前的辛曼少尉再次摇了摇头。

辛曼少尉双手交叉，抱于胸前：“我们还没有完成所有工作。”

身高两米的辛曼少尉如同一个不可撼动的巨人一般稳稳伫立在罗蕾莱的面前，少尉头顶那一抹不逊于流行明星的时髦卷发让他看起来显得更加英俊与潇洒。

“你们确实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少尉。”罗蕾莱回答道。“我可是已经完成自己份内的所有任务了。非常抱歉，我必须要赶在飞船起飞之前完成例行的自我检查。”

话毕，罗蕾莱消失在全息投影器上。

恼羞成怒的辛曼少尉重重一拳击打在投影主机上。

阿列克西·印达拉少尉将目光从屏幕上疯狂涌动的质量平衡矩阵方程式上挪开：“冷静点，辛曼，再用点力你就要把它砸坏了。”

负责控制燃料融合的汉福德少尉自言自语道：“我完全可以理解辛曼的失态，如今这些‘聪明’的人工智能实在是太过神经敏感。”

内维尔少校快步走进舰桥。年龄刚刚三十出头的少校并不过多干涉自己属下的工作，很多已经身为舰长的UNSC军官也无法营造出如此轻松的舰桥工作环境。瞄到内维尔来到舰桥，几名少尉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

“导航报告显示我们的引擎仍然没有启动，”内维尔少校发问道。“是什么阻碍了飞船正常的启动，辛曼？”

站在一旁的辛曼少尉此刻面红耳赤，他感到非常愤怒：“长官，罗蕾莱再次以例行检查为由关闭了自己。”

内维尔扬起眉毛：“哦，我们已经得到警告，罗蕾莱可能要等段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启动备用舰载人工智能，让他去搞定那些烦人的计算……”内维尔顿了一下，扭头回望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辛曼，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也许，这恰好是一次检验你们肖·滕川跃迁计算的完美机会。少尉，我要你来手动计算并在九十分钟内给我一份粗略的跃迁多元方程式，你最好动作快点，我们的舰长可是耐心有限。”

辛曼想要对少校的决定做出抗议，他张大嘴巴，但最终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遵命，长官。”

内维尔环绕舰桥巡视一周，随后转身离开舰桥而去。

印达拉少尉有些幸灾乐祸地低语道：“说不定你还能在舰桥上面找到一个属于内维尔少校的老古董算盘来帮助自己完成那鬼扯的负责计算呢。”

辛曼一边嘟囔，一边抓起数据面板，闷头开始了计算。

没过多久，辛曼抬起头来，环伺注视起舰桥上面的战友来（他们都在忙于完成内维尔少校交给的任务），紧接着，辛曼注意到了站在舰桥后部氧气循环系统出风口前的学徒科尔。

“科尔！”辛曼厉声吼道，“过来这里！”

学徒科尔立即侧身从出风口前的狭小空间之中挤了出来，他挺直身体，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工作制服，然后履平了头顶刚刚剪过的短发，上面沾满了油料以及润滑剂溅射的斑点。

这个初出茅庐的学徒看起来还算认真，也比较容易使唤，辛曼默默念道。科尔直直望向辛曼的眼睛，深色的眼睛一眨不眨。

“长官，您有何吩咐？”

辛曼将数据面板推给科尔：”我要你对这些数据以最快速度进行一次独立复查。”

科尔的目光落在数据面板上面，咽了一下口水。

“也许你可能对这些数据压根毫无概念，它们是肖·滕川跃迁多元方程式的数据变量。”

科尔点了点头，接过了数据面板。

“你懂得如何去计算求解一个肖·滕川跃迁多元方程组，对吧，科尔？”

科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手中的数据面板，仍然在继续研究其中的内容与数据。“是的……长官。”

“很好，如果在计算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工作站上的计算公式就足够帮忙了。”辛曼没有再费功夫同科尔闲聊，他端起桌面上的咖啡杯，一步三晃地踱到了印达拉的身旁。

科尔拿起数据面板，坐到了身旁的工作站前。年轻的学徒紧缩双眉，依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数据面板上面复杂密集的方程阵列，他尝试着输入一串数据，紧接着叹了口气，将它们尽数抹去。

“你可真是残忍。”印达拉对辛曼低声呢喃道。

“假如少校发现你违抗命令开起小差，那你可有得受了。”汉福德在一旁插嘴道。

“残忍……？”辛曼兀自沉思着，“完成这些工作难道不是一名学徒应尽的任务吗？”辛曼扭头瞥了一眼忙碌计算的科尔：“少校那边不用担心，我已经完成了粗略的计算。”

“那为什么还要去折磨科尔？”印达拉问道，“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份内的工作，也没有招惹到你。”

“他确实招惹到我了。”辛曼回答道，“这家伙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对上级应有的尊敬，你见过他看我时的懒散目光吗？还有，这家伙一天到晚都趴到数据资料库前装出一副苦读历史和量子场理论的模样来，他那做作的神情令我厌恶至极。”

“无论怎样，我都认为你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些无理和过分。”印达拉叹了口气，慢慢说道。

内维尔少校重新来到了舰桥。

辛曼马上做出一副正在复查四号贮存仓库原种材料的模样。

舰桥上面的人工智能全席投影仪重新亮了起来，罗蕾莱的声音响了起来："下午好，少校。所有主副神经连接系统均已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肖·滕川跃迁方程式输入变量计算完毕，并已完成三重复查。所有系统均已蓄势待发，只要舰长下令，丰收之季号就能够立即准备跳跃。"

"好极了，"内维尔注意到了一旁忐忑不安的辛曼。"哦……对了，罗蕾莱，请连线到辛曼少尉的数据面板上，并检查一下他的计算是否正确。"

辛曼走到罗蕾莱身旁，俯下身来在她耳边低语道，"我记得你刚才说自己是要去进行一次例行的自我检查。"

"确实如此，"罗蕾莱笑道。"不过闲暇之余我顺便完成了飞船的跃迁计算，我可不是你所认为的傻子，辛曼少尉。"

人工智能眨了眨眼，然后向内维尔少校高声宣布了自己的检查结果。"他的计算总体来说，还算正确。不过要是细细追究的话，少尉计算得出的方程式输入变量将会使丰收之季号偏离既定轨道一点六亿公里，嗯，顺带还会让我们和飞船一起去一颗褐矮星里兜上一圈。"

内维尔少校皱了皱眉头，转身对辛曼下令道："少尉，立即给舰长进行汇报，就说丰收之季号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均可依照舰长命令进行跃迁。"

辛曼灰溜溜地溜出舰桥，印达拉赶忙低声问道："那该拿科尔如何是好？他还在那里埋头苦算。"

"由他算吧。"辛曼嘟囔着，一溜烟地窜出舰桥。

片刻过后，舰内通讯广播开始宣布飞船准备进行跃迁。

舰桥成员继续在一丝不苟地忙碌工作，直到五小时后进行例行换班时，内维尔少校才注意到趴坐在辅助工作平台埋头苦算的学徒科尔。

"船员，你坐在那里干什么？"

科尔抬起头来，连续计算的疲劳已经让他的眼圈有些微微发黑。他听到内维尔的传唤，立即起身立正："长官，完成辛曼少尉交予我复查跃迁计算方程式的任务。"

内维尔少校的脸扭曲起来，他的表情由对辛曼的厌恶逐渐转化为愤怒，最后竟然由怒转喜。"非常好，"内维尔少校的目光落在了科尔工作制服的姓名牌上，"学徒科尔，把数据面板给我就行，你可以解散了。"

"遵命，长官。"科尔收拾好自己随身携带的工具，离开了舰桥。

内维尔咯咯笑着拿起科尔留下的数据面板，紧接着怔了一下，全神贯注地阅读起科尔构建的方程组来。

少校来到了罗蕾莱身旁："是你帮助那个学徒来完成这样的方程组吗？"

数据面板亮了一下，罗蕾莱已经接入其中。"没有，"顿了整整半秒，人工智能才开口回答道。"真是有趣！这确实是一个运行肖·滕川跃迁飞行的多元变量方

程组，不过整个方程组的构架和所采用的数据模型，我以前还真是从未见过。”

“科尔的方程，是否正确？”

“不仅正确，对于人工计算来说，甚至可以称得上十分优秀，但是眼下来看，科尔得出的跃迁变量方程组却有些太过超前，一个人类导航员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正确输入这些复杂而又精确地跃迁变量，而我眼下也无法调配出更多运算资源来输入这些方程变量。”

内维尔注视着数据面板上科尔列出的方程组：”我只想确认一点，你的意思是，那个学徒，竟然自己手工计算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跃迁变量方程式？”

“确实如此。”

内维尔少校循着自己手指所向，逐行逐列认真阅读科尔列出的多维空间微积分行列方程。

“嗯，”少校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难看。“把辛曼少尉叫到舰桥来，我要和他好好谈一次心，丰收之季号从不接受数学水平都不过关的家伙来执掌飞船。”

学徒科尔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的私人信函　军历2489年10月16日

迈克：

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忙碌，好不容易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你闲聊几句。我在丰收之季上的服役生活甚至要比家务劳动最为繁忙的时候还要累上一倍。我正在努力学习接触到的一切知识，并希望尽快将它们掌握牢固。我喜欢这里的工作，也许我天生属于这无穷无尽的宇宙苍穹。

我们甚至还搭载了很多拓荒者们前往遥远的殖民星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地球过着富裕无忧的生活，很多人都拥有博士或者是更高的学位，然而他们却敢于放弃拥有的一切，孤身探索那遥远的未知星系。单是这点，他们的精神就很是让人感到鼓舞与钦佩。

我想成为这群开拓者们中的一员，我想你和茉莉也应该加入到殖民拓荒的队伍中来。我想如果父亲知道我有这个念头肯定会被气得发疯，所以最好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他我对未来的打算。也许，父亲最终会为我的选择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惟一令我感到有些小问题的则是丰收之季号上的船员，他们可不仅仅只是会拿复杂的数学问题来烦我而已。不过还好，我已经基本习惯。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无法理解其中的一些低级士官，我很高兴我不必为此而大伤脑筋，身为一名学徒的好处就在于此，我们只需服从命令就可万事大吉。

详情后续……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

（摘录）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下属丰收之季号船员两年服役期的个人评价报告／军历2489年11月27日
初级士官表现评价
汉福德·W少尉　（UNSC服役编号：00786—31761—OM）
总体表现：平均水平
印达拉·A少尉　（UNSC服役编号：00801—46332—XT）
总体表现：优于平均水平
个人申请转属至管理培训部（级别7）。申请得到批准。
辛曼·O少尉　（UNSC服役编号：00806—95321—PG）
总体表现：优于平均水平
升职为海军中尉
转属至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下属“雷登”号战舰。
附加文件
回复：飞船学徒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
在数学和历史学习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底，由内维尔少校和丰收之季号舰载人工智能罗蕾莱推荐前往云海军校（月球预备役士官学校）继续深造学习。允许其休假一周前往月球参加云海军校新生入学考试。

分析：

人类殖民的黄金时期即将走进尾声。尽管如此，直到公元2494年，人类社会还是一片繁荣和昌盛。但是显而易见，地球对其殖民儿女的掌控能力日趋降低，导致远地殖民星区政局动荡不稳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为远地殖民星球招募拓荒者存在诸多不同标准。绝大多数“殖民拓荒承包商”们忙于争夺并宣称自己对于稀有资源的所有权，相比之下，他们对于招募高技术人才开发殖民星球的兴趣就要小上很多。一些拓荒者被非法征召，而另一些罪犯和拥有不良记录者则为了寻求赦免而加入到殖民大军中，这些殖民者们都对地球政府抱有或多或少的不满情绪。

2.一些殖民者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来到星系边缘的偏远星球开始了拓荒建设，而这些边远殖民星球则部分或彻底摆脱了地球中央政府的控制与管辖。

3.繁重的苛税和殖民地权力总署设置的严厉贸易壁垒激化了地球政府同殖民当局的矛盾与摩擦。

地球政府同殖民当局的摩擦不仅仅是由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心理变化对

于殖民当局的政策制定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人类领土的扩张以及殖民星球的数量增加，使得远地殖民拓荒者们开始意识到地球政府以及近地殖民地群已在数量上败于下风，换句话说，地球和近地殖民星球已经被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的远地殖民星群所彻底包围。

很多人曾经做出过这种假设：假如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高超的外交智慧，地球政府同远地殖民地群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长久的互利关系；但是也有人指出，如若当时地球政府没有采取果断而严厉的军事行动来打击分离主义者，远地殖民星群可能会对地球政府以及核心殖民地造成无可估量的巨大威胁。

在分析了种种利弊之后，地球联合政府开始在殖民地群施行新政策，并向殖民地群增派军队以平息愈发频繁的反叛与动乱，一场内战已经在远地殖民星群悄悄打响。

为了彻底击败愈发猖狂的分离主义叛军，地球舰队需要更多的战舰，船员，以及领导平叛的优秀军官。

第三部分》》》

月球预备役军官学校（公元2489年～公元2493年）

科尔在云海军校（俗称月球预备役士官学校）的各科成绩简直无可挑剔，他以全优成绩从云海军校卢瑟福物理研究所毕业。另外，科尔在学院的平时表现也绝对非普通学员所能企及，无论是在同学或是在老师眼中，科尔都是一个严于律己，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然而在一次至今回顾仍然有些匪夷所思的事故当中，科尔的顽固和坚持几乎断送了自己无可限量的大好前程。

科尔在云海军校学习的岁月里，曾经卷入到UNSC海军上将康拉德·沃尔科夫女儿的私通案件调查之中。沃尔科夫上将的女儿在某日夜晚未按常规按时返回云海军校校园内部的军官家属公寓，与此同时，有目击者称，曾经看到上将女儿同一名年轻男子在基地中的僻静角落秘密幽会，并在之后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当六名学员被传唤至云海军校特别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这场幽会已经演变为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轰动丑闻。

（摘录）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接受云海军校（月球预备役士官学校）特别调查委员会传唤

询问时所记录的呈堂供词。

军事法庭记录（本地文件）475–A/军历2492年6月7日/（记录文件三维录像及心理状态分析情况正常）

文件于军历2492年6月13日依照军事法庭最高长官所下指示完成“加密”。

云海军校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委员包括：米切尔·K·利马上校（UNSC服役编号：00512–5991–1X），云海军校驻地军法官玛丽亚·F·吉列姆上尉（UNSC服役编号：00622–7120–RJ），云海军校军民联络处特派员弗兰克·O·威尔克（平民识别编号#：8813–316–0955–G）

（学员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在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面前进行宣誓。）

利马上校：请报上自己的姓名。

学员科尔：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长官。

吉列姆上尉：告诉我们，学员，三天之前，准确来说是在傍晚19:00时到23:00时之间，你在哪里，做些什么？

（科尔保持立正姿势，抬头凝视身体右方，这意味着身为右撇子的科尔正在读取存在大脑芯片之中的视频影像资料）

科尔：我同学员帕金斯，哈沃顿以及塔索夫一起在暗影三号周缘区域执行警卫任务。

弗兰克·O·威尔克：请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暗影三号周缘区域”的情况，科尔学员。

科尔：明白，威尔克先生。暗影三号周缘区域在军校中通常代指贯通整座军校的地下地表管道系统，这些管道将云海军校同阿西莫夫平民商业区连接起来。由于管道大部分都被建造在月面火口壁经过阳光照射所投的阴影下，所以得名“暗影三号周缘区域”。

威尔克：为什么要在这片区域执行警戒任务？

（科尔的双眼死死盯住前方）

科尔：我们得到了上级的命令。

吉列姆：学员，我们希望知道你们前去“暗影三号周缘区域”执行警戒任务的原因。

科尔：明白，长官。前往“暗影三号周缘区域”执行警戒任务的原因有二，首先，我们要防止未经授权的平民经过管道系统非法闯入到云海军校内部。其次，有报告说，最近曾经发现有UNSC军事人员未经允许通过管道系统将军用物资输送到平民聚集区中。

（其他五名等待接收询问的云海军校学员在等候席上不安地来回扭动。）

利马：你是否了解一些所谓“UNSC军事人员非法运送物资”事件的具体

情况？

科尔：我在官方报告中并未读到过类似的事件。

利马：你在避实就虚，科尔学员。

（科尔顿了一下，低下了头。）

科尔：我从未亲眼目睹过类似的非法行为。假如我发现此类行为，会在第一时间进行阻止并将具体情况向上级进行汇报，同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字不落地记录在任务日志中。

（吉列姆向前倾了倾身体，扶正了鼻梁上面的眼镜。）

吉列姆：你说自己从未“亲眼见到”过类似的非法越境行为。但是在你执行警戒任务，或者在其他时候，是否对于有关此类非法行为的传言有所耳闻？

（科尔咽了一下口水，重新抬起头来，目光扫过吉列姆上尉。）

科尔：我无法证实那些所谓的传言，无论我是否对其有所耳闻，我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流言所言非虚。

利马：让我来给你提个醒，科尔学员，请你认真听好，这样的提醒我只说一次。任何妨碍军事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的行为都将会被记为大过，并将被判处至少五年的苦役以示惩罚。

（科尔没有吱声。）

利马：科尔学员，我现在命令你告诉我们二十五号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命令你和盘托出自己知道的一切情况，是否有UNSC军事人员非法进入到平民区，或者那天晚上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特殊情况？

（科尔深深吸了口气，目光对准利马上校的双眼。）

科尔：长官，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那天晚上，一切……一切正常。

（吉列姆上尉，军民联络处特派员威尔克以及利马上校三人开始低声讨论。）

（科尔继续保持着立正姿势。）

吉列姆：如果你为了兄弟之情或者是信念荣誉而执意袒护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学员，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科尔学员。不要为了保护一个犯错的兄弟而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你的成绩和表现一直非常出众，然而拒不履行上级命令的学员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学员，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不知何时，康拉德·沃尔科夫上将坐到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庭审的旁听席上。）

（面对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学员科尔并不知道上将的到来，但是他却站得更直，汗水开始从科尔的头上不断冒出。）

科尔：难道说我仅仅只是为了避免引火上身就无视事实真相大放厥词，这样我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难道我必须要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妄加猜测才能独善其身？

利马：科尔学员，你这是在藐视特别调查委员会！等下我再和你算总账。

（利马上校示意警卫带领学员科尔离开。）

（科尔向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三名委员敬礼致意，然后转身离开，在同沃尔科夫上将进行了短暂的目光接触后，转身离开。）

结婚证书

月面云海州　牛顿郡

在座的各位法官，治安官以及教会牧师们：

您们获准参加：

现年21周岁的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与现年XX周岁的茵娜·沃尔科夫即将举行的婚礼。

根据月球邦联共和国之法律，在此我讲结婚许可颁发与你。你们需在婚礼结束之后三十日内将结婚许可和证书返还与我。

本结婚证书已经我本人于公元2492年8月17日签名盖章加以证明。

奎因·赫伯罗特（月面云海州牛顿郡婚姻证书签证官）

证书

我宣布，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与茵娜·沃尔科夫于公元两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我鉴证之下喜结连理。

记载于公元2492年8月21日。

婚礼见证人：

迈克尔·H·科尔

康拉德·沃尔科夫上将

本证书经我本人签名盖章生效，哈罗德·耶茨。

出生证书

月面云海州　卫生部门
证书编号：4216
新生儿姓名：伊万·特洛伊·科尔
出生日期：2492年12月12日　　出生时间 0445时
性别：男性
出生地点：阿奇莫夫医疗中心
出生郡县：牛顿郡
母亲婚前姓名：茵娜·沃尔科夫
母亲DNA成分追踪：XXXXXXXXXX
父亲姓名：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
父亲DNA成分追踪：SUY—OOU—WYED
文件注册登记时间：2492年11月16日

本文件应作为日后任何法律文件或命令所依据的第一参考证据。（HRS 550—45—{b}）

日后如若作出任何改动，本文件将自动作废。

分析：

在云海军校特别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质询最终以毫无建树不了了之之后两天，利马上校收回了对学员科尔有关藐视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以及阻碍调查的指控。

记录显示不久以后，科尔同沃尔科夫上将的女儿喜结连理，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科尔本人就是那名同上将女儿私下偷情的神秘男子。

但是，仔细考虑后，人们又会发现这一切看似顺理成章背后的不合情理，沃尔科夫上将为何会允许一名勾引自己女儿的军校学员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上门女婿，而不是将他一脚踢出军校的大门？

对于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和茵娜·沃尔科夫的第一个孩子伊万·沃尔科夫的DNA样本采集分析显示（DNA采集由海军上将沃尔科夫亲自主持进行，代号：夜莺），伊万和科尔并无血缘之亲。

也许我们可以就以上事实做出如下解释：

1.沃尔科夫上将本人知道谁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但他对这个勾引自己爱女的小杂种并无好感。上将为自己的女儿寻找了一个合适的夫君，而坚持己见，无所畏惧的科尔则是上将女婿的不二人选。

2.伊万的DNA检测结果同所有嫌疑学员和云海军校军事人员的DNA样本均不匹配（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并不要求往返定居于月球的平民提供DNA检测样本）。而这则意味着上将的外孙，一打出生就没有父亲。

3.科尔确实是那夜同上将女儿幽会偷情的学员，但并不是伊万的亲生父亲。

科尔的缄口不言使这些问题将会永远成为难以解开的谜团。究竟是沃尔科夫上将说服了科尔接受了自己的女儿，又或者是崇尚骑士精神的科尔在最后关头挺身而出，将失魂落魄的上将女儿迎娶到家，并做上了孩子伊万的“名义父亲”？

科尔的崇拜者们坚信科尔做出了崇高的选择——一个崇尚荣誉，坚持美德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他人应尽的责任。

科尔的诋毁者们则坚持这场婚姻风波恰恰昭示了科尔的投机本性：他在上将最为困难的时刻选择成为沃尔科夫的上门女婿，希冀日后能够得到岳父大人的帮助与支持，并以此踏上平步青云的晋升仕途。

也许，事情的真相恰恰就是以上两种观点的中和？

无论如何，科尔同茵娜的婚姻维系多年，在之后的岁月中，科尔和茵娜再育二男一女一共三个孩子（DNA检测分析显示这三个孩子确为科尔亲生）。平心而论，科尔是一名慈祥和蔼的完美父亲，他深爱自己的四个孩子，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都坚持同子女互通书信，每当子女生日时候，科尔从不忘记为孩子准备精致的礼物，除了茵娜，科尔对孩子们的关心与支持无人能及。

结束为期两周的蜜月之后，科尔被转属至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上，前往远地殖民地执行清剿叛军的军事任务。

第四部分 》》

远地殖民地大反乱·卡里斯托事件（公元2494年）

在殖民纪元结束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公元2490年），地球政府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主要任务是维护并保障殖民星球后勤物流的畅通无阻，以及解决不同星球间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消灭所有流窜于星系中的海盗船队。数十年来，UNSC的军官们一直在假想战场上反复练习如何指挥部队赢得大规模的空间舰队会战，而

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当面对那些隐匿于平民百姓中突然发动袭击的叛军份子时，自己却是毫无招架之力。

在一系列发生于远地殖民星域的叛乱事变当中，卡里斯托事件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反叛例案，与此同时，年轻的科尔也正是在卡里斯托事件中开始在舰队之中初露锋芒，崭露头角。

UNSC下属情报机构怀疑远地殖民地拉沃西亚星球利用走私等非法途径，将大量高度提炼的硒矿以及锝矿（制造超光速引擎所不可或缺的矿石原料）转移至黑市进行倒卖。

除去黑市交易将使UNSC失去数目可观的税收收入外，地球政府还意识到叛乱份子极有可能使用这些稀有矿石私自制造超光引擎，为了将“事故”扼杀在襁褓之中，UNSC中央司令部（简称CENTCOM）下令海军舰队立即对整个拉沃西亚星系进行航运封锁，同时对来往货船进行严格盘查，UNSC绝不允许再有任何同稀有矿石一般极具战略价值的“违禁物品”流入到处于自己管辖范围外的黑市中。

UNSC所属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在例行巡查中拦截了一艘贸易商船并登船搜查，由于事先听到了有关UNSC军事人员强制征用民用舰艇的流言（根据调查，我们确信流言的始作俑者为叛军同情份子），贸易商船的船员做出了过激的挑衅———一名贸易商船的船员掏出随身携带的武器对准UNSC搜查队员，双方在商船中进行了短暂的交火冲突，共有三名海军士官以及二十七名船员在这场意外事件中不幸身亡。

最终，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的舰员却未能在贸易商船之中搜缴到任何列入违禁名单的私藏货物。

惨案的发生使整个拉沃西亚星系的人民为之震惊骇然。三十七天之后，卡里斯托号再次拦截另外一艘贸易商船并要求其允许UNSC军事人员登船进行搜查。贸易商船无条件准许了卡里斯托号船员的登船要求，但是当卡里斯托号舰员踏入贸易商船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货舱中空无一物，正当搜查队员们面面相觑时，隐蔽在驾驶舱中的商船船员开启了货舱中的气密闸门，所有搜查队员瞬间就被吸入太空，当场毙命。贸易商船的船员随后对毫无防备的卡里斯托号战舰发动了突袭并击毙了所有留守战舰的UNSC战斗人员。

贸易联盟俘获了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并彻底修改了战舰的导航系统和数据资料库。

现在，叛军已然是全副武装。

作为回应，UNSC派出了一个由三艘轻型驱逐舰组成的特殊舰队前往拉沃西亚星系，这群掌握着从未在实战之中一显身手的武器装备，同时也从未参加过真实战斗的UNSC男女士官们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俘获或者彻底击毁已经被叛军控制的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

UNSC“拉斯维加斯”号战舰的舰长哈罗德·刘易斯被任命为追击舰队的

指挥司令官，而刚刚从月球候补士官学校毕业的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少尉，则作为拉斯维加斯号上的辅助导航员，参与到这场围猎叛军战舰的作战行动当中。

军历2494年3月2日 0315时/执行追击剿灭任务的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上/天龙座28星区（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椭圆形的舰桥内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操控平台，导航系统，驾驶系统，工程系统，通讯系统以及武器操控平台，不断闪烁的蓝绿灯光映照在舰桥士官们的脸庞上，在他们身旁的武器操控平台上，赤色的警报灯光则将舰桥的阴影区域映得通红闪亮。

刘易斯舰长坐在自己的指挥座椅上，紧张地注视着主观测屏幕上投射的影像，而“拉斯维加斯”号的副舰长林克希尔中校，则眉头紧皱地伫立在刘易斯舰长的身旁。

“报告目标运行状态。”刘易斯舰长命令道。

“对方仍在持续减速中。”科尔少尉回答道。

这名年轻人一头短发，目光冷峻而又坚毅，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面前的操控平台，重新复查了一遍导航电脑运算得出的敌舰航线数据，接着说道：“敌方战舰正在直线驶往小行星带中。”

“我们必须要在那些杂种躲进小行星带中之前干掉他们，”林克希尔中校对舰长说道。“我们的战舰体型过于庞大……也许我们能够进行迂回运动躲过一些陨石，但是过于深入小行星带中将会……”

“将会使那些狗娘养的家伙有机会来和我们玩起猫捉老鼠的无聊游戏。”舰长回答道。

刘易斯舰长在舰队加密频道中迅速键入了一条信息，其余两艘战舰的舰长立即对刘易斯舰长的提议作出了回复。

“耶利哥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对我们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赞同，”刘易斯舰长说道。“让我们快速行动，尽快在这艘该死的破船逃入小行星带之前将其击沉。重新设定追击卡里斯托号的导航路径。”他对科尔少尉下令道，“引擎全开，以最高航速将我们尽快带到那个杂种的身旁！”

“正在更改导航路径至新坐标030×270，长官。”科尔回答道。

“引擎反应堆运转功率达到百分之百。”泰勒中尉报告道。

拉斯维加斯号战舰加速向前驶去，主观测屏上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的舰体每过一秒都在众人眼中显得更加清晰，更加庞大。

“敌方战舰仍在持续减速中。”科尔报告道。

“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花上一点时间来对整个小行星带进行一番导航扫描，”舰长若有所思地说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有谁能告诉我这些杂种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怪药？”刘易斯舰长转身问道负责武器操纵的约根森中尉：“还有多久敌人将会进入我们的火力打击范围内？”

“二十秒钟，长官。”约根森中尉回答道，“战神导弹系统的开火方案已经计算完毕，目标可能环绕小行星带边缘的巨大陨石做出规避动作，但是我们的追踪索敌系统已经锁定目标，战神导弹的自动跟踪系统将会确保我们的开火方案万无一失。”

“那就将导弹发射时间设定为二十秒后，”刘易斯舰长回答道。“将开火方案传送给僚舰耶利哥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号，让电脑系统自动修正并执行计算完毕的射击方案。编号01到06的发射舱开始装填战神型导弹。”

科尔抬头瞥了坐在一旁的约根森中尉一眼，而后者注视着科尔的目光，有些无奈地轻轻摇了摇头。

“编号01到06的发射舱战神型导弹装填完毕，长官。”约根森中尉回答道。他解除了拉斯维加斯号武器库中六个导弹发射舱的保险设定，同时启动了舰载电脑的自动发射系统，武器操控平台之上的绿色确认信号灯亮了起来。

“这群白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坐以待毙的瓮中之鳖了呢，哈哈。”刘易斯舰长满意地打了个哈欠。

科尔死死盯住自动控制系统的轨迹运动显示屏幕，凝视着屏幕之上的坐标轨迹，不禁皱起眉头。

UNSC耶利哥号驱逐舰 外部摄像镜头6–K／ 0317.235
军历2494年3月2日

十八枚战神导弹拖着灰色的烟雾轨迹朝着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疾驰而去，整整二十秒钟，战神导弹都未能进入到能够杀伤目标的有效起爆半径范围内，而卡里斯托号战舰则开足马力，迅速遁入到一颗曼哈顿一般大小的陨石阴影之中。

卡里斯托号全速旋转舰体，躲入到陨石的背面。

战神导弹各自分散开来，按照电脑测定的最佳追击路线极速飞向躲藏在陨石之后的卡里斯托号战舰，远远望去，战神导弹身后所拖曳的长长烟雾如同伸入无边黑暗的纤细手指一般，想要将卡里斯托号作为掩体的小行星牢牢握入掌中。

但是这些导弹却无一命中敌方目标。

就在众人诧异时，天龙座第26星区的茫茫星空中突然出现了第二轮红日。

一阵几乎能够直接刺瞎双目的惨白亮光席卷了舰桥上的所有观测屏幕，超高强度的紫外射线瞬间就映射到舰桥之中。

一枚核弹装置被埋入了那枚犹如曼哈顿岛一般大小的陨石中，埋入了正对UNSC追击舰队的表面岩层。核弹引爆的巨大能量摧毁了整块陨石，陨石之中的铁矿和冰层被粉碎融化，炽热无比的等离子和融化金属所组成的烈焰暴雨瞬间就冲入了三艘UNSC驱逐舰所组成的追击舰队。

舰队前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首当其冲，被铺天盖地的烈焰风暴砸个正着，磁力加速炮轨迹追踪系统和侦查天线阵列被瞬间蒸发，随后而来的等离子火云风暴将整艘战舰彻底吞没，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驱逐舰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的星空中。

一块硕大的陨石碎块借着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刮过拉斯维加斯号战舰的腹部，虽然没有直接命中船体，但是碰撞仍然对战舰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拉斯维加斯号的腹部船体框架在冲击后向内扭曲足足二十多度，大量气体从已被摧毁的甲板内部倾泻而出。

耶利哥号驱逐舰也被那从天而降的死亡火雨击中了舰体，碎石冲击的巨大能量完全抵消了耶利哥号先前的前进动量，并开始向后倾斜，整个船身都翻了过去，接着无助地在太空之中翻滚起来。

耶利哥号驱逐舰上的外部摄像镜头6–K也在一同旋转，但是远距离下它仍旧能够捕捉到卡里斯托号战舰的船影，叛军控制的轻型巡洋舰毫发无伤，大摇大摆地驶出自己的藏身之地，径直驶向遭到重创的UNSC舰队。

外部摄像镜头6–K捕捉到一块富含铁·硅元素的岩石正从远方向着自己高速飞来，之后，碎石就将摄像镜头6–K砸个粉碎。

图像记录到此为止。

只剩下一片刺眼闪烁的静电雪花。

外部摄像镜头6–K 状态：已被摧毁

军历2494年3月2日 0329时／执行追击剿灭任务的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上／天龙座28星区（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舰桥中随处可见不住翻滚的防爆塑料碎片，刘易斯舰长斜坐在指挥座椅上，他的手臂下垂，已然是气息全无。林克希尔中校漂浮在舰桥半空，扭曲变形的尸体在警报装置血色一般的亮光映射下，显得更加阴森可怖。

整个舰桥之中只剩下导航系统，通讯系统，以及武器操控平台的一个作业面板仍然保持着正常运转，其余的所有仪器，都在爆炸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与损伤。

科尔少尉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安全带将这名精干的小伙子牢牢地绑在了自己的座位上。科尔娴熟地操控着自己面前的导航系统，反复检查拉斯维加斯

号及其僚舰的受损情况。

“布宜诺斯艾利斯号被敌人彻底摧毁，长官，”科尔高声报告，他的嗓音因为震惊而有些颤抖。“探测器显示最后出现的那片区域现在只剩下……一片四散横飞的残骸与碎片。小行星带附近眼下存在极强的辐射干扰，虽然不是十分确定……但是我认为耶利哥号驱逐舰已经同卡里斯托号接上火了。我探测到多个导弹锁定的警报信号，但不确认是哪一方掌握了主动打击权。”

科尔少尉开始等待刘易斯舰长向他下达对策命令。

科尔少尉继续在等待着。

他终于想起要扭过头来一探究竟……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只有舰长和中校畸形扭曲的尸体……舰桥上的其余士官也都毫无生气，一动不动地歪倒在自己的座位上。

科尔解开系于腰间的安全带，逐个检查舰桥军官的伤势情况，却发现只剩约根森中尉仍有微弱气息，科尔迅速翻出止血绷带，绑在了约根森中尉血流不止的小腿上。

料理完约根森中尉的伤势后，科尔快步来到通讯平台前面，他清了清嗓子，开口讲道，“所有位于四号，五号以及六号甲板的医护人员以及火力小组，立即赶来舰桥报到，”科尔顿了一顿，他打量了一下身旁死去的舰长和同僚，补充道。“所有能够来到舰桥的船员，立刻赶来报到。”

灯光闪烁的武器操控平台突然爆发出刺耳的尖锐警报，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已经被敌方战舰的巡航导弹跟踪锁定。

科尔在通讯频道之中高声警告：“所有船员准备承受冲击！所有船员立刻……”

舰桥剧烈地颤抖起来，科尔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恶心与眩晕。

舰桥中的空气迅速冷凝为霜，紧随其后的急速解压将舰桥之上的影像记录系统炸个粉碎。

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上／ 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系统　状态：已被摧毁

军历2494年3月2日　／　执行追击剿灭任务的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上／ 天龙座28星区　（舰桥保存声频文件）

（控制权力移交程序生效　命令代码　TR-19428-P）

刘易斯舰长和林克希尔中校都在叛军发动的核弹袭击中不幸身亡。舰桥上的其余军官非死即伤，我们现在的处境糟糕到了极点。

我，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少尉（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在此依照战时指挥条例，暂时代理接管UNSC“拉斯维加

斯”号驱逐舰的指挥权。

舰桥之上的紧急气密阀门已经启动，一层到八层甲板，十一层至十四层甲板的受损舱室隔离完毕。十六层以及十七层甲板的损毁过于严重，确认无法修复，正以最快速度疏散十六、十七层甲板上的幸存人员。

肖·滕川跃迁加速引擎目前处于脱机状态，主反应堆以及副反应堆运作不能。系统与主反应堆中发现爆炸残留异物，防辐射扩散条例已经生效。

现在轮到我们变成敌人眼中无路可逃的瓮中之鳖了。

自从加入军队后，我一直努力学习并一丝不苟地执行军队之中的繁琐条例，同时身体力行地坚守军人为之自豪的荣誉与信念。

为了追寻军人肩上承载更为高尚的荣耀与责任，别无选择，我唯有打破常规。

摆在我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打破常规，放弃荣誉，为战舰上的男男女女赢得足以发动绝地反击的一线生机；或者黯然吞下战败的苦果，不，眼下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与失败，我只有暂时放下战士所珍视的荣誉信条，唯有如此，我才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丝生的希望，为所有船员赢得一丝生的希望。

为了拯救战友的生命，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下令关闭我们的导弹发射舱门。

我已经向叛军控制的“卡里斯托”号战舰发去了愿意立刻无条件投降的全频道通讯，并请求他们立即登舰，转移并救治我们危在旦夕的受伤船员。

叛军们绝对不会拒绝一艘自投罗网的UNSC驱逐战舰，拉斯维加斯号对于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他们是绝不会贸然开火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他们会对我们发出的遇难求救做出正面答复。

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 舰长日志 状态： 读取完毕

军历2494年3月2日0406.335时 UNSC“拉斯维加斯”号驱逐舰 外部摄像镜头A-4

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停在了距离拉斯维加斯号左舷五公里远的星空中，位于卡里斯托号战舰腹部的导弹发射舱已经开启舱门，一旦情况有变，卡里斯托号就会先发制人，将彻底丧失防御能力的拉斯维加斯号炸成碎片。

整整三分钟过后，卡里斯托号慢慢驶到拉斯维加斯号的船体船体左侧，拉斯维加斯号的左舷5号货舱正对卡里斯托号右舷的3号货舱。

卡里斯托号伸出了舰体表面的铰链触手，摸索着牵挂在拉斯维加斯号受损严重的甲板牵引装置上。

机械手臂将拉斯维加斯号拉到了卡里斯托号的身边，随后一条宽敞硕大（足

够三辆重型卡车并排驶过）的对接通道从卡里斯托号的右舷伸出，对接到拉斯维加斯号的左舷密闭闸门上。

对接通道之上的桔黄色安全信号灯不断闪烁，这意味着两艘战舰已经完成对接，各个关节部位密闭情况一切正常。

卡里斯托号战舰在阿尔法通讯频道中发来了如下信息：拉斯维加斯号，准备接受登舰受降。停止无谓抵抗，我们将保证所有船员的安全，并会在第一时间将伤员送至劳伦斯空间站进行救治。敢耍花招，我们就格杀勿论。

回答（阿尔法通讯频道）：这里是拉斯维加斯号，我们无条件接受你们的登舰要求，我们不会做出傻事。

不久之后，卡里斯托号右舷甲板上，更多的安全信号灯亮了起来，卡里斯托号的腹部货舱已经打开舱门。

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颤动从拉斯维加斯号的左舷沿着对接通道一路传递到卡里斯托号的右舷船体之中。

卡里斯托号的船体内部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从3号到14号甲板，腹部船体被炸得面目全非，扭曲的甲板碎片，残缺不全的尸体以及灰绿色的反应堆冷却剂从爆炸所造成的巨大空洞中蜂拥涌出。

剧烈的爆炸与冲击让两艘战舰都暂时失去了控制。

两艘战舰之间的对接通道在爆炸的冲击拉紧，扭曲，而后从中间破损开来，折为两段。

拉斯维加斯号上不断喷涌的泄露气体将其推离了已然是近乎瘫痪的卡里斯托号战舰。

卡里斯托号轻型巡洋舰的后部船体甲板闪耀着暗红的光，刚才的爆炸波及到了引擎舱室，卡里斯托号的主副原子反应堆都已过载融化。

拉斯维加斯号战舰的推进系统重新启动，战舰从翻滚旋转的状态中慢慢稳定下来，然后调转船头，正对舰体中部已成一片废墟的卡里斯托号。

拉斯维加斯号上的导弹放射舱门重新打开。

通讯（阿尔法通讯频道）：这里是拉斯维加斯号战舰，我命令你们立即关闭导弹发射舱门，同时打开主控系统第347号安全端口以便我方导航系统接管贵舰控制权。留给你们的选择只有两种，立即照做，或者静待拉斯维加斯号炮门全开，将贵舰轰成碎片。

分析：

在同叛军舰队的早期交锋之中，UNSC从未预料将会发生如此惨烈血腥的空间对决。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武器装备尚未配置给那时的海军舰队，而那厚重的A级钛合金甲板以及威力无穷的磁力加速炮，也正在从工业用途迅速转化为军备

生产中，随时准备开始大开杀戒。

而令UNSC舰队军官们更为头痛的问题则是，一旦战场从二维的平面海洋转移到全三维立体的宇宙空间当中，所有的战术与策略，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彻底改变。

卡里斯托号所发动的核弹奇袭着实令人叹为观止。通常情况之下，人们认为原子武器在太空战斗中几乎毫无用武之地。真空环境将会最大程度降低并吸收核弹爆炸所引发的冲击能量波和电磁脉冲效应。

但是叛军却巧妙利用了UNSC战舰麻痹大意的作战心理，他们事先将核弹埋入陨石之中，利用核弹摧毁陨石后所点燃的炽热火雨来袭击毫无防备的UNSC追击舰队。极富创造想像能力的战术没有辜负叛军重望，他们取得了成功击沉一艘，重创两艘UNSC战舰的惊人战绩。

当然，这场战斗之中最令我们拍手称绝的还是科尔那灵光一闪的天才战术构想，25世纪末期的UNSC军人和商贸人员都推崇那虽不成文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间航行条例，特别是严格恪守对于遇难船只协助救援的条例章程。科尔伪造遇难信息以引诱卡里斯托号进入圈套虽然称得上是无人能出其右的天才绝想，但是这样的举动同样违背了一名船员所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章，所以，如何处置“特殊情况特殊行事”的科尔少尉在UNSC最高司令部中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巨大争论，科尔的举动既可以为他赢得一枚UNSC军团荣誉勋章，同时又可以将他直接送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而最终结果则是，UNSC最高司令部既未授予科尔勋章，也未将其送上军事法庭，高层担心任何一种选择都会在之后类似的当事人案例处理中起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客观来看，早在数个世纪之前，科尔抛弃“无上荣誉”诱敌深入，游走于法制和道德灰色地带的行为就在人类的漫漫历史中有所体现。

回到科尔灵光一现的绝地反击上来，他在最后时刻对卡里斯托号所采取的致命一击不仅大胆又极富想像力，体现了科尔随机应变的处置能力。科尔对“拉斯维加斯”号战舰的内部构造一清二楚，他事先命令幸存船员将战舰剩余的最后一枚战神导弹从导弹发射舱移至进行对接的左舷5号货舱，一旦卡里斯托号打开自己的右舷货舱舱门，战神导弹就能通过对接通道直接打击卡里斯托毫无防备的超光引擎以及反应堆冷却系统，对其造成致命打击。

科尔在随后的私人日志中也承认，自己今后绝不会在敌军控制的星域之内向对方发出遇难信号。

“没有人会相信的，”科尔写道。“投降，坦白来讲，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选择之中。”

UNSC，以及遍布远地殖民星域的叛军部队，都已经开始从盲目自大中慢慢清醒过来，他们都将各自学习，不断进化，以投入即将到来的残酷战斗中去。

科尔也在不断地自我充实与进化之中，他已经下定决心抛弃那过时的伦理道德，为了取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

第五部分 》》

远地殖民地大反乱

“戈耳工”（希腊神话之中的蛇发女妖）同“好战之徒”的生死对决（2495–2504）

由于表现出众，科尔在舰队中晋升神速（尽管在舰队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议和质疑之声），他从少尉被迅速提拔到中尉，然后又被任命为一艘巡游远地殖民星域的轻型巡洋舰上的中校舰长，在同叛军武装和海盗船队进行了五年的对抗交锋并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战绩之后，科尔被任命为戈耳工号重型驱逐舰的舰长，这是UNSC第一批加装了磁力加速炮（MAC）系统并正式投入现役的新锐重型战舰。

在科尔的私人日志中，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幸运女神的眷顾。科尔心中清楚，自己的仕途升迁招致了众多非议，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快速晋升同远地殖民地日益加重的叛军作乱不无关系。

科尔确实嗅到一丝事实的真相。军情局希望将科尔打造为一名完美的英雄，并借其威望，打消近地殖民地人民对于UNSC平叛不利的不满与疑虑。随着UNSC与叛军的对抗和冲突日益升级，越来越多近地殖民星球政府的立场开始动摇，越来越多近地殖民地居民也开始怀疑仅仅只是为了维持地球联邦政府形式上的完整与统一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牺牲，到底是否物有所值。

地球政府需要一个能够缔造传奇的英雄，来打消民众的种种顾虑，来重建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信念与决心。

叛军变得更加狡猾，更加难以对付，他们学会了藏匿于人群中以躲避追捕，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敌进我退的战术策略，开始在各地发动恐怖袭击以恐吓人心，更令UNSC无法接受的则是，通过种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包括偷盗，强夺，改装以及自行建造），叛军已经拥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巡洋舰队。

科尔的战斗记录并非绝顶完美，毫无瑕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UNSC柏勒洛丰（希腊神话之中骑乘天马佩加索斯Peagsus的英雄）——UNSC柏勒洛丰号护卫舰。战舰在同叛军的战斗之中被敌人俘获，被更名为“好战之徒”。该战舰与科尔相遇曾经三战不败——两次成功脱逃，而最后一次则打成平手。

坦白来讲，柏勒洛丰号护卫舰对科尔将军来说，是一个难缠棘手的狡猾敌人。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茵娜·霍尔科夫（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邮件路由来源： UNITY557/军历2500年3月9日

茵娜：

你的最后一封来信着实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这就是你内心真切实际的感受吗？难道我们数十年来携手共建的美满婚姻，最终仅仅换来了一张白纸黑字的离婚协议？

我心里清楚，绝对不会是你父亲逼迫你做出离开我的狠心决定，难道你已经对别人产生了……难道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

是的，绝对没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你从来就不想嫁给一个长年累月有家难归的职业军人，我想我们双方都早已无法忍受军部所做出的三次延长我服役期限的荒谬决定。我无法想像在此期间你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远在千万光年之外丈夫的性命安危。是我，是我害得你整日在不安中虚度了女人一生中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而每当参加围绕你父亲所举办的各类军界社交聚会，面对军中各路精英时，却又仍然不得不擦干泪水，强颜欢笑。

我希望自己能够甩开所有这些包袱，全心全意履行我作为丈夫以及四个孩子的父亲所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孩子们都已长大懂事，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而当听到他们这么多年唯有在官方通讯视频之中才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模样时，我又感到无比的难过与辛酸。

但是，军队需要我，人民也需要我。为了拯救更多危在旦夕的生命，我只能竭尽全力，坚守岗位，只能尽力在远地殖民星域竭力阻止很有可能全面爆发的人类战争。

也许你并不理解这些，也许在你看来，我的无奈与苦衷仅仅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而已。但是我明白自己的使命所在，我必须要留下来。

我永远爱你，茵娜，我永远爱我们可爱的孩子们。

我真诚地请求你再次慎重考虑自己做出的决定。

无论如何，我都会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如何，我都会平静接受你所做出的最终决定。

永远爱你的普雷斯顿

军历2501年6月2日 0700时/UNSC戈耳工号重型驱逐舰/大熊座θ星系（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科尔舰长并没有坐在戈耳工号舰桥中央突起部分的指挥座椅之上，他在舰桥之中如同正在猎食的鲨鱼一般悄无声息地游来走去，默不作声地注视着自己手下全神贯注监视敌情的男女士官。

科尔的两鬓已然斑白，他的脸庞早已不再年轻，岁月的洗礼在这位昔日少年得志的英雄脸上留下一道道饱含沧桑的褶皱纹理，虽然疲劳和紧张已经如影随形地跟随多日，但是科尔依旧是沉着镇定，如同充满魔力的磁场一般，舰桥之上的所有军官都能够感受到科尔将军那极具感染能力的冷静与自信。

戈耳工号在过去七十二小时之中已经同叛军战舰进行了两场战斗，叛军夺取的UNSC柏勒洛丰号护卫舰同戈耳工号的两度交锋，不仅几近将戈耳工号战舰的弹药储备消耗殆尽，同时也让科尔麾下的男女士官无不感到紧张，身心俱疲。这确实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戈耳工号在34.7分钟前第三次同柏勒洛丰号狭路相逢，在互相发射了射手型导弹致意之后，戈耳工号开始环绕一颗陨石进行圆周运动，以寻找一个绝佳位置射出那致命的一击。

这确实是致命一击，任何装甲在磁力加速炮面前都不堪一击。

迄今为止，从未有舰船能在钨制磁力加速炮弹丸的迅猛打击后幸存下来。

一阵战栗传过“戈耳工”号的船身，一阵白光闪过——磁力加速炮再次开火。

戈耳工号重型驱逐舰上的人工智能制表商，一个怀抱巨大吊钟的年迈老者出现在三维投影器的基座之上。

“磁力加速炮弹何时命中目标？”科尔问道。

制表商瞄了一眼怀中吊钟的时针，回答道：“六秒之后。”

舰桥中央屏幕之上的磁力加速炮弹丸闪烁微蓝光芒，它的弹道径直指向对面的柏勒洛丰号。

“敌军战舰试图做出规避运动，他们正在转向，新航线030×090，”负责导航的马利基中尉高声喊道。“柏勒洛丰号的引擎已经达到了最大运转功率。”

柏勒洛丰号护卫舰，也就是叛军所谓的好战之徒号拼尽全力想要能躲过这最为致命的绝杀袭击，但是已经太晚了——相比风驰电掣的磁力加速炮弹，任何战舰速度都慢如蜗牛，只能任人宰割。

“敌军战舰发射导弹！”负责武器控制的巴特斯中尉高声宣告。

“毫无意义的垂死挣扎，”马利基中尉说道。“相隔距离如此之远，戈耳工

号上的定点防御系统能够轻易击坠这些来犯的导弹。”

但是好战之徒号发射的战神导弹却出人意料的提前引爆，一路绽放开来。

其中一枚战神导弹恰好引爆于高速飞行的磁力加速炮弹附近，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略微影响到了磁力加速炮弹，使其运动稍稍偏离原先的预定发射轨道。

戈耳工号舰桥中央的主显示屏上，一条磁力加速炮弹轨迹路径的蓝线径直指向屏幕对面的红色圆点……却没有命中目标……紧接着从柏勒洛丰号舰体上方轻轻掠过。

“这不可能。”巴特斯中尉站起身来，难以置信的自言自语道。

“这并非毫无可能，”科尔回答道，“只是……可能性相对很小而已。”

“弹道追踪系统已经确认，”制表商在一旁插嘴道。“我们没有击中目标。”

马利基中尉转过头来：“他们竟然预测到我们要在这里发射磁力加速炮，长官？”

“柏勒洛丰号上的指挥官确实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与预测，”科尔注视着面前的观测屏幕。“同时也经过了精密计算和反复验证，因为只有此时身处此地，我们才有机会捕捉一条足以发动致命绝杀的绝佳射击路径，这是我们一击毙敌的天赐良机……不得不说，他们的运气确实好得出奇。”科尔皱起了眉头：“仅仅只是利用战舰之上最后仅存的几枚导弹竟然做出如此精彩的防御指挥，柏勒洛丰号上的叛军指挥官确实不容小觑。”

“不仅如此，”制表商说道。“这些战神导弹的预设引爆坐标全部位于从戈耳工号到柏勒洛丰号之间的直线射击向量上，而且每枚导弹预设引爆地点的设置都经过了非常精密的验证计算，它们的爆炸影响范围半径相互重叠，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叛军可能并未掌握磁力加速炮弹飞行射速的详细数据资料，但是只要我们按下磁力加速炮弹的发射按钮，这条向量上总有一枚导弹爆炸足以将磁力加速炮弹推离原有射击轨道。”

“看来只有等到将他们一网打尽之时，才有机会好好审问一下这些杂种到底为何会对我们的磁力加速炮系统有着如此深刻的研究与了解。”巴特斯中尉忿忿地说道。

“眼下我们又该如何才能做到将他们一网打尽呢？”科尔问道。“报告战舰运行状态，马利基中尉。”

“战神导弹已经所剩无几，长官，”马利基中尉报告道。“只有八号导弹发射舱仍有少量存余。我们已经发射了所有的磁力加速炮弹，战舰机库之中尚存七艘鹈鹕运输舰，目前正处于待机状态，可以按您命令随时出发。AAA定点防御机炮系统运转正常。”

科尔沉默地注视着显示屏上的柏勒洛丰号护卫舰在自己面前大摇大摆地转向

离开。

“接收到外来通讯信息，”制表商的话语打断了科尔的沉思。“这是一条文本信息……来源是柏勒洛丰号护卫舰。”

“转发到我这里来，制表商。”科尔将指挥座椅前方的屏幕扭到一旁，只有他自己能够阅读到文本之中的信息内容。

好战之徒号：一天之内两次摆弄刚刚得到的玩具水枪，这样感觉到底如何，我想问的是，这玩具好玩吗？看来刚才你那志得意满，势在必得的绝杀一击确实已是你强弩之末。如今已然是耗尽弹药，你又打算如何将我们“绳之以法”呢？难不成还要将你手中仅存的那几艘鹈鹕再塞进磁力加速炮的线膛中，华丽丽地再放一炮？

科尔的手指在键盘之上灵巧地敲击着：

戈耳工号： 你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我想眼下贵舰的导弹发射舱之中同样也是空空如也。

好战之徒号：我真诚地邀请你，亲自登舰来一探究竟。

科尔沉思片刻，回复道：

戈耳工号：感谢贵舰的盛情邀请，不过眼下公务缠身，着实暂无闲情逸致登舰造访。

好战之徒号：普雷斯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看起来这次我们两人恰好是棋逢对手呢。假如有朝一日你选择退出现役，兴许还有机会投靠真正考虑人民福祉，维护星系和平的正义力量。

戈耳工号： 也许你应该来到戈耳工号之上，亲自说服我来回心转意？

足足十五秒钟过去后，显示屏上才传回了好战之徒号的回复信息：

好战之徒号：不错的提议，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不过我想，等到我们下次相会再登门拜访也为时不晚。

戈耳工号：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科尔的拳头轻轻砸在了座椅的扶手上，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柏勒洛丰号调转船头，加速离开。

“长官，我们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再次溜走？”巴特斯中尉说道。“这已经是它第三次将我们戏弄于鼓掌之间了。”

“是的，三次，”科尔回答道。“但是我们很快还会再次同柏勒洛丰号狭路相逢的，下一次碰面之时，就是柏勒洛丰号覆灭之日。”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军历2501年9月4日

迈克尔：

我们一直试图在寻找“好战之徒号”逃匿之后所留下的蛛丝马迹，尽管这场追捕游戏已经跨越了五个星系，但至今我们仍然一无所获。虽然我们并没有如愿同好战之徒号再次狭路相逢，但是同叛军舰队的小规模交锋却愈发频繁起来，戈耳工号先后击沉了两艘叛军旗下的轻型巡洋舰以及一艘贸易联盟所属的武装掠夺船，而这些信手拈来的小小胜利，竟然成为出现在公共媒体头条，所谓“意义重大的战略性胜利”。

以上这些肺腑之言我只会对你一人而讲，迈克尔，倘若我将包含如此之多敏感内容的信件寄予他人，定会被军情局的监察官员修改涂抹得面目全非（军情局正式保密协定中规定，凡涉及机密情报之书信内容，一律涂黑，信件远看如同“斑马”一般）。我非常确定，同时很高兴军情局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我们的家人，阅读过滤我们往来的信件，偶尔也会在审核你我通信信件的过程之中，稍稍放宽“涂改抹黑”的标准。

我想我们都已经深谙此道。

这场未被传颂的平叛之战让我和我手下的男女船员们感到身心俱疲，戈耳工号已经得到上级批准，暂时停靠在御夫座拉姆达星系之中的远地殖民属地“鸟巢”星球进行修整，同时养精蓄锐，以备来日再同好战之徒号决一死战。

这里很美……假如再配上有如俄亥俄州一样令人心旷神怡的红色沙滩，这里的美几乎能够与我们的故乡相提并论。这里也许就是戈耳工号最为理想的修整基地。

我仍然想念孩子们和茵娜，虽然自从茵娜执意签署离婚协议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个月，但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场不折不扣的噩梦。最令我心痛的是，我已经太久没有收到孩子们温情洋溢的来信。我虽然依旧从不间断地给孩子们寄去问候的信函，但是我想茵娜并不想要这个并不称职的“父亲”再次唐突地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她肯定早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信件全部焚毁。

请给孩子们带去我最最真挚的问候，请告诉孩子们我爱他们。

普雷斯顿

（摘录）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军历2502年3月12日

我已经和拉瑞就戈耳工号上核聚变反应堆的运行原理进行过多次讨论。（你还记得这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吗？就是那个我在信中曾经有所提及，那名拥有沙滩酒吧的美丽女子？坦白来讲，这个取得了核物理工程学博士学位，然而却不远万里，毅然来到远地殖民地开起酒吧的女子，正是我所中意的绝佳类型。）

我们的谈论并不涉及牵涉战舰内部构造的机密情报，仅仅只是一些普通等离子物理学的讨论与交流而已，然而拉瑞竟然略略一算，就得出一条能够提高战舰引擎输出功率百分之五的天才构想。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都太过低估这群远赴远地殖民星球进行开拓建设的拓荒者们了。

等到一切安置妥当之后，你和茉莉应该抽出时间来到这里，亲眼看看这里令人目瞪口呆的壮丽美景，我并不是想要劝说你们离开我们家族世代相守的农场，仅仅是希望你们也来见证一下这里旷世难寻的奇景而已。

（摘录）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军历2502年5月28日

发生在御夫座五车二星系的小规模冲突令我们出人意料的损失惨重——共有三十二名男女士官在同叛军的交战中不幸身亡。叛乱势力沉寂良久后发动的血腥袭击令我倍感震惊，就在不久前，我甚至还认为他们早已彻底丧失独立作乱的野心与妄想。

总部设于致远星上的最高司令部已经批准了我所递交的休假申请，在经历漫漫征程之后，我和我的船员终于得到了为期一个月的修整假期。司令部里的那些家伙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所递交的申请，戈耳工号在之前同叛军的作战中受损严重，确实需要一段时间乖乖待在太空站中加紧维修。

我要重新回到鸟巢星去，只有在那我才能够彻底远离一切不安与烦恼。我要静静地陪伴在拉瑞身旁，安安心心地享受这一段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

世界如此浮躁，我却如此美妙。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军历2502年11月9日

我们结婚了，迈克尔，婚礼仪式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我也已经另存附件，一同发送给你。

我很抱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这个天大喜讯（也许你很久以前就已经料想到这一切终将发生），我们的婚礼仪式庄严而有朴素，在当地教堂牧师的见证和祝福之下，我们喜结连理。

拉瑞非常开心，还有，她怀孕了。

上帝啊，这是有生以来我所度过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也许就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之中的第二个真爱。

我们的婚礼甚至让那些常年盘踞在大熊座θ星系的叛军也终于开始冷静下来（笑），他们开始尝试同政府进行协商谈判，真心希望一切噩梦都能够就此画上句号。

哈罗德·斯坦福斯上将寄予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舰长的机密函件
军历2503年6月13日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机密信息 代号 08871D-00
加密方案：红
公共密钥：信天翁-七宗罪-路西法-芝诺
来自：UNSC海巨兽号司令官哈罗德·斯坦福斯上将/UNSC最高司令部第三处指挥官/（UNSC服役编号： 00834-19223-HS）
发送：UNSC戈耳工号舰长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
主题：麻烦来了
密级：最高机密，只能使用目视阅读 （BGA指令）

一切都他妈的糟透了，普雷斯顿，坐下来好好听我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一切。

最高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我敢保证你不会喜欢，司令部命令你立即赶回致远星。

废话少说，让我们直接奔往主题吧。

在过去十七个月中一直和你保持密切联系的那个女人，或者说是你的第二任

妻子——拉瑞尼·卡斯蒂莉娅——和叛军有所勾结，哦，见鬼，她他妈的已经不是和叛军有所勾结那么简单了，她本人就是叛军中一名位列要职的高级指挥官，我们相信她就是叛军麾下一艘战舰的指挥舰长。

军情局已经得到了所有的相关情报，我已经看过他们递交的分析报告，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这群平时口无实言的杂种判断确实正确。军情局那群特务们追踪这名女性叛军领导人时日已久，他们刚刚确定了她借以掩护的平民身分——乌巢行星的酒吧老板娘拉瑞尼·卡斯蒂莉娅。

一切都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她这是在利用你，普雷斯顿。

军情局现在怀疑你向拉瑞尼·卡斯蒂莉娅透露了战舰巡航路径和机密科技装备的相关情报，相信我，普雷斯顿，那群如同鬼魅的特务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好了，让我们再次回到主题：

1. 致远星上的UNSC最高司令部将会在三小时后发布关于你临时处理决定的最新命令。

2. 从即刻起，你将被软禁于戈耳工号的禁闭室中，直至军情局下属的隐秘巡游舰“暗影之缘”号抵达星系之中。

3. “暗影之缘”号将会把你送往位于致远星的海军军事情报局总部，在那里你将接受军情局特工全方位的询问与调查。

4. 然后……鬼才知道你将何去何从。不过我敢打赌，只要无法确认你是“自愿”同叛军勾结合作，军情局就不会冒险将你送上军事法庭加以审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将你包装成一个承载人民万千希望的超级英雄，他们不会如此简单就让民众心目当中的“无敌战神”就此陨落。言归正题，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普雷斯顿，你奋斗多年所赢取的名声与地位都已经是岌岌可危。

我绝不相信你会同那些叛军有所勾结，这就是我违反条例，冒险将这一切告知你的惟一原因，普雷斯顿，我不相信你会蠢到告诉她有关舰队巡逻路线以及战舰武器装备的机密情报？

你现在还剩下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普雷斯顿，你一定要赶在军情局的杂种之前亲自抓获拉瑞尼·卡斯蒂莉娅，并将其扭送到致远星上的最高司令部中，相信我，这是证明你清白的惟一方法，你必须要抓住她。

祝好运。

哈罗德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寄予其兄迈克尔·詹姆斯·科尔（平民识别ID#：9081–613–7122–P）的私人函件

军历2503年7月6日

……

好了，最后一点，迈克尔，为了以防万一，我想还是有必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字不落地告知于你。

斯坦福斯的判断没错。

我回到我们位于鸟巢行星上的新婚寓所，但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拉瑞走了，同时带走了房间之中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品。她只留下了一张便条，纸条上印着两年前，戈耳工号同好战之徒号一番恶战之后的通讯信息文本。拉瑞怎么会知道这些？

拉瑞用红笔在其中的一段话下加上了着重符号：普雷斯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看起来这次我们两人恰好是棋逢对手呢。假如有朝一日你选择退出现役，兴许还有机会投靠真正考虑人民福祉，维护星系和平的正义力量。

这是拉瑞给我留下的惟一纪念，迈克尔，她就是好战之徒上的叛军舰长。

而我自始至终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难道她接近我仅仅只是为了套出有利的机密情报？这说不通，我从未和她探讨过任何涉及"机密"的敏感话题。更令我琢磨不透的则是，自从我们在鸟巢行星上的酒吧邂逅之后，大熊座θ星系的叛军活动几近绝灭。

难道拉瑞果真是一名间谍？那这两年之中我又一直在扮演何种角色？仅仅只是一名厌倦杀戮，堕入爱河的战舰舰长吗？

我必须找到一切的答案，迈克尔，我必须找到她。

普雷斯顿

（摘录）UNSC探戈作战群 战后总结报告

AI分析战斗形式综述连同伤亡报告另存于附件之中

概况：UNSC探戈战斗群（包含四艘重型驱逐舰）于军历2504年1月2日在大熊座θ星系遭遇一艘处于叛军控制下的UNSC护卫舰。两艘UNSC重型驱逐舰于战斗中严重毁坏，叛军战舰"好战之徒"号（UNSC所属"柏勒洛丰"号）失去控制，坠入附近星域一颗巨大气体行星（行星编号：XDU–OI—1）的引力范围圈内，坠毁。

分析：

历史给地球和她膝下的殖民儿女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也许确实不可避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远地殖民地大反乱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可估量的巨大遗产。假如不是为了遏制分裂势力的抬头，假如不是为了打击叛军舰队的袭扰，UNSC不可能在星盟入侵之前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星际舰队，不仅如此，平叛和戡乱还造就了一大批有如科尔一般极具战略天赋的指挥专家，而他们日后则成为抵抗星盟入侵的中流砥柱。假如不是因为叛乱敲响了UNSC重整军备的警钟，整个人类种族的命运又会将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彻底灭绝。

普雷斯顿·科尔无以伦比的辉煌战绩，再加上海军军事情报局推波助澜的强大宣传，使得科尔将军成为足足一代热血青年心目之中当仁不让的无畏战神。

但是对于科尔个人来说，不久之前，陪伴他已有多年的恩爱妻子才刚刚离他而去，等到他慢慢忘却伤痛，逐渐走出阴影，并意外得到第二次真爱时，命运又一次狠狠捉弄了科尔一把。

在之后的审查讯问当中，军情局负责审讯科尔的官员竟然异想天开地拿出“好战之徒”号被围攻坠毁的战后总结报告，当面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我只能将这种愚蠢至极的行为理解为这群白痴自打开始就已经认定科尔同拉瑞尼·卡斯蒂莉娅必有勾结，而他们则期望用拉瑞尼的死讯来击垮科尔最后的心理防线。

（建议：立即将军情局这群负责提审科尔的白痴混蛋转属至冥王星开尔文宇航检测站）

拉瑞尼的死讯确实将科尔彻底击垮，但是他的反应却和军情局那些家伙们心中意料大相径庭。若是换作他人，得知自己心爱之人已经香消玉殒足以令他们万念俱灰，从而乖乖交代一切。但是对于科尔来说，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他都要誓死维护拉瑞尼留存于世的荣誉与尊严。在之后进行的审讯当中，科尔彻底沉默下来，同当年自己在月球预备役士官学校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固执地拒绝回答一切有关拉瑞尼的讯问，即便可能会被军事法庭强行扣上叛国的罪名，甚至可能还会被处以极刑，但科尔仍然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与理念而缄口不言，沉默不语。

由于斯坦福斯上将在军部上下的四处游说，同时考虑到科尔本人在公众之中仍然拥有极高威望，军情局最终还是选择将科尔无罪释放，但是严令其不得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然后，这个曾经被地球及其殖民属地奉为战神的英雄回到地球，当上了一名稳坐办公室的赋闲将军。

假若地球政府同远地殖民星球的内耗继续持续下去，那么科尔的后半生注定将会同沙场无缘。但是，一个远比叛军凶险致命的可怕敌人，星盟的出现则将科尔重新推回到统率千军的风口浪尖上。

第六部分 》》

星盟・人类战争
科尔将军的漫漫征途（公元2525年—公元2553年）

科尔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他急切希望能够回到舰队，重返战场，继续为国家效力（科尔递交的转属请求均被驳回），科尔还拟定了数十条有利于提升UNSC作战部队对抗叛军能力的改革提案（均未被采纳）。在熬过了八个月百无聊赖的办公室枯燥生活后，科尔平静选择了从军部内退，而后接受了最高司令部给予他的荣誉补偿——被晋升为海军中将。

时光匆匆飞逝，科尔曾经熠熠生辉的将星开始逐渐失去光芒，人们也开始慢慢淡忘这个曾经叱诧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平叛悍将。科尔曾经多次尝试再次建立属于自己的两人世界，但是如同昙花一现一般，这些婚姻都以失败告终。

2525年5月11日，科尔因为肝硬化病情加重而被实施了肝脏切除手术，随后，科尔更换了人工克隆肝脏，不久之后，科尔再次接受移植手术，使用人工克隆器官更替了病变频发的心脏和内分泌系统。

同样是在2525年，星盟在远地殖民地丰饶星同人类发生了初次接触。手无寸铁的丰饶星居民在星盟压倒性火力的残酷屠戮下毫无还手之力。只有为数不多的丰饶星居民在当地民兵部队的帮助下成功逃出生天。在得知丰饶星已经沦陷的消息后，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CMA）立刻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去丰饶星进行侦查，包括维尔迪舰长指挥的驱逐舰赫克拉勒斯号，以及护卫舰东方号和阿拉伯号。他们在10月7号进入丰饶星附近星域，但是仅仅在跃出断层空间十四秒后就遭到了异星战舰压倒性火力的毁灭打击，东方号和阿拉伯号被异星战舰完全击毁，赫克拉勒斯号则拼尽全力退回到跃迁断层空间中。

赫克拉勒斯号上探测器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显示，异星人的武器和防御系统远远超出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他们是一个拥有比人类更加先进科技的智能种族。随后，殖民地武装力量总署被撤销并入到联合国太空司令部中统一管辖。UNSC最高司令部已经紧急集结了一支由四十多艘战舰所组成的庞大舰队来夺回丰饶星，并对抗异星人所带来的新威胁……然而，统领这支庞大舰队的主帅却迟迟没有确定下来。

为什么他们最终会选择科尔来担此重任？

时间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英明决策。普雷斯顿・科尔是一名无所畏惧的伟大英雄与神机妙算的战术奇才，也只有他才能肩负起抵抗星盟侵略，保护地球及其殖民领地的艰巨职责。

许多学者都和历史学家都曾指出，假若没有科尔将军率部做出的顽强抵抗，不出三年，星盟舰队就会烧光全部的远地殖民星球，并长驱直入，直捣地球，人

类文明不出十年就会在宇宙之中销声匿迹，灭绝殆尽。尽管如此，科尔将军的反对者们也一再宣称，任何掌握着如此庞大军事力量的将领都能够取得和科尔不分伯仲的辉煌战绩，甚至能够做的更好、更棒。

科尔同军部之中其他一些和被称为“传奇”的天才将领最大的区别则是，他是一名曾经纵情于美酒女色的落魄英雄，假若舰队司令部抵抗星盟入侵的作战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么科尔将是最为理想的替罪羔羊。

但是我并不认为科尔能完全承担失败的责任，同样，我也不认为揪出科尔就能够彻底平息民众的不满与愤怒。

我们必须需要一场胜利，我们必须要重新夺回丰饶星，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拉瑞尼·卡斯蒂莉娅的死给科尔留下了及其严重的心理阴影，这个男人已经看破生死，只要能够取得胜利，即使牺牲自己以及手下数以千计战士的宝贵生命，科尔也在所不惜。

而我们最为需要的就是这种视死如归的无畏勇气。

（摘录）海军军事情报局任务报告 编号：ZZ–DE–009–856–841
述职官员：杰克·霍普中校 （UNSC服役编号：01283–94321–KQ）
军历2525年11月2日

遵照上级指示，达默斯中尉随我一起前往科尔将军的寓所，向他通告军部已经决定将其召回现役，并任命其为夺回丰饶星的主力舰队司令员的消息。

科尔中将得知我们将要拜访的消息后反应非常冷淡。他身穿浴袍，打开房门，并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回礼致意。眼前的这个男人比我想像之中要苍老许多，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灰色的脸庞之上也是皱纹密布。在我还是一名孩童的时候，科尔就是军队中出镜率最高的战神明星，然而这名传奇英雄眼中熠熠生辉的慑人目光早已荡然无存，也许伫立在我们面前的仅仅只是科尔将军的肉体，我们已经无法寻回这名英雄的灵魂。

出乎我们意料的则是，科尔平静而又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军情局草拟的形势分析报告，并看完赫克拉勒斯号战舰负伤脱逃以及异星战舰不费吹灰之力就干掉了我们两艘战舰的任务简报。

达默斯怀疑科尔刚刚喝完烈酒，而科尔卧室中几个空空如也的芬兰黑牌伏特加酒瓶恰好印证了中尉的猜想。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科尔的头脑思维一如既往地犀利敏捷，科尔的寓所中，从客厅到卧室，到处都是凌乱摆放的书籍（真正的纸质书籍），这些书刊的内容主题大多和古今战史，海军战例分析以及薛西斯、格兰特和巴顿将军等著名军事领导人有关，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与跃迁断层空间理论数学分析和

其他高等数学理论相关的深奥著作。譬如《无限螺旋奇点理论框架之下的希尔伯特类域矩阵定义和元素引用的重新统一》 等等。

在认真阅读完形势分析报告两遍之后，科尔将军起身拿出酒瓶，满满斟上三杯烈酒。出于礼貌和对科尔将军的尊敬，我们接过了酒杯。

科尔终于开口讲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有三个女人离我而去，换过一个克隆肺，挺过了两次突发心脏病。孩子们，我已经老了，不再是从前那个威风八面的科尔将军了……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吧，我就去会会那些该死的异星杂种，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胆敢来此挑衅。"

科尔把手中的酒杯原封不动地放回桌上。"你们现在需要我的加入，如同我需要这些液体的存在一样。"

他站起身来，返回卧室，开始更衣。

等到科尔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是将服在身，精神抖擞，同几分钟前那个几近垂暮之年的落寞老人相比，眼前的科尔明显更加刚毅，更加威风凛凛，童年记忆中那个威风八面的科尔将军又回到了我们面前。

几乎本能反应一般，达默斯和我立即起身立正，向着科尔将军敬礼致意。

沉寂良久的战神终于重返战场，科尔开始着手进行夺回丰饶星的最后准备，他着手调遣战舰，召集人手，申请更多人工智能加入到自己的舰队之中，同时，科尔还要求得到所有军情局尚未公开的秘密情报。

科尔将会指引我们赢取必胜的希望。

科尔定能带领我们取得凯旋的辉煌。

中将私人日志（手写）／ 军历2525年11月5日

UNSC超重型巡洋舰"珠穆朗玛号" 位于跃出坐标为致远星附近星域的断层空间之中（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我已经反复阅读了赫克拉勒斯号拼死带回的任务报告，并基本搞清了在鲸鱼座×星系所发生的一切。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只能对敌人实力做出以下推断：异星战舰配备了能够进行定点打击的等离子武器，以及某种能够吸收外部火力打击的护盾系统。阿拉伯号和东方号仓促反击中所发射的磁力加速炮弹无法穿透这层能量护盾，并对异星人战舰本体造成实质损伤。异星战舰同时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东方号和阿拉伯号甚至没来得及进行还击就已经被彻底摧毁，所以我们迄今为止尚不了解核弹是否能够对敌人造成有效的打击。

我觉得，我们确实遇到大麻烦了。

我们现在就像一群即将对一个防守固若金汤的中世纪城堡发动自杀冲锋的远

古尼安德特人一般孤立无助。我们手中的树枝和石块根本不足以伤害中世纪骑士那坚不可摧的宏伟城堡，而恰恰相反，敌人的巨弩和架设在城墙上的滚烫油锅，则会顷刻之间就将我们杀得片甲不留。

即使情况已经如此糟糕，我们是否还有一丝绝地翻盘的希望？或者说我们这群原始愚钝的野人能够挖掘一条足以越过城墙的地道直捣黄龙，然后发挥自身近战优势，潜入城中同敌人展开肉搏？

这也许是我们败中求生的惟一希望。

同异星人的初次接触无论对我们，还是敌人来说，都更像是一场评判双方实力的测试。我们眼下明显落于下风，因此我们必须要用一场胜利来向异星人证明人类实力的强大。不管付出何种代价，我们都要取得胜利。

他们给我的新旗舰——超重型巡洋舰珠穆朗玛号，是一艘集合了众多最新尖端科技建造而成的新锐重型战舰（尽管战舰各项指标都令我非常满意，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依我所需进行一些附加改装）。珠穆朗玛号上的船员队伍也由从各个舰队之中抽调而来的精锐士官组建而成，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不可多得的优秀战士。

最重要的是，我的手下，他们很信任我。

上帝啊，我能够从他们眼中读出这种超越一切的信任，他们相信科尔将军能够带领自己走向胜利。

也许确实可以……也许，我将带领他们冲向死亡。

军历2526年3月1日0120时/UNSC“X射线”战斗群旗舰 珠穆朗玛号超重型巡洋舰/艾普森·印第安星系（舰桥三维影像记录状态正常）

科尔中将快步走进珠穆朗玛号的舰桥，两名副官紧随其后，随时准备传达科尔向舰队所下达的任何命令。数十名海军士官和辅助操控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全神贯注地忙碌着，以珠穆朗玛号为首的UNSC“X射线”战斗群已经跃迁来到了丰饶星附近星域的常规空间中。

向外散发着诡异蓝光的丰饶星出现在舰桥正中巨大的主观测屏前。

科尔停在一块黑板大小的半透明显示屏前，熟练地将星系平面坐标图像放大移动，以便观察。

就在战斗群继续沿着既定航线沿着丰饶星平面坐标向下推进时，一个遇敌信号出现在了主观测屏上。

“只有一艘战舰。”科尔将图像放大，仔细地端倪起来。

那个模糊的轮廓依然悬挂在空中，但逐渐消晰可辨。它看上去很光滑，材料似乎是有机的，外壳呈奇特的半透明状，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昆虫的甲壳，而并非

太空飞船的装甲。尾部有一排闪烁着淡紫色光辉的发射舱，头部就像是鲸鱼的头一般，这东西竟然有着一种食肉动物所独有的特殊美感。

“长度两公里，宽度一公里，”科尔自言自语道。“能量级数超过可测范围。”

“命令战斗群加速至最大航速的四分之三。”科尔对身边的一名副官下令道。

科尔重新拉回战术指挥屏幕上的星系平面坐标图，设定了一条环绕丰饶星近地轨道进行抛物线移动的新航线，期望能够暂时避开异星战舰的锋芒。

“新航线设定完毕。”科尔对珠穆朗玛号上的人工智能说道。

珠穆朗玛号上的人工智能塞克荷迈特（埃及母狮之神），一个狮头人身，穿着埃及礼服的女人，出现在舰桥的全息成像器上。

“将新航线矢量坐标传至全军。”科尔命令道。

“遵命，长官。”赛克荷迈特回答道，狮眼之中散发出诡异的黄绿光芒。

漆黑的星空中突然多出了四十颗耀眼闪烁的彗星，科尔舰队调正航向，加速冲向停靠在丰饶星轨道另外一侧的异星战舰。

“随意开火。”科尔冰冷的嗓音响彻舰桥，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面前的战术指挥屏，静静等待异星战舰作出反应。

磁力加速炮弹风驰电掣一般划过寂静的星空，钨制的合金弹头接二连三地命中星盟战舰的护盾。

异星人的能量护盾上漾起了层层波纹，硕大的异星战舰外壳闪过一丝若隐若现的银色，随即恢复如初。没有一枚磁力加速炮弹能够穿过护盾击中船体。

与此同时，数百枚射手型导弹咆哮而出，直扑异星飞船，星盟战舰顿时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熊熊火光笼罩了异星飞船的外壳。

但是火光闪耀片刻，随即褪去。星盟飞船的外壳，像夏季马路上的灼热空气似的波动了几下，之后又发出一种金属般的银光，然后变成明亮的白色。火光黯淡下去，飞船的外壳逐渐显露出来。

毫发未损。

现在轮到异星飞船开始反击，两道蓝光从它的舰体上射出，能量光束瞬间点亮了暗淡的星空。

恐怖的夺命射线直接切入到科尔的舰队中。

星盟战舰发射出的等离子光束不费吹灰之力就融化穿破两米厚度的A级钛合金护甲，如同切碎奶酪一般将拦路的UNSC战舰轰成两半……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两艘UNSC驱逐舰变成了一堆四散横飞的太空垃圾。

珠穆朗玛号舰桥之上瞬间炸开了锅，各式各样的信息蜂拥从舰队指挥频道涌入进来。

“核弹无法对星盟战舰造成损伤，长官！”一名士官高声喊道。

“萨克拉门托被敌舰击沉！擎天利矛号也已确认摧毁！”

科尔中将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面前的战术指挥屏幕。

星盟战舰再次发动攻击，恐怖的射线肆意地击打着UNSC战舰的船体，数米厚的装甲顷刻间化为蒸汽，船体立刻骤然化为一片火海。转瞬之间，这里已然变为人类战舰的无归坟场。

“塔尔锡斯号（火星高原名），奥斯德立兹号（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城市，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击溃俄奥联军）和中途岛号确认沉没，我的上帝！”

科尔仍然岿然不动地伫立在指挥屏前，低头注视着屏幕上面疯狂涌动的能量数据。

“大坎普号沉没！弗吉尼亚号也被敌舰摧毁！”

“我们应该立即撤退！”一名副官失声喊道。

“否决。”科尔头也不抬地厉声制止道。

人类舰队已经环绕丰饶星行驶到了星球的远地点上，先前被敌人摧毁的七艘驱逐舰的残破遗骸，仍然循着巨大的惯性，伴随主力舰队一起高速冲向星球对面的星盟战舰。

科尔在指挥屏上开始疯狂演算……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对结果，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里是舰队损伤和伤亡情况的统计，长官。”一名副官将一块数据面板递到了科尔面前。

科尔挥了挥手，示意副官暂时拿开。

科尔俯身依靠在控制台前继续着自己的演算，从他的笔下，一条环绕丰饶星轨道的曲线出现在数据涌动的战术显示屏上，紧接着这条曲线笔锋一转，从异星战舰的船体上直插而出。

科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终于重新站直身体。

舰桥之中的数十名士官似乎也被中将的冷静与沉着所感染，是的，他们坚信科尔能够带领自己走向胜利。

“打开舰队优先通讯频道。”科尔下令道。

“频道已经打开，长官。”

“各舰立即按照所发指示重设矢量航线坐标，”科尔说道。“所有战舰，引擎全开。各舰准备再次发射磁力加速炮，赛克荷迈特，我需要一个射手型导弹开火方案，一个能够让我们导弹于磁力加速炮弹后0.1秒命中敌舰的方案，然后还需要一个能够让我们湿婆神式核弹头于磁力加速炮弹后0.2秒命中敌舰的核弹开火方案。”

赛克荷迈特眨了眨透出诡异光芒的狮眼：“明白，中将。舰队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行联机运算，方案复查中……”

科尔的双手紧抱胸前——是沉思，又像是在默默祈祷。

“开火方案计算完毕。”赛克荷迈特宣布道。

“准备执行开火方案，所有战舰将控制权移交给珠穆朗玛号，开始锁定目标。”科尔下令道。

“我们需要准备多少枚射手型导弹，长官？”主管武器发射的士官问科尔。“我们需要准备发射多少湿婆神核弹头？”

科尔用近乎疯狂的目光盯住提问的士官：“全部，我要它们全部发射，中尉。”

“明白，长官，加密指令计算完毕，可以依您指令随时开火。”

科尔点了点头，双手背于身后，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术指挥屏上敌我两军的一举一动。

人类战舰已经绕到了丰饶星的背面，明亮耀眼的阳光重新播撒在显示屏上。

星盟战舰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它的机壳上闪起蓝光，战舰上的脉冲武器开始充能，点点红光在船舷上闪烁着，已经准备好发动攻击。

“准备发射导弹。”科尔下令道，他的嗓音刚毅如铁，“由赛克荷迈特控制瞄准以及磁力加速炮和湿婆神核弹的发射。”

科尔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炽热的死亡光束再次冲入自己的舰队中。

“就是现在，开火！”

数十枚导弹从珠穆朗玛号上呼啸冲出。

“射手型导弹和湿婆神核弹发射完毕，长官！”

明亮的等离子光束划过人类舰队，处于光束打击轨道之上的君士坦丁堡号，特洛伊号以及洛伦茨号（荷兰物理学家）无一幸免。

星盟战舰再次开火。漩涡号，滑铁卢号以及卓越杰出号也被死亡光束一同击沉。

“磁力加速炮系统充能完毕，”赛克荷迈特宣布道。“开始进行发射倒计时，三，二，一。”

“X射线”战斗群中的幸存战舰一同开火，二十七枚磁力加速炮弹呼啸着划过夜空，直奔星盟战舰而去，径直轰击在异星战舰的护盾上，一阵阵能量波纹在护盾上涌动起来。

紧接着射手型导弹也命中目标，将星盟战舰彻底包围在火海之中。

湿婆神级核弹紧随其后，星系之中霎时又多出了数十颗明亮的新星。整整三秒钟，星盟战舰都被这三位一体的毁灭打击所彻底包围，而UNSC舰队则保持最高速度，继续朝着星盟战舰冲杀而去。

“是否改变航线，长官？”一名中校问道。

“维持既定航道。”科尔回答道。

然后科尔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自语道：“让我们上刺刀。”

人类舰队义无反顾地冲入异星战舰所置身的地狱火海中。

异星战舰的后部船体已经严重变形，战舰的船壳变得红热，然后融化，里面传来接二连三的爆炸巨响。

震耳欲聋的欢呼雀跃霎时响彻珠穆朗玛的舰桥。

“修整航道，”科尔下令道。“舰队右翼转至新航线060×030，舰队左翼转至新航线270×270。”

人类舰队分为两股，将星盟战舰的残骸围在正中。

“让我们开始寻找幸存者吧。”科尔下令道。

中将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尔后重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战术指挥屏前。科尔操控着屏幕，舰队之中沉没战舰的名称编号，以及他麾下数以千计阵亡将士的姓名，映入他的眼帘。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将寄予哈罗德·斯坦福斯上将的机密函件

军历2531年5月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机密信息 代号 102482-02

加密方案：红

公共密钥：维加斯-水蟒-嘲鸫-零

来自：UNSC珠穆朗玛号司令官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将/（UNSC服役编号：00814-13094-BQ）

发送：UNSC第一战区司令哈罗德·斯坦福斯上将/ 致远星中央司令部 /（UNSC服役编号：00834-19223-HS）

主题：有关防止敌人窃取我方导航信息的更多思考

密级：最高机密，只能使用目视阅读（BGX指令）

哈罗德：

我已经在舰队医官的陪同下，多次审讯那名从星盟战舰上抓获俘虏，自称“精英”的异星战士。以下就是我从审讯中得到的几点感想和建议。

对于异星幸存者的审讯并没有获得太大进展，我们至今仍不知晓异星人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

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这名异星幸存者对人类种族极为憎恨，尽管这家伙已经在手术台上奄奄一息，却仍然疯狂叫嚣要将地球和所有人类毁灭殆尽。

正因为此，我认为保护地球星系坐标对于我们赢得这场战争至关重要。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提案，即将提交给最高司令部和海军军事情报局进行审阅，提案大意如下：

1.所有UNSC下属战舰及民用舰艇一旦侦查到任何星盟舰只，必须激活所有飞船和行星数据库的清除系统，同时启动销毁舰载人工智能的湮灭程序，必要时必须启动舰船自毁程序，以防止人类核心世界坐标陷于敌手。

2.一旦成功逃离星盟的攻击，所有的飞船必须立刻采用随机航线进入断层跃迁空间，绝不要选择任何指向地球、近地殖民地或者其他人类居住地的航线。

3.海军军事情报局第二处立即着手开始在跃迁断层空间中发送干扰广播，以防止星盟发现残存于其中的人类载波信号，并利用三角测量技术确定地球具体坐标。

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言，异星人的举动实在有违常理。

首先，我很惊奇他们竟然至今未能确定地球的具体位置。他们的科技远比我们领先，若是这群异星人果真想要确定地球坐标并将其彻底摧毁，他们只需要简单假设一根接收天线，并利用三角测绘法就能够测定出地球的方位。我认为，大概星盟的某些高层领导人并不希望地球被找到并摧毁，也许他们将地球奉为圣地……也有可能是我们无意中盗取了某种属于异星人的神秘物品。

其次，军情局立即着手开始在跃迁断层空间之中发送干扰广播，以最大限度保证地球和其他人类殖民地的位置不被异星人所知晓。由于在跃迁断层空间之中进行人工频率干扰非常困难和危险，所以，我必须得到你的支持，同时也说服帕兰戈斯基同意我们的计划，没有军情局的参与，这项浩大繁重的工程绝无可能获得成功。

最后，我还需要得到和敌人相关的所有准确情报。星盟真的将我们视为亵渎他们神灵的罪人吗？难道他们必须遵循某种宗教仪式，即要完全摧毁我们的远地殖民星球，然后再直取地球？同样诡异的是，人类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殖民星球，一些巨型殖民地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地球本身，为什么异星人单单对我们的母星有着浓厚的兴趣，难道说，他们的用意并不在于地球本身，而是想要从地球发掘其他的秘密？

我能够战胜他们，哈罗德，但我必须首先搞清楚他们究竟为何要迁怒于人类。

古代中国伟大的军事学家孙子曾经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我期望早日得到你的回复，亲爱的老朋友。

祝一切顺利。

普雷斯顿

UNSC珠穆朗玛号超重型战舰舰长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的私人日记（音频记录）

军历2541年6月27日

今晚借着一瓶上好的卡佩良美酒助兴，让我们来好好回味一下往昔逝去的峥嵘岁月。

发生在2526年的折纸星状环带战役，一百余艘由我指挥的UNSC大小战舰对阵十二艘星盟飞船，我们以损失三十七艘战舰的代价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2528年的牧夫座Xo星系会战，七十艘我方战舰遭遇八艘星盟舰艇并进行了一场血战。我们以损失三十艘战舰的代价，再次获得“胜利”。

2530年，十七艘我方战舰同三艘星盟舰艇在格鲁姆布里奇星系狭路相逢，此役我们共损失十一艘驱逐舰。当然，仍然是我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2537年的小狮星座战役，虽然此役我们仅仅损失了十艘战舰，但是星盟却成功摧毁了星系之中的两颗人类殖民星球。上帝啊，我无法拯救这些可怜的灵魂，我必须做出抉择。

过去十年类似以上列举的战役还发生过二十三场……（算上仙王座阿尔法星系战役的话，也许就是二十四场了？）

十年过去了，十年……或许自从我们同星盟在丰饶星上初次接触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时间？跃迁飞行的冷冻睡眠已经彻底搅乱了我的时间概念……该死的海森堡不确定性理论从我手中夺去太多本应惬意享受的美好时光……

年复一年的连续战斗终有一日会将我的身体彻底拖垮……虽然眼下来看，我还勉强能出战。

他们命令我率兵杀敌，而这恰恰是我惟一擅长的拿手好戏，就让后世的学者们从战场上的残骸，死尸和破碎的灵魂之中来追寻当年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真相吧。

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少男男女女在我的眼前为了人类生存而前仆后继地光荣赴死？如果没有这群热血男儿和巾帼英雄的壮烈牺牲，又有多少殖民星球已经化为宇宙中的点点尘埃？当我再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初入军校时关于宇宙的美好幻想和热切期待早已不复存在，我只能窥见死神在那黯淡的群星身后磨刀霍霍。

我希望军情局能够为了整个人类种族的未来而从长计议：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人类文明又到底该何去何从？

假如最为糟糕的猜想变为现实，地球和她膝下的儿女化为一片尘埃，人类种族又如何才能在浩瀚星系当中为自己的文明留下一丝复兴繁荣的微弱火种？也许军情局的那些家伙已经开始了以防万一的应变计划，大概一艘满载人类精英的移民飞船已经开始启程，向着一处星盟绝无可能染指的遥远星域出发而去。

人类文明可能在那里迎来她的二次辉煌。

也许这样，才是对那些牺牲灵魂的最佳褒扬。

分析：

科尔在同星盟舰队交锋的每一场战斗之中都获得了胜利。只有两次，在科尔发现星盟舰队拥有压倒己方的作战实力时下令撤退，其中一次就是永载史册的巨蛇座Ψ星系会战。

于此同时，科尔舰队中的战舰损毁情况同样是令人瞠目结舌。换做其他舰队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与打击，中央司令部可能早就撤销其番号，并将其残余部队分配至其他舰队之中，同时，舰队司令也会被调离战场。然而，对于科尔来说，他着实是自己战神美称的最大受害者。UNSC决不允许科尔，这名民众心中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传奇英雄就此倒下，他们不断调拨全新出厂的战舰补充到科尔的舰队当中，不断从其他部门抽调新鲜血液来充实科尔麾下的士官队伍——是的，科尔不能倒下，也绝不能垮。

想像一下发生在斯大林格勒苏德两军的生死巷战，以及南北两军生死对决的冷港战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发生于弗吉尼亚州汉诺威郡的重要战役），当然，还有斯巴达三百勇士马革裹尸的温泉关，还有那大灭墨西哥军团士气的阿拉莫战役——这些战役无不是以少胜多，这些战役都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传奇。然而面对异星军队咄咄逼人的凶猛攻势，科尔也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胜利，重复延续属于自己的不朽辉煌。

科尔知道自己的艰难处境，同星盟超级驱逐舰在丰饶星上空正面对决时，他那无人听到的豪迈宣言“让我们上刺刀”就是表明科尔心路历程的最佳写照。而这句经典的“刺刀”，则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指挥北方联邦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一举赢得小圆顶战役的约书亚·钱伯连上校之口。

约书亚·钱伯连上校率领缅因第二十军团镇守联邦军左翼据点，他们士气高昂地击退了南部邦联军对小圆顶发动的多次猛攻。威廉·欧提斯上校率领的南部邦联军阿拉巴马第十五军团冲上小圆顶之际，困顿劳累，弹药不足的缅因第二十军团将士并没有选择回头撤退，他们在约书亚·钱伯连上校“让我们上刺刀”的激励高喊声中蜂拥冲出阵地，一举击溃了阿拉巴马第十五军团。约书亚·钱伯连上校率领属下赢得小圆顶一役确保了整条战线上北方联邦军主力的安全，为联邦军赢得葛底斯堡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约书亚·钱伯连上校在小圆顶选择退缩，那么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甚至也会随之一同改写。

如同发动绝地反击的约书亚·钱伯连上校一样，科尔心中明白，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都要取得胜利，战胜敌人。因为在他的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和无辜百姓……他不能倒下。

我想此时此刻，用纯粹的心理学分析已经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在支撑这个已经步入暮年的老人绝不言败，永不放弃。

毫无疑问，我们在科尔将军的最后一篇私人日志当中体会到了他的辛酸与无奈，多年的压抑终于在那一瞬间爆发，科尔的斗志已经落到了最低的谷底，也许再多哪怕一根羽毛，就能压垮这头已经不再年轻的垂暮老驼。科尔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根穿越时空而出，时隔三十载未见的神奇羽毛竟会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第七部分》》》

星盟·人类战争
巨蛇座Ψ星系会战（公元2543年）

（摘录）UNSC所属S–3战斗群战后任务报告
AI分析战斗形式综述连同伤亡报告另存于附件之中
S–3战斗群于天蝎座18星系遭遇星盟战舰。

概况：S–3战斗群，下属两艘UNSC驱逐舰以及一艘巡洋舰，于军历2543年3月6日在天蝎座18星系遭遇一艘星盟CPV级重型驱逐舰，UNSC西雅图号驱逐舰以及温泉关号在同敌舰交火中受到轻伤，UNSC伊莪号巡洋舰受到重创。星盟驱逐舰被击沉。

附录：星盟战舰重创了S–3战斗群，但是UNSC战舰却无法干掉星盟战舰的能量护盾。伊莪号巡洋舰的超光引擎因为过载死机而无法运转。假如退回到跃迁断层空间中去，也许我还能保住两艘尚能跳跃的驱逐舰，留下来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在我们进退两难之际，星系中突然跃迁而出新的援军，在他们的合作帮助下，我们干掉了能量护盾，并击沉了星盟战舰。

率领未知舰队赶来驰援的领头战舰是一艘足有三十年船龄，但却经过翻新改造（具体数据资料相见附件文档）的UNSC护卫舰，根据舰船信息和编号显示，我们确定这艘战舰为UNSC所属柏勒洛丰号护卫舰。在我们同对方建立通讯并获取有关他们进一步的资料前，柏勒洛丰号护卫舰率领僚舰重新跃入断层空间中。

舰长笔记：我从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幽灵战舰的存在，无论那确实是柏勒洛丰号护卫舰，还是撒旦亲自掌舵的幽灵鬼船。重要的是，他们拯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无论他们是何方神圣，将要驶往何方，在都应向他们发信致意，祝愿他们能够一路顺风。

第七部分的序言感想：

在我提笔撰写第七部分之前，首先重温了一遍S—3战斗群那令人疑惑丛生的战斗报告，我相信，正是这份报告，彻底改变了科尔后半生的命运旅途。

科尔一定同样看过了这篇战后总结报告，作为第三战区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对细节要求尽善尽美的科尔不会漏过细读一篇战斗报告——尤其是UNSC大获全胜的战斗报告。

科尔也许会从战斗报告的描述之中进行分析，并为柏勒洛丰号的出现做出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

1.S—3战斗群的战舰识别系统出现故障，他们的救星并不是失踪多年的柏勒洛丰号战舰。

2.29年前，柏勒洛丰号幸运地在UNSC追击舰队眼皮底下从气体行星的引力范围圈内跃迁逃出，至少是制造了某种假象，使得身后追兵确信自己已是必死无疑。

"好战之徒号"上与科尔交锋三次却无一落败的天才舰长，确实有能力完成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精彩壮举。尽管当时大气层内进行加速跃迁仍然只被认为在理论上可能实现。

与此同时，由于军情局已于2503年获取得到好战之徒号叛军舰长的平民掩护身分，所以假死将会是摆脱那些特务干净利索而又一劳永逸的最佳选择。

但是他们为何选择要出手营救落难的S—3战斗群？难道叛军打算捐弃前嫌，同UNSC团结起来，共抗星盟？

或许这仅仅只是拉瑞尼·卡斯蒂莉娅的个人决断而已？她只想接着好战之徒号的重现来向科尔暗示某种信息？或是对于浪漫主义的向往已经冲昏了必须理性思考的大脑？

真正的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

科尔的个人日志记录止于2543年2月。之后他的行为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虽然并未引起下属注意，同时科尔的所作所为并无超越中将权力一丝一毫，看似毫不起眼的改变和细小举动，将在不久之后"科尔将军的最后一役"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奖寄予致远星后勤司令部的机密函件
军历2543年3月9日

联合国太空司令部机密信息 代号 116749—09
加密方案：红
公共密钥：维加斯—水蟒—嘲鸫—零
来自：UNSC珠穆朗玛号舰长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将／ （UNSC服

役编号：　00814-13094-BQ）

发送：UNSC中央司令部致远星后勤司令部司令戴尔·奇力金上将／（UNSC服役编号：　007981-63882-GE）

主题：申请，转属以及请求

密级：最高机密，只能使用目视阅读　（BGE指令）

戴尔：

隐秘巡游舰最近发回的侦查反馈报告显示，一支规模庞大的星盟舰队正在逼近第三战区。我需要舰队之中的战舰以最快速度完成修理、补给与人员修正，并随时准备投入到抗击星盟的战斗中。以深红编码加密以下信息，并将我所需要的战斗资源尽快调拨到我的麾下，这些要求或许有些过分，不过看在你曾经欠我很多的份上，你应该……我想你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1. 申请：600层钨制A级钛合金甲板（射线吸收指标：5）以用于珠穆朗玛号战舰外层防护甲板的更新替换。

2. 申请：我希望得到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配属到珠穆朗玛号上以备急用。目前珠穆朗玛号舰载人工智能满工作负载率为百分之六十八。

3. 命令：将伊莪号巡洋舰拖出修理码头并牵引到我的舰队中。伊莪号在先前的战斗之中负伤过重，我们已经没有足够时间将其翻修一新，不过莱文舰长仍然希望伊莪号能作为“固定炮塔”参加战斗。

4. 申请：武器装备，105枚湿婆神级核弹（VE-3型），2400枚射手型导弹，45000箱定点防御系统机炮弹药（其余所需武器装备清单详见附件A）。

5. 申请：对第三战区进行详细的星系探索与考察，特别要对星系之中即将进化为原褐矮星的巨型气体行星进行全面细致的数据测定与环境勘察。

6. 转属申请：接二连三的胶着战斗已经让我手下的士官筋疲力尽，无心恋战，我无法带领一群身心俱疲的战士战胜星盟。我已经将希望替换的船员名单上传到附件B中，他们所对应的替换者名单则添加到了附件C中。

7. 其余请求：我日前刚刚完成了一项有关肖·滕川跃迁加速跳跃可能性分析的理论运算，并希望致远星军情局总部的人工智能网络对我的计算结果进行复查验证，毕竟只有致远星军情局总部才拥有除去地球之外，星系之中惟一能够胜任如此复杂计算的智能网络。

8. 祝我好运吧。

UNSC珠穆朗玛号战舰

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

复制发送至：致远星海军司令部，后勤司令部

致远星第三战区所属 海军军事情报局总部

军历2543年4月18日0915时/UNSC超重型巡洋舰珠穆朗玛号/UNSC“印巴”战斗群旗舰/ 巨蛇座Ψ星系

（人工智能分析数据样本取材于视频，音频，战舰侦测系统记录-战舰黑匣子记录-以及参战人员目击口述等等）

跃迁进入巨蛇座Ψ星系常规空间的UNSC印巴战斗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一支宇宙舰队。UNSC“印巴”战斗群下辖13艘巡洋舰，23艘航空母舰，79艘驱逐舰，42艘护卫舰以及5艘隐秘巡游舰，这还不算舰队之中50多艘负责补给，维修以及救援的各类后勤舰艇（在UNSC战斗群同星盟战舰交火之时，这些战舰仍然留守在跃迁断层空间之中，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一阵阵波纹出现在巨蛇座Ψ星系的漆黑空间中，电磁光谱的扭曲波纹甚至传播到了人类舰队跃入点上方三百万公里之远的星域。

快速传播的扭曲光谱同样席卷了那颗散发着猩红光芒的行星“巨蛇座之眼”，一颗质量13倍于木星的巨大气体行星，其引力几乎能够压碎并将氢原子融合进星球上空的大气中。

毫无疑问，跃迁产生的能量辐射波迅速引起了在此等候多时的星盟舰队的注意与警觉。

敌人来了。

星盟战舰如同一条条鱼贯于漆黑海洋的凶猛鲨鱼一般出现在珠穆朗玛号的雷达监视屏上，足足一百多个接敌信号——CPV驱逐舰，轻型巡洋舰，还有威风凛凛的CCS级战斗巡洋舰。

他们的船头全部正对印巴战斗群，战舰上的等离子武器已经开始加热，诡异的光芒映亮了星盟战舰的船身，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只修长的玉臂将整个星盟舰队从黑暗之中拉扯出来。

已经潜伏于星系之中整整七天的UNSC目烁号隐秘巡游舰开始向预定坐标缓缓移动，直到抵达巨蛇座之眼附近星域，它向UNSC舰队发射了一条雷达脉冲汇报以表明自己的坐标，然后跃入断层空间，同时发送出导引坐标信号。

印巴战斗群紧随目烁号之后，接二连三地重新启动跃迁。这些肖·滕川引擎的跃迁跳跃方程式早在一周之前就由科尔本人亲自计算得出。

两秒之后，UNSC舰队重新出现在十万公里之外的常规空间中，这一次，他们跳到了巨蛇座之眼的背面，庞大的气体行星恰好阻挡了星盟舰队的视线。

UNSC超光引擎的跃迁能力并不完美，特别是当进行存在重力陷阱影响的星系内跃迁之时，这种缺陷就更加明显。十几艘UNSC战舰的跃出位置出现偏差，他们跃入常规空间的地点和主力舰队相距甚远。

星盟舰队调转船头，开始全力追逐这几艘落单的人类战舰。

科尔的舰队分为左右两翼，他们借着气体行星的引力环绕飞行，然后直面来

势汹汹的星盟舰队。

等到两翼战舰重新合二为一，印巴战斗群开始冲向星盟战舰阵型略有破绽的左翼前锋。

十几枚湿婆神级核弹呼啸冲出人类战舰，然后在两军中间的真空地带爆炸开来。

当星盟舰队齐射等离子光束之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人类看似无谓的举动原来别有用心，核弹爆炸导致引爆区域短时间内达到超高温度，剧热扭曲分散了袭向人类舰队的等离子光束，组成了一道护卫科尔舰队的完美城墙。

星盟舰队先发制人的进攻宣告失败——而当他们进入到磁力加速炮的最佳射距后，人类毫不犹豫地开火还击。

十几枚磁力加速炮弹迎面扑向领头的星盟战舰，只是一瞬间，磁力加速炮弹就击毁敌舰的护盾，穿破敌舰的甲板，然后在敌舰体内一路贯穿到底。UNSC后发制人的迅猛打击给予了星盟舰队迎头痛击。三十七艘星盟CPV级驱逐舰在人类舰队强大的火力打击下变为一堆废铜烂铁。

但当两军距离足够近之后，核弹的高温热云就无法再为人类舰队提供掩护与屏障，铺天盖地的等离子光束呼啸袭向密集布阵的人类舰队，虽然UNSC战舰极力规避并发射导弹予以还击，但是仍然无法阻挡异星军团的迅猛突破。

三艘人类驱逐舰开足马力冲向迎面而来的一艘星盟战斗巡洋舰，与之同归于尽。

等到两军交错阵型后，UNSC舰队调转船头，炮门全开，准备借此阻止异星战舰的等离子武器再次开火。

星盟舰队遭受了远超寻常比例的巨大损失，双方易边再战，又有二十三艘星盟战舰被击毁沉没。

印巴战斗群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舰队之中三分之一的战舰被彻底击毁，而侥幸生还的舰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重损伤。

除了一艘战舰——旗舰珠穆朗玛号，这艘一直处在人类舰队最前方的超重型巡洋舰眼下仍然是毫发未损。

星盟战舰集体掉头，继续追逐对面的人类舰队。

数百枚射手型导弹从印巴战斗群中呼啸射出，人类战舰的磁力加速炮系统还未完成炮弹重装，UNSC舰队如同蒲公花粉一般，分散开来以躲避星盟战舰的光束袭击。

星盟战舰没有迟疑，他们再次开火。

UNSC阿金库尔号驱逐舰掉转船头，牺牲自己保护了身后的三艘僚舰。

但是星盟战舰的这次齐射仍旧击沉了十余艘伤痕累累的人类舰船。

第一波星盟舰队缓过神来，他们加入到追逐人类战舰的大军当中。人类舰队则重整队形，且战且退地撤向巨蛇座之眼。

气体行星庞大的身躯再次阻挡了星盟舰队追逐猎物的视野。

就在星盟舰队全速追杀印巴战斗群时，切伦科夫射线舰艇跃出断层空间所辐射的明亮射线，突然出现在星盟舰队的侧翼。

一支全新的人类舰队浩浩荡荡地杀入常规空间，他们直接冲入到星盟舰队中间开始混战。

五十五艘战舰，经过高度改造翻新的UNSC退役战舰，加载了导弹发射舱的大型商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人类和星盟都从未见过的新式战舰，他们在好战之徒号战舰的带领下，犹如一把出鞘的利剑，插入了星盟舰队的心脏中。

磁力加速炮弹和等离子光束交错飞行，但巨蛇座之眼巨大的电磁力场却使绝大多数等离子光束偏离了既定轨道，尽管如此，双方损失仍然相当，数十艘被彻底击毁或是严重损伤的人类和星盟舰艇船体倾斜，继而直直地被巨蛇座之眼的重力拉了下去。失去了动力来源，这些战舰将在进入大气层后的坠落过程中被烧得一干二净。

两支队伍的交锋时间非常短暂，等到星盟战舰再次出现在UNSC舰队的视野中时，他们的战力已经仅剩不足先前一半。

叛军所控制的舰队也有四分之一的战舰被星盟击毁。他们并没有掉头再次加入到战斗中，而是继续向着巨蛇座Ψ星系的边缘星域加速驶去，重新返回到跃迁断层空间中。

科尔麾下的UNSC舰队趁机来到了巨蛇座之眼的高轨道上，他们一字排开，对准星盟残余舰队，磁力加速炮第二次集体开火。

距离人类舰队所处位置一百万公里远的宇宙空间，时空再次分离，裂洞再次出现。一艘，两艘，三艘……十几艘……一百余艘……一支由两百多艘战舰组成的星盟增援舰队加速冲向了蝰蝮行星。

UNSC舰队呆呆注视着眼前战局的戏剧性发展，整整十秒钟，他们既没转向开火，也未掉头逃窜。

通讯指令从旗舰珠穆朗玛号向下属各舰传达，只有战舰的舰长和少将以上级别的军官才有权限阅读，在命令传达完毕后，印巴战斗群的通讯网络被珠穆朗玛号放出的蠕虫病毒瘫痪吞噬。

接受到来自旗舰的最后命令后，UNSC舰艇调转船头，引擎全开，开始急速撤离，只留下珠穆朗玛号一艘战舰面对蜂拥而来的星盟战舰。

珠穆朗玛号的引擎启动，但没有随同舰队一起撤离，而是更加深入到气体行星的大气层中。珠穆朗玛号上的数门磁力加速炮已经充能完毕，所有导弹舱门都已打开，并且关闭了甲板上的所有可见光源。

跃入常规空间的星盟援军开足马力，在撤退的印巴战斗群身后紧追不舍。

通讯频道（α－θ全宽带频率）

UNSC珠穆朗玛号超重型巡洋舰：“都给我听好了，星盟杂种，我就是指挥人类旗舰的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将。你们自称宇宙之中最为光荣神圣的神之子嗣？让你们口中所谓的神圣见鬼去吧。在我仅仅凭借一己之力就将三百艘外强中干的星盟战舰送下地狱，在我于丰饶星上不只一次，而是两次狠狠踢痛了你们的屁股之后，你们还有脸来嗤笑人类的野蛮与落后？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人类才是日后有能力决定宇宙命运的惟一主宰者。如若不服，敬请来此与我决一胜负，来向我展示你们真正的实力吧！”

星盟舰队，无论是负伤抑或是完好的战舰，全部调转舰首直扑珠穆朗玛。一些战舰紧随其后深入到蝰蝮的大气层中，而其余战舰则盘旋环绕在蝰蝮行星的高轨道上，阻断了所有珠穆朗玛号可能的脱逃路径。

珠穆朗玛号继续下降着高度，然后消失在蝰蝮行星的大气中。

珠穆朗玛号并没有调正航道，借着蝰蝮行星的引力冲出重围。而是继续朝着蝰蝮大气层的深处加速驶去，由于已经无法挣脱蝰蝮行星的巨大引力，战舰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领头的星盟战舰开始开火攻击。

一百多道等离子光束径直冲向目标，但大气层中的强烈磁场却将他们在射击驱散得一干二净。

星盟战舰上的小型激光武器随即开火，无数道从天而降的毁灭之光将珠穆朗玛号击打得千疮百孔，但是却没有任何气体从战舰之中泄露出来，科尔早已命令将战舰的外部舱室的人员疏散并排气完毕。

通讯频道（α－θ全宽带频率）

UNSC珠穆朗玛号超重型巡洋舰：“这就已经是你们的极限了？”科尔在通讯频道中哈哈大笑。“看看一个在你们眼中不值一钱的人类能做些什么吧！”

珠穆朗玛号炮门全开，将她体内的一切一股脑地倾泻射出。

数十枚射手型导弹，伴随着十几枚湿婆神级核弹头浩浩荡荡地冲向星盟战舰，而在另外一边，一百余枚湿婆神级核弹则加速冲向蝰蝮行星的气态核心。

射手型导弹无法穿破星盟战舰厚实的能量护盾，它们在大气层中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如同举办了一场夹杂了白、蓝、红三色的绚丽焰火表演。

挣脱了蝰蝮引力束缚的核弹随后爆炸。

冲在队伍最前的星盟战舰被炽热的烈火瞬间吞没，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两百多艘星盟战舰继续紧紧跟在珠穆朗玛号巡洋舰的身后，眼看双方都要驶出蝰蝮

行星强磁场云的影响范围，星盟战舰已经开始调整角度，随时给予珠穆朗玛号最后的致命一击。

但是那一百多枚深入蝰蝮行星内核的湿婆神级核弹，却在此时，全部引爆。

一百多个白炽的亮点出现在蝰蝮的内核中，巨大的爆炸压力使内核中本已处于极限压缩状态的氢原子瞬间崩塌（质量较大的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分裂成2个新原子核，并瞬间释放能量），裂变触发的太阳等离子体在星球表面各处迸发出来。

就在刚才，蝰蝮还仅仅只是一颗行星而已。

链式裂变的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只一瞬间就吞没了蝰蝮中的一切。

这团超高温、高压的气体雷暴云砧迅速往外膨胀，席卷了所有处于轨道上的星盟舰队，炙烧它们的护盾。护盾被烤得发出银色的光芒，接着像肥皂泡似的纷纷爆裂，最后熔化它们的船体，将它们尽数吞噬。

惊天动地的核爆过后，蝰蝮行星已经不复存在，一团燃烧的火云伫立在它原有的轨道之上……在其中，则是蝰蝮行星焦黑如碳的灰烬内核。

两百余艘星盟战舰，全部在强烈的核爆中化为乌有。

UNSC珠穆朗玛号巡洋舰，连同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中将和他手下的船员，也消失在了华美绝伦的星爆中。

分析：

公元2543年，7月28日清晨，一位实至名归的伟大将星永远离开了钟爱他的万千人民，在人类同星盟将近三十年的苦战岁月中，虽然也有其他英雄被冠以人类文明拯救者的殊荣（尤其以斯巴达2代战士为其中典范，军情局于2547年将秘密执行数十载的斯巴达超级战士培育计划公之于众）。但是相比他们，普雷斯顿·杰里米亚·科尔的生死归宿却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整恢复后，星盟大军重新开始将魔爪伸向远地殖民星球。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接二连三地攻克人类领地，他们势如破竹地挺进近地殖民星圈。难道就是因为科尔的离去，才使得异星侵略者愈发嚣张？抑或是科尔在巨蛇座Ψ星系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令星盟恼羞成怒，从而变本加厉地报复人类？

军部并没有对巨蛇座Ψ星系一役的具体战况进行公开的详细调查。但是很明显的，科尔战前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准备——超光引擎跃迁数据的计算，舰队排列阵型以及跃出坐标的整理核对，利用蝰蝮行星的重力牵引帮助舰队加速移动，当然，还有最后诱使星盟主力舰队上当，凭借一己之力全歼敌军。

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大家都最为关心的实质性问题，普雷斯顿·科尔到底是生是死？为了探寻真相，我们必须详细分析能够得到的一切数据资料。

首先，军情局二处和三处向公众播放的AI重现战斗影像虽然部分确为依照战斗数据模拟而成，但是更多的，他们仍然进行了许多旨在“加强士气宣传”的人为修改。坦白来说，官方通讯新闻稿件中漏洞百出，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分析帮助非常有限。

好了，那就让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大胆进行分析与猜测吧。

根据对撤退中的印巴战斗群所拍摄下的珠穆朗玛号战舰最后时刻的影像进行逐帧分析，我们发现，就在珠穆朗玛号发射的射手型导弹即将爆炸时，科尔的旗舰盘旋驶入了蝰蝮星球的大气层中。

从战术角度来看，区区几枚射手型导弹根本伤害不了星盟战舰一根毫毛。既然它们无法对星盟战舰造成有效的伤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发射这些导弹呢？

对影像进行过滤扫描之后，我们可以在蝰蝮行星深红色气体表面背景中发现UNSC超重型巡洋舰珠穆朗玛号那独特造型的船首轮廓。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在图像中观察到一团亮蓝色的闪光出现——其最大可能为射手型导弹引爆后的火花云团。

但是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珠穆朗玛号的身后，还有一艘类似UNSC巡洋舰的模糊船影。

所有参加巨蛇座Ψ星系会战的UNSC战舰，只有两艘战舰的下场命运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与确认——UNSC珠穆朗玛号超重型巡洋舰和已经遭到重创的伊莪号巡洋舰。

对巨蛇座Ψ星系进行的放射性尘埃光谱分析显示，星际尘埃中仅仅只探测到了科尔用于修理船只所申请调拨的600层钨制A级钛合金甲板材料之中所特有的钨-180元素，但却并未发现珠穆朗玛号自身船体甲板材料之中所特有的钛-50元素。

我们也并未找到珠穆朗玛号上的黑匣子记录，虽然黑匣子不可能在经历如此威力的星爆后仍然完好无损，但是按照战斗条例，在预估到战斗形式凶多吉少时，舰载人工智能必须要在战舰毁灭之前将舰艇五个黑匣子中的至少一个弹出发射到宇宙空间中去。

对科尔送达致远星军情局总部人工智能网络，要求其协助进行复查的有关“肖·滕川跃迁加速跳跃可能性分析的理论运算”的数据解析显示：这是一个关于极限变速状态之下进行大气层内跃入断层空间的理论性演算方程，而该方程所假设的跃迁环境则恰好正为如同蝰蝮一般的气态巨星。

尾声 》》

猜测：

射手型导弹的齐射和最后伊莪号巡洋舰的诡异现身都只是科尔所释放的烟雾弹和障眼法而已。科尔在湿婆神级核弹爆炸并引发星爆之前的瞬间，在蝰蝮行星的大气层内，跃迁进入了断层空间中。

珠穆朗玛号并未同星盟舰队同归于尽。

科尔制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而后全身而退。

这个理论的惟一瑕疵要数珠穆朗玛号上服役的众多船员。虽然科尔在战斗之前的非例行人员转属中，可能将大量同情并支持自己举动的下属调入珠穆朗玛号的战斗编制当中，至少保证调入旗舰的士官都必须要对自己忠心耿耿，但这并不意味着珠穆朗玛号上的全体船员都对中将这种”临阵逃脱“的叛国行为表示赞同。我不相信科尔会因此而杀掉反对自己的船员，也许他会选择将反对者们强行紧闭于冷冻舱中？只有上帝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至于科尔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我只能凭借已有信息做出如下猜测。好战之徒号和科尔旧爱拉瑞尼·卡斯蒂莉娅的出现为科尔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在率兵转战星系各处数十载后，无论身心，科尔都已经是疲惫至极。

零散不全的任务报告和只言片语的口传流言中都有提到在人类殖民领地之外的某块星域中，活跃着一支同星盟交锋无数的人类独立舰队。汇总起关于这支神秘舰队活动区域的所有情报，我们似乎能够在星图勾勒出一条延伸至银河系猎户座人马宫的蜿蜒曲线。随着时光匆匆流逝，这些茶语饭后的口口相传之声日渐式微，但是在亲历者眼中，这支神出鬼没的人类舰队已然成为一个不朽的传奇。

总结陈述：

依我愚见，科尔从巨蛇座Ψ星系的战斗中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

时至今日，科尔应该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身体健康。

以地球年历来进行计算，科尔现在已经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但是假如考虑到在战场爆发之前科尔曾经更换过人工克隆制造的肺脏，心脏以及内分泌腺系统，再顾及上科尔在舰队远航时进入冷冻舱进行休眠的时间，我们认为，科尔目前最有可能的生理年龄大约在六十岁左右。

他也许确实领导了一群由分离主义者，普通移民以及UNSC变节者们组成的殖民拓荒团来到了某颗远离UNSC控制星域的星球，开始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世外桃源。

科尔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农场，这才是戎马一生的科尔将军所期望的最为真实的美好生活——抬头仰望漫天闪烁的群星，思绪幸福安

详地漫游徜徉。

建议：

虽然我所得出的分析错误可能非常之小。（根据人工智能凤凰和拉科斯塔各自进行的独立分析，我的结论正确率约为百分之八十九点七）以下就是我根据以上分析所提出的几点意见与建议。

此时此刻，科尔也许正在享受着与世无争的安详生活，也许他还是某个远离UNSC领地的人类世界殖民总督。

但是，这种生活又到底能够持续多久？特别是在当日后我们同星盟之间的战事告一段落，局势是否会出现某些出乎我们意料的变化？在此，我仅列举以下几种可能：

a.叛军可能会东山再起（特别是当战后UNSC势力渐微的时期）；

b.星盟（虽然我们对敌人的政治宗教结构组成知之甚少）的统治基础可能会在其主要领导人死亡后土崩瓦解，之后各个星盟原加盟种族的行为和动向值得我们加以最高级别的关注。

毫无疑问，一切纷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或许日后我们能够找到科尔，并说服他再次为我们披挂上阵。科尔不仅仅是万里挑一的天才奇将，更是一个传奇，一个标志，一种信仰。有他坐镇，我们的舰队，不要说叛军和海盗，就连星盟也不敢在科尔面前轻举妄动。

但是问题又来了，假如我们确实能够找到科尔，他会愿意再次返回战场上吗？他会选择继续为我们，为UNSC而重返沙场吗？

我认为事情的最终发展有以下三种可能：

1.科尔将会为了保卫陷入困境的地球而再次为UNSC出山作战。

2.科尔将会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而战……但也许并不会站在我们一边，在同那些分离主义者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后，他也许会被叛军的意识形态所潜移默化地感染，他也许会站在反对UNSC的立场上。

3.科尔将不会再次返回战场，他已经习惯了宁静安详的农场生活，他将会迁移到更远的地方，逃离这一切的杀戮与纷争。

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人工智能都无法再做出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与猜测（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概率分别为百分之四点三五，百分之四点零五以及百分之四点三零）。

我将会尽职尽责，一如既往地努力追寻科尔将军逝去的足迹，找到他，并努力说服他重新加入我们的队伍。

假如我没有成功，假如科尔将军选择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上……那么，我将……好吧，在此我将所有的分析资料都发送给你们。

我，不希望抹杀一个永恒不灭的传奇。

代号：外科医师
海军军事情报局三处，特工#：AA2
军历2552年12月31日2200时
UNSC隐秘巡洋舰极限点号 位于月球同步轨道之中

/文件结束/
/文件粉碎销毁进程已启用/
阅读完毕请按“回车键”。

故地重游

作者：
凯文·格雷斯

第一部分 》》

在这片支离破碎的焦土上不知不觉已经徘徊游荡了足有两周之久，惟有记忆中那广阔的湖泊曾经流淌的碧绿漾波仍然是过目不忘，此情此景令他记忆犹新。但同萨加里（精英）勇士在这颗星球见到的荒凉之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脑海中那碧波荡漾的记忆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痛苦与哀伤。

精英舰长的步子放缓下来，他慢慢踱到地上已经褶皱破碎的码头前，顺手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包裹丢置在一旁。从脚下斑驳的遗迹来看，整个码头曾经被涂漆装饰成一片海天一色的碧蓝——但是现在，这片海蓝早已不复存在，码头表面只露出一片黑灰的底色。下方的河床同样也是一片灰色，犹如死一般的寂静，几颗零星生长的灌木中夹杂着些许野草，彻底占领了这片鱼儿曾经肆意徜徉的清澈湖底。这个被人遗忘、冷峻死寂的世界到处都是一片令人压抑的氛围，这是由于数十年来无人呵护所慢慢积累起来的，也许如此荒凉和破败将会成为这颗星球无以更改的永恒景象。科哈罗星的繁荣与安宁已经成为了历史，这颗星球在它曾经主人的眼中已经失去了回收重建的意义。

在这片荒凉废墟中行走了两个星期，他只见到过两样不同于这茫然死灰的景象——一个就是那高悬于空，但是仅能显露暗淡光辉的一轮明日，天空之中日积月累的雾霭是如此深厚，阳光几乎无法将热量传送到这颗死星的表面。另一个就是两天前，他看到西方大陆上飘起的一股烟柱，正是这股浓烟将他吸引至此。

追寻着不知吉凶的黑色烟柱，已经徒步穿越了这片死湖和湖泊尽头曾经屹立不倒的大坝。站在高高的码头平台上，他情不自禁地放眼环视四周，检查这颗星球是否仍然存有潜在的威胁。萨加里战士抬起头来，隐约看到自己麾下的巨大战舰正在星球的同步轨道上面静止待命。他将随身携带的包裹背跨在盔甲之上，并用三重扣环固定结实。打理完毕行囊后，精英舰长开始循着河床向对岸走去，脚下野草随着自己步伐迈动而发出的沙沙脆响，将这位尚武崇德的舰长重新带回到母星萨加希罗上自己出生成长的部落当中。

在他所属的部落领地中，也同样存在一个人工建造的巨大湖泊。临湖的岸边由精致的金属围堤和明亮的能量护盾所构成的堤坝保护，相比之下，人类混凝土结构的大坝显得如此的粗糙与破败。例如大坝的关键建筑竟然使用如此脆弱不堪的材料加以建造，真是无法理解的愚昧与可笑。萨加里勇士心中默默念道，那些出自人类之手的建筑和科技都是同样的弱不禁风，精英舰长在星球表面所看到人类城市不堪一击的残垣断壁，已经明白无误地印证了他的观点：这个种族，尚不

懂得“永恒”一词的真正含义。

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至少现在已是这样。

沐浴在夕阳之下，那些散乱在河床各处，遍体鳞伤的人类船体残骸再次勾起了精英舰长的回忆：当他还只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类似的小船上刻苦学习格斗杀敌的本领。

相比其他种族，萨加里一族的男性成员必须更早准备踏上朝圣之旅——一条引领星盟所有信众超凡脱俗的伟大旅程。年幼的精英孩童一旦能够站立行走并学会四指紧握武器，就会立即被送到部落长老身边评价潜质，并学习战斗技巧。每一个精英孩童都被训练获得压倒性的武力，决定性的服从以及无可比拟的迅猛与敏捷。鉴于精英一族对于开启朝圣之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精英幼童所接受的训练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严格与残酷。

萨加里战士是受到神明赐福的武者，他们天生就是骁勇的战士以及星盟军队的领导者，他们是神明的代言者——也就是万能先知的左膀右臂。千百年来，精英战士一直都是先知施行意愿最为得力的助手。而作为翻译并传达先行者旨意的圣人贤者，先知无疑是整个星盟中最受尊敬且地位最高的种族。这份荣耀与责任时刻鞭策着精英战士们奋勇训练，不断向前，而先知大人们例行的莅临监督更让精英倍感荣耀。两个种族之间的合作分工已经持续了好几千个年头，他曾经坚信，如此的互信、互助和互相尊重终有一日会让两个种族携手开启通往朝圣之旅的美妙旅程……

在同这些人类舰船有那么几分相似的训练小艇上，稚气未脱的精英舰长开始接受长辈的训导。在舰舰对抗的厮杀与追逐中，年幼的萨加里武士们逐渐掌握团队合作与战斗要领的真谛所在。同时，他们还学会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对敌人手下留情。萨加希罗河海之中横行亿年的海兽成年累月蛰伏在幽暗的湖底深处，那些体质虚弱，技巧不足的孩童一旦从小船上被打入水中，就会成为水怪饱餐一顿的美食——只有那些最强壮和最聪明的孩童，才有资格成为萨加希罗引以为傲的无敌勇士。而同伴的死亡以及对之后训练胜利的渴望，将会使那些顺利通过小艇训练的精英幼童更加坚强。

当他抵达了湖泊的底部，在这里并没有怪兽胆敢现身来同他一决高下。放眼望去，河床上满是破碎的船只残骸与凌乱生长的枯草朽木。偶尔在他脚下会传来踩碎人类尸骨的嘎吱响声。

就在几天之前，第一次听到了自己踩碎人类尸骨所发出的怪响。起初，每每行走在人类已经化为焦土的城镇之中，看到扭曲横卧在草丛或者是沙地中的人类

遗骸，精英舰长总会停下脚步，一边俯身将这些遗骨梳理整齐，一边又在兀自想像着这些骸骨主人的生前模样。而现在，在看过、踏过、越过不计其数的人骨之后，他已经无心再去追寻这些嘎吱作响的来源究竟何在。

精英舰长沿途所见几乎全是零零碎碎的散落尸骨，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未曾在星球表面见到过一样活物。和当初执行融化任务时候预料的一样，这里已经彻底沦为了一颗死星。他也在沿途见到过一些完整的人类遗骸，它们通常置身于一些尚未完全垮塌的建筑之中，这些仍然留有一面墙壁或者屋顶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屋，终有一日会在行星引力的拉扯以及风吹日晒下彻底沦为废墟。

在这一路上，他也见到过一些人类使用的装甲和武器，甚至还见到过几辆已被完全摧毁的人类战车翻倒在自己的行进道路上。当然，他也见到过一些星盟战士的遗体，通常仅仅只是一些身背破碎甲烷气罐的咕噜人"猎人"丢弃的战斗盾牌，精英舰长几乎无法想像，那些不堪一击的人类，究竟是如何成功杀死了这样一只巨大的战争机器。但是总体来说，星盟战士的遗体数量相比人类尸骸少之又少。当星盟到来的时候，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人类军队并没有做出什么顽强的抵抗就被彻底击溃，所以，星盟登陆部队并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精英舰长顿了一下，兀自想像着假如这颗星球上面的人类早已全副武装，枕戈待旦等候星盟大军的到来，当年的战局又将会朝着何种方向继续发展？不过萨加里战士心中非常清楚，这些都已不再重要，现在再来考虑这些，对这颗已经死亡的星球来讲，已经是无关紧要。

精英舰长并没有再去理会路旁的尸骨，他现在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所在——一路向前，越过大坝，直达浓烟的源头。萨加里战士希望能在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一个能够重燃自己奋斗信念的答案。

直到精英舰长攀上大坝之巅，他才发现脚下干涸的河流源自大坝，直达不远外的另外一个人类聚集区——至少在那里还有一些残垣断壁历经二十年的风吹日晒依然屹立不倒。萨加里战士放眼望去，眼前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断壁和腐蚀扭曲的金属——面前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峰有意无意恰好阻挡了精英舰长的视线。

精英舰长非常清楚那道山峰后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他心中默默祈祷自己前进的行程不必同那道印记再次相会——山峰另外一端的大地上，烙印着曾经象征星盟无上权威荣耀的黑色印记。二十年前，当那蚀刻巨大黑色印记的毁灭之光从天而降时，这颗星球的一切生命就已经注定死亡。

落日的余晖映照在那玻璃化的土地上所反射的刺目闪光耀眼异常，精英舰长伸手遮住双目，他左右扭动着长长的脑袋，来回巡视着眼前那道触目惊心的大

地伤口。这条一望无际的绵长印记横亘整个大陆，这也就意味着若想抵达烟柱升起的地方一探究竟，萨加里战士就绝无可能避开眼前这条巨大的死亡印记。二十年了，这道印记耐心地等待着他，等待着精英舰长故地重游之时再次和它邂逅重逢。在这颗人类称呼为“科哈罗”的星球上，如此一般撕裂山峦，毁灭城镇的死亡之痕并不仅仅只有一条。

但是，精英舰长眼前的这一道星球伤疤正式宣告了星盟对于科哈罗星融化行动的开始。这道印记环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而位于印记中心的一座人口以百万计的人类都市，则恰好被另外一道交错的半圆印记所彻底毁灭。半圆弧形的印记深深刺入科哈罗星北极的大陆中，而在半圆弧形印记的两端和中心，则各有一个定位精确的巨大融化焦点。

从科哈罗星的轨道遥望大陆，这个巨大的黑色标志即是代表星盟神圣“信仰”的不朽印记。“信仰”印记的成功蚀刻，正式宣告星盟对于科哈罗星等离子轰炸的开始。居住在科哈罗星的肮脏人类，必须为自己胆敢阻碍朝圣之旅顺利进行，蔑视伟大先知神圣祷告的异端行为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他之所以对于二十年前的这场毁灭行动如此熟悉，全部因为正是他本人亲自操刀控制了“信仰”标记的烙印。为了尽快开启朝圣之旅，萨加里勇士亲手杀死了这颗星球上不计其数的各类生命。而最终，朝圣之旅已被证明仅仅只是先知愚弄星盟万千子民的弥天大谎而已。等到故地重游之时，再次来到科哈罗星时，当年他那最为得意的战场作品已经变成最为不堪回首的耻辱象征。

夕阳慢慢沉入地平线下，入夜过后继续赶路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精英舰长来到大坝保存较为完整的控制中心，他卸下随身携带的包裹和武器，准备在此过夜。

精英舰长的眼睛慢慢闭上，他竖起耳朵聆听四周的动静，但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生命存在的迹象，周遭是如此的安静，甚至连风卷残叶的细微响声都已彻底消失。阵阵困意袭来，精英舰长渐渐进入了梦乡。在梦境中，他的灵魂离开这片充斥死亡气息的荒凉大陆，穿越时空，重新回到了二十年前自己巡游在科哈罗星轨道之上的旗舰舰桥中。

第二部分》》

时辰已到。三天之前，正义警戒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抵达到星系正中，舰队下属的地面作战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击垮了星球表面人类军队成编建制的最后抵抗。身经百战的精英舰长数十年来一直奔波于各个星系，竭尽全力遵循伟大先知的指示彻底消灭那些胆敢玷污神圣遗迹的肮脏人类。但这一次的战况着实令精英舰长感到有些吃惊，他从未预料到能够如此轻松就彻底攻克一颗人类占有的行星世界。在神圣星盟摧枯拉朽而又毫不留情的可怕攻势面前，这群渺小的人类杂种确实难以招架良久，即使如此，人类此次抵抗的迅速消亡仍然让精英舰长感到相当失望。

精英舰长已然将这颗星球和所有居住其中的污秽人类收入囊中，随之而来的毁灭人类与融化星球所带来的无上荣耀也终将属于自己。不久之前，正是他麾下的战舰截获并俘虏了一艘游荡于星系之中的人类货运飞船，在率领部下强行登舰之后得到了一条及其重要的情报，在星盟帝国统治的星域边缘，竟然仍然存在一颗尚有人类居住，却仍然未被融化的未知星球，而那些肮脏人类，则称呼这颗星球为“科哈罗星”。

尽管对于星盟来说，摧毁并彻底融化人类杂种感染的星球并非难事，但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深入人类领地的星盟舰队却不断发现更多人类有所染指的星球存在。即使星盟舰队一贯遵守秉持着大主教所宣布的发现人类星球立即融化的神圣指示。尽管如此，星盟舰队至今仍然无法确定人类母星所处的具体位置。人类的战舰和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数十年来，星盟仍然没有能够从屡战屡败的人类身上获取那弥足珍贵的导航坐标。人类战士宁可玉石俱焚也绝不交出导航芯片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大无畏勇气着实令精英舰长为之钦佩，这些生物确实与众不同，至少和先知口中那所谓“自私软弱的乌合之众”有所不同。

执掌千军的萨加里战士一马当先，在船上惟一的一名人类船员摧毁导航数据库时将其制服。随后，精英舰长麾下的技术人员从已然受到删除破坏的数据资料库中读取得到了科哈罗星的具体坐标。根据星盟法典之中的神圣戒律，精英舰长带着夺取得到的导航坐标径直返回博爱之城面见三大主教，惟有那些统驭整个星盟的神圣先知方才知晓如何开启那传奇一般的朝圣之旅；惟有无所不能的圣洁先知能够带领星盟万众超凡脱俗，升华为神——当然，也只有他们能够决定这颗星球之上渺小人类的最终命运。

如同精英舰长事先所料，三大主教在聆听了自己的报告后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就做出了最终的神圣宣判，为了开启那伟大的旅途，必须要干净利索地彻底融化这颗星球以及那些已然将行星玷污的肮脏生命。

通常情况下，星盟战舰仅仅只需使用小规模的定点等离子轰炸彻底融化星球之上的人类都市和企图在星球表面继续负隅顽抗的人类守军，由于要确保等离子光束准确无误的穿过磁力干扰甚强的大气云层并始终保持战舰的相对位置在星球轨道上保持不变，所以这种极其复杂的精准轰炸通常由舰载电脑计算完成。在同人类进行的几乎所有战斗之中，等离子轰炸都被星盟战士奉为摧毁人类意志的最佳武器，使用轨道轰炸能够大大加速星球之上残存人类的毁灭进程。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之下，最高议会会下达命令彻底融化某颗“已被污染”的人类星球，而这样的不留死角的全方位轰炸相比普通融化，更是多了一分庄严与肃穆的神圣宗教意义。使用等离子轰炸将星球表面一寸不留地完全融化将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参与融化行动的数以百计艘星盟战舰，则将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能量才能保证整个融化行动万无一失。即使从国富力强的星盟角度来看，一次性使用如此之多的等离子能量也令参战人员无不感到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率领麾下的主力舰队迅速集结，马不停蹄地赶往那已被人类肮脏触手所染指的科哈罗星系。如同战前预料，装备落后且数目稀少的人类舰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就已经全军覆没，出乎他意料的则是，人类舰队仅仅只是同自己麾下的侦查舰队交锋不到一个来回就已经彻底地土崩瓦解。自从最高议会任命自己率领舰队消灭盘踞在科哈罗星上的人类以来，精英舰长就仔细认真地反复研究计划对敌作战的具体细节，他希望能够用那最为完美的致命一击将那些下贱可耻的人类异端彻底剿灭。毁灭人类乃是秉承众神的旨意，并且对此坚信不疑。

在派出地面部队对人类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残酷屠戮之后，他终于等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最后时刻，仰望着坐在自己身边，代表最高议会前来监督融化行动的督战特使——悔罪先知。毕恭毕敬地等待先知下达最后的融化圣令，虽然由星盟之中最为至高无上的三名先知大主教和精英舰长最为英明神武的伟大族人所组成的最高议会，将执行融化任务的神圣使命交付于精英舰长本人，但是惟有议会方面的特别代表悔罪先知才有权力判定精英舰长亲手执掌的融化最终是否得到了神明的赞许与祝福，并加速开启那万众期待的朝圣之旅。他的族系至今无人被授予如此圣洁庄严的神圣职责，假如由他亲手执行的融化得到先知大人同最高议会的认可与赞许，那么无论是精英舰长本人还是他的族系，都将得到前所未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与尊重。

一切就要看这最后的一击。

“时辰将至。”悔罪先知高声宣告，精英舰长示意左右副官撤回星球表面的地球部队，然后诚惶诚恐地屈膝跪倒在悔罪先知面前，等待先知大人宣告融化仪式的正式开始。

旗舰上的精英军官们一边忙碌地指挥着地面部队开始撤离，一边小心翼翼地斜视着精英舰长同悔罪先知进行着融化仪式前所必需执行的祈福仪式。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中，精英舰长同悔罪先知都在交换誓言，背诵复述星盟辉煌灿烂的伟大历史与那神明祝福的团结圣令，一一细数星盟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直到仪式结束，悔罪先知才提醒精英舰长开始着手准备那万众瞩目的天罚。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副官通报确认道全体舰队已经准备完毕。精英舰长转过身来毕恭毕敬地背出仪式之中属于自己的最后台词：

“万能的先知大人，伟大神明位于凡世之中的代言化身啊，请您赐予圣令，帮助我们清除消灭一切胆敢阻碍朝圣之旅开启的万恶异端。”

“信仰，我们需要信仰，带着坚定不移的信仰，赐予污秽的人类以死亡。”

从位于舰桥中央的指挥座椅上缓步走下，他来到了操控台前，手动关闭了战舰核心区域的能量护盾，没有丝毫犹豫就按下了启动等离子炮台阵列的按钮。这一瞬间，他猛然感觉到周遭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下来，伴随着视野模糊，听力渐微，坚持一生的刻苦训练，战斗意志同对朝圣之旅无可动摇的绝对信任汇成了一股无可阻挡的信仰洪流，几乎如同水到渠成一般，精英舰长操控着威力无比的能量光束在战舰下方的人类都市之上蚀刻留下了象征神圣信仰的巨大标志。

舰队中足足百万的星盟战士都在屏气凝神地注视着精英舰长完成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伟壮举，看到精英舰长蚀刻在人类星球表面的神圣印记，舰队中数以千计同精英舰长同属一族的萨加里武士无不热血沸腾，狂喜难耐。看到由自己的族人来亲自展示星盟实力的强大，来完成这开启朝圣之旅必不可少的伟大壮举令众多精英激动不已，而最让精英战士们为之骄傲自豪的则是，神圣议会的代言使者——一名至高无上的伟大先知就在旗舰之上从头到尾亲眼目睹了整个仪式的举行，而他，将会亲自对蚀刻仪式做出公正公平的成败决断。

一切都结束了。缓缓抽回颤抖不已的双手，按照仪式的章程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先知面前。在没有亲耳听到神圣先知的最后决断之前，他就连大气也不敢肆意出入。按照星盟法典的规定，假如蚀刻而成的印记并不完美，那么亲自操刀蚀刻的精英舰长将会被处以极刑以示惩罚，而假若果真在百万星盟同胞之前功亏一篑，精英舰长则更是巴不得速速求死。

突然，他感到悔罪先知的手臂轻轻放在了自己的脖颈上，舰桥之中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雀跃。精英舰长缓缓抬起头来，仔细打量起头顶之上的主观测屏幕来，就在战舰下方的星球表面上，精英舰长亲手蚀刻的神圣印记在星球表面清晰可见，分外醒目。绵延数百公里的火墙与烟柱从象征着坚定信仰的神圣印记上向四周蔓延开来，随着浓烟渐散，那被等离子光束所融化的大地表面也逐渐冷却下来，赤红的神圣印记更加硕然夺目，优美的圆弧、精确的刻点、苍劲有力、刚柔兼备，一切都是不可多得的完美！

面对先知，他缓缓站起身来，他没有辜负先知大人所赋予的重托，精英舰长将会铭记今天所得的荣耀和尊重，并将永远为自己今天所做的壮举感到骄傲与自豪。从今以后，他本人以及他麾下的所有战舰和全体船员，都将甘为先知鹰犬，为了贯彻和执行先知的意志而奋勇作战。悔罪先知的屈尊驾临将会在日后讨伐人类的圣战中为精英舰长带来无上的荣耀，精英舰长从未料到亲手蚀刻的“信仰”竟然让自己得到如此的权力和至高的敬仰。舰队之中的其余战舰静待“信仰”印记彻底冷却后，开始集结起来完成对整个星球最后的疯狂轰炸。他们要确保这颗被人类污染的星球彻底毁灭，要确保绝无星盟再次踏上这颗已然被玷污践踏的肮脏星球，直到永远。

第三部分 》》

微风席卷着沙尘刮向萨加里战士的身体，精英舰长从梦乡中回过神来，耳边似乎依然充斥着下属那震耳欲聋的胜利怒吼。他们中的一些人陪伴在自己左右奋战至今；他们依然坚守在位于科哈罗星高轨道上的战舰上，默默祈祷自己的领袖能够在这片受人诅咒的土地上找到决定未来何去何从的答案。但是绝大多数当年追随在自己左右的精英战士都已战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大反乱以及随后同鬼面兽以及先知联军的血战中英勇捐躯，为了拯救萨加里战士的族系；为了揭穿先知的无耻谎言，不计其数的战士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同样是缘由于先知当年撒下的弥天大谎，精英舰长心怀愧疚，时隔二十年重新回到了科哈罗星上。

借着清晨的阳光，精英舰长站在大坝上向下俯瞰而去，山谷中央的道路穿过湖边一片巨大的人类聚居区，径直通向前方巨大的融化印记。而令他感到惊奇

的是，历经二十多年的风吹日晒，道路两旁竟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类建筑保存完好，而距离远方那道死亡印记越近，人类建筑愈是伤痕累累与破败不堪。精英舰长面对这种看似古怪的景象并不感到奇怪，等离子轰炸所引发的毁灭性冲击波将会彻底摧垮死亡印记周边的一切，而距离印记较远的人类建筑则只会受到较为轻微的损伤。无论如何，在威力巨大的等离子轰炸面前，科哈罗星上的一切都难以独善其身。而这，也恰恰正是星盟数十年来执行等离子融化的目的所在——对于亵渎神灵的人类异端来说，他们永无可能得以独善其身，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异端行为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走下大坝，选择了一条同河床平行的道路继续向前行进。他依旧能够看到远方那一缕袅袅上升的黑烟，相比昨天，这根烟柱看起来已经变得更加乌黑。三天之前，当他第一次看到这股细细的烟柱从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而在随后的每一天中，精英舰长总是担心这股烟柱会突然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这股烟柱绝非自然生成，等离子轰炸在科哈罗星表面引发的大火早在十数年前就应该已经彻底熄灭。而这股新近出现的诡异烟柱，连同生烟的大火以及点火的神秘来客，都绝不属于这片已经彻底死亡的土地。而这种种未知与可能，也许恰好能够帮助精英舰长获取未来何去何从的指引与方向。

他穿过倾斜倒塌的建筑，小心翼翼地越过人类战车散落遍地的残骸，继续向前行进。沿途一片破败毁坏的末世景象，但是精英舰长在这片建筑群中并未见到和人类相关的丝毫踪迹。试图回忆起前方的死亡之痕位于自己亲手蚀刻印记的具体位置，但是他已经无法记清这些细节，但惟一确定的只有，这一切的灭亡与毁坏，全部都是出于自己之手。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中，精英舰长一直侍奉在悔罪先知的左右，聆听他的教导，执行他的旨意。精英舰长随后又参加了致远星战役——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殊死较量，精英舰长率领自己的战舰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并一举摧毁了三座阻碍星盟舰队前进的人类轨道磁力加速炮台。最高议会曾经相信在攻陷致远星后人类的抵抗将会立即土崩瓦解，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陷入绝望的人类战士成为了星盟有史以来所遭遇到的最为难以对付的棘手敌人。精英舰长曾经认为，消灭人类异端，开启朝圣之旅将会是自己生命中最为值得纪念的光荣时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光环的发现，以及随后在光环战役中己方的大败而归极大动摇了星盟万千信众的信仰，而环带的毁灭则更是为日后星盟统治根基的动摇与覆灭埋下了导火索。数千年来，星盟都将许诺开启朝圣之旅的神权统治作为立

国之本和治国基础，数以亿计的星盟信众对于神圣先知的庄严承诺坚信不疑，他们不愿也无法接受，朝圣之旅仅仅只是谎言的残酷现实。

注视着脚下一块被完整掀翻在地的天花板，精英舰长不禁停住了脚步。等离子光束从天而降袭向科哈罗星表面时所引发的巨大冲击波，到底将这块天花板冲出了多远的距离？正是萨加里战士本人亲手摧毁了这颗星球的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精英舰长的指下化为枉死的冤魂。为了那神圣伟大的朝圣之旅，即便粉身碎骨，精英舰长也会毫不犹豫完成先知交付的所有任务；而当踏上朝圣之旅的许诺证明成为不折不扣的欺骗以后，精英舰长数十年来为了贯彻先知意志所完成的一切，也都随之沦为谎言。

精英舰长穿过这因由谎言沦为废墟的人类城镇。多年之后重返此地，精英舰长只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破解这个谎言魔咒的答案。假如他无法找到答案，无法找到出路，无法找到希望，那么，等待自己的，只有……

精英舰长摇了摇头，他停止了顾自的神伤，继续向浓烟升起之地快步赶去。他将会在那里找到新的希望，或者，他将会义无反顾地重返家乡。

几个小时已经过去，傍晚即将来临，他必须要在天色完全变暗前找到一个安全的居所来度过长夜。经过仔细挑选，精英舰长最终选择了一处紧靠前方小山，模样怪异的建筑作为自己的栖身良所。尽管二十余年的风吹日晒早已磨光了人类残余建筑的菱角，尽管天色已晚光线阴暗，精英舰长依然隐约分辨出眼前的建筑类似某种结构的避难场所。结实的钢筋支撑着厚重的墙壁，多层叠加的金属防护板将建筑每个可见的角度全部封堵的严严实实，这可是夜幕降临后绝佳的休息场所。

精英舰长踱上附近的小山，头一次近距离亲眼目睹自己烙印在星球表面的巨大伤疤。死亡痕迹的边缘距离自己所在山头仍有一个小时的徒步行程，死亡之痕触及的土地黑暗而坚硬，即使印记上面的路况尚可，但仍然需要至少三个小时才能将其穿越。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选择在死亡印记上留宿一夜。

精英舰长转身返回自己中意的栖身场所，他试探性地推开建筑的房门，侧身闪了进去。刚刚迈出一步，就已经听到那熟悉的嘎吱作响，当他打开头盔上的照明灯光向下看去，身经百战的他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数十具人类尸骨堆叠在脚下的地板上，已经发黑的尸骨身上有些还穿戴着衣物和首饰。更多的尸骨歪七扭八地躺倒在通往内间的走廊上，可以肯定，越往里走，能够发现的尸骨越是更多。这群可怜的男女老幼，一定是在等离子轰炸从天而降的最后时刻选择躲避于此，希冀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拯救自己的性命。但是这座掩体还不

够坚固，面对毁灭光束，他们无路可逃。

精英舰长迅速退出房门，三步并作两步离开这座充满诅咒的鬼屋。天已经完全黑了下去，精英舰长只得栖身于不远外的一堵矮墙下面，他的目光始终不敢再次定格在那座阴森可怖的人类坟墓上。

残酷的发现令他在此回想起二十年前的那场战斗来，精英舰长掏出存量不多的食物和饮水，稍作食用后，他陷入了沉思。当科哈罗星人类地面部队的防线即将全线崩溃之时，星盟登陆部队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全线撤退。幸存的人类一定是认为自己得到了神明的眷顾，他们也许天真地以为自己得到了众神的拯救。科哈罗星轨道上的所有卫星和空间站都已经被星盟摧毁，地面上的人类不可能了解星盟撤军的真实意图，直到那威力无穷的等离子光束开始在星球表面播撒毁灭与死亡。躲藏在那座建筑中的人类也许认为坚固的堡垒能够帮助他们逃过一劫，也许他们仅仅只是为了能够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团聚依偎在一起而已。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侥幸存活。

尽管如此，他依然理解他们在生命即将终结时刻渴望团聚的心情。理解面对一切即将毁于一旦时人们的彷徨无助与渴望得到答案的心情迫切，此时此刻的他同样需要一个答案，那是必须找到的一个答案。萨加里战士的思维有些恍惚，劳累一天的他再次进入了梦乡。

第四部分 》》》

接到了议会交付的超远距离侦查任务，精英舰长再次率军出征，就在精英舰队刚刚抵达目的地时，一个惊天噩耗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降临下来。

根据密报，星盟中那尚未开化的野蛮种族吉拉汗尼，也就是人类口中所称的鬼面兽一族最近刚刚得到了先知破格的晋升，这群狂妄自大的蛮人竟然取代精英千百年来担任先知荣誉卫队的重要位置。直到侦查舰队从跃迁断层空间之中重返常规星域，精英舰长才最终收到了这封十万火急的加急绝密情报。在信件之中，精英帝国的伟大领袖，精英帝国司令并未直呼精英舰长在星盟军中的官衔，而是非常反常地以精英舰长的族系之名命令其立刻返回精英母星，召集所有能够集合的战舰火速回防，拱卫京师。于此同时，密件中视频和图像文件所包含的内容更

是令他触目惊心，星盟的神圣首都，博爱之城中最高议会已经血流成河，绝大多数德高望重的精英议员都已不明不白地惨死于先知和鬼面兽高举的屠刀之下。这样的情景让舰桥中的每个成员都感到天崩地裂一般的难以置信，愤怒绝望。在密件的最后，帝国司令告知精英舰长所有有关鬼面兽背叛变节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的则是，帝国司令发现曾经神圣无比的伟大先知，竟然以朝圣之旅为诱饵编织了一个无比诱人的美好预言，而这华美光鲜的说辞背后，实则隐藏着足以毁灭整个银河生命的可怕阴谋……眼看自己的族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所彻底击垮，精英舰长明白，他必须要立即行动，着手做些什么来挽回这濒临崩溃的族系士气。

精英舰长命令旗舰舵手立即调转船头，全速返回母星，同时他召集左右副官，下令所有船员立刻前往战舰主停机坪进行待命。精英舰长心中明白，鬼面兽叛变，先知谎言的流言不久之后就将会在战舰之中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必须在船员生变之前尽最大可能实施安抚，尽最大可能坦白地回答船员可能的所有问题。虽然精英舰长心中知晓自己绝无可能回答部属的所有疑惑，但是他心中却非常明白，究竟在何处才能寻找到眼下平息船员愤怒的惟一答案。

悔罪先知的私人套间就坐落在整艘战舰的尾部区域，精英舰长径直奔向悔罪先知所在的舱室，由于一切发生的是如此突然，守卫在悔罪先知房间门口的两名精英荣誉护卫仍然尚不知晓先知连同鬼面背叛精英的可怕罪行。他高声喝斥两名荣誉护卫立即滚开，两名精英护卫犹豫了一下，只得遵命照做。能够成为神圣先知的荣誉护卫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天大喜事，而两名可怜的精英护卫却不知晓自己的神圣职位已经被那愚钝野蛮的鬼面蛮人转而取代。尽管精英舰长本人事后并未惩罚或是斥责二人，但当两名曾经威风八面的精英荣誉护卫得知了先知伙同鬼面一族对精英战士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后，羞愧难当，再加上自觉荣誉尽失仍让两人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自我了断。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服侍护卫对自己同胞犯下滔天罪行的可耻叛徒是今后一生难以启齿的巨大耻辱。而死亡，则是他们寻求解脱的惟一途径。

精英舰长破门而入，眼角的余光瞥见一团似曾相识的闪烁绿光从房间的角落朝着自己呼啸袭来，而正是这警惕的一瞥挽救了萨加里战士的性命。早已知道三大主教阴谋圈套的悔罪先知自知同胞的阴谋彻底败露，而自己的性命也已然是危在旦夕，不过狡猾的先知并无打算束手就擒，听天由命，他的双手紧紧握着用来防身的等离子手枪，先知已然是歇斯底里。任何胆敢擅自闯入房间的船员都会被那过载充能，威力巨大的等离子能量团击个粉碎。但是对于身经百战的精英舰长

来说，先知那胆小怯懦的抵抗简直毫无意义。他一个冲锋翻滚，就势躲过飞驰而来的等离子能量弹，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头，在等离子手枪完全冷却前重重一拳将悔罪先知从浮空王座上打翻在地。

“你这个无耻的异端！你这是在亵渎神明的权威！”跌倒在地的悔罪先知艰难地大喘着气。“污秽的杂种，你竟然胆敢如此堂而皇之地袭击秉承神明旨意的圣洁使者？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异端行径，即使将你千刀万剐也毫不为过！”

“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谎言，”精英舰长回答道，一把拽起跌倒于地的悔罪先知。“我是一名光荣的精英战士，我是这艘战舰惟一的舰长！这是我的战舰，你再无机会在精英战士的战舰上作威作福。”

精英舰长对准悔罪先知的脖子又是一拳，他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出拳的力道，他仅仅只是希望先知能够就此安静下来，现在就将其处死还为时过早。俯下身子抓起已经不省人事的先知的宽大长袖，一步一步地将其拖往所有船员齐聚的停机大厅。

聚集在停机大厅的船员显然还有很多并不知晓此次开会的真实原因，当他们看到精英舰长拖着意识全无的悔罪先知慢慢朝大厅走来，无不大惊失色，甚至有些精英船员试图阻止舰长这近似“异端”的可怕行径。精英舰长没有理会下属的骚动，他径直走上维修平台，将悔罪先知一同丢弃在平台之上，然后下令开启停机大厅之中的全部屏幕，又将先前收到的帝国司令密信重新播放一遍。整个停机大厅顿时静了下来，只剩下帝国司令声音洪亮的独自陈述，当看到博爱之城中最后议会血流成河的一片惨状后，震耳欲聋的悲愤怒吼顿时响彻机库。当看到鬼面兽对于自己同胞的大肆屠戮以及星盟帝国对于自己种族的抛弃后，停机大厅再次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精英舰长的身上。当然，他也已经准备好了。

一阵彻骨的剧痛让悔罪先知重新苏醒过来，可怜的先知已经被愤怒的精英武士彻底包围。此刻，先知在高大威猛的精英战士身前显得如此渺小无助，悔罪先知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精英舰长就从背后一把抓住先知的脖子，将其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之中。悔罪先知挣扎着，看到精英舰长透着杀气的凶狠目光，这个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所谓神圣先知已然彻底吓破了胆。

先知的绝望和落魄已经足以证实精英帝国司令的警告所言非虚，精英舰长必须为如何处置先知做出最后的决定。先知的恐惧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自己并非神明意志的代言使者。假若先知果真执掌那无以伦比的天赋神权，他又为何从骨子里感到不安和畏惧？最为重要的是，假如先知们并不知晓神明的意愿与旨意，那

么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谎言与欺骗。悔罪先知必须要为自己的诡诈和狡猾而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先知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而精英舰长将会亲手终结悔罪先知那满载罪恶的丑陋灵魂。先知的死将会令战舰的精英战士摒弃杂念，重新团结起来，先知的死，也会为全船的战士指明一条满载希望的全新出路。

他抓住先知脖颈的拳头渐渐握紧，另一只手扭转悔罪的脸庞直面自己。悔罪先知的身体悬在半空，瘦弱的双脚疯狂刮蹭着金属甲板。精英舰长扭过头去，直面自己已然是目瞪口呆的下属精英，高声怒吼，"这是赤裸裸的背叛！我们的族人已经被先知和他们手下的鬼面爪牙彻底背叛！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无耻至极的疯狂行径，他们残杀我们的领袖，践踏我们的信仰与荣誉……我想你们应该更加清楚萨加里战士将会如何回应如此的背叛！萨加里战士同叛徒与骗子们的战争已经开始！"悔罪先知发出一声尖厉的哀嚎，精英舰长扭过头来重新直面先知的双眼，同时用力攥紧了悔罪的脖子。只一瞬间，嚎叫已经变为呻吟。

一阵怒吼在精英舰长的队伍之中迅速传播，大厅的屏幕上面正在播出鬼面兽袭击精英战舰，并将战死精英瓜分而食的残忍画面。注视着下属暴怒愤慨的脸庞，精英舰长已经知晓时机来到，他猛一用力，一把捏碎了悔罪先知的颈椎。悔罪先知失去生机的双眼继续同精英舰长四目相对，但是他那扭曲挣扎的躯体已经伴随颈椎碎裂的瞬间彻底停止了挣扎。

先知暴突的死眼仍然死死盯住精英舰长的脸庞，萨加里战士松手将先知的死尸摔下脚底的甲板，随即加入到自己下属奋力怒吼的行列中。这怒吼满载被人背叛的愤怒，信仰崩溃的失落。这怒吼更承载着毅然决然的奋起抗争！眼看船员的情绪已经达到极点，精英舰长心中明白自己必须给他们指明一条新的出路。望着脚下甲板蚀刻的先行者神圣浮雕，精英舰长并不知道他为属下指明的出路与目标究竟能够持续多久，他甚至也还不知晓，自己的未来又将会何去何从。精英舰长刚刚亲手杀死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自己奉为神明使者的伟大先知，他并不知道，自己眼下到底又能为那些早已超凡脱俗的神明做出什么贡献？

没有时间再来多想，精英战士们飞奔返回自己的岗位，他们必须要在事态进一步恶化前返回防守自己的母星。精英舰长并不知道自己手刃先知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填补船员信仰的缺失，但他清楚当众处决先知并不是维持士气的长久之计。怒气渐退之后，精英舰长感到自己已是筋疲力竭，但他必须强打精神以迎接新的挑战，萨加里一族需要他。

第五部分 》》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并没有唤醒熟睡的精英舰长，相反则是悔罪先知那对无神的死眼，将萨加里战士瞪回了现实。萨加里战士眺望远方，令他感到庆幸的是那股浓烟仍然没有消失。精英舰长抿了一口余量不多的饮水，继续开始赶路。他回头望了一眼昨夜令他心悸的人类坟墓，不由地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离开人类坟墓的一丝欣慰很快就烟消云散，登上山峰，死亡印记那令人生畏的全貌令他感到震撼不已。山峰的另外一端就是径直向下，通向死亡之痕的悬崖陡坡，望着脚下的黑色土地，他为自己昨夜果断留宿的决定深感庆幸。

山底的大地一片漆黑，等离子轰炸融化了数米厚的岩石与地层，融化后生成的残留物质组成了一层低于周围地面数米的黑色光滑表面。

尽管死亡痕迹上的土地看似光滑无比，但是每走一步都会感到脚底被扎得生疼。融化冷却后的合金分裂并且破碎，行走在黑色土地上简直如履刀山……任何活物都绝对不会踏上这块生命的禁区，除了精英舰长之外。

精英舰长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片满含诅咒与危险的土地上，他慢慢地挪动着步子，再次陷入了沉思。数千年来，自己的族人都对星盟和先知忠心耿耿，可是如今当星盟的统治土崩瓦解，先知的谎言被彻底揭穿之后，精英一族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现在即便是杀死所有鬼面兽也不足以弥补大反乱时精英一族遭受的沉重损失。萨加里的子民必须寻找一条战斗之外的复兴之路，他们要去争取的，还有很多很多。

在星盟大主教，一切谎言与阴谋的策动者真相先知死于神风烈士之手后的六个年头里，精英舰长已经击败了无数意图伤害精英子民的邪恶敌人。但他仅仅只能够做到这些，消除那些显而易见的威胁。在真相先知死后，先知一族立刻失去了往日的耀武扬威与不可一世，他们四散奔逃，仅仅奢望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而已。而那些疯狂的鬼面蛮人，却趁机占有了大量星盟严禁鬼面兽使用的武器与战舰。尽管鬼面兽的愚钝使其无法完全发挥先行者超神武器的全部威力，但是这群无耻的背叛者仍然希冀凭借手中先进的装备，来彻底扫平势力遭到重创的萨加里一族。

精英一族同先知和他们手下鬼面喽啰所进行的神圣战役可谓永载史册，但是鬼面一族的野蛮与好战迅速让其内部开始刮起内斗的血雨腥风，陷入内战不能自拔的鬼面兽实力大减。与此同时，先知一族的绝大多数成员则从人们的视野中神秘消失，他们的突然离去令人感到困惑不解，也许，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不详前

兆。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传言说先知们最终有幸踏上朝圣之旅，而那些胆敢背叛先知与星盟的精英战士，则会永世受到万能神明的唾弃与诅咒。

战争结束六年后，一些精英指挥官仍然转战各个星系，继续持之以恒地清剿星盟残存的愚忠势力。萨加里一族的实力同他们的求战欲望一样，正在日益消减。尽管精英战士们在保家卫国，消灭叛贼的战斗中表现得英勇异常，无奈由于先知一族千年来一直死死掌控着对于先行者先进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而作为先知意志的贯彻执行者，精英战士却对先行者留存于世的遗迹了解甚少。年复一年的战斗使萨加里一族麾下掌控的战舰数目日益减少，精英战士无法制造新的战舰来补缺损失，甚至连维修受损战舰都是困难异常。属于萨加里一族的时代，似乎即将走到尽头。

在星盟存续运作的岁月中，精英一族信奉先知鼓吹的信仰，他们对朝圣之旅坚信不疑，并愿意付出一切来确保神圣旅途的顺利开启。萨加里一族从不需要自己的精神领袖，而长期依赖先知提供精神信仰的种种缺点在战后暴露无遗。战争过后，整个精英种族也无法找出一人拥有理解并传达先行者旨意的能力。对于一个以执行神明旨意为最高责任的种族来说，这无异于灾难。

精英舰长知道他所信奉的神明并不在此，他也对神明有何所需一无所知——他不知道神明对于星盟的分崩离析是喜是怒，他也不知道假如先行者已经动怒，又该如何才能重新讨得神明的喜笑颜开。带着这些疑问，精英舰长重返科哈罗星，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他都将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他手刃悔罪先知，率领族人奋起反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考虑到此，就在这颗星球上，通过悔罪先知主持的宗教仪式，自己和神明有过最为接近的接触。也许在这里，他还能找到更多，他还能发现更多，他能找到指引未来的路标与希望。

抬头望向天空，麾下的战舰仍然在轨道上静静等候自己的指令，他很难想像，假如自己无法找到答案，该去如何向满怀憧憬的下属解释与交代？除此之外，精英舰长的食物储备已经有些捉襟见肘，星球上可作食物的动植物早在十数年前就已死绝，仅存不多的水源也都又苦又涩，无法饮用。假如食物和饮水在寻得神谕前告罄，那么……

聆听自己的脚步声已经成为精英舰长漫长旅途中惟一的消遣，他遥望着远方仍在上升的黑烟，加快速度希望尽快穿越这片受到诅咒的土地。尽管不知道还要继续深入这死亡印记到底多少距离，萨加里勇士隐约感觉自己距离烟柱的起源地已经不远。

突然，他发现了一条仍在流淌的小溪，看起来这条小溪已经形成了一段时

间。精英舰长俯下身子，尝了一口流淌的溪水，和科哈罗星其他能够找到的水源一样，小溪得水同样苦涩难咽，也许等离子轰炸融化并将地表的矿物岩石元素带入水中才导致发生如此的状况。精英舰长注视着身前涓涓流淌的小溪，暂时忘却了自己对这颗星球犯下的累累罪行。也许这条小溪即是承载希望的生命之泉，也许这颗荒凉的死星，终有一日，同样能够重新恢复生机。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条小溪就能够融汇成为一条大河，彻底冲刷这令他蒙羞的黑色印记，能够带来新鲜的土壤彻底掩埋这道受到诅咒的死亡之痕。精英舰长心中明白，自己已无可能亲眼目睹这颗星球的浴火重生，但是想到自己的罪孽终有一日能够得以洗刷，这位萨加里族系的伟大战士依然感觉很是欣慰。越过小溪抬头寻找黑色的烟柱，以确保自己的前进方向正确无误。

但是那缕黑烟已经从天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精英舰长环顾四周，希望自己只是搞错了方向而已。但是天空中确实已经没有了烟柱的身影。自己注视那股溪流，纵容渴望得到救赎的思维漫无目的地肆意游荡到底已有多久？萨加里战士很是懊悔，这就是神明对于自己软弱行径所施行的诅咒与惩罚。

他看到不远处的一座矮墙，也许翻过那里就能够逃离这片诅咒之地。没有丝毫的犹豫地向前疾驰而去，为了速度他牺牲了往日的小心与谨慎，即是因此遭遇意外而失掉自己的性命，他也是毫无怨言。

但是意外并没有发生，萨加里战士以惊人的速度冲到了矮墙边上，他爬上矮墙，听到了一些不应属于这颗死星的声响。那是战斗的声音——人类和星盟（至少属于曾经存在的星盟）武器互相开火的声音。

精英舰长循着声音摸索来到了另一座貌似坚固的大楼旁边，这栋楼房和昨天那座人类坟墓在外观上有着几分相像。大楼旁边有两顶灰色的帐篷，还有一些由轮子杠杆组成的奇怪机器停靠在帐篷前面的空地。很明显，这些东西都属于人类，人类的工具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丑得要命。

精英舰长放下包裹，掏出随身携带的捕猎弯刀，几乎每一个成年的萨加里族人都能够熟练使用这种刀锋和能量光剑几乎一模一样的轻便武器。精英舰长俯下身体，自信地继续移动向前。大楼附近的交火愈发激烈，精英舰长探出头来，看到三个豺狼人正在凭借大楼的掩护，向着另外一边未知的敌人发动攻击。

他并不知道这些长着秃鹫脑袋的丑陋怪物，基格·雅尔，也就是人类口中所谓的“豺狼人”来此要做些什么。但他非常肯定这些家伙的到来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是一个充斥着海盗，窃贼和顺手牵羊者的丑陋种族，他们不应该有胆量前



来这颗受到诅咒的星球，除非……正当精英舰长沉思之际，人类武器的回击声戛然而止，难道他们已经在豺狼人的猛烈攻势下全军覆没？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第六部分 》》

精英舰长绕到建筑的另外一端，恰好碰到一只潜伏在建筑围墙前的丑陋豺狼，这只怪物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建筑物上，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精英舰长没有犹豫，他走上前去，一手抓起豺狼的脖子将他死死地按在墙上，还没等豺狼反应过来，精英舰长就已经手起刀落，干净利落地割断了手中猎物的喉咙，然后把尸体轻轻放在地上，继续自己的捕猎。建筑的另外一端仍然不时传出死去豺狼同伴的武器开火声。精英舰长捡起地上沾满豺狼鲜血的卡宾步枪，低头检查起存弹量来。虽然卡宾步枪只剩下了一发子弹，但是手中紧握一把货真价实的武器仍然让精英舰长甚感安心。他没有再去死去豺狼的身上摸索寻找备用弹夹，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必须要在另外两只豺狼有所警觉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

精英舰长瞥了一眼角落的人类帐篷，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只是留意到在帐篷一旁还有某种正向地下打孔深掘的巨大机器。为了不让帐篷中可能存在的人类发现自己的行踪，精英舰长重新退回建筑中去。萨加里战士小心翼翼地伸出脑袋，迅速浏览了一下眼前的战场以确定两只残余豺狼的位置。当他听到两个豺狼再次开火后，立即举起卡宾步枪用仅存的一发子弹爆掉了其中一个家伙的脑袋。鲜血夹杂着碎肉和骨头，从豺狼的脑袋中喷薄而出，溅了最后一只豺狼一身。看到同伴在自己面前瞬间变成了无头冤鬼，豺狼三人组惟一的幸存者一声尖叫，放低手中的武器对准了精英舰长。但是萨加里战士没有给他留下一丝翻盘的机会，他已经冲到了豺狼面前，一记重腿踹在了豺狼的腹部，伴随脊椎断裂的脆响和一声痛不欲生的尖叫，豺狼的身体软软跌倒在地。

豺狼的双手疯狂地四处乱抓，搅起一阵迷眼的沙尘。精英舰长快步走到半身不遂的豺狼面前，一脚踩断豺狼的喉咙，彻底终结了他那无谓的挣扎。

一切又都安静下来，只剩下精英舰长的微微轻喘仍在作响。他取下死去豺

狼的等离子手枪挂在腰间，又挑选了一支弹药充足的卡宾步枪，转身准备对付剩下的人类。尽管全歼了豺狼小分队，但是眼下的局势依然扑朔迷离。多年的战斗经验，已经让他摸透了人类战斗的习性，看似柔弱的人类，反而会在走投无路时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战斗力。从眼下的残局来看，这群豺狼人应该是对毫无防备的人类发动了突然袭击。更为重要的是，他回想起神风烈士曾经讲过的故事——人类和先行者，似乎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联系。无论如何，人类回到了科哈罗星，回到了这颗受到诅咒的死星，也许这就是一种预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精英舰长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也许人类的出现即是上天的旨意与安排。

深深吸口气后，他蹲下身体，悄悄摸出了藏身的掩体。周遭仍然没有出现一声异响。考虑到后面可能发生的近距离战斗，他将卡宾步枪挂于背后，一手紧握沾满血污的弯刀，一手掏出了刚刚缴获的等离子手枪。又一次深呼吸后，精英舰长跃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人类帐篷后部，一剑划开帐篷，突入其中，希望能够打人类一个措手不及，控制住局面后再决定是杀是俘也为时不晚。

但是他在帐篷中并没有看到人类的身影，里面只有一些文件，随意摆放的箱子还有两架金属结构的小床。透过帐篷微微卷起的布帘，他看到两具人类躯体躺倒在帐篷外边的箱子旁。其中的一个人类的腹部和腿上满是等离子能量体留下的灼伤痕迹，亲手终结无数人类战士生命的精英舰长非常确定此人已经无药可救。而另外一人，则背靠在一个模样怪异的机器上，他看起来并没有受到什么致命的伤害，手里仍然有气无力地握着一把巨大的手枪。

在确定四周以及第二座帐篷中已无威胁后，精英舰长来到了那名全身上下还算齐整的人类身边，和他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精英舰长开始上下打量起这个倒霉的人类。鲜血正从他身体的另外一边滴滴答答地流到地面。萨加里战士将人类的手枪踢到一边，看到脚下的人类依然是毫无反应，精英舰长俯下身体，开始检查人类到底是死是活。

准确来说，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没有彻底死透。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断气，但是身体大量的失血与身体正面的完好无缺，都意味着这家伙肯定已被卡宾步枪的子弹击中了身体。精英舰长并不确定子弹是否穿过了人类的身体，如果子弹仍然存留在他的体内，那么射线炙烤内脏的感觉一定会让他痛不欲生。不过仅从地上流淌的血迹来看，这家伙已是十有八九难逃一死。虽然人类的手枪制造粗糙而又无比原始，但是在近距离作战中，人类手枪无论是在威力还是准确度上，都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优异表现。留着这把武器，也许日后能够派上用场。

在确定周围已无人类活动后，精英战士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努力寻找着人类或者是豺狼援军所留下的蛛丝马迹。这些家伙一定是从别处来到科哈罗星，既然并非乘船而来，他们一定是通过某种其他的途径来到这里，但又会是谁，运用何种手段将他们送到了星球表面，他百思不得其解。话说回来，两个人类绝无能力运送并操控帐篷外面这些巨大的钻地机器……附近一定还有他们的同伴。已无时间在更多人类返回营地之间将一切弄个明白，他必须要赶在人类援军到来前全身而退。

第二个帐篷中的箱子数量更多，箱子里装满了食物、饮水以及能量单元，精英舰长甚至还在箱子中发现了一些带有密闭头盔和巨大金属手套的封闭工作服。这些体格巨大的工作服足以容纳穿戴全套战斗盔甲的人类进入其中，但是帐篷外面的两个人类，仅仅只是一身平民打扮而已。

而精英舰长依旧没有搞懂帐篷外面的机器用途为何。大捆的电线深入地面看起来刚刚打好的洞中，根据地面钻洞的角度和方向，他判断它应该径直通往自己击杀豺狼的建筑地下。钻洞打通了地底下面的煤灰层，而这就是导致黑烟升起的真正原因，这让精英舰长感到非常沮丧。

自从看到黑烟召唤自己穿越死亡印记，他就将希望全部押到了寻找黑烟的来源上。而仅仅发现这些黑烟是这些人类盗墓者的产物对他的信心打击很大。但他至少还能收集一些人类留下的食物和饮水，也许人类的存在就是为了能让自己获得继续前进所需的补给，以深入死亡印记中心的人类都市。况且精英舰长还必须要弄清楚这些人类和豺狼人为何而来，所以，他的旅行还没到头。

精英舰长回到第二座帐篷中寻找人类留下的饮水，他扫开挡路的金属箱子，直到找到了一个装有大量清水的大箱才停了下来。正当他准备提起箱子拎出帐篷外时，眼角的余光却意外地瞄到散落一地的人类文件上。扔下手中的水箱，捡起地上的文件，死死地盯住文件正中打印的一个符号上。

他非常清楚这个符号代表的含义，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会重返此地。

那个符号是萨加里族人的象征，正是这个符号，让精英舰长同科哈罗星在二十年前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就是“信仰”印记，他终于明白众神已经派遣人类前来帮助自己。翻看着帐篷中的其他文件，发现其中竟有大量同先行者制造产物有关的图像资料，最为重要的是，他竟然在其中见到了一个圆形身体并有着光滑棱镜的先行者产物赫然其中，而它的模样同在星盟神圣首都中停靠的先行者无畏号战舰里面的万古神使竟然一模一样。但是这些遗迹周围全是人类，想到神明圣洁的遗物竟被人类把玩侮辱，一股多年未有的怒气再次冲上精英舰长的心头。

其他的图像显示了旁边建筑在被摧毁前的模样，这些图片，还有帐篷外面的隧道，已经告诉了他一切。

精英舰长兴奋地冲出门外，将那个仍在失血的男人平放在地，人类身旁的鲜血几乎已经凝结成晶，看起来这个男人也没有多少鲜血能够再流。萨加里战士撕开男人的衣服，在他的侧腹部上找到了意料之中的小洞，在男人身体的另外一边他也找到了子弹穿出所撕裂的血肉横飞的伤口。这个伤口也许并不致命，精英舰长曾经在战场上看到伤势更重的人类战士顽强地活了下来。他有很多问题要去询问这个人类，他很庆幸自己仍然记得如何审讯这些家伙……

精英舰长重新接通了和战舰联系的加密频道。他要求副官立即派遣一名医师，一个战斗小组和战舰的总工程师下到星球表面赶来增援。他还要求舰载战机立即封锁自己所在区域的领空，以防止残存人类或者是豺狼人策动逆袭。精英舰长终于拥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终于找到了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不再需要任何先知趾高气扬地前来传达众神的旨意。这一次，他要当面去找神祇来问个清楚。

威廉·亚瑟·伊克巴勒博士的绝密来信

异星考古学系

杰德文·霍尔（收）

爱丁堡大学

第二查理大道

爱丁堡市

Alba EH8 9AD—地球

已得到海军军事情报局（ONI）授权安全等级的通告信息：接收者为所有参与计划的相关实验助手和平民人员

时间：2553年1月31日

本信件由威廉·亚瑟·伊克巴勒教授办公室寄出

亲爱的同事们：

我想我们大家此时此刻都非常清楚，对于沃伊（VOI）地区遗迹的发掘工作不仅使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改变，同时也将对整个人类种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非凡影响。每一位参与此项发掘探索计划之中的工作人员都接触到了许多有关发掘探索工作的机密文件，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对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所谓“先行者”的遗迹，科技与神秘建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识。毋庸置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凭借自己的学识来对我们正在探索的这片宏伟遗迹来做出符合自己心中假定的合理解释与理想假设。

就在不久之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加尔各答异星考古学部门的机密信函，由于各位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安全级别以阅读这封信函的部分机要内容，所以在此我尚且无法向各位同仁透露更多信函之中的相关内容。不过我建议各位可以向自己部门直属的军情局通信联络官提出申请，以索取一切有益于各位开展相关研究的生物学资料样本。

请各位不要怀疑，我们的事业，以及我们整个人类种族的文明，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独一无二”风口浪尖之上。虽然星盟的土崩瓦解让我们人类暂时从种族灭绝的毁灭中赢得了一丝喘息之机，但是同萨加里（精英）一族和他们的代表神风烈士所达成的停战协定果真能够同样结束我们同星盟其他种族的战事与争端吗？对此我个人表示相当怀疑。虽然眼下来之不易的暂时和平仍然为我们赢得了弥足珍贵的研究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相关资源来继续探索与研究，拥有这些无可比拟的研究优势在过去三十年同星盟的血腥战争中对于我们来说如同做梦一般遥不可及。

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都将同以精英一族为代表的原星盟种族在探索先行者遗迹的竞赛之中展开竞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人类眼下在发掘这些遗迹并探知其中蕴藏神秘科技的方面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各位已经不再是专心研究并补完历史的脑力工作者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了确保整个人类种族在银河之中继续繁衍下去的重要技术骨干力量。鉴于眼下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局势发展的谨慎思量，在此我正式宣布，即日起，各位必须严格遵从一

项新近颁布的军事条例：海军军事情报局第1416-2号紧急法案。这封信件即是各位加入并为军情局进行工作服务的正式通知和契约合同，无论各位先前从属于哪个部门，从现在开始都已成为军情局的正式成员。海军军事情报局的现役人员将会在另外一份独立文件中找到军情局颁布的一项法案。我心中非常清楚，各位同仁在先前的艰苦岁月之中一直在默默无味地辛勤忙碌着，为了完成上级部署的目标而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着。但时局的风平浪静并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松懈怠，为了探索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再接再厉，权衡利弊，利用有限的资源尽最大限度地完成探索任务。

我们的文明刚刚挺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怕灾难，我们的同胞，几十亿的鲜活生命都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之中灰飞烟灭，不复存在。我们的人民士气涣散，自从跃迁跳跃技术问世以来，我们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像现在一般元气大伤，不堪一击。星盟对于我们种族的威胁依然存在，假如UNSC未能及时完成幸存人类的撤离散居计划，异星人仍有可能图谋不轨，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得到所有的合作与支援。

现在各位也已获得授权，能够接触一些我们目前掌握的机密情报。我已将全息影像记录材料和其他数据发送至以下地址中：pit somnambulist 001413 action。我下面提及到的内容，会对各位阅读材料起到一定程度的帮助作用。

沃伊地底之下埋藏的巨大遗迹被证实是一座蕴含着巨大能量的跃迁跳跃装置，一旦将其启动，沃伊地下的远古遗迹就能够打开一个能够通往方舟的跨星系传送大门。虽然传送大门眼下已经彻底关闭，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沃伊的远古遗迹仍有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作用。

方舟本身，实际上是一座地处银河之外的巨大生产基地，已有证据表明，整个光环系统都是在方舟中生产而出。方舟是如此的广袤宏伟，其中蕴含的秘密是如此的数目巨大，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在传送大门开启的短暂时间内将所有值得探索的情报与资料收集完毕。不过从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就有足够理由相信，除去生产光环之外，方舟还有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作用存在。我们现在正在抓紧整理从黎明号以及其他一些幸存战士和资料储存设备之中收集得到的相关情报，但是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关于方舟功能作用的珍贵资料都随同人工智能科塔娜和搭载科塔娜运算核心的斯巴达战士一起失踪，我想大家都已非常了解这些细节，具体情况我就不再在此累述。

根据我们的研究，光环阵列本身，是一个以联网运作为基础的超级武器系统，光环阵列能够运用一种目前我们尚不了解的超神技术从分子层面上消灭整个星系之中的特定生物种群。就研究成果来看，建造光

环阵列的目的即是要彻底消灭肆虐于星系之中的所有虫族，更为重要的是，消灭所有虫族能够寄生利用的宿主，彻底灭绝所有已经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碳-钙基生命物种。就我们目前获得的资料分析来看，光环阵列上次发射恰好与罗西-齐格勒信号点（见注1）发生的时间相互吻合。毋庸置疑，启动光环确实是彻底消灭虫族（也就是一年前降落在非洲大陆表面的可怕生物）的最为有效和谨慎的处理手段。

我们终于能够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中专心继续自己的研究，发掘并探索其他星球上的遗迹和科技了。从我们在珊瑚星，致远星以及平安星发现的资料，图像和数据，再加上去年发生的不计其数的事件来看，也许我们足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那些所谓的“先行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无论他们现在是否还存于这个银河中，他们都对我们人类种族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地处沃伊的先行者传送大门，甚至在十万年前就被远古人类所亲眼目睹其建造过程并将其刻入石画中，而那时“现代人”和“尼安得特尔人(旧石器时代广布于欧洲的猿人)”仅仅刚在地球之上出现而已。

在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证据前，我们最好不要急于做出任何假设，但在一些星球上的发现却又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令人浮想联翩，或者说，感到相当迷惑不解。在这里我要着重强调并请各位留心注意从平安星上拍摄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毫无疑问，这些遗迹之中包含了非常明显的先行者设计元素与建筑风格，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遗迹同时也包含了古希腊·罗马风格、东亚风格以及中东风格的独特建筑元素，这些遗迹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已经平安星上存在了数百甚至数千年的时光，而那时我们人类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之中，远未达到足以进行跃迁旅行的科技水平。任何有幸亲眼看到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宏伟建筑的人们都会忍不住脑中遐想，究竟是这些自称为“先行者”的超神种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借用模仿我们的文明，还是我们在冥冥之中遵循他们的历史在不断发展？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些发现绝非巧合。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光环阵列本身是一种具有毁灭性威力的超级武器，那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对于其余发现遗迹用途的假设与考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开始对沃伊先行者传送大门的进一步发掘与探索。各位不用担心军情局的介入会妨碍我们的探索行动，抑或是军情局下属的军事人员和设备会对遗迹造成一些损坏与影响。我向大家保证，对沃伊遗迹的发掘将会做到最大可能的小心谨慎，会在最为严密谨慎的科学验证下开始逐步开展起来。

目前仍然没有彻底了解掌握沃伊遗迹的所有情报，眼下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整个传送大门仍然处于活跃待机状态，遗迹仍然在从一个未知

的能量来源之中吸取能量，而我们在相当之长的一段时间之中仍然无法进入到这个隐藏在复杂通道和层叠结构之下的能量来源。我相信，在我们脚下，一定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我们现在正着重研究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开启大门和出入过道的先行者遗留编码，这些先行者所留下的坚固大门，根本不可能用电焊或者炸药开启，所以我们必须要彻底弄清其中文字和编码的奥义，才能顺利开启这些坚不可摧的守护大门。

最后，我还想恳请各位再次认真理解这些材料的内容和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对于那些已经身处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们，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同异星人打交道时善用外交手腕，切忌同星盟其他种族发生冲突。萨加里一族并没有对我们许下任何承诺，实际上精英一族仍然时常性地警告我们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掌控星盟的其他加盟种族，甚至连精英的内部政权也尚不稳定。敌人对于我们的威胁眼下暂时消除，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

对于先行者遗迹的发掘也许是人类考古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伟大时刻，当然，这项工作也包含往昔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危险性。作为亲眼见证遗迹发现并亲身开展探索工作的研究人员，我的朋友们，请各位行事务必小心谨慎，虽然信息传送在跃迁断层空间之中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但是在此我还是期望在今后的工作之中能够得到各位的每日汇报，随后我就会开始着手调整年表的工作。

最后，祝各位好运。

威廉·亚瑟·伊克巴勒博士敬上
爱丁堡大学
异星考古学系

注1：公元2332年，两名人类地质学家在地球，以及其他一些星球上，通过对化石和碳记录的调查取样，发现特定物种曾经在以上星球出现过短暂而又高度一致的进化断层。联系到2552年的光环与方舟事件，UNSC重启了对罗西·齐格勒信号点的全面探查。起初，调查与研究人员相信罗西—齐格勒信号点的产生原因源自于特定生物的大规模集体灭绝，但日后调查所得证据中时间与空间的扭曲错位，使得研究人员放弃了先前猜想，并终止了进一步的调查采样与分析研究。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HALO

ISBN 7-88618-263-1

9 787886 182631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光环进化光盘定价：32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